

目 录

专 论

- 3 冯绍雷 / 总统大选后的俄罗斯态势

俄罗斯选举·背景篇

- 10 T·科尔顿 / 后苏联时期的俄罗斯政治领袖
- 53 庞大鹏 / 俄罗斯的发展道路
- 84 侯铁建 / 俄罗斯发展战略演变的理论逻辑

俄罗斯选举·地区篇

- 101 大串敦 / 支配型政党的统制界限? ——统一俄罗斯党与地方领导人
- 122 官晓萌 / 俄罗斯地区立法机关选举研究

2012年俄罗斯总统选举

- 143 S·赫德兰 / 普京重返克里姆林宫——是时候忘记俄罗斯现代化了吗?
- 166 杨 成 / “普京主义”的社会基础与2012年总统选举之后的俄罗斯政治生态发展趋势
- 191 王树春 万青松 / 试论欧亚联盟的未来前景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

主管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单位:

《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主 编: 冯绍雷

副 主 编: 陈大维(常务)

杨 成

刘 军

封面设计: 王 洪

编辑部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
电话: 021-62233816; 62238113

Email: russiastudies@163.net

邮政编码: 200062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31—1843/D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009—721X

印刷: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

出版日期: 2012年4月28日

俄羅斯研究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2012 年第 2 期 (双月刊)

Оглавление

Фэн Шаолэй

Ситуация в России после выборов президента..... (3)

Т. Колтон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лидеры в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й России (10)

Пан Дапэн

Путь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и (53)

Хоу Тецзян

Теоретическая логика эволюции стратегии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и..... (84)

Огуши Атсуши

Границы контроля доминирующи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партий?---Партия «Единая Россия» и местные руководители..... (101)

Гуань Сяомэн

Изучение выборов в местные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ные органы России (122)

Стефан Хедлунд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возвращается в Кремль---Пора забыть модернизацию в России? (143)

Ян Чэн

Социальная основа «путинизма» и тенденции развития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ситуации в России после президентских выборов 2012 г..... (166)

Ван Шучунь, Вань Цинсун

Рассуждения над перспективами Евроазиатского Союза..... (191)

俄羅斯研究

RUSSIAN STUDIES

2012 年第 2 期 (双月刊)

Contents

Feng Shaolei

Russian Scenario after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3)

Timothy J. Colton

Political Leadership in Post-Soviet Russia (10)

Pang Dapeng

Russia's Development Path (53)

Hou Tiejian

Theoretical Logic in Evolution of Russia's Development Strategy..... (84)

Ogushi Atsushi

Boundaries of the Dominant Party?---the United Russia Party and Local Leaders (101)

Guan Xiaomeng

On Russian Regional Legislative Elections (122)

Stefan Hedlund

Vladimir Putin Back to the Kremlin---Time to Forget Russian Modernization? (143)

Yang Cheng

Social Base of "Putinism" and Scenario for Russian Political Ecology after 2012 Presidential Election (166)

Wang Shuchun, Wan Qingsong

On Prospect of the Eurasian Union..... (191)

专 论

总统大选后的俄罗斯态势*

冯绍雷**

2012年3月总统大选结束之后，俄罗斯的形势迅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以其前所未有的发展前景、同时也面临严峻挑战的态势，不仅深深影响着今后俄罗斯国内的走向，而且也与周边以及国际局势密切相关，值得引起关注。

一、三月大选之前的情势

2011年秋天以来，俄内部情势的发展，不只是作为特殊大国的俄罗斯一国之内的变迁，而是具有更加深刻而广泛含义的政治变动。

从当下角度看，这乃是治理缺失背景下的国际金融危机深化、现代信息条件下多元力量伸展之后的国际社会转型现象之一部分。这一现象的要害在于，至少有两种以上冲突过程的复杂交织：一方面，是主张稳定与创新条件下实现现代化的威权政治结构，与主张更大范围内推广民主化的政治力量之间，发生了尖锐冲突；另一方面，是国际范围内的霸权转移和多元、多边力量的崛起这两者之间出现了紧张状态。这两种紧张与冲突状态相互缠绕在一起，影响着俄罗斯最近几个月以来的政局变化。

从更长的历史演化进程来看，俄罗斯作为一个有着千年历史传统而居于东西方文明结合部的大国，经过四百余年努力学习西方，但迄今未能“被全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冷战后俄罗斯政治精英的思想谱系”（项目编号：11JJDGJW003）的阶段成果。

** 冯绍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国家开发银行——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

面西化”，而在当代条件下面临着艰难的挑战。这一现象至少说明：首先，学习西方并不是一个简单嫁接的过程。亨廷顿说，“西方才是独一无二的”。这个观点有一定的根据。^①这意味着任何非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过程，特别是具有复杂历史的大国现代化进程，必定会具有多样多面、路径曲折的表现。其次，与苏联解体时的情景有所不同，普京的实用主义政治路线，借助于各种机缘顺势而变。在这条路线下所形成的非意识形态化的政治理念、大国实力和发展定势，使其还不容易为当下的冲击所击垮。在这场激烈选战中，普京尚能在首轮以多数当选，就是这一定势的反映。

但是，在当代传媒条件下形成的各国和各地区之间超常规的相互参照与相互影响的信息传播过程，不可遏制的追求民主政治发展以及市场与法治公正性的普遍要求，将会深刻地作用于今后的俄国政治生活。普京政权已经承诺、并且已经开始在体制上作出的各项安排，显然会有助于艰难转型中的俄罗斯面对这样的挑战。人们期待着一个与时俱进、具有创意、并带有俄国特色的新政治模式的问世。

俄罗斯社会学家米哈伊尔·德米特里耶夫（Михайл Дмитриев）是近年来特别受人关注的一位学者。他不仅提前几个月就对 2011 年年底前后俄罗斯各大城市的抗议风潮作出了准确的预判^②，而且，这位学者对于三月总统大选后抗议浪潮有所缓解的趋势也并不乐观。按照他在 2012 年 3 月 14 日接受俄新社（РИА Новости）采访时的判断，俄罗斯国内的不满情绪有可能从大城市向中小城市和农业地区蔓延。如不认真对待，现政权势必将面临比 2011 年 12 月抗议运动更为严峻的挑战。虽然，目前俄罗斯的经济形势还是相对稳定的，但是依然悬于能源依附模式。能源价格的起落至多使俄罗斯经济免于衰退、而处于停滞状态，却不能够使俄国经济有根本性的改变。经济发展模式的进一步改变，依然是俄罗斯最大考验之所在。^③

①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West: Unique, but not universal”, *Foreign Affairs*, Vol.75, No.6, Nov/Dec, 1996.

② Сергей Белановский, Михаил Дмитриев, Светлана Мисихина, Татьяна Омельчук. Движущие Силы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 России. Москва. 10 ноября 2011 года.

③ Автор доклада 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м кризисе: прогноз для властей неутешителен. Интервью президента Центра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Михаила Дмитриева// РИА Новости.14/03/2012 <http://ria.ru/interview/20120314/593787664.html>

另一方面，对现行官僚作风以及腐败现象的不满，对“双驾马车”体制所激起的反响，包括普京当选后提名梅德韦杰夫为总理的决定，都曾引起争议。虽然这样的社会不满并没有直接指向普京本人，还有一部分不满起因于公民日常生活问题而非政治原因，但是，据德米特里耶夫的判断，现政权依然有着来自两个方面的挑战：在广大的中小城市，居民更关注的是能否提供足够的财政预算，以改善基础设施，解决民生问题；而大城市居民更关注的则是社会公平、严重腐败等问题。就目前而言，财政力量尚能应付。^①关键的问题是普京如何以灵活和切实的安排，既改善国内政治气氛，真正在若干重点领域，如反腐败等问题上有所突破；同时坚定推进既定的政治方针。

二、三月大选之后的俄罗斯国内政治

社会学家的预言未必是未来的必然走势，但反过来证明了俄罗斯继续推进具有“合理的保守主义倾向”的威权政治路线依然具有其基础。

新世纪以来，特别是 2003 年以后，普京政体属于比较典型的威权型政治模式。从拉美、东亚等地区转型的历史经验来看，这一政权模式的基本特点是：（1）不同程度的政治非意识形态化，或者不恪守某一种特定意识形态；（2）强国路线作为政治动员的基础；（3）一种政治力量或一个政党独大，但辅之以多党的存在；（4）有管理的但有一定言论空间的媒体；（5）特殊的政商关系；（6）政府对司法及强力部门的协调和控制；（7）不同程度上以超越阶层与集团利益的全民取向作为社会基础。

普京政权几乎具有以上所说的威权主义政治的所有特点。但是，2011 年底的抗议风潮之后，普京政权从原来的威权体制转向更富弹性的威权—民主型体制。普京政权将在开放媒体、降低政党进入议会的门槛、吸收反对派参加政府、地方行政长官恢复直选产生、特别是在推动司法独立、乃至于在霍多尔科夫斯基（Михаил Ходорковский）一案上弛缓以往的严峻立场等方面，作出一系列变动。这使得原来的威权模式必须大大增加民主治理的内容，大大扩大政府的民意基础，在不放弃政府主导作用的前提下，有可能使威权

^① Интервью президента Центра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Михаила Дмитриева.

政治进入一个“由刚变柔”的过程。与普京前两个总统任期相比，他的施政空间将会受到一定的限制。但是，普京作为一个多数支持、首轮就当选总统，其合法性远远没有消失，维持六年的有效执政有着相当广泛的基础。

上述判断的依据，除了普京本人及其团队执政多年已经相当丰富的治理经验，以及相当多数的民意支持依然是普京强国理念的坚强支柱之外，首先还在于现行政治结构中的力量对比状态。

2011年底以来的社会不满情绪并没有演化成现实的可替代性政治力量。总体上说，除了现有的几个老牌政党，参加抗议活动的人们并没有把自己看作为更加有组织的政党政治的参与者；他们也没有准备从事具有正式代表、捍卫自己利益的社会运动，以解决那些严肃的政治社会问题。目前而言，抗议活动最多还只是停留于网络状的松散形态。与上世纪90年代相比，虽然俄罗斯中产阶级已经在迅速成长的过程之中，但并不处于有组织状态。大选之后，参与抗议活动的人数急剧下降。这表明抗议人群大多偏向于选举这样的短期行为，而并不是具有诸如改变政权体制、改善国家管理、建立独立司法程序等这样一些明确稳定的政治目标。

至于现有的反对党能否形成一支联合起来对抗政府的力量，专家们的判断并不乐观。选举中最受人关注的实际上是得票率仅为8%的商人普罗霍罗夫（Михаил Прохоров）。他不仅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大城市得票率很高，而且，据估计其支持率很可能很快会超过10%，甚至更高。尽管流言认为，他是有普京暗中支持的“反对派”，然而，他所主张的推进市场改革、净化投资环境、保护中小企业等呼吁，实际上代表了相当广泛的居民阶层的立场，特别是在大城市。但是，总的说来，人们并不清楚这样一位并没有任何从政经验的巨富将如何推行他的政治主张。

从左翼的角度看，虽然无论是俄罗斯共产党（КПРФ）、公正俄罗斯党（Справедливая Россия），还是连戈尔巴乔夫都想重拾大旗的社会民主党（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 России），都难以使自己与欧洲的社会民主党传统区别开来，依然是要么定位不清，要么过于落伍。左翼的艰难选择是：究竟是进一步顺应反对风潮的势头，还是转向与政府的合作。

从右翼的角度来看，议会选举门槛的降低，有可能使得右翼力量重新整

合并进入议会。但是，除了 90 年代“休克式”改革的包袱还难以卸除，右翼政党如何扩大自己的意识形态影响力，依然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至于日里诺夫斯基（Владимир Жириновский）的自由民主党（ЛДПР），该党虽然依然有着一定的民粹主义的社会基础，但它在本次大选中表现出来的过于激进的民族主义政治立场，显然削弱了其选民基础。

除了普罗霍罗夫以外，所有其他党派候选人由于年龄原因都不再有参选总统的机会。因此，各反对党派要形成新的领导阶层及纲领路线尚需时日。这样一个各个党派重组的时间段，就给了执政阶层一个缓冲机会。而即使地方长官恢复党派提名、选民直选的新体制，依然是要在几年之后实行，加之统俄党还是对此有着一定的影响力，因此，普京政权还是有着协调的余地。

值得注意的两个趋势在于，其一，以自由主义派精神领袖叶夫根尼·亚辛（Евгений Ясин）的微妙变化来看，右翼并非没有与主流政治共事的空间。新世纪以来一直在关注俄罗斯精英状况的亚辛，曾于 2007 年发表过一篇长文。在这篇文章中，他在研究了对于俄罗斯精英状况的各类实证分析之后，得出了一个悲观的结论，认为当下俄罗斯并不存在一个思想独立、敢于挑战威权的精英阶层。^①正是在这样判断的基础之上，差不多在上述米哈伊尔·德米特里耶夫关于俄罗斯即将发生抗议风潮的预测报告问世的同时，也即在去年 10 月的关键时刻，亚辛却发表了一篇立场相左的文章。他认为，2003 年到 2005 年俄罗斯自上而下的专制主义现代化模式，以及自下而上的无妥协的激进现代化模式，都不适合于俄罗斯的发展，而只有推迟民主化的渐进现代化的模式（сценарий постепенной модернизации с отложенной демократизацией）不仅对于国家利益来说是适宜的，而且，这也不是什么选择，而是民主支持者唯一的、有望获得最终成功的出路。^②“渐进现代化”的道路与普京的威权政治模式，有着内在接近的趋势。这是俄罗斯朝野关系有望趋于弛缓的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

而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现象，则是梅德韦杰夫在总统卸职前夕对统俄党

① Ясин Е. Послесловие: ответ получен. Проблема «элиты»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Размышления над результатами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 Л. Д. Гудков, Б. В. Дубин, Ю. А. Левада. М.: Фонд «Либеральная миссия», 2007. 372 С.

② Ясин Е. Постепенная децентрализация// Ведомости. 14 октября 2011.

领导人所作的谈话中明确地表示，他自己“从来就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相反，这大概是他第一次如此鲜明地表示：“就信念而言，自己是一个奉行保守主义价值的人”。^①笔者清晰地记得，2008年以后的瓦尔代会议期间，普京本人就曾明确地表白，他是一个“保守主义者”。显然，梅德韦杰夫的最近表态并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细节。至少，这表明当前这两位最重要的俄罗斯政治家之间确实有着价值取向方面更多共同立场来支持他们的合作。

来自体制之外的自由派关键人物的思想轨迹的调适，以及来自“双驾马车”的另一端、作为统俄党新领导人、以及总理的梅德韦杰夫对于“保守主义”价值的认同，显然是普京执政有望稳定的重要预兆。

按照德米特里耶夫的判断，虽俄罗斯当前的经济情况还是相当稳定，近期内尚不见遍布于全俄各个中心城市的民情波动、急需大幅财政开支予以救援的局面，但俄罗斯投资环境的恶化、基础设施系统的严重老化、中长期创研资金的匮乏，使得俄罗斯中长期形势未可乐观。他预言，可能再一次面临经济危机的打击，而这场危机要比2008-2009年危机来得更为可怕。^②同时普京一直期待将原副总理兼财长库德林（Алексей Кудрин）辞职后重新请回政府的愿望未能实现。相反，库德林与梅德韦杰夫的前高参尤尔根斯（Игорь Юргенс）、社会学家德米特里耶夫等一批资深的政治与学术精英组建起班子，准备系统地提供对政府立场的可替代性政策方案，这将是普梅的一个新考验。但是，从经济上看，在目前国际能源价格依然上扬背景下，俄官方依然是以70美元/桶计价的非常谨慎的预算方案，为未来挑战留出了应对空间；更为重要的是，在上述基本政治结构有望趋稳的前提下，普京就任后一系列的战略政策举措将会在克服危机和推动中长期发展方面产生重大影响。

三、三月大选之后的俄罗斯对外政策

三月大选之后的俄罗斯对外政策，将会更为活跃。从全球层面来看，中俄对于叙利亚局势的介入，至少使得“利比亚模式”难以重演；而俄罗斯对

① Встреча с активом партии «Единая Россия». 27 апреля 2012 года. <http://kremlin.ru/news/15160>

② Интервью президента Центра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Михаила Дмитриева.

于朝鲜发射卫星的严峻立场，则表现出一个成熟大国的老练。从地区层面来看，普京对于欧亚联盟的期待，表明俄罗斯准备以更加实际的行动，恢复在前苏联地区的影响力；而他去年秋天对于上海合作组织的一系列积极建议，则表明俄罗斯同时也希望上合组织发挥地区作用。俄罗斯作为一个偌大欧亚帝国继承者，历来有着在全球和地区层面以攻为守的传统和实力。

从双边层面看，俄美关系的“重启”前景微妙。从普京最近发表的“俄罗斯与转变中的世界”一文^①来看，对美国的批评已经上升到了从理论高度。普京所提出的关于美国“追求绝对安全”就意味着所有其他国家“绝对不安全”这样的结论，反映出俄罗斯政治精英思考的深度。但是，普京执政之后，依然并非没有可能使美俄关系得到一定的松弛，近来美俄能源合作便是一个迹象。包括就在普京决定不去美国参加八国峰会之前，拉夫罗夫（Сергей Лавров）外长还是表示了美俄关系有可能大步向前的前景。俄罗斯与欧盟的关系，一方面由于欧洲深陷危机，另一方面也由于一两年前俄罗斯有意发展与欧盟的关系，甚至提出“与欧洲结盟”的呼吁^②，依然没有得到热情地回应，致使俄欧关系降温。但是，总的来看，俄罗斯与西方依然存在着改善关系的前景。

三月大选投票前夕，普京发表关于俄外交的重要文章，对于俄罗斯转向亚太、包括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发出了不少重要而积极的信息。这意味着俄罗斯外交的一个新局面正在形成。这一新局面的实质在于，中俄两国能否在各自所遵循的现代化道路上尽可能拓展出合作的新空间与新理念，同时，也取决于中俄两国精英能否在未来提出更多建设性的国际议程。显然，面对这样一个大局面，无论是对于俄罗斯精英还是中国精英，真正要形成俄罗斯与亚洲、与中国发展合作，乃至于全局性的具体构想和规划，尚需付出极大努力。

（责任编辑 陈大维）

①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Россия и меняющийся мир// Московские новости. 27 февраля 2012.
② «К Союзу Европы»---доклад российской группы Валдайского клуба, <http://valdaiclub.com/publication/22128.html>

俄罗斯选举·背景篇

后苏联时期的俄罗斯政治领袖

T·科尔顿*

【内容提要】政治领袖是苏联和俄罗斯政治体系中的关键组成部分，在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政治生活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俄罗斯政治文化一直偏爱强势而有个性化的政治领袖，从 1917 年以来的苏联领袖大多都秉持了这一特点。改革派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由于自己的优柔寡断而丧失了对于改革乃至国家的控制，而与其个人风格和成长经历迥异的叶利钦经历了一系列复杂的政治斗争，最终成为了新生的俄罗斯联邦的领袖。他推动俄罗斯进行了激进的市场化改革，希望使俄罗斯走上以市场经济为特征的“文明之路”，但由于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以及政策方面的失误，这一尝试最终以失败而告终。虽然他是俄罗斯第一任民选总统，但叶利钦自相矛盾的执政风格、不稳定的心理状态和诸多生活上的不良习惯都令人诟病，他虽然赢得了竞选连任，但由于身体原因和杜马掣肘，很难有所作为。在经历了复杂的甄选之后，他选择了普京作为自己的接班人，并且帮助普京顺利当选。有克格勃背景的普京是一位具有开拓精神和无比坚韧的性情的领导人。在接任总理之后，很快凭借自己的超群才能，解决了车臣问题，并且有效提高了社会福利，从而迅速提高了自己的威望，以绝对优势当选总统。执政之后，普京很快推动了俄罗斯政治制度新的“转型”，他通过除了暴力之外的一切手段强化国家权力，打击“寡头”，取消地方选举，限制独立媒体，通过“西罗维基”掌控权力，

* T·科尔顿 (Timothy J. Colton)，哈佛大学戴维斯俄罗斯与欧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瓦尔代辩论俱乐部咨询委员会委员。

最终使整个政权集中于自己的手中，形成了被称为“可控民主”或“主权民主”的普京体制。在八年任期结束后，普京拒绝了第三个总统任期，而选择了一项略显复杂的政治安排。将总统职务交给自己的亲信梅德韦杰夫，本人则以总理和统一俄罗斯党主席的身份继续参政，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双头制”政权，直到2012年重返克里姆林宫。随着时代的变迁，俄罗斯正处于发展的十字路口。普京的重新执政对于俄罗斯未来的改革可能将会是一个积极的因素，因为他拥有足够的权力推动改革的进行。虽然面对诸多不确定的挑战，但仍然有成功的机会。

【关键词】 政治领袖 戈尔巴乔夫 叶利钦 普京 双头制

【中图分类号】D73/77.09(511.2)**【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12)02-0010-(43)

对于政治活动和政府来说，没有哪个组成部分比领导层的功能更全面。领袖们制定或者帮助制定目标。他们决定政府的议程并且为那些共同性的问题提供可供辩论的参考性框架。除自身利益之外，领袖们还同时代表其他政治参与者的利益。而且，就像商人一样，他们积累政治资本并进行交易，拉拢同盟者以便能够采取共同行动，维护共同利益。^①

相对而言，领袖们也许能够独立自主地操纵政治，但他们同时也必然受到哲学/意识形态、经济、制度、文化、国际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制约。即便如拿破仑、丘吉尔或者毛泽东这样一些历史伟人，也无法完全拥有率性而为的自由。五个世纪以前，意大利哲学家尼古拉·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在其《君主论》一书中便已指出，领袖们对事件发展的影响不仅取决于其本人的主观才能，而且受到命运所赋予他们的难以测度的偶然因素以及客观机遇的制约。卓越的政治家往往都非常幸运，他们获得了非同寻常的时机，并且采取了非同寻常的行动——马基雅维利用“水漫河堤”的形

① 特别参见 Byran D. Jones, ed., *Leadership and Politics: New Perspectives in Political Science*, Lawrence: University of Press of Kansas, 1989; including Morris P. Fiorina and Kenneth A. Shepsle, “Formal Theories of Leadership: Agents, Agenda Setters, and Entrepreneurs”, pp.17-40; Robert C. Tucher, *Politics as Leadership*,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1995; and Richard J. Samuels, *Machiavelli's Children: Leaders and Their Legacies in Italy and Japa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3.

象说法来形容这一切——他们充分利用机遇并获得了荣耀。

有些政治学家认为，在那些身居高位的领导者中，只有那些与其跟随者目标一致的人才配得上“领袖”这个尊称。至于那些只顾追求自己私利的政客应当被称作是统治者（dominators），而不是真正的领袖（true leaders）。^①在我看来，这个观点更多地体现出的是政治体制的差异而不是领袖本身的区别。领袖可以居于统治者的地位，但依然是领袖，正如那些不是领袖的人也可以在他们所属的各种政治体制之中占有不同的角色，但依然不能够被称为领袖。领袖以及那些潜在的领袖们必须关心他们的追随者以及可能的追随者。不过，无论是在民主、威权还是混合体制中，他们都不能够被其追随者所左右。为避免此类情况的出现，他们可能如马基雅维利在他的时代所观察到的那样，采取那些从道义上看存在问题的政治技巧，或者为了方便起见，在公开与私下的不同场合以不同的面目出现。

当我们探讨苏联这个超级大国于 1991 年突然解体之后出现的新的俄罗斯政治领袖的问题时，上述观点需要牢记于心。

俄罗斯与苏联背景

对于强势而有个性的领袖的偏爱是俄罗斯政治文化的一个固有特点。这个特点贯穿于整个莫斯科公国和沙俄帝国时期。直到 1917 年，这个国家都在绝对君主制的统治之下，其统治的道德合法性源自于斯拉夫版的欧式王权神授论。尽管这一政体也曾一度呈现为寡头制的特点，在其最后的数十年间还出现了民主的倾向，但“沙皇（tsar）的话就是法律与权力”的观念却像遗传式的地从一位独裁者传至下一位独裁者。^②

布尔什维克革命是以工人、农民以及士兵等大众的名义发起的。但列宁这个革命的理论家与设计师不久便脱颖而出，成为在俄罗斯内战时期得到整

^① James MacGregor Burns, *Transforming Leadership: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New York: Atlantic Monthly Press, 2003.

^② 有关莫斯科公国时期宗王与皇室成员的角色，特别参见 Edward L. Keenan, “Muscovite Political Folkways”, *Russian Review* 45, April 1986, pp.115-181, 以及此本刊物后续各期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正如 Keenan 指出的那样，由于故事中的主要人物对于实际上的安排一直保持一种“隐士般的静默”，历史学家一度很难弄明白究竟谁决定什么。

合的集权式革命体制中领袖群伦的人物。在经过一番权力斗争之后，约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运用列宁在 1924 年去世之前交给他的党的行政权力——也即共产党的总书记一职——使自己成了独裁者，并将其地位维持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1953 年斯大林去世之后，斯大林的大清洗，狂妄自大和“个人崇拜”便遭到批判，而集体领导则在原则上得到了承认，尽管实际上此原则仍经常遭到侵害。性情有些反复无常的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在领导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攻击之后不久，很快便使自己成为了这一体系中的强人——尽管他不像他的前任那样专横。^①1964 年 10 月，在出现了多次政策失败之后，赫鲁晓夫被其同僚推翻，他也成为苏联历史上唯一一位被同僚推翻的最高领袖。在赫鲁晓夫被排挤之后，苏共领导人曾尝试以书面规则的形式来防止个人统治的重新形成。^②不过很快统治性角色便再度出现，那就是新的总书记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他是这一体系内的旧式官僚，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他也发起了一场对自己的小型个人崇拜，并且从中获益。

改革派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Mikhail Sergeyevich Gorbachev）在 1985 年继承了勃列日涅夫的位置。就像列宁生前所做的那样，戈尔巴乔夫曾尝试从党的等级体系与文件规定中寻求对改革支持；而在党外，他则试图尽可能地取悦苏联人民。戈尔巴乔夫急切盼望从社会底层获取合法支持，同时对这一制度进行改革，此种热望促使其对苏联制度进行部分的民主化改革。改革的高潮是 1989 年 3 月份的新议会，也就是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委员会（USSR Congress of People's Deputies，苏维埃）的竞争性选举。然而，新选出的苏维埃刚刚开始着手制定法律，不断升高的骚动与混乱便使得这种半截子式的改革难以为继，这种情况也使得戈尔巴乔夫面临着两难的处境，要么如东欧所做的那样，超越这种改革继续向全方位的民主化迈进，要么运用自上而下的手段来稳定现有体系的核心要素。受困于此，戈尔巴乔

① 特别参见 William Taubman, *Khrushchev: The Man and His Era*, New York: Norton, 2003. 对不论何种层次的读者来说，这都是有关苏联政治最好的著作之一。

② 最重要的是党的中央委员会通过的一项决议，此项决议规定今后没有人能够如斯大林以及赫鲁晓夫曾在 1958 年至 1964 年间所作的那样，同时担任党的总书记以及苏联政府的总理。此项决议当时并未发表，不过它得到了大家的承认与遵守。

夫选择了折中调和，结果证明双方都不满意。这种调和甚至都体现在戈尔巴乔夫所担任的职务上。1990年，他让苏维埃选举他为苏联总统，但此举并没有使他获得全体选民的支持，而且他也没有辞去执政党的总书记一职。

叶利钦的出场

戈尔巴乔夫的优柔寡断为他的失败铺平了道路，他败给了一个未曾预料到的对手：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Boris Nikolayevich Yeltsin）。他们并非天敌，实际上他们个性相似。两人都在1931年冬天来到这个世界上（前后只相差29天），都生于地处内陆省份的农民家庭。从民族来看，他们都属俄罗斯族，两者在政治上也都是从党的地方行政组织起家，逐渐提升自己的影响。叶利钦的根据地是其家乡省份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Sverdlovsk），该省地处乌拉尔军事工业带的中心。而戈尔巴乔夫所在的斯塔夫罗波尔（Stavropol），则是北高加索地区的一个生产谷物为主的省份。叶利钦有一个颇有影响的提携者，那就是1971年至1976年期间担任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委第一书记的雅科夫·里亚博夫（Yakov Ryabov）。1976年10月，叶利钦取代里亚博夫，被提拔担任该州州委第一书记。在这个位置上，叶利钦塑造了一个充满活力、锐意进取同时又善于与群众打交道的地方领导人形象。^①前克格勃领导人，1982至1984年间担任苏联共产党中央总书记的安德罗波夫（Yurii Andropov）已经注意到了叶利钦的政治才能。但直到1985年执掌大权之后，戈尔巴乔夫与他在西伯利亚的下属兼盟友叶戈尔·利加乔夫（Yegor Ligachev），才将叶利钦带到了莫斯科。叶利钦接受的第一个任命是不甚重要的中央书记处建设部部长（Head of the construction department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Secretariat）。1985年12月，他担任了第一个有权势的职位，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也就是苏联和俄罗斯首都的共产党委

^① 戈尔巴乔夫的提携者是库拉科夫（Fedor Kulakov），苏联斯塔夫罗波尔（Stavropol）州的共产党州委第一书记。戈尔巴乔夫在1971年继承了斯塔夫罗波尔党的领导职位，当时库拉科夫业已担任苏共中央书记处的书记好几个年头。库拉科夫后于1978年去世。而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里亚博夫于1976年被提拔为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79年里亚博夫被勃列日涅夫降职，后来他成为叶利钦的直言不讳的批评者。

员会的第一书记。叶利钦在这个岗位上的政绩不但使他在全国赢得了声誉，而且帮助他得到了政治局候补委员席位，也就是不具投票权的政治局委员。

叶利钦与戈尔巴乔夫的合作以及他们两人在背景方面的相似性暂时掩盖了他们之间在个人经历、风格与观点方面的差异。虽然戈尔巴乔夫有部分亲属在三十年代的镇压肃反运动中曾受到过伤害，但由于戈尔巴乔夫的家族出身贫困，所以还是非常支持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集体化运动。他的父亲和其他几个亲属还是共产党员。叶利钦的亲属则属于那些相对富裕的富农（kulak）家庭，由于集体化，他们失去了全部的财产和社会地位，而且没有一个亲属是共产党员。1930年，叶利钦祖父四兄弟都被强行搬迁到另一个村庄，1934年他们又被发配到另一个更为偏远的北方村镇，在那里叶利钦的祖父伊格纳吉·叶利钦（Ignatii Yeltsin）于1936年悲惨离世，其祖母斯塔伊金斯（Starygins）则在1945年被允许离开他们的流放地，到工业城市别列兹尼基（Berezniki）与在那里的年幼的鲍里斯、他的父母还有兄弟姐妹共同生活。在30年代，叶利钦的父亲尼古拉·叶利钦（Nikolai Yeltsin）自己也碰到了政治麻烦，他被流放到古拉格劳改营劳教三年。1950年，戈尔巴乔夫兴高采烈地成为了共产党的预备党员，接下来又在1952年转为正式党员，而叶利钦则在1961年才正式加入共产党，那时他已经三十岁，而且后来他还肯定地讲，自己加入党组织的目的就是为了个人发展与前途。^①

上述事实并不意味着叶利钦是一个天生的叛逆与持不同政见者，也不意味着戈尔巴乔夫有任何理由在开始他们有关改革（perestroika）的合作时怀疑叶利钦的忠诚。不过它们却可能表明叶利钦内心对于体制的一些核心价值是保有距离的，而这种距离在戈尔巴乔夫身上并不存在。叶利钦在党内的升迁之路也不同于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在法学院接受教育，而在共青团（Komsomol）以政工干部开始其政治生涯，专长是农业；叶利钦的学位是建筑工程，一直从事经济事务，开始是一个建筑经理，接下来担任一个工业化与城市化程度都很高的地区的第一书记。在性格方面，与戈尔巴乔夫相比，

^① 有关这个问题的详情，参见 Timothy J. Colton, *Yeltsin: A Life*,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8, chaps.1-3. 该书最主要的观点来自作者与叶利钦和他的家人的访谈。在叶利钦自己的第一部传记中，他将自己加入党组织的决定描述为主要是受理想主义的激励。Борис Ельцин. Исповедь на заданную тему. М,1990.С40-41.

叶利钦更少耐性，更为浮夸，但更有人缘。当他在 1985 年 4 月离开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时候，他已经与戈尔巴乔夫派系有些矛盾，原因既有对戈氏改革方式过于谨慎的不满，也有对自己未能得到更重要职位的抱怨。

戈尔巴乔夫与他的莫斯科部属之间本来不甚亲密的关系在 1986 至 1987 年间更是迅速恶化。叶利钦公开支持更为激进的经济与政治改革战略。而在非公开场合，特别是在中央委员会全会以及每周的政治局例会上，他批评戈尔巴乔夫在改革方面走得太慢。戈尔巴乔夫反过来也抱怨叶利钦不但发表不负责任的讲话，还通过亲自上街及谴责干部享有的诸如豪华轿车、特殊医院和商店等“特权”来迎合莫斯科大众。深感受挫的叶利钦试图对总书记施加压力，他决定打破苏联历史上的惯例，向戈尔巴乔夫递交辞呈。后来他果然在 1987 年 9 月的一封给戈氏的密函中表达了这一想法，但戈尔巴乔夫没有回信。叶利钦对此事深感不满。1987 年 10 月 21 日，他未经邀请，径自来到中央委员会全会，发表了一篇有些散漫但却充满挑衅的讲话。在这篇发言中，他指责改革未能造福于人民，呼吁党内“实行民主”，将矛头直指戈尔巴乔夫愈益升级的个人崇拜，并要求允许他辞去所有职位。戈尔巴乔夫本来是可以采取更具包容性的应对方式，但他却正面回击，让几十个中央委员出面力陈叶利钦的各种贪腐行为。几天后，叶利钦软化了立场，要求允许离开政治局但保留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在戈尔巴乔夫看来，这种态度是不符合列宁主义的，也与维护党中央的权威不一致。11 月中旬，叶利钦被免去了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而且受到公开批评，1988 年 2 月被政治局除名。叶利钦神经有些崩溃，曾半心半意地试图自杀，但数星期后又在克里姆林宫医院恢复过来。

事后证明，这次低潮不但是叶利钦生涯新阶段的开始，而且也揭开了苏联改革新的一页。叶利钦直到 1988 年中才从病中恢复过来。此后他在建设部门担任一个名义上的虚职，重新开始活动。1989 年 3 月，在戈尔巴乔夫拒绝将叶利钦派到苏联驻外使馆工作的意见之后，叶利钦趁选举法重新修订的机会，在莫斯科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中赢得了压倒性胜利。在最高苏维埃，他被推选为跨地区代表小组的五个成员之一，这是一个由自由派知识分子和专家所组成的小组，其中包括持不同政见的物理学家安德烈·萨

哈罗夫（Andrei Sakharov）和经济学家加弗利尔·波波夫（Gavriil Popov）。与跨地区代表的交往使叶利钦接触到更为西化的道路，这是他充当党的官僚时不可能想到的。次年，当苏联加盟共和国开始制度化选举的时候，叶利钦在1990年3月4日赢得了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RSFSR）的席位。在5月29日，凭借微弱多数，他被代表们选为大会主席。6月12日，在苏维埃代表全体大会上，由叶利钦担任主席，宣布了俄罗斯的“主权”，或者说在苏联联邦中的自主权。

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同僚对叶利钦所领导的俄罗斯的转变颇为怀疑，也不能够理解他何以如此受大众欢迎。“突然之间”，一位中央书记处书记在1990年5月的时候告诉政治局，“尽管到现在为止他从来没有给过俄罗斯任何东西，但他却成为了俄罗斯的爱国者，这是……一个不太光彩的政治游戏。”戈尔巴乔夫在另外一个政治局会议上也说，“叶利钦正在做的令人不可理解，……每到星期一他的脸便大了一倍（由于其自大）。他说话语无伦次，经常想出各种馊主意，就像一个老旧的录音机。但人们还是一次又一次地重复，‘他是我们的人！’”^①虽然叶利钦在鼓吹俄罗斯的发展目标方面有机会主义的成分，但也的确存在更多的内容。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叶利钦曾不断地向他的副手抱怨说，相比其他十四个加盟共和国，俄罗斯苏维埃联邦议会总是受到歧视，这种歧视表现在从来没有一个有效的政府或者它自己的党的支部。一般来讲，他赞成分权，也赞成更多地将权力下放到地方，这一思路与在乌拉尔地区流行的区域文化中的“独立自主”的主张颇为一致。考虑到戈尔巴乔夫对苏联中央政府和党的铁腕控制，俄罗斯对叶利钦来说就是一个可以很有吸引力的选择，可以施展他的计划。而且随着他将政治自由、法治以及经济、市场合作和私有产权等要素包括进去，这一计划变得越来越具有内在一致性，也越来越有活力。曾与叶利钦在1990年5月会面过的撒切尔夫人是第一批认为叶利钦将比戈尔巴乔夫更快地直接与旧制度决裂的外国领导人之一。她认为，叶利钦“相较戈尔巴乔夫而言，对一些根本性问题想得更清楚”，“而且已经突破了共产主义的思维模式与语言。”^②1990年7

① Vadim Medveded and Gorbachev, 转引自 Colton, *Yeltsin*, pp.184, 181.

② Margaret Thatcher, *The Downing Street Years*, London: Harper Collins, 1993, pp.803-804.

月，叶利钦交出了他的党员证以表明自己独立的政治地位。

叶利钦与戈尔巴乔夫的冲突逐渐升级，由于叶利钦的权威建立在大众支持的基础之上，这使他在政治上受益匪浅，也使得他更倾向于采取冒险的行动获取胜利。与从未参与过选举的戈尔巴乔夫不同，叶利钦从1989年到1991年间参加过连续三次选举。最后一次发生在1991年6月12日，他赢得了俄罗斯联邦总统这个新职位。叶利钦的总统就职仪式于7月10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一旁观礼的戈尔巴乔夫有些忐忑不安。

几个星期之后，叶利钦迎来了他政治生涯中毫无疑问的最激动人心的时刻。1991年8月19日，由副总统根纳季·亚纳耶夫（Gennadii Yanayev）以及克格勃领导人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Vladimir Kryuchkov）“为首”的一批苏联保守派领导人策动了一场柔性政变，企图逆转“联盟”条约的签署。该条约是由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协商制定出来的，如果通过的话将把苏联转变成一个松散的联盟。这些政变的发动者将戈尔巴乔夫软禁在克里米亚的夏季度假地，同时派遣几百辆坦克及数千名军人来到首都大街，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到8月19日中午，在时为俄罗斯联邦政府机关所在地的俄罗斯白宫之前，叶利钦爬上了一辆坦克并宣读了一封谴责政变同时要求释放戈尔巴乔夫的公开信。接下来他又拒绝投降，并连续两个晚上与他的忠实支持者呆在白宫。8月21日，政变策划者放弃了攻打白宫的计划，不久之后他们便遭到拘禁。在8月23日的俄罗斯议会上，叶利钦手持证据，当着戈尔巴乔夫的面说他的内阁大臣已经背叛了他，并当场签署了禁止共产党在俄罗斯领土上活动的法令，一旁观看的戈尔巴乔夫神情木然，一脸惨白。至此，戈尔巴乔夫的权力彻底崩塌。

在接下来围绕着拯救苏联联盟而进行的艰苦谈判中，戈尔巴乔夫未能挽救自己的命运。不管其做法对错与否，事实上，叶利钦已经不愿意作出能够使联盟存留的必要妥协。也许他感到这个时候已经没有挽回余地了，因为不少加盟共和国，特别是乌克兰拒绝签署此类协议。12月8日，叶利钦与其他两个苏联的斯拉夫共和国领导人——即乌克兰总统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Leonid Kravchuk）和白俄罗斯的斯坦尼斯拉夫·舒什克维奇（Stanislav Shushkevich）——签署了“别洛韦日森林协议”，宣布苏联寿终正寝，取而

代之的是徒有虚名的独立国家联合体。现在真正的权力掌握在继承苏联的 15 个共和国手中，它们之中最大的是俄罗斯，或者说是俄罗斯联邦。1991 年 12 月 25 日，戈尔巴乔夫辞职，苏联正式消失在历史之中，而叶利钦自己则毫无挑战地成了从苏联走出来的俄罗斯联邦的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进入了平静的退休生活，他成立了一个慈善基金，撰写回忆录，发表各式各样的演讲，大部分是在国外。叶利钦则继承了戈尔巴乔夫在克里姆林宫一号楼的办公室，由此可以俯瞰坐落在红场上的列宁墓。

尝试与错误

甚至早在苏联解体之前，叶利钦就已经对外宣布将在俄罗斯推动名为“休克疗法”的激进市场化改革。这场改革开始于 1992 年 2 月 2 日，政府当时宣布废除对绝大多数商品与服务的价格管控。与之相关的另一项改革措施是允许非国有企业与个人从事贸易与商业活动，此类做法在苏联从二十世纪 20 年代起的大部分时间里都被认为是非法的。1992 年的下半年，又启动了工厂、商店以及其他一些国有资产的私有化进程。

叶利钦深信，要将俄罗斯从危机引向“文明之路”，必须要有决定性的“改革突破”，而且要行动迅速。只有这样，才能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走上西方的发展道路，建立西方式的经济与政治制度。这种改革所奉行哲学与中国在邓小平领导之下所进行的渐进、阶段式改革大相径庭。在采纳“休克疗法”时，叶利钦从那些年纪只有三四十岁的学者专家那里获取建议，这些人比他整整年轻一代，从来没有在前苏联政府里担任过领导职位。他们当中最重要的当属根纳季·布尔布利斯（Gennadii Burbulis），一个民主派学者，前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讲师。在布尔布利斯的建议下，叶利钦让一个非常年轻经济学家和期刊编辑叶戈尔·盖达尔（Yegor Gaidar）（时年三十五岁）来掌管经济改革，他从来没有在政府里担任过任何职位；1992 年 5 月，盖达尔更是被任命为代总理。而同样年轻的阿纳托利·丘拜斯（Anatolii Chubais）则被任命为私有化的负责人。

叶利钦的休克疗法使俄罗斯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同时也减缓了 90 年

代早期存在的一些诸如基本消费品短缺、食物配给和囤积居奇等尖锐的经济问题。但不久一切就便变得更加清楚了，市场之路将较之想象来得更为漫长，也更为崎岖不平，而且短期之内将面临巨大的混乱与艰困。当叶利钦在 1991 年岁末宣布这一决定时，他曾预期最糟糕的情况可能在一年之后就会结束，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复苏则将在 1992 年底开始。不幸的是，结果证明此一预期太过乐观。

改革引发的混乱很大程度上也是当时的客观条件所致。俄罗斯负担了苏联的全部外债（这些外债的大部分来源于戈尔巴乔夫时期），同时还有一个在后冷战世界需要缩减的庞大军工产业。无法满足的消费需求加之价格的自由化加剧了通货膨胀，使得许多家庭的生活积蓄一夜之间化为乌有。最令人沮丧的是，俄罗斯的经济产出年年下滑——1992 年下降了 15%，1993 年是 9%，1994 年 13%，1995 年 4%，1996 年则是 3%。

同前苏东集团国家出现过的经济衰退相似，俄罗斯经济下滑在一定程度上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但实际上衰退相较之前的预期多延续了好几年，对此叶利钦和他的领导团队应该承担相当大的责任。改革计划本身草草而成，出台过程非常匆忙，在休克疗法开始之前，俄罗斯几乎不存在任何支持市场经济的体制及监管机制。随着生产的下降，政府收入也跟着下降，而这进一步又导致了高额财政赤字及福利缩减，而这些福利本来可能会使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情况不那么糟糕。在其十年任期最后阶段的退休讲话中，叶利钦也不得不承认改革计划尽管在最初“看似简单”，但执行起来却“被证明异常痛苦和艰难”。他曾一度相信“只要一跳，再加一击，我们就能够从那灰暗、停滞、集权的过去摆脱出来，进入光明、繁荣且文明的将来”。但实践与此完全相反，“一次跳跃并不足够达到目标。我在某些方面显然有些天真。有些问题被证明是异乎寻常的复杂艰难”。结果并不是稳健地迈向西化，而是“通过试错的方式艰难前行”。如他本人认为的那样，“很多人民”，叶利钦继续补充道，“在这种不断的尝试中受到了深深的伤害。”^①

① 叶利钦的退休讲话，转引于 Борис Ельцин. Президентский марафон.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СТ», 2000. 这本书是叶利钦传记系列丛书中的第三本也是最后一本，该书的英文版翻译成 *Midnight Diaries*（午夜日记）。

经济改革受挫的一个重要结果是使反对激进改革的政治力量势力大增。他们有些属于社会草根，有些来自知识阶层，但对叶利钦而言最具威胁的反对力量仍来自于政治精英内部，尤其是俄罗斯联邦的立法机构。叶利钦曾从1990年5月开始担任俄罗斯议会的议长，直到1991年6月当选为总统之前，他一直保有这一职务。此后俄罗斯议会的议长是鲁斯兰·哈斯布拉托夫（Ruslan Khasbulatov），一个来自车臣的经济学教授。他最初是叶利钦的盟友，但逐渐对改革表示怀疑，到了1992年年中，他已经直言不讳地成为了改革的反对者。哈斯布拉托夫不但享有议会大多数议员的支持，也有来自那些在1993年2月建立俄罗斯联邦共产党（CPRF, Communist Party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的左翼人士的支持，甚至还获得了叶利钦自己的副手亚历山大·鲁茨科伊（Aleksandr Rutskoi）——前阿富汗战争英雄的支持。到1992年岁末，叶利钦被迫放弃了其任命的政府代总理盖达尔，转而接受维克多·切尔诺梅尔金（Viktor Chernomyrdin）这样一个非常能干，曾在前苏联石油工业部门担任过老资格行政官员的人作为他的内阁总理。布尔布利斯也在此时离开了政府。

叶利钦与议会之间的紧张在第二年达到了顶点。3月，议会成员们尝试罢免叶利钦，结果距离需要的三分之二多数只差72票。在与哈斯布拉托夫达成协议之后，叶利钦在4月份面向全俄罗斯发起了公投，公投提出了对领导层和改革过程的信心等方面的四个问题。叶利钦在公投的所有四个问题中都获得了胜利，并任命一个特别小组为俄罗斯起草新宪法——与此相对，俄罗斯议会则制定自己的宪法版本。1992年9月21日，在迟疑了数月之后，叶利钦最后终于签署了法令，宣布解散议会，同时命令在12月进行新的议会选举。哈斯布拉托夫、鲁茨科伊以及支持他们的议员占领了白宫大楼并设置障碍保护，10月3日，冲突在莫斯科街头爆发，数百人在冲突中身亡。10月4日，叶利钦命令士兵和坦克攻打白宫，强迫占领者离开，并逮捕哈斯布拉托夫、鲁茨科伊和他们的主要支持者。选举按计划于12月12日举行。最后一刻，叶利钦决定在选举中增加一项颇有风险的有关宪法草案的公投，新宪法草案中，绝大部分权力将被赋予行政部门而不是立法机关。宪法在公投中顺利通过，同时选举产生了新的两院议会。叶利钦似乎赢得了两年来他

一直寻求的胜利。

虽然赢了，但胜利者并不能令人满意。叶利钦在情绪方面一直存在问题，早在掌权之前，他就经历过很多心理上的起起落落。当面对如 1987 年 10 月他在中央委员会的讲话那样在政治失败的时候，他倾向于退回自己的小天地舔舐伤口，而拒绝与其他政治伙伴有任何联系。在他与议会旷日持久的斗争中，在面对激烈地冲突与不确定的未来时，他也做出了类似的选择。

不过有些反常的是，叶利钦即便在赢得政治胜利之后，随着庆贺时刻的过去，他在情绪上仍然会非常脆弱。2002 年，在与笔者的一次交谈中，他解释说，在这样一些时刻，他会感到“低沉”或“呼吸不畅”，并不真的“抑郁”。部分原因是在高度动员和紧张之后的疲劳所致的反应，部分则是由于他希望给予其他政治领导人一个机会来找他这个胜利者，并且提出符合他的条件的合作建议，当然也有部分原因是由于他需要考虑自己在未来的选择。在转型的背景之下，他经常要面临非常痛苦的抉择。而他又肩负着要按照自己的设想来确定国家发展方向的巨大责任，在这种情况下，抉择就变得更为痛苦了。^①甚至 1993 年 12 月份的选举和公投对叶利钦来说也是喜忧参半。尽管他支持的宪法得以通过，反对他的政党失去了对国家杜马，即新选出的下议院的控制；但由极具煽动性的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Vladimir Zhirinovskii）领导的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政党——俄罗斯自由民主党获得了最多的选票。新成立的杜马最早通过的法令之一，便是 1994 年 2 月，同意对哈斯布拉托夫、鲁茨科伊和其他在 1993 年 9 至 10 月间反对叶利钦的领导人，以及 1991 年 8 月的政变策划者，实行大赦。

正因为如此，叶利钦的新闻秘书维亚切斯拉夫·科斯季科夫（Vyacheslav Kostikov）在 1994 年经常看到他的“超级总统”坐在一张光秃秃的桌子旁，若有所思。科斯季科夫认为，当叶利钦逐渐认识到俄罗斯的根本问题将需要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有所解决时，他“发现自己失去了内在的支柱”。他在 1991 年至 1993 年亲手建立起来的政治制度要求他面对并且回答这些问题，也只有他可以回答这些问题。“在我的印象里”，科斯季科夫在一篇回忆录中写道，“当叶利钦面对他在宪法中强行侵占的如山的责任时，他有些迷

① 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参见 Colton, *Yeltsin*, chap.12.

失了”。^①1994年12月开始的车臣战争使叶利钦与许多的自由派人士分道扬镳，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个人关系上都是如此。这些自由派在叶利钦权力升迁以及宏大改革措施启动时，一直站在叶利钦一边。

叶利钦另一个广为人知的爱好也和他的心理状态密切相关，那便是酗酒。叶利钦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委工作的时候，就经常过量饮酒，尽管这并没有影响其完成工作任务。在莫斯科，特别是随着他的生活压力加大，叶利钦开始豪饮。“我逐渐认识到”，他后来承认，“酒精能够迅速帮助舒缓压力”。^②虽然叶利钦的酗酒在俄罗斯领导层是公开的秘密，但他的这一习惯到1994年才进入了国内和国际舆论的视线。最严重的事件发生在8月31日，当时叶利钦在柏林见证最后一批驻德俄罗斯部队的撤离。由于在宴会上喝得酩酊大醉，叶利钦摇摇晃晃地指挥起市政厅前面的德国警察乐队。他的七个助手曾偷偷写信给叶利钦，请求他少喝点酒。叶利钦确实接受了部分建议，但那是在这个习惯引发了危及生命的身体危机之后才开始的。叶利钦分别于1995年7月、10月和12月心脏病发作，每次离开医院病床之后不久又不得不开始工作。

情绪波动并不意味着叶利钦不能在他的一号楼内做出决策。在其第一个任期的大部分时间内，叶利钦都是一个颇有效率的领袖。他以务实的精神处理绝大多数问题，必要的时候也愿意更改不适当的决定，比如叶利钦就曾承认他用武力方式解决车臣问题的尝试没有成功。他的经济政策也较为灵活。无论成功与失败，他都愿意承担责任。他将相当部分责任下放给行政部门的下属官员去执行，对于那些杜马议员等官僚部门之外的政界人士，叶利钦则综合运用个人魅力、小恩小惠、特权及胁迫等方式来笼络他们。

叶利钦强烈相信治理俄罗斯的责任就在他个人身上，他不愿意经常性地召集任何小组来制定集体决策。与此同时，他也能够听取和接受来自不同背景的幕僚、密友或临时召至克里姆林宫的专家们的建议。在更大的政治舞台上，他支持在大众媒体上就相关问题进行公开讨论，而且对于批评几乎从不反击。1994年，他批准创建俄罗斯的第一家私人电视台独立电视台（NTV）。

① Вячеслав Костиков. Романс с президентом: записки пресс-секретаря. М.: ВАГРИУС, 1997. С.301, 306-307.

② Ельцин. Президентский марафон. С.348.

这家电视台属于弗拉基米尔·古辛斯基（Vladimir Gusinskii）——俄罗斯首批“寡头”之一。“NTV”对车臣战争进行了激烈抨击，每周日这家电视台会播放一档喜剧节目“木偶”。这档节目毫不留情地嘲弄叶利钦，讥讽他的政策以及个人习性喜好。叶利钦不喜欢“木偶”这档节目，在看了开头几集之后就再也不看了，不过他也没有对节目的播放进行干涉。

叶利钦的施政风格变化多样甚至自相矛盾。他对自己能够成为俄罗斯的第一个民选领导人深感自豪，一直把自己视为一个民主派。但人们也可以从他身上看到苏联时期典型的党委领导身上特有的痕迹，比如在人事任免（聘用与解雇官员）方面有些随意，喜欢以口头而不是书面方式交流。一个从90年代中期就跟随他的总统顾问在一次访谈中评论道，尽管他本人赞赏总统的贡献，但他也指出，叶利钦在承担“就有关紧急问题作出决策的权力与义务时”，不太顾及规则程序，他具有典型的“州委第一书记的心理状态。”^①不过，叶利钦领导风格的另一面只能被称作为是专制君主。他的个性带有沙皇风范，在撤回自己的决定时从来不会疑虑，同时他也喜欢将自己装扮成一个慈父形象。如果碰到了恶劣的下属或官僚工作不称职时，普通老百姓可以从他那里寻求帮助。年纪轻轻就担任下诺夫哥罗德州（Nizhnii Novgorod）州长后来又在叶利钦的第二个总统任期被擢升为内阁重要官员的鲍里斯·涅姆佐夫（Boris Nemtsov）曾用“一个不错的俄国沙皇”来形容叶利钦。在涅姆佐夫看来，叶利钦尽管有时非常严厉，但却总是将人民的福祉放在心上。

重新振作与衰落

叶利钦1991年当选后的五年总统任期定于1996年7月结束。如果想继续保住自己的办公室，他必须出来重新竞选。根据1993年通过的新宪法，新总统任期将会是4年。对于是否参与此次总统大选，他曾犹豫不决。直到1995年岁末，他决定还是试一试，不过在杜马通过了谴责1991年的“别洛韦日协议”的议案之后，他又有了另外的想法。包括总侍卫官亚历山大·科尔扎科夫（Aleksandr Korzhakov）在内的保守派顾问敦促叶利钦取消选举改

^① Aleksandr Livshits, 转引自 Colton, *Yeltsin*, p.325.

由行政命令统治若干年。3月17日，叶利钦曾尝试草拟过类似这一建议的法令，但第二天，他打消了这一念头并决定投身选战。

叶利钦开始竞选活动时，他的民调远逊于他的对手。当时在准备投票的俄罗斯人中，只有大约5%的人支持叶利钦。不过民调也显示，在那些尚未确定立场的选民当中，他拥有40%的支持率，这意味着如果此项信息准确无误的话，他仍有可能赢得大选。叶利钦全力以赴去拉选票，由丘拜斯领导的竞选班子运筹帷幄，帮他出谋划策。他获得了苏联解体后大多数新兴力量群体的支持，其中包括新的私人商业精英，以及那些控制大众媒体的老板等，俄罗斯人大多都从他们这里获得政治信息。他的主要竞争对手是久加诺夫（Gennadii Zyuganov）——一位老牌政客，新成立的俄联邦共产党的主席，以及亚历山大·列别德（Aleksandr Lebed）——一位个性鲜明的军队将领，他以“法律与秩序”为其主要竞选诉求。叶利钦则强调将继续经济改革，同时强调将来的改革既要更多考虑那些在改革中受到不利影响的俄罗斯人的需要，又要避免不必要的政治反弹。在竞选大战中，叶利钦利用手中的行政权力，有针对性地给部分群体改善物质条件，例如给教师，退休金领取人员和军工企业的工人增加工资等，他也承诺将中止不受欢迎的车臣战争。媒体将叶利钦描绘成一个心肠慈善勇于悔过的俄罗斯国父形象。叶利钦则竭尽所能，走遍俄罗斯的欧洲部分以及西伯利亚与选民见面，并在竞选旅途中对当地百姓与政府做出各种财政补贴的承诺。

到了4月中旬，叶利钦几乎弥平了与久加诺夫的差距。在6月16日的第一轮投票中，叶利钦获得了36%的选票，领先于久加诺夫的32%以及列别德的15%。在两个领先者叶利钦与久加诺夫于7月3日展开第二轮较量，叶利钦以54%对41%的选票轻易战胜久加诺夫。在8月的第一个星期，叶利钦宣誓就任总统，开始了第二个任期。

由于健康状况的恶化，叶利钦未能在新任期开始时履行竞选中的承诺。实际上，在两轮投票之间，他再一次遭遇了严重的心脏病，此次必须通过心脏搭桥手术，才能挽救他的生命。俄罗斯医生在1996年11月为其动了手术，但叶利钦的康复过程颇为艰难，直到1997年2月才回到克里姆林宫恢复工作。手术后，叶利钦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以保持健康，除了戒酒之外，他遵守

了其他的一切医嘱。但 1998 年至 1999 年间，叶利钦仍是医院的常客（治疗肺炎，胃溃疡以及其他疾病），他喜欢下午早早离开克里姆林宫，也喜欢长期度假。总之，病后的叶利钦从未能够恢复到以前的精力水平。叶利钦工作能力的下降迫使他将自己的幼女塔季扬娜·季亚琴科（Yatyana D'yachenko）带到克里姆林宫，并在一系列国家事务方面采纳她的建议。

1997 年，叶利钦在政治上采取了攻势，他任命两个年轻的改革者丘拜斯（Anatoly Chubais）与涅姆佐夫（Boris Nemtsov）担任第一副总理，他们挑战性地出台了新一轮的改革措施。碰巧在 1997 年，俄罗斯经济出现了自 80 年代以来的第一次增长，尽管增长率只有不到 1%。1997 年叶利钦采取的另一项缓和政策，是与车臣政府签署了和平条约，条约使得俄罗斯军队能够从车臣撤回，却也给予了车臣事实上脱离中央控制的自由。

到了 1998 年，严重的经济危机又迫使叶利钦重新采取守势。这次危机是由全球性金融危机，特别是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危机所引起的，但在俄罗斯，危机加剧了政府长期债务与预算赤字。而且危机也与叶利钦在其总统任期的剩余时间关心的另一大问题——寻找继承人——相伴相随。

叶利钦已经对切尔诺梅尔金领导解决俄罗斯经济问题的能力失去了信心，尽管他们之间保持了良好的工作关系，但他还是认为切尔诺梅尔金不适合担任下届总统。最终在 1998 年 3 月他决定解除切尔诺梅尔金的总理职务，并提名谢尔盖·基里延科（Sergei Kiriyenko）为新总理。此人是一个有管理私人企业经验且与切尔诺梅尔金的前任盖达尔在改革的倾向性方面非常相似的年轻阁员——在叶利钦威胁如果他的此项提名没有通过，就将解散议会重新选举的情况下，杜马才勉强同意了这项任命。很快由于卢布贬值、俄罗斯无法按时偿还外债，基里延科被迫于 1998 年 8 月辞职。此后叶利钦想把切尔诺梅尔金重新找回来，但杜马这次不买账。他必须在这项人事任命上妥协，于是他被迫提名前外交部长叶甫根尼·普里马科夫（Yevgenii Primakov）担任新总理，他是一个老派的左翼人士，同时也曾是戈尔巴乔夫领导下的苏共政治局成员。

此时的叶利钦政治处境堪忧。糟糕的经济形势使得他的支持率降到了纪录的新低。俄罗斯与车臣的关系也在恶化，犯罪集团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者已经控制了车臣并威胁将他们的影响扩展至北高加索地区。最糟糕的是，在久加诺夫领导的俄罗斯共产党的推动下，议会根据 1993 年宪法第 93 条指控叶利钦，试图罢免他的总统职位。1999 年 5 月，杜马就五项对叶利钦的指控进行听证：叶利钦通过“别洛韦日协议”非法摧毁了苏联；在 1993 年对俄罗斯议会的镇压过程中，叶利钦犯有教唆谋杀罪；在车臣问题上，他越权行事；他蓄意破坏俄罗斯军事力量；最后，他导致了对“俄罗斯人民的种族灭绝”。叶利钦对指控进行了激烈反击，结果在 1999 年 5 月 15 日的最后投票中仅以微弱多数胜出。按照俄罗斯宪法第 93 条，要就任何事项对总统实施弹劾，必须首先获得杜马三分之二多数的支持，也即 300 张赞成票。尽管有 294 位议员至少赞成五项动议中的一项，不过没有一项动议获得了足够的支持。有关车臣的指控获得了 283 张赞成票，有关 1993 年事件的指控是 263 票，有关“别洛韦日协议”的是 241 票，有关军队的是 240 票，最后有关种族谋杀的是 238 票。显而易见，叶利钦在议会不受欢迎，不过此种不受欢迎尚未达到将叶利钦撵下总统宝座的程度。^①

叶利钦的反击还包括对总理人事的再次重新洗牌，只有此次才是真正按照他自己的意愿进行的。5 月 12 日，也就是有关他的罢免案投票的前三天，叶利钦解除了普里马科夫的总理职位并任命谢尔盖·斯捷帕申（Sergei Stepashin）为代总理。斯捷帕申曾在司法部门工作，持有自由派观点，从 1998 年以来一直担任内务部长。在叶利钦威胁除非此项提名获得通过，否则他将解散杜马之后，斯捷帕申的任命才在 5 月 19 日得到通过。^②不过他的总理任期是历任之中最短的一个——只有 12 个星期。叶利钦对斯捷帕申在面对车臣分离主义采取军事行动时表现出的软弱无力有些失望，斯捷帕申未能为即将于 1999 年 12 月 19 日召开的杜马选举做好充分准备也令叶利钦不快。结

① 如果上述弹劾事项中的任何一项在杜马获得了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它仍不能保证叶利钦将离职。弹劾事项尚需得到高等法院以及联邦委员会也即上议院议员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

② 在他有关这一时期的回忆录中，叶利钦曾谈及在提名时他是如何打“总理牌”的。就在将斯捷帕申的任命提交杜马通过之前，他致电杜马发言人告诉他他提名的是另一个人——也就是第一副总理尼古拉·阿克谢内科（Nikolai Aksenenko），一个出生于西伯利亚专长铁路运输的专家。这个电话，叶利钦写道，旨在掩盖他的真实想法，其中包括任命斯捷帕申以及随后将普京提拔到总理岗位上来的做法。

果，在8月9日，叶利钦做出了最后一次大调整，他解雇了斯捷帕申并以当时名不见经传的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继承了前苏联克格勃衣钵的单位——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取而代之。叶利钦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宣布他希望其挑选的内阁总理能继承他的俄罗斯联邦国家元首的职位。叶利钦说，普京在他离开之后能够“团结巩固社会”并“继续俄罗斯的改革大业”。普京的任命在8月16日获得通过，俄罗斯的叶利钦时代迅速走向终点。

普 京

表面看来，普京与叶利钦是一对特殊的伙伴。普京1952年出生于战后的列宁格勒（圣彼得堡）的一个工人阶级家庭。虽然普京的父亲（一个模范共产党员，生于1911年）比叶利钦的父亲（生于1906年）仅小6岁，但他比叶利钦年轻了整整一代。普京是个喜好运动的人（他最喜欢的运动是柔道），他很少喝酒，同时是个虔诚的东正教徒。普京德语流利，是列宁以来第一个能说一门流利外语的俄罗斯领导人。他的专业是法律，这一点与戈尔巴乔夫相似但不同于叶利钦。与戈、叶二人都不同的是，由于普京喜欢勇敢的苏联特工在海外的传奇故事，打孩提时起就梦想为克格勃的海外情报机构工作，并在九年级的时候满怀赤诚地希望成为一个克格勃分局的志愿者。^① 普京大学毕业之后才正式于1975年成为克格勃的一员，此后不久他成为了一名忠诚的共产党员。在克格勃的红旗学院（Red Banner Institute）接受了

^① 他被告知他需要大学毕业才能加入克格勃，同时如果克格勃需要他的话，将会主动找他，后来情况确实如此。Геворкян Н, Тимакова Н, Колесников А. От первого лица: Разговоры с Владимиром Путиным. Moscow: Вагриус, 2000. С.25. 这本记录与普京对话的书后来出版了英文版, Vladimir Putin, *First Person: An Astonishingly Frank Self-Portrait by Russia's President*, trans. Catherine Fitzpatrick,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0. 有些了解克格勃的人声称普京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就被该组织内招为大学里的秘密工作人员。Andrew Jack, *Inside Putin's Russi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58-59. 有关普京早期生活的其它介绍，参看 Олег Блоцкий.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история жизни. 2.Т. Москв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2001-2; Александр Г. Рар.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Немец» в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родители, друзья, учителя.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Юридического института, 2004.

一年情报收集的高级训练之后，普京于 1985 年被派往克格勃在东德的德累斯顿市（Dresden）的分支机构工作——这是一次提升，尽管不如获得派往西德的职位那样来得荣耀。在东德，他亲眼目睹了共产主义制度的衰朽与崩溃。1989 年在柏林墙即将倒塌之前，一群东德人正威胁要围攻克格勃在德累斯顿的总部，当普京向他的上司汇报时，“他们告诉我说，‘没有莫斯科的同意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但莫斯科什么都没有说’。从此之后，我开始认识到国家（指苏联）再也不存在了”。^①普京在 1990 年初重返列宁格勒，仍在克格勃工作（军衔是中校(lieutenant colonel)），不久被延聘为列宁格勒大学国际联络部部长。同年夏天，普京开始为曾担任他在列宁格勒大学的法学教授、时任列宁格勒市苏维埃主席的索布恰克（Anatolii Sobchak）工作。^②

索布恰克是个自由派，同时也是最后一届苏维埃跨地区小组中非常重要的一员，在叶利钦看来，普京与他的关系不但是正面积极的，而且也说明普京的政治观点比那些典型的克格勃官员更为复杂。1991 年 6 月，当索布恰克当选为列宁格勒（那时重新命名为圣彼得堡）市长之后，他任命普京为副市长。普京曾在 1990 年致信给克格勃请求辞职，但对他的请求克格勃没有回应。最后他在 1991 年 8 月即政变时脱离了克格勃，普京的党员身份也同时失效。叶利钦是以抗争者的姿态脱离了党，而对普京来说，“则是党离开了他。”^③

普京在接下来的五年里成为索布恰克的左右手。他最初主管对外事务，包括鼓励德国和其他国家的外资企业来列宁格勒投资，从海外购置商品与服务，吸引游客，以及与国外外交人员和基金会打交道。1994 年，他被安排负责司法与媒体事务。“普京在幕后操控一切，被誉为索布恰克的心腹谋士（Eminence Grise）”^④，并且帮助协调市长与市议会之间的分歧。与外国投资者及城市发展项目商人打交道给予了普京不少个人致富的机会，但是“没有发现能指控普京腐败的严肃证据。”^⑤1995 年，普京参与了切尔诺梅尔金

① От первого лица. С.71.

② Там же. С.79. 普京强调他与索布恰克私下并不是朋友，“他仅仅是给我们上过两个学期课的老师之一。”

③ Richard Sakwa, *Putin: Russia's Choice*, 2nd ed., London: Routledge, 2008, p.11.

④ Andrew Jack, *Inside Putin's Russia*, p.70.

⑤ Richard Sakwa, *Putin*, p.11.

领导的“我们的家园—俄罗斯”党在国家杜马的竞选活动。第二年，他担任了索布恰克竞选连任总部的联合主席。当索布恰克输给了另外一个副市长雅科夫列夫之后，普京拒绝在雅科夫列夫政府任职。离职以后，他开始撰写有关地区经济的博士论文，1997年在圣彼得堡的采矿研究院完成了这篇论文的答辩。^①在撰写论文的过程中，普京收到了一个工作邀请，从而走上了新的政治轨道。

这个工作邀请来自时任莫斯科叶利钦总统办公厅总统事务管理局局长的博罗金（Pavel Borodin），从1996年6月到1997年3月，普京担任博罗金的副手。接下来他又被任命为总统办公厅的副主任兼办公厅监察局局长——一个监督非法行为的政府机构。1998年5月，他被提升为总统办公厅第一副主任，负责处理与各州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他在列宁格勒的工作经验派上了用场。只过了两个月，普京就取代失去叶利钦信任的尼古拉·科瓦廖夫（Nikolai Kovalev），担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次年3月，总统任命普京兼任国家安全会议秘书一职，这是一个协调那些主管俄罗斯内政外交等不同部门之间关系的机构。

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普京火箭般地从一名失业者成长为一名执掌俄罗斯国家大权的政治精英。叶利钦并没有忽略普京对于他在圣彼得堡的旧上司索布恰克的忠诚。索布恰克自1996年以来，就被警方指控他在圣彼得堡任职期间存在腐败问题。正是普京帮助索布恰克在1997年出国接受治疗，然后又帮助他在1999年顺利返回莫斯科。2000年2月索布恰克死于心脏病，普京参加了他的葬礼并洒泪相祭。1999年春，普京对叶利钦表示出相似的忠诚。当时总检察长尤里·斯库拉托夫（Yurii Skuratov）发起了对博罗金所领导部门的贪腐指控的调查，而普京介入了对博罗金指控的反击行动。在普京以声明的方式证实了一段展示总检察长在床上与两个妓女鬼混的录像的真实性之后，斯库拉托夫被迫辞职。

如叶利钦1991年以来一直习惯做的那样，在挑选普京担任政府首脑时，

^① 盖迪（Clifford G. Gaddy），一个来自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人员发现普京论文一节的大部分抄袭自匹兹堡大学两个教授 William King 和 David Cleland 于1978年发表的一篇有关管理研究方面的文章，该文后来被译成俄语。盖迪将此看成是明显的抄袭案例，不过从理论上讲抄袭仍有可能是无心之过，很大可能是出自研究助理之手。

他寻求的是行政效率与沟通能力。不过，这次叶利钦还希望指派一个总统继承人，就此而言，他有两个主要动机：首先，新总统必须是某个不会背叛叶利钦本人的人——就此而言普京在处理与索布恰克关系时的所作所为令人放心。其次，对叶利钦而言更为关键的是，他的继承人必须能够纠正叶利钦自己在总统任期内的某些过分做法。^①叶利钦是个现实主义者，愿意进行自我反思与批评，这是叶利钦身上长久以来特有的力量所在。叶利钦的这一特性在挑选普京做接班人一事上得到了充分体现。在经历了长达十多年的混乱之后，俄罗斯亟须稳定，因此它的新领袖需要有能力为俄罗斯带来稳定与团结。叶利钦在回忆录中谈及他 1998 年所做的一次人事更替，其中似乎预言到了 1999 年普京为何被青睐。在这篇回忆录中，叶利钦非常好地总结了挑选普京时他的所思所想与条件，他写道，“我已经认识到这个国家需要一些新的社会风尚，需要一副能够强化政治结构权威性的钢筋铁骨。我们需要一个有思想，有民主作风，具有创新精神，同时像军人一样立场坚定的人。第二年这个人确实出现了……他就是普京。”^②

叶利钦的记录表明，当他在 1999 年 8 月告知普京他的决定时，普京表示主要担心自己会厌恶“选举斗争”——此时即将到来的杜马选举显然占据了她的头脑。^③而普京的相关记载则表明他与叶利钦的谈话强化了他对俄罗斯面临的安全问题与国家脆弱性的警觉。普京与叶利钦对第二次车臣战争的爆发都感到不安。1999 年 8 月初，在军阀巴萨耶夫的率领下，数千名车臣分离分子组成的非法武装入侵了邻近车臣的俄罗斯达吉斯坦共和国，在那里，达吉斯坦的部分分离势力帮助车臣分离主义分子共同对付俄联邦军队。

① 并不是所有观察家认为此一动机是最重要的。我自己的感觉是，从性格上来说，叶利钦不是那种会讨论保护自己免受惩罚的措施的人，而且任何可能的继承人也会要求将这类措施清除。

② Ельцин. Президентский марафон. С.254. 叶利钦 1998 年 12 月任命巴尔久扎 (Nikolai Bordyuzha)，一个老资格的克格勃官员担任克林姆林宫总统事务办公厅厅长一职可以作为参照。叶利钦三个月之后解除了他的职务。在同样一份回忆录中，叶利钦提到更早一些时候他认为那些他在 90 年代早期打交道的将军与安全官员都有各式各样的不足。“我等待一个新将军的出现，他不像任何其他将军，或者说他是一个像我年轻的时候从书本上接触到的将军那样……时间一点点过去，后来这样一个将军确实出现了……他就是普京。”

③ Там же. С.358.

9月中旬，巴萨耶夫的非法武装被赶出了达吉斯坦，但此时车臣及邻近共和国的极端分离势力已经在好几个城市制造了恐怖炸弹袭击，近三百人在袭击中丧生。普京由此得出结论，形势已经非常严峻，如果不加控制任其发展，俄罗斯南部边境面临的威胁可能会像前苏联及南斯拉夫所经历的那样，导致俄罗斯解体。“我对八月份非法武装袭击达吉斯坦形势的评估是，如果我们不迅速阻止（袭击），当前意义上的俄罗斯国家就将不复存在。”^①

带着一种异乎寻常的使命感，普京正式就任俄罗斯总理。他施政的首要目标就是领导俄罗斯重新恢复对车臣的控制。叶利钦一反过去将安全事务牢牢抓在手中的做法，将其悉数交给他的总理去处理。普京对车臣战争发表战略性声明，督导战斗实施，通过简短有力的讲话来凝聚民心。普京表示，打击分离分子的行动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如果他们不投降，那他将把他们“从厕所里面撵出来。”俄罗斯空军8月底开始轰炸车臣；10月初俄罗斯地面部队和武装进入车臣，这是1997年以来的第一次。到12月，车臣首都格罗兹尼已处于包围之中，最后俄罗斯在2000年的2月2日重新控制了格罗兹尼。

普京并没有将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都放在车臣问题上。他同样关心那些被忽视的社会问题，比如普京利用1999年初开始的经济与预算形势好转的机会，有效提高了老年人的养老金。俄罗斯在社会情况方面的改善，车臣战争的顺利，加上人们对普京谈话时那种实事求是口吻的钦佩，使得普京在俄罗斯几乎是一夜之间声名大振。就像俄罗斯几大民调显示的那样，8月中旬，普京的支持率为31%，9月份便升至53%，10月份是66%，11月份78%，到12月和1月份已升至79%。这一新近建立的威望使得普京能够对新一届杜马选举施加影响。而俄罗斯名义上的总统叶利钦对于此次选举，却谨慎地避免介入。在“团结”的旗号之下，一个由职业官僚、地方州长、“技术专家”等组成的亲克里姆林宫的选举团队在9月份就已然成型，即“团结”联盟。它的领导人是自1990年起就担任俄罗斯紧急情况部部长的令人尊敬的谢尔盖·绍伊古（Sergei Shoigu）。普京在11月24日“团结”联盟的支持者的集会上，对记者讲了两句话。他说，“就‘团结’联盟而言，我不能表明我的政治偏向（指支持），因为我是政府总理。但作为一个公民，我将把选

① От первого лица. С.133.

票投给它。”“团结”联盟的组织者相信普京的讲话可能使他们的总得票数增加十多个百分点。^① 12月的最后投票结果显示，“团结”联盟得到了24%的选票，相比俄共产党只少了一个百分点。当新杜马在2000年1月开始召集的时候，“团结”联盟很快便在议员当中获得了实际多数。

在赢得了杜马选举的突破性胜利之后，叶利钦在1999年12月31日，也就是二十世纪千禧年的最后一天，对俄罗斯发表电视讲话，宣布他将辞去总统职位，并任命普京为代总统，此时距离他的任期结束还有八个月的时间。也正是在此次讲话中，叶利钦为90年代俄罗斯遭遇到的衰退与失败道歉，并请求社会谅解。此时，有近60%的选民已不太顾及普京与叶利钦的联系，在民调中表示他们打算选举普京担任俄罗斯的下一任总统。在民调如此领先的情况下，普京在他克里姆林宫的新办公室为将要到来的总统选举所要做的仅仅是“不竞选”，也就是继续展示他的领导才能，但要避免犯大的错误。宪法规定在总统逝世或退休之后的三个月之内将进行新总统选举。选举如期于2000年3月26日举行。普京在第一轮选举中击败了八个对手。他获得了53%的选票，几乎与叶利钦在1996年第二轮选举中所得选票一样多，而那次叶利钦只有一个对手。2000年5月7日，普京宣誓就任俄罗斯第二任总统。

转型中的“转型”^②

作为代总统，普京颁布的首批法令之一就是给叶利钦免于任何对其担任俄罗斯国家元首期间的行为进行犯罪指控的特权。^③从那时起，普京允许这位前总统在莫斯科郊外的一栋政府别墅里享受体面而安静的退休生活，也从来没有对叶利钦个人进行过批评，即便在他开始修正那些迄至1999年仍风行的公共政策时亦是如此。起初，他们两个人还会定期会面，叶利钦甚至对

^① Timothy J. Colton and Michael McFaul, *Popular Choices and Managed Democracy: The Russian Elections of 1999 and 2000*,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2003, p.60.

^② 中国学者也有类似的论述，参见：杨成：“第二次转型与俄罗斯的重新崛起”，《俄罗斯研究》，2007年第6期——译者注

^③ 普京的法令并不是为叶利钦一个人量身而作，而是对所有退休的总统，包括更多将来退休离任的总统均适用。该法令后来被议会2001年通过的一项法律所取代。

他的继任者的几项决策发表过公开批评，但 2002 年年底之后，他们之间的交流就基本上停止了。在与妻子奈娜（Naina）从中东旅行回来之后，叶利钦再次发病，于 2007 年 4 月因心脏病去世。叶利钦享受了国葬，在葬礼上，俄罗斯军队与东正教均给予了他最高的礼遇，普京在葬礼的讲话中也高度赞扬了叶利钦对俄罗斯所作出的贡献。

在普京的总统议程上，如何处理与叶利钦的关系并不是个重要的问题。就任总统时，普京在总的领导战略方向上就算没有具体的计划，也是有自己的想法的。1999 年 12 月，刚刚上任才几天，普京便公布了他的“千禧年宣言”，这是一份关俄罗斯未来发展长远规划的文件。其中的关键思想是强调有必要重建国家权威与能力。在普京看来，这一思路相较业已失败的苏联体制或者叶利钦时代更为自由也更为混乱与西化的发展道路而言，与俄罗斯民族的历史传统与期待更为一致：

俄罗斯不可能很快成为——如果真的可以的话——另一个版本的美国或英国，在这些地方自由主义价值观具有很深的历史根基。而在俄罗斯，政府及其制度与架构在国家与人民的生活中一直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对俄罗斯人民来说，一个强大的国家不是需要被抛弃的异类。恰恰相反，他们将国家视作为秩序的源泉与维持者、同时也是变革的发起人与推进者。当代俄罗斯并不是一个有着强大与有效政府的极权主义国家。我们重视民主，强调法治以及个人与政治的自由。与此同时，人们对于国家力量的明显下降也颇为关切。公众希望看到国家指导与监管角色的适当恢复，从我们国家历史与目前的状况而言都是如此。^①

普京打算以一种相比叶利钦时代更为冷静与稳健的精神来推行他的计划。他的健康状况远远超过叶利钦，他能够更长时间地连续工作，对政府管理具体细节方面的兴趣（Nuts and bolts）较之叶利钦也更为浓厚。普京对信息与情报的胃口极大。他在面临重大问题的决策时，行事谨慎，不轻易下结论，但一旦掌握了所有材料，他便能够明快果断地作出决断。普京也不像叶利钦那样喜欢动辄拿人开刀，随意换员，而倾向于让其信任的下属官员一直

^① Richad Sakwa, *Putin*, p.323. 该宣言首先于 12 月 29 日出现在俄罗斯联邦政府的网站上。接下来的几天它又陆续出现在几大主要报纸上。

呆在同一个岗位上安心工作。

在他执政之初，普京在承诺建设民主、有限的政府和法治与发展一个强大国家之间维持了某种平衡。他改革了俄罗斯的刑事诉讼法，对于严重刑事犯罪，也坚持执行陪审员制度。他非常关注民意，自 2001 年以来每年一次与老百姓通过电话直接对谈一小时，并同时进行电视直播。他也宣告要结束俄罗斯 90 年代以来奉行的妥协退让的外交政策，因为俄罗斯现在已经“站起来了，不再卑躬屈膝”，因此需要在国际关系中得到平等对待。普京同时也宣布他的政府将不再会庇护那些“寡头”，也就是像古辛斯基和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Boris Berezovskii）这样一些富人。他们在叶利钦时代对政府政策影响过大，大部分民众对他们的评价都不高。经济政策很大程度上交由从圣彼得堡来的自由派官员，如财政部长阿列克谢·库德林（Aleksandr Kudrin）和经济发展部部长格尔曼·格列夫（German Gref）。这个团队将个人收入所得税调至 13%，同时通过增加的税收来减少预算赤字，以法律框架规范农田的私有化，对小型企业的发展则减少繁文缛节的束缚，政府部门的工作也变得更具可预测性。政策的改善，加之世界性石油价格的上升和叶利钦时代改革效果的延迟，合力为俄罗斯带来了经济繁荣。增长率在 5%到 8%之间，生活水平更是有了明显提高。毫不奇怪的是，这些好事反过来又为普京和他领导的政府带来了政治上的益处。

然而，普京也通过除暴力之外的几乎所有手段来强化俄罗斯国家权力，普京政权在自由化方面的进步很快就被其他政策所抵消。这些措施包括将控制权更多地集中于莫斯科的联邦政府、集中于政府的行政部门，特别是集中于总统直属部门和相关官员手中。从叶利钦那里继承过来的总统办公厅主任沃洛申（Aleksandr Voloshin）被圣彼得堡来的梅德维杰夫（Dmitrii Medvedev）所取代，后者又在 2005 年被曾担任西西伯利亚盛产石油的秋明（Tyumen）州州长的索比亚宁（Sergei Sobyenin）所取代。在普京权力扩张的过程当中，有一批被称作为是“西罗维基”（Siloviki）或者说是“强力部门”（men of power）的人扮演了重要角色。这批人有的来自执法部门，有的来自情报部门，还有少部分来自军队。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从圣彼得堡空降而来——例如，曾担任国防部长和第一副总理的伊万诺夫（Sergei Ivanov）；任俄罗斯联邦安

全局局长的帕特鲁舍夫 (Nikolai Patrushev); 克里姆林宫的总统办公厅副主任谢钦 (Igor Sechin); 还包括曾在警方担任过好几个高级职位后又负责军备出口的切尔克索夫 (Viktor Cherkesov)。根据一项估计, 2000 年至 2007 年间总共有六千多“西罗维基”的人进入联邦政府担任各种公职。^①

尽管普京本人并未表示支持, 但普京领导下的这场俄罗斯转型过程中的发生的“转型”被他的幕僚——最早是意识形态专家苏尔科夫 (Vladislav Surkov) 称作“可控民主”, 后又被称为“主权民主”——即由俄罗斯和总统普京所界定的民主。早在 2000 年, 普京就开始采取实际有效的步骤来控制大众媒体, 特别是将俄罗斯的国家电视台转变成为政府的工具。古辛斯基失去了对 NTV 的所有权, 它被垄断性的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 (Gazprom) 的媒体部所收购。那些大商业寡头被迫从政治领域退出, 将注意力集中在赚钱与牟取利润方面; 至于那些不想屈从此种安排的人物, 比如古辛斯基和别列佐夫斯基, 就只能流亡海外。

2003 年 10 月, 俄罗斯首富, 石油大亨霍多尔科夫斯基 (Mikhail Khodorkovskii) 拒绝离开俄罗斯, 结果他被指控诈骗和逃税并遭到逮捕。2005 年在莫斯科法院, 他被判有罪并被处 9 年有期徒刑。尽管霍多尔科夫斯基在某些方面确实犯了他被指控的那些罪行, 不过对他的起诉仍然是选择性的, 因为此类的违法行为在俄罗斯的 90 年代非常普遍。其效果是传递一个警告, 那就是俄罗斯政府会运用压制手段对付批评者。在普京的直接指示之下, 类似的措施在其他一些部门也得到了实施。在叶利钦时代被很大程度上下放至地区的诸如决策制定与税收征管等联邦权力被重新集中到莫斯科手中。对反对党的成立与登记也采取了一些行政性限制措施。1999 年成立的“团结”联盟在 2001 年改组为“统一俄罗斯党”, 这是一个纪律严明的“政权党”, 它拥有来自普京和克里姆林宫的权力机器毫不含糊的支持。

尽管出现了上述变化, 但在任期开始时, 普京仍然小心谨慎, 避免丢弃

^① Victor Yasmann, “Russia: Siloviki Take the Reins in Post-Oligarchy Era,” *Radio Free Europe/Radio Europe*, September 17, 2007. Sharon Wening Rivera and David E. Rivera 对此问题作过不错的评述, “The Russian Elite under Putin: Militocratic or Bourgeois?” *Post-Soviet Affairs* 22, April-June 2006, pp.125-144; and Ian Bremmer and Samuel Charap, “The Siloviki in Putin’s Russia: Who They Are and What They Want,” *Washington Quarterly* 39, Winter 2006-7, pp.83-92.

那些在 80 与 90 年代建立起来的民主形式。在俄罗斯老百姓当中，有无数的
事实表明普京确实深受百姓拥护爱戴，他的绝大多数重大政策决定都受
到人民欢迎，尽管热情程度有区别。在普京的第一个任期，其受欢迎程度曾
一度攀升至 70%到 80%的高位。2004 年 3 月，普京轻而易举地战胜了五个
对手，重新赢得了第二个四年的总统任期。在此次选举的第一轮，他获得了
压倒性的 71%的选票。在普京的公开支持下，统一俄罗斯党在 2003 年的杜
马选举中也获得了 40%选民的支持，从而强化了其对议会的控制。

作为俄罗斯的领袖，普京在他的第二个任期开始明显转向威权主义。如
果对普京的转向有任何催化剂的话，那便是 2004 年 9 月发生在北奥塞梯别
斯兰的血腥恐怖事件。一帮车臣和与车臣有联系的恐怖分子在该市的第一小
学挟取了一千多名小学生、老师与父母，恐吓要求俄罗斯永久从车臣滚出去。
俄罗斯军队在 9 月 3 日对学校发动了攻击，在交火中有近四百多人丧生，其
中不少是无辜的儿童。作为回应，普京在 9 月 13 日的一次讲话中郑重宣示，
俄罗斯的国家权力体系必须“全面重整，以加强国家的统一和避免更多危机的
出现。”

在随后的几个星期，普京与他的班子出台了两项法律，对俄罗斯的政治
体系实施重大改组。首先，自 2005 年开始，州长（或如在一些少数民族地
区称作的“主席”）将由俄罗斯总统提名，然后由地方立法议会确认通过。
结果证明此项政策几乎等同于是由莫斯科来任命州长，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州
的议会机构否决过莫斯科的提名，甚至连质疑也没有。现在州长们被期待加
入统一俄罗斯党，并为该党在全国和州一级的选举而努力。其次，取消那些
自 1993 年以来有半数杜马议员从其选举出来的选区制度，改为所有杜马议
员都依据比例代表制经由国家登记的（也就是由克里姆林宫批准的）政党推
举而选举产生——这是集中化的另一步。总统对州长几乎实际上的任命和立
法议员选举的中央调控严重破坏了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时代实行的一些重
大自由化改革措施，很多制度已经变得徒有虚名。

2005 年与 2006 年通过的一些法律与规定更是强化了集权化的趋势。这
些新措施对非政府组织、私人基金和其他一些俄罗斯不甚发达的市民社会等
新事物做出了更为严苛的限制。这一系列变化出现的部分原因是俄罗斯针对

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等前苏联共和国所出现的政治事变而做出的官方反应。这些事变后产生的政府相比俄罗斯都更为开放与多元，而且他们都奉行倒向北约、欧盟与美国的外交政策。

除了上述转向之外，俄罗斯的的领导层在这些年里几乎没有什么大的变化。普京在 2004 年任命弗拉德科夫（Mikhail Fradkov），一个有些神秘的外贸官员担任内阁总理，以取代其第一个任期的温和改革派总理卡西亚诺夫（Mikhail Kasyanov）。应该说，这段时间俄罗斯的上层政治似乎进入了自动飞行轨道，因为俄罗斯的公共事务越来越多地取决于普京一个人，亦即根据普京的好恶而定。转型期中的转型至此完成了。

普京的继承人

由于来自规则程序方面的阻碍，俄罗斯要继续普京在 2000–2008 年之间的领导模式是不可能的。俄罗斯 1993 年宪法中的 81 条第 3 款规定，总统任期四年，连任不能超过两届，尽管该宪法被制定的时候几乎无人注意到这点。如俄罗斯新闻记者所说的那样，如果不是“2008 年问题”，普京很可能会再度参加第三次总统选举并且能轻易获胜。2007 年 7 月的一项民意测验结果显示，如果那时进行总统选举，而普京又是参选人的话，俄罗斯全部公民（有投票权）中的 55% 会投票给普京，而在那些已经决定了投票的人当中，高达 71% 的选民表示会支持普京；至于其他人选，则没有一人的支持率能够达到 5%。^①

对此问题最直截了当的解决方法是修改宪法，对此绝大多数俄罗斯选民并不反对。普京那些精英圈里的支持者多年来也一直支持此一主张。但普京本人对此却不赞成。“留下来再做第三个任期对我而言从来没什么吸引力，”在普京对外宣布他将于 2008 年 2 月份举行告别新闻发布会时，他这样说道。普京也讲到，他听说权力对人的诱惑比毒品和金钱还要大，但他自己却不这么认为。普京说，“如果上帝给了我好的机遇为我的国家服务……我对此应

^① 公共民意基金数据，来自 http://bd.english.fom.ru/report/cat/policy/services/government2/government_putin/putin_summ/attitud_2007/ed073001

该心怀感恩，因为这本身就是对我最好的礼物。奢望获得更多，或幻想只要你担任过最高职位便有权霸占这个岗位直到进入坟墓，那将是对上帝的不敬。”^① 除了觉得这样做不妥之外，普京也担心修宪可能导致的其他不确定的后果，因为它可能会诱使其他人模仿效法。2005 年，普京曾承认，对他而言任期届满就退休并靠养老金生活太过年轻，同时他的离任对俄罗斯制度而言也将会是个“严峻考验”，不过他还是以其特有的强调口吻警告说，“如果国家的每个新领导人都出于自己的需要来修改宪法，那么不久之后这个国家便将一无所有了。”^②

自 2004 年普京的第二个总统任期开始以来，莫斯科就开始流行各式各样的传闻，有的来自海外，有的来自俄罗斯，有的说普京会退出政治圈，有的说他可能会担任诸如俄罗斯天然气公司（Gazprom）的总经理或宪法法院主席这样的半政治性职位。俄罗斯的国际孤立使得大多数的外国传闻在那个时候毫无意义。而国内的传闻则持续了好几年。从 2006 年起，普京开始就有关他的下一步行动发表越来越多具有政治内容的公开暗示。在普京当年 10 月份的年度热线节目中，一个来自乌拉尔地区的村民要求普京就其离任后将要发生的事情作出解释：

阿尔迪·科卡耶夫（Arkadii Kokayev）：我叫阿卡迪，是个司机。尊敬的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Vladimir Vladimirovich），我们都知道您将在 2008 年离职。您能告诉我们，在您离去之后，对我和我们国家来说会发生什么吗？

弗拉基米尔·普京：阿尔迪，我认为一切都会很好的。我肯定情况将会如此。我确信俄罗斯将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一个经济持续发展并在此基础上解决我们的社会问题的新阶段……至于我本人，我一直这样说，确实，我很喜欢这项工作，但宪法不允许我连续任职三届。你肯定也知道另一个观点。我相信将总统权杖交出，而不是出于我的私人利益来修改宪法，我就可

① 总统 2008 年 2 月 14 日新闻发布会的文稿文本，来自 http://kremlin.ru/2008/02/14/1327_type63380type82643_160108.shtml。所有来自这个很有价值的网站的材料由我从俄文翻译成英文。

② 2005 年 10 月 31 日回答荷兰记者，来自 http://kremlin.ru/appears/2005/10/31/1836_type63379_96446.shtml

以要求任何领导人坚守这个必要条件（Sine qua non），那就是权力来自你们的信任。运用这种信任，你和我将找到一条对我们国家政治生活施加影响的有效途径，并开辟出一条始终如一的发展道路。^①

随着他的第二个任期临近结束，普京越来越多地谈及，他继续充分参与俄罗斯领导层工作的重要性，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俄罗斯的“始终如一的发展道路”。2006年，普京召集1999年“千禧年宣言”的作者格列夫（German Gref），请他起草一份“国家战略报告”。最终形成了2007年9月发表的“俄罗斯联邦长期社会经济发展规划”。这份报告列举了俄罗斯到2020年要实现的一系列目标，其中包括使俄罗斯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强国及世界金融中心之一，推动产业多元化，力争使高技术产业的产值达到石油与天然气工业的两倍，使全民享受住房与汽车，将人文与公共卫生指数提高至西欧水平等。^②普京认为要实现这些目标，俄罗斯需要维持一种“人工的”或者说“手动的”制度以便指导和规范国家的发展，最终达到如在发达工业国家普遍流行的那种“自动式的”市场经济与民主制度。在2007年的另一次讲话中，普京提出了另一项比2020年更长远的规划——如果在“大约15到20年”没有大的变动，也就是说俄罗斯这种“手动式”的发展模式将延续到2020年代中期。^③

绝大多数的俄罗斯人认为普京应该继续在政坛扮演相应的角色，他们也支持普京在2000到2008年间实行的总体发展战略。根据2007年8月的一份全国民调，70%的人预期普京在离任之后将“继续从事政治活动”，而只有14%的人认为他将“退出政坛转干其他行当。”其中66%的回答者对普京

① 广播文稿，2006年10月25日，来自http://www.kremlin.ru/appears/2006/10/25/1303_type82634type146434_112959.shtml

② 1999年的文件只是规划到2010年，此后一段时期，普京宣布的经济目标是到2010年翻一番。2003年通过了一项规划到2020年的能源计划。参考Richard Sakwa, *Putin: Russia's Choice*, 2nd ed., London: Routledge, 2008.第二章有关该问题的一般性讨论；同时参看Clifford G. Gaddy and Andrew C. Kuchins, "Putin's Plan," *Washington Quarterly* 31, Spring 2008, pp.117-129. 如Gaddy与Kuchins说明的那样，普京有关未来的前瞻性思考至少可以追溯至他的那篇于1997年答辩通过的研究矿产开采经济学的博士论文，其中他援引了西方商业管理中的战略规划理论。

③ 2007年10月18日答记者，http://kremlin.ru/appears/2007/10/18/1647_type6380_148675.shtml

继续积极参政持正面观点，27%的人持无所谓的态度，仅有2%的人看法负面。^① 在精英圈里，认为普京应该继续参与国家事务的人数相较大众而言只多不少。有些普京崇拜者建议，如果普京不能或不愿续任总统，那么应该给他设置一种类似高级国家领导人或民族国家良心之类的资政角色。这些人援引新加坡的李光耀和中国的邓小平的案例，建议普京离任之后，可以担任俄罗斯的“国家领导人”。一位来自车臣的统一俄罗斯党的政治人物苏尔蒂格夫（Abdul-Khakim Sultygov）在2007年11月发表一封公开信，要求俄议会召开一次特别的俄罗斯公民大会，负责起草一份公民统一公约。这份“公民对我们国家领导人的誓约”象征着“俄罗斯人民在思想与内心”都忠诚于普京和他的制度。这样就能使国家领导人不定时地向大众和其他政治阶层传递各种具有启发和指导的“信息”。^②

这样一个不太合适的设计并不讨普京本人的喜欢，它与缺乏东亚儒教传统的俄罗斯文化也有些格格不入。经过几个月的摇摆反复之后，普京最后选择了一项有些复杂的安排，那就是将总统职位移交给一个他一手提拔上来的年轻亲信梅德韦杰夫（Dmitrii Medvedev），而他本人则改为担任内阁总理一职——就书面而言这是俄罗斯联邦内仅次于总统的重要职位，这样一个职位也能够使得普京更多地介入政府的日常事务。此外，普京同时也接管了统一俄罗斯党的领导权。尽管从该党创建之初，普京就与其保持合作关系，但他却从未直接领导管理过统一俄罗斯党的活动，也没有在该党的选举活动中以候选人的身份参与过竞选。

上述继承人问题的解决方案是在2007年秋至2008年夏天之间分阶段公布的。2007年9月中旬，普京任命已届退休年龄的祖布科夫（Viktor Zubkov）在选举期间担任内阁总理——祖布科夫没有什么政治地位，这显然只是形式上的安排。10月1日，普京宣布他将首次在12月2日召开的杜马选举中领导统一俄罗斯党的候选人参与竞选。在同一份声明中，普京还说在离任总统

① 公共民意基金数据，来自 <http://bd.english.fom.ru/report/whatsnew/ed073220>

② 苏尔蒂格夫的公开信于11月6日被张贴于统一俄罗斯党网址的首页，这似乎表明它获得了该党过半的支持。有关该文评论文章的节录部分，可以在如下网址找到，<http://www.zaks.ru/new/archive/view/35853>; Дмитрий Камышев. И.о. царя. // Коммерсантъ. №.44 (748).12.11.2007.

之后他愿意考虑担任内阁总理一职。如预期的那样，杜马选举进展顺利，统一俄罗斯党获得了 64% 的选票，取得了压倒性胜利。8 天之后，即 12 月 10 日，普京宣布他支持梅德韦杰夫担任俄罗斯下任总统。尽管普京对梅德韦杰夫的个人品行进行了例行性表扬，但他还是强调这一决定更多的是出于国家事务的考虑。普京说，“我们有机会建立一个稳定的政府……而且……是一个将继续过去八年来给我们国家带来如此之多的积极效果的政治路线的政府。”^① 此后一天，如预期到的那样，梅德韦杰夫宣布如果他当选总统，他将提名普京担任总理。

新年期间的总统选举已经明显虎头蛇尾。梅德韦杰夫和普京的竞选标牌和旗帜与俄罗斯的三色国旗并排飘扬，这些标牌写着“团结起来胜利属于我们”。就算没有那些铺天盖地的媒体渲染报道和来自俄罗斯居民对两位领导人（*Duumvirate*）近乎一致的支持，普京受欢迎的程度和极高支持率，就已经使结果提前失去了悬念。梅德韦杰夫以 71% 的选票，赢得了 2008 年 3 月 2 日的总统选举。5 月 7 日，他宣誓就职俄罗斯国家元首。而普京在 4 月 15 日开始担任统一俄罗斯党的主席之后，5 月 8 日又获杜马通过代替祖布科夫担任总理。

双头制（Diarchy）

就个人生涯而言，很难将梅德韦杰夫（Dmitrii Anatol'evich Medvedev）和他的恩主与提携者普京分开。他与普京出生于同一个城市，都在圣彼得堡（那时称作列宁格勒），不过比晚了 13 年。梅德韦杰夫与普京还是校友，两人都毕业于圣彼得堡法学院，而且都在索布恰克手下干过——梅德韦杰夫曾在索布恰克 1990 年的首次竞选过程中做过志愿者。从 25 岁到 31 岁（1990 年至 1996 年），梅德韦杰夫一直在索布恰克和普京领导的圣彼得堡市政府工作。尔后，1999 年 11 月，梅德韦杰夫调至莫斯科再度与普京相聚，担任普京的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协助组织普京 2000 年的首次总统竞选，2003 年 10

^① 引文来自，http://www.kremlin.ru/eng/speeches/2008/09/12/1644_type82912type82917type_84779_206409.shtml; and http://kremlin.ru/appears/2007/12/10/1551_type63374type63376_type82634_153792.shtml

月至 2005 年 11 月，梅德韦杰夫担任总统办公厅主任，鞍前马后，勤谨干练。他接下来又担任俄罗斯天然气公司（Gazprom）董事会的主席以及第一副总理，负责石油美元推动下的“国家优先项目”（包括健康、教育、住房以及农业）。这些都是普京第二个任期内颇具宣传效应的项目，梅德韦杰夫的职务也帮助他在官方媒体上获得了相当高的曝光率。

与普京以及他圈子里的其他许多人物不同，就我们所知，梅德韦杰夫并没有在克格勃或者情报部门工作过的经历。另一个与普京不同的地方在于，梅德韦杰夫曾有过十多年来在私人经济部门工作的经验，其中有三年（1996-1999）时间他未担任任何政府公职。^①没有人会把梅德韦杰夫的个人风格与普京混为一谈。梅德韦杰夫举止勤勉，不像普京那样高视阔步，决不妥协。他也不像普京那样关注决策的细节。梅德韦杰夫生于一个教授家庭（父亲是物理学教授，母亲是俄罗斯语言与文学教授），他讲话文雅，像是俄罗斯的知识分子与城市白领阶层，没有普京那种蓝领阶层讲话中惯有的粗俗与不雅。不过就 2007 年的情况来看——对总统的忠诚以及两人在有关政府与俄罗斯问题看法的共同语言，使普京完全能够相信梅德韦杰夫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

目前，我们还无法揣度清楚，梅德韦杰夫与普京在 2007 年，也即有关接班问题的程序最终确定的时候，究竟作了什么样的交易。迄今为止，两位当事人中没有一个人公开谈论过这个高度敏感的问题，短期之内他们也不太可能这样做。

确有可能的是，普京只是将梅德韦杰夫视作一个纯粹的过渡者，亦即一个能够暂时担任这一职务的可靠的过渡人，直到在他本人认为合适的时候再

① “自从他（1987）年从法学院毕业之后，梅德韦杰夫维持着一种既从商又从政的双重生活。”1990 年他与他的大学同学在圣彼得堡合建了一家名为裕然（Uran）的政府控制的公司。几年后，同样一批人建立了一家名为巴尔福特（Balfort）的咨询公司。从 1993 年到 1999 年（直到 1996 年他主要为圣彼得堡政府工作），梅德韦杰夫担任圣彼得堡一家名叫伊利姆帕尔普（Ilim Pulp）的文书处理公司的首席法律专员，他同时通过一家控股公司持有该公司相当数量的股份。“他利用其与前克格勃和军事情报官员的关系打过一场木材公司恶意采购案。”梅德韦杰夫同时也与波拉特斯克森林集团（Bratsk Forestry Complex）以及俄罗斯保险公司有联系（Rus Insurance Company）。引文来自 Russia Profile Who's Who，键入梅德韦杰夫，<http://www.russiaprofile.org/resources/whoiswho/alphabet/m/medvedev.wbp#4>

取而代之。俄罗斯宪法禁止任何人参与连续两次以上担任总统职务，不过它没有禁止一个像普京这样的卸任总统在经过一段没有担任总统之职的时间间隔之后再度参选或任职总统。普京与梅德韦杰夫也许在 2007 年的时候达成协议，让梅德韦杰夫在 2012 年离开总统岗位，改由普京再次出山，开始新的两届任期。就已经出现的情况来看，宪法已经在 2008 年 12 月依照梅德韦杰夫的建议作了相应的修订——这是 1993 年以来的第一次修订——从下一任期开始，总统的任期将从四年延长至六年。如果普京打算在 2012 年再次出任总统的话，他将有权再担任两届总共 12 年。如果这成为事实，那么他将能够领导这个国家到 2024 年，届时他 72 岁，俄罗斯政治在他的控制之下也已将近四分之一一个世纪。

即便普京与候任总统梅德韦杰夫之间在 2007 年的时候没有达成明确协议，普京仍可能依靠他的资深身份及对公众的吸引力说服梅德韦杰夫让位，以便在 2012 年的时候秘密回到总统岗位上来。^①另外的可能是，他们两人也许可能已经达成协议，不管普京是否继续担任政府总理一职，作为普京亲信的梅德韦杰夫仍将在 2012 年再度参选。^②

梅德韦杰夫担任的是俄罗斯的最高元首，而与此同时，颇具反讽意味的是，普京这个俄罗斯最成功的领导人，却担任政府总理这个排名第二的职务。人们不免揣度，普京之所以安排梅德韦杰夫到这个位置上，是因为他在梅德韦杰夫身上发现了不同于他本人的一些特性，而且这些特性可以使得梅德韦杰夫为实现他们两人的共同目标做出贡献。普京不可能仅仅因为将梅德韦杰夫看做是自己的克隆体而选择他——倘然如此的话，在“西罗维基”队伍中

① 人们不能排除普京复出的可能性甚至在 2012 年之前发生。倘然如此，那么它看起来将与挑选年轻的梅德韦杰夫担任普京的总统继承人的初衷不甚一致。早于 2012 年复出对俄罗斯选民来说也难以接受，不管普京迄今为止在总统任上干得如何出色。民意测验的数据表明只有大约 15%到 20%的选民支持此一选项。这种做法也将使人们怀疑普京 2007-2008 年之间的真实计划有误导人民之嫌。他需要解释自己当初为什么会犯下挑选梅德韦杰夫作为总统继承人的错误。在当前的经济危机之下，他还将面临人们批评他在水深火热的时候未能恪尽职守的批评。同时他也将面临国际社会对于他虚伪与滥用职权的指控。

② 理论上讲，如果政治情形许可，梅德韦杰夫可以在 2012 年续任总统，任职到 2018 年，此后普京可以再度参选并任职两个 6 年的任期——如此直到 2030 年。

还有更为符合此一要求的人选。^①换言之，梅德韦杰夫之所以如星辰般耀升出来，一方面是因为他与普京有一些共性，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自己所拥有的一些独特性。公正地说，梅德韦杰夫某些方面较之普京更为自由也更倾向于法治，对苏联时期的历史与遗产的批评更多，他也认为更需要从政府大楼之外的专家那里进行咨询。

那么这样一种“双头制”的领导模式在出现之后的几年来运行到底如何呢？在两位领导人有关这个问题的不多的谈话中，他们都提及两人保持了健康的工作关系，经常进行沟通和对话。一方面，梅德韦杰夫拥有宪法赋予的很大的权力，在诸如军事和国家安全，犯罪与司法，打击腐败，推行联邦主义，维护俄罗斯族与其他少数民族裔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事选择等方面，他都能够行使他所掌握的权力。在 2009 年，梅德韦杰夫在行动上显得更有自信，这一趋势在未来也许将得到继续。

另一方面，非常清楚的是，普京的权力相较于 1991 年以来，甚至可以追溯至 1917 年以来的任何其他俄罗斯总理都要大得多。他不仅关注经济与社会经济政策这些长年以来就属于总理分管的事务，而且他同时也找到了一种恰当的方式来关心其他事务。如果一件事情对作为政府总理的普京来说可能因为过于政治化而显得敏感，他就可以适当地以统一俄罗斯党主席的身份参与讨论。在 2008 年 7 月至 9 月间，统一俄罗斯党在全国各个地区都开设了“普京接待室”。它的目的就是接待那些不满的人的投诉，大部分都是诸如住房、就业、寻求中间调解人的需要、或向莫斯科的总理办公室表达不满等琐碎问题。在担任总统期间，普京曾参与过每年一度的电视直播“直接连线俄罗斯总统”的活动，在该节目中他会回答那些来自俄罗斯普通老百姓提出的各式各样的问题。迄今为止，梅德韦杰夫没有沿袭这一做法（不过，他确实于 2008 年 10 月在克里姆林宫的网页上开设了一个视频博客），而是悄悄顺从了普京，让现在担任政府总理的老上司继续这档节目，如此看起来好像普京从来没有更换过工作。在统一俄罗斯党和普京接待室的联络网的共同

^① 这种情况下，伊万诺夫将成为当然的候选人。他出生于 1953 年，是来自圣彼得堡的资深外交—情报官员，在 2001 年至 2007 年间曾担任俄罗斯国防部长，2007—2008 年间担任第一副总理。

赞助支持之下，一档三小时的“与普京对话”的节目在2008年12月4日开播。有近160万俄罗斯人打进电话。普京再次进入了“他习惯的角色”，一位观察人士评论道，“就像以往那样，普京试图表明只有他准备与老百姓一对一谈话，也只有他了解人民的利益。”^①

在许多议题上，包括最重要的外交领域，迄今为止很难发现两位领导人的谈话有什么差别。在2008年8月俄罗斯与格鲁吉亚之间经历的短暂战争，中俄关系，与美国在军控问题上的谈判、北约东扩以及伊朗问题等方面都是如此。不过，一旦在政治环境方面发生的真正剧变的时候，“两驾马车”管理模式中，两位领导人之间的这种协调与合作的态度也许最终将被证明是经不起考验的。这些变化当然包括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处于任何大陆和实行任何政治制度的国家都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一灾难的冲击。

2008年夏秋之际的金融危机很快便影响到了俄罗斯。自此之后，随着信用破产的继续，石油价格的暴跌，俄罗斯股市大大缩水，卢布对主要货币的汇率迅速下降。其结果是俄罗斯公司在经济繁荣时遗留下来的以美元、欧元结算的欠债也已到期，现在被迫要用贬值的卢布来换取外币偿还债务。通胀加剧，实际收入下降。各种各样有关俄罗斯将在2009年、2010年，甚至此后的好多年面临巨额预算赤字和大规模失业的预期传闻不绝于耳。^②在俄罗斯中部和西伯利亚地区，已经出现了市民骚乱事件，而且这可能仅仅是个预兆。

当2008年金融风暴出现的时候，普京的第一个反应是拒绝承认俄罗斯危机的严重性，并声称危机全然来自外部，国内领导阶层则没有任何问题。梅德韦杰夫总统在开始的时候则将日常的管理以及大多数有关政策的声明

① Михаил Виноградов, Елизавета Сурнечёва и Александр Артемьев. Тратит огромные деньги на говорильню кощунственно (花这样一些钱在这样一个谈话节目上，是暴殄天物)。 http://gazeta.ru/politics/2008/12/04_a_2904095.shtml。不过还是看到一些好的改变。以前，所有俄罗斯电视台都播放这一节目。到2008年只有俄罗斯频道（频道2）直播了这一节目，节目制作也不再那么奢侈。

② 2009年一月份的几大统计数据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工业产出从2008年7月的高点下降了25.7%，汽车制造业则下降了几乎80%。在考虑通货膨胀因素之后，2009年1月份工人的实际收入相比去年同期下降了9.1%，而俄罗斯家庭的实际可支配收入下降了6.7%。根据世界劳工组织的标准，在那些经济活跃人口当中，有8.1%的人没有工作。

交由普京总理以及政府机构处理。然而，自 2009 年年初以来，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双头制领导内部开始出现紧张关系。梅德韦杰夫开始以不同于普京时代那种多从“西罗维基”队伍中发现人才的方式来选择提拔干部。梅德韦杰夫也越来越多地就经济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同时表达出对“政府”在出台政策挽救经济危机方面的行动迟缓已经失去耐心。这种批评尚未直接针对政府总理普京个人，但这种情况的出现也许只会是个时间问题。同样可能的是，或早或晚，普通俄罗斯人也许将如过去几个月许多俄罗斯精英所思考的那样——认为这个国家在面临危机时表现出来的脆弱性很大程度上是管理不善的结果，也就是政府错失了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实现产品出口多元化的机会，而且由于过于集中和过多控制的政治制度、市民社会的弱小、以及反馈渠道的缺乏等也都妨碍了俄罗斯自我调整以至于无法适应严峻的形势。

两位领导人之间的这些分歧很有可能按有利于普京的方式得到解决，同样普京仍有很大的可能性重新担任总统来领导俄罗斯。然而，如果忽视权力斗争的可能性以及由此而可能引发的不同结果，也是不甚明智的。历史上俄罗斯领导人曾给我们以各种各样的“惊喜”。改革时期的戈尔巴乔夫曾出人意料地选择对苏联体制实行大刀阔斧式的改革。接下来的叶利钦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以无人可以预料到的方式将前苏联模式全盘抛弃，而普京则反其道而行之，对叶利钦的所作所为大半弃之不用，转而选择以制度化的方式加强克里姆林宫对国家的控制，也加强了国家对于俄罗斯社会的控制。

正如在人们能够想象得到的几乎任何其他国家一样，在俄罗斯，压力和波动也在不断改变着时代。俄罗斯的政治领导层一直是俄罗斯国家不可或缺的工具，藉由这一手段，国家既引导社会，也在向社会学习，从而获得活力与反馈。现在押在政治活动中的赌注已经是个天文数字，以至于在其他环境中的一些微小政策分歧也会被空前放大。由于其在最近几年所拥有的发展机会，俄罗斯现在发现自己被视为全球政治经济的“动乱轴心”，许多关于如何维持一个一体化体系的假定正面临质疑与挑战。^①

^① Niall Ferguson, “The Axis of Upheaval,” *Foreign Policy*, no. 171, March-April 2009. 同时参见 Arkady Ostrovsky, “Reversal of Fortune”, 这是同期刊物的一篇专门针对俄罗斯的文章。Ostrovsky 是《经济学家》驻莫斯科记者站站长。

就俄罗斯高层政治的最新发展而言，可以想象，现在的普京—梅德韦杰夫的双头制很有可能会面临越来越多的紧张压力。此种情形之下，如果爆发严重的冲突，那么要么两位共同领导人中的一位将胜出，并且能在此过程中寻求不同的伙伴，以维持体制的延续。要么普京时期的根本政治安排本身就将面临质疑。那些俄罗斯问题的著名评论家现在已经开始（在他们的对话评论中）将可能的混乱及自由化纳入考量的范围。^① 尽管这些评论对话并不构成任何此类发展前景将会出现的科学依据，但这些问题正在被讨论这一事实本身就给俄罗斯人以及我们这些外界的观察者以足够的理由来更为紧密地跟踪俄罗斯的发展，同时以开放的态度，关注俄罗斯的未来之路将通向何方，以及由谁掌握前进的方向盘。

尾 声^②

2012年3月4日，俄罗斯总统大选尘埃落定，和所有人的预料一样，普京再次当选，将重新成为克里姆林宫总统办公室的主人，历时四年的梅德韦杰夫—普京的双头制也即将结束。梅德韦杰夫主动放弃了参选的机会，并且全力支持普京，最终保证了普京的胜利。

很明显，如果梅德韦杰夫参与竞争，那么他无疑会获得很多的选票，但普京仍将赢得选举，因为他拥有所有的行政资源。俄罗斯宪法赋予了总统很多权力，但只有非常强大的领袖才能够真正运用这些权力。很显然，梅德韦杰夫不是一个强人总统，特殊个性及其与普京的关系，使得梅德韦杰夫很难有去挑战普京的念头。这一点可能很难理解，但梅德韦杰夫确实有独特的个

① 作为此类评论的一个代表，我将引用丘拜斯这样一个90年代经济私有化的主要组织者迄今仍然是颇为知名的公共人士在2008年12月份发表的一篇公开文章。该文指称普京体系有一半的机会损毁于经济危机之中。前俄罗斯商业的游说人士，现在担任梅德韦杰夫支持的一家智库的领导人的尤尔根斯（Igor Yurgens），也说2000至2008年间老百姓牺牲政治权利以换取经济利益的社会合约现在已经失效了，俄罗斯国家必须准备扩大政治自由的空间。应该注意到的是，有些分析人士认为俄罗斯在将来会发生变化，不过未必是走向更为自由的方向。这方面，前面提及的Ostrovsky的文章是典型代表。

② 尾声部分节选自Timothy Colton, “New uncertainties enliven Russia’s election season”, *Current History*, Vol. 110, October 2011. 以及近年来科尔顿教授接受多家媒体采访时表达的观点编译——译者注

性，这使得他能够忠实于自己所的身份。他可能会说很多，但不会去做，这就是他在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也许他在头脑中也有自己对国家发展的规划，但他不会冒险去做些什么。叶利钦喜欢冒险，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普京也喜欢冒险，尽管他会玩的安全一些。然而，不冒险是不可能走上权力的巅峰的。

矛盾的是，普京的回归可能意味着变革的可能性会变得更大，比起那种名义上的双头制，普京个人统治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为权力结构的重新调整提供了基础。一旦普京像宙斯一样重返俄罗斯的奥林匹斯山顶之后，他将拥有所有的选项可以对现有的权力结构和规范进行调整，可以为最终民主化的实现铺平道路。其中最容易做到的事情就包括选择一名具有执行力的实干的改革派担任政府总理，而梅德韦杰夫在担任总统时根本无法自由选择。

普京能够开始在制度上对主要行政长官的权力加以监督和制衡，对于总统的任期可以给予更加严格的限制（不仅仅是对连任两届的限制），而且可以赋予议会更强大的监督权力。在抑制腐败和保护财产权利方面，他可以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可以推动俄罗斯进一步参与全球经济，也可以授权成立一个不受政府监管的公共电视网络。

如果他愿意的话，这位新的老总统可以全部或者部分地着手开展这些项目，因为停滞的历史不应该在俄罗斯一次又一次的重复上演。如果停止向前的探索，胜利将会因为时间的侵蚀而终结，普京亲手建立的政治体系也会最终崩溃。普京需要尽量背离自己的性格，要努力限制自己的权力，而梅德韦杰夫则需要对抗自己的内心，去勇敢地面对他的恩人。普京正站在民主的十字路口，他们所面对的机会并不算好，但绝非毫无胜算。

（李承红 译 封 帅 编校）

【Abstract】 Political leadership is a key component of Soviet and Russian political system. It plays a particularly significant role in post-Soviet Russian political life. A proclivity for strong and personalized leadership is a defining feature of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Russia. Since 1917, most Soviet leaders had this feature. Due to indecision of reformist leader Mikhail Gorbachev, he finally lost

his control over reform and even the country. However, with completely different personal styles and growth experiences, Yeltsin eventually became leader of nascent Russian Federation through a series of complicated political struggles. He propelled radical market-oriented reforms in Russia, aiming at leading Russia to a “civilized way” characterized by market economy. However, because of complex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environment, as well as policy mistakes, this attempt ultimately ended in failure. Although Yeltsin is Russian first elected president, yet his contradictory governing style, unstable mentality and many bad habits led to strong criticism. Despite victory over the succeeding election, he could not make difference due to such constraints as health problems and the Duma. After a complex selection, Yeltsin chose Putin as his successor and helped Putin successfully elected. With KGB background, Putin is a leader with pioneering spirit and extremely tenacious character. Being a prime minister, through his superior capabilities, Putin solved the Chechen issue and improved social welfare efficiently, rapidly improving his own prestige, and was elected president by an absolute advantage. During his term, Putin quickly promoted new “transition” in Russian political system and strengthened the national power by all means except violence. He combated “oligarchs”, cancelled local elections, restricted independent media and controlled power through “Siloviki”, and finally gained control over the whole authority, forming the Putin system, also known as “controlled democracy” or “sovereign democracy”. After his eight-year term, Putin refused the third and chose slightly complex political arrangements. Passing the presidency to Medvedev, his trusted follower, he himself continued to participate in politics as Prime Minister and chairman of the United Russia Party, forming a special “diarchy” until his returning to the Kremlin in 2012. With the eclipse of times, Russia is at the crossroads for development. For Russian future reform, Putin’s returning to power may be a positive factor because he has enough power to promote reforms. Despite various uncertainties and challenges, there are still chances of success.

【Key Words】 Political Leadership, Gorbachev, Yeltsin, Putin, Diarchy

【Аннотация】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лидеры являлись и являются ключевым компонентом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системы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и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они занимают особенно важную позицию в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жизни России. Российска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всегда отдавала предпочтение политическим лидерам с сильной личностью, начиная с 1917 года советские лидеры в большинстве своём обладали этими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ами. Реформистский лидер Михаил Горбачёв из-за своей нерешительности потерял контроль над реформой и над страной в целом, а отличный от него по личному стилю и опыту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роста Борис Ельцин претерпел ряд сложны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противоборств и, в конце концов, стал лидером зарождающейс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н дал толчок радикальным рыночным реформам в России, в надежде, что Россия пойдёт по «цивилизованному пути» рыночной экономики, однако из-за сложно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и внутренней обстановки, а также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ошибок эта попытка, в конечном счете, не удалась. Хотя он и является первым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и избранным президентом России, однако противоречивый стиль правления Ельцина, неустойчивое психическое состояние и многие вредные привычки вызывали критику общественности, хотя он и был переизбран, но состояние здоровья и ограничения со стороны Думы создавали трудности для изменения существовавшей ситуации. После сложного выбора он назначил Путина в качестве своего преемника и помог Путину быть успешно избранным. Путин, имеющий опыт работы в КГБ, — лидер с новаторским духом и очень цепким характером. Вскоре после вхождения в должность премьер-министра он разрешил чеченский вопрос, повысил благосостояние граждан России, тем самым стремительно повысил свой престиж и с абсолютным преимуществом был избран президентом. После начала своего правления Путин быстро продвинул новую политическую систему в России в стадию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 кроме

насильственных форм также другими способами укрепил национальную власть, боролся с «олигархами», отменил местные выборы, ограничил независимые средства массов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посредством «силовики» контролировал власть и, наконец, сосредоточил всю политическую власть в своих руках, сформировал известную как «управляемая демократия» или «суверенная демократия» Путинскую систему. После восьми лет президентского срока Путин отказался от третьего президентского срока, и выбрал сложный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режим. Передав бразды правления своему близкому другу Медведеву, он продолжал участвовать в политике в качестве премьер-министра и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партии «Единая Россия»,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сформировался особый режим «двоевластия», существовавший вплоть до 2012 года, когда Путин вновь вернулся в Кремль. Вслед за изменениями времён Россия находится на перекрестке своего развития. Возврат Путина к власти, скорее всего, будет положительным фактором для будущих реформ в России, потому что у Путина достаточно сил, чтобы способствовать продвижению реформ. Несмотря на множество неопределённостей и проблем, всё ещё есть шансы на успех.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лидеры, Горбачёв, Ельцин, Путин, двоевластие

(责任编辑 封 帅)

俄罗斯的发展道路

庞大鹏*

【内容提要】 发展道路从本质上讲是一种价值取向，概括了俄罗斯社会发展的本质和目的，体现了传统与现代、民主化与国情的深刻辩证关系，并要求建立可以确保实现俄罗斯发展理念的机制。俄罗斯发展道路的调整与完善，是第六届国家杜马选举和总统大选的主要议程。当前，俄罗斯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新阶段。加强政治竞争性是新阶段的新特点，其实质是俄罗斯新权威主义政体的改革问题。俄罗斯发展道路的调整面临挑战，主要包括国家资本主义模式的前景、国家与市场关系的协调、“统一俄罗斯”党的政党现代化、行政管理模式的改变、民意政治的挑战、社会政策的实施，以及国际战略的调整等一系列问题。俄罗斯究竟具有怎样的国家特性，如何看待俄罗斯的民主，如何看待发展道路的间断性，如何在俄国历史中理解历史俄国，这些都是研究俄罗斯发展道路的基础性问题。俄罗斯的国家身份认定从历史上就与帝国意识紧紧捆绑。这种自我意识在本质上缺乏对他者文化的尊重。这是当今俄罗斯如何融入世界的关键问题。精英阶层关于俄罗斯是“欧洲太平洋国家”的身份认定、新民族主义的思想倾向与“欧亚联盟”战略互为影响，是俄罗斯发展前景中值得关注的趋势。

【关键词】 俄罗斯 发展道路 总统大选 现代化 转型

【中图分类号】D73/77.09(511.2)**【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12)02-0053-(31)

2012年3月4日，俄罗斯举行了第六届总统大选。3月7日，俄罗斯中

* 庞大鹏，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

央选举委员会宣布，普京以 63.6% 的得票率当选为新一任国家元首。同样在 3 月 7 日，普京在选后首次记者会上指出，只有当反对派开始提出国家发展道路时，它才能成为真正的政治力量。^①而在 2012 年 1 月 16 日的竞选文献《俄罗斯集中精力：我们要应对的各种挑战》中，他更是明确指出：“未来几年我们的任务是清除国家发展道路上阻碍我们前进的一切障碍，完成政治体制、社会保障和公民保护机制及经济模式的建立，这些将共同构成统一、充满活力、持续发展并同时保持稳定、健康的国家机体。这个机体要有能力在未来数十年无条件地保障俄罗斯的主权和繁荣，捍卫公正和每个人的尊严、真理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信任。”^②

普京始终重视俄罗斯的发展道路问题。2007 年 12 月 31 日，普京发表新年贺词明确表示，坚信俄罗斯人民已经选择了一条通向成功的发展道路。^③2008 年 2 月 8 日，普京在国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提出 2020 年前远景战略，实际上是对俄罗斯未来发展道路的选择。2008 年 5 月 7 日，普京在梅德韦杰夫的总统就职典礼上再次明确表示：现在对于俄罗斯而言，极其重要的是继续奉行已经采取并且证明是正确的国家发展道路。对于像俄罗斯这样一个幅员辽阔、多民族和多宗教的国家，捍卫并继续维护国家统一，继续保持发展战略与民族精神的统一至关重要。^④

那么，什么是俄罗斯的发展道路？俄罗斯发展道路为什么需要调整？俄罗斯发展道路调整的方向以及面临的挑战是什么？

一、“俄罗斯发展道路”的内涵

在叶利钦时代，“发展道路”是一个内涵复杂的政治概念，它与“政治转轨”的制度变迁以及“俄罗斯向何处去”的历史选择紧密相联。俄罗斯独

① <http://www.premier.gov.ru/events/news/18379/>

② Россия сосредотачивается---вызовы, на которые мы должны ответить.<http://www.izvestia.ru/news/511884>

③ Новогоднее обращение к гражданам России. 31 декабря 2007г. http://www.newsru.com/russia/28dec2007/last_song.html#10

④ Выступление Владимира Путина на церемонии вступления Дмитрия Медведева в должность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и. 7 мая 2008г. <http://news.kremlin.ru/transcripts/2>

立后，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导致其发展道路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在作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时期，俄罗斯尚未完成独立的国家权力体制的构建。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必须尽快建立完整而有效率的国家政权体系来实现前所未有的自我管理。这种体系的构建，受到从苏维埃制度向三权分立的宪政制度转轨的内在约束，有其独特的政治转轨规律。它对俄罗斯发展道路的影响是决定性的。

普京八年，提出了 2020 年前的远景战略。按照普京的看法，这实际上是对俄罗斯未来发展道路的选择，这个选择对全社会都至关重要。国家创新发展战略是唯一现实的选择。强国是目的，民主是手段，发展是核心，控制是实质。普京执政团队牢牢把握这些治国原则，并形成了基本的治国理念：强调国家的重要作用；在强化政府职能的同时，避免行政臃肿，努力进行行政改革，改善国家管理机制；建立和巩固全国性政党，这是防范地区分裂促进国家统一的最重要工具，可以保证亲普京选民有一个具有凝聚力的核心，可以进行改革和使方针政策具有继承性；单就制度性因素而言，政治体制的关键应该就在于总统治理体系的不断完善。

也就是说，普京八年，俄罗斯加强了以总统制为核心的政治体制架构，并逐步形成了以国家创新发展战略为导向的发展道路。在政治上根据本国国情完善和强化新权威主义下的宪政体制，使俄罗斯从社会动荡走向政局稳定，“主权民主”的主流价值观得以确立。在经济上以发展能源原材料部门为现实依托，以建立创新经济为长远规划，由自由市场经济向加强国家对经济的控制过渡，实现经济复苏和快速增长。在外交上则是从对西方以妥协求合作向以斗争保安全过渡，由反恐伙伴被迫成为美国的战略竞争者，突出务实外交、经济外交和能源外交，加速强军过程并力求恢复全球性大国影响。

金融危机的爆发极大地改变了俄罗斯发展道路的政治议程。金融危机的政治传导性，不仅使得俄罗斯已有的发展战略受到冲击，而且促使俄社会全面反思普京八年所形成的发展道路。要建立创新型发展模式，推动经济的多样化发展，就要推行深层次的政治体制改革。而这种改革所产生的多元化和竞争性，将反哺经济，促进创新型经济的良性发展。在这种社会背景下，2009 年 9 月梅德韦杰夫在《前进，俄罗斯！》一文提出了“新政治战略”的概念。

同年 11 月，梅德韦杰夫在总统国情咨文中具体阐述了将新政治战略付诸实施的计划，并在新政治战略概念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了“全面现代化”的理念。

“全面现代化”是指以俄罗斯国民心态和社会观念的转变为前提，坚持以人为本，在民主政治体系基础之上对国家进行全面的现代化改革。“全面现代化”涉及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如何走向现代化、民主化以及如何融入当代世界等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全面现代化”与以往俄罗斯的发展战略相比，其本质区别不在于经济现代化，而在于政治现代化。实现经济现代化在政治精英集团中没有不同意见，但是如何实现政治现代化则有不同的看法。

梅德韦杰夫的政治现代化意味着打破现有的政治垄断和一党独大的局面，实现政治上的多元竞争。这样做可能破坏现有稳定，但不实行这样的政治现代化，又很难解决阻碍俄罗斯现代化进程的腐败、官僚主义等问题，因为稳定停滞将导致一个利益集团的产生，阻碍进一步的发展。在梅德韦杰夫看来，稳定是国家现代化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但是只有致力于变革的政治制度才是坚固和稳定的制度。从某种意义上讲，梅普两人在治国理念上的分歧，实质上是俄罗斯历史上西方化与斯拉夫文化持续百年较量的延续。

可见，“发展道路”是研究俄罗斯问题的基本概念。叶利钦早已指出：“鉴于所走过的历史道路和领土及资源的规模，俄罗斯不能不从全球角度、历史使命和对文明的作用来考虑发展道路问题。历史命运本身使我们不能只想到自己，而且还要想到全世界，想到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同时，他对俄罗斯发展道路的认定更多地还是从全球角度来考虑：“俄罗斯尽管有自己的特点，但它仍是世界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将积累发展民主的好经验。俄罗斯不仅将对此负责，而且还要按照新的文明秩序的要求不断变化，以便对整个世界的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①

事实上，从俄罗斯独立以来，发展道路的基本涵义并未发生重大改变，它依然是指俄罗斯选择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实行什么样的对外政策。从更深的层次看，发展道路涉及俄罗斯民族国家属性和文明的归属问题，即俄罗斯究竟应该纳入西方文明还是纳入东方文明，还是俄罗斯应该保持和发扬

① О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Посла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14 июня. 1996г.

自己的文明传统，或者是根据自己的特点创造一种新的文明。所有这些辩论归根到底集中为一个焦点：俄罗斯究竟应该走向哪里，即俄罗斯究竟应该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应该选择哪一种政治、经济和文化模式。这些争论又或多或少地同俄罗斯历史上的即 19 世纪中期的西方派和斯拉夫派的争论以及 20 世纪 20 年代出现的欧亚派有内在的联系。^①

其一，在社会政治制度和国家建设方面，俄罗斯究竟要建立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是建立西方式的资本主义制度，是回到过去，还是建立另一种新的独具特色的社会制度？俄罗斯作为新的独立的国家究竟是什么样的国家？它的职能和要完成的历史使命是什么，国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究竟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其二，在地缘政治方面，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在欧洲的疆界被压缩到三百多年前，即俄罗斯开始扩张前的范围内。因此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俄罗斯是否应该永远尊重独联体其他国家的独立，还是通过经济、政治和军事的一体化，逐渐使这些国家同俄罗斯重新联合起来，抑或是恢复苏联和俄罗斯帝国？也就是说，现在的俄罗斯应该像罗马帝国解体后的意大利和奥斯曼帝国瓦解后的土耳其那样，满足于自己的新角色，还是不顾自己的国际环境，从历史、文化和地缘政治的特点出发，去完成恢复帝国的使命？

其三，在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苏联解体以后，在俄罗斯很多人产生了历史性的失落感，认为俄罗斯没有自己的属性，因为至少在相当一部分居民的心目中，俄罗斯不是指“亘古以来的俄罗斯土地”，而是指建立沙皇制度以来的帝国。许多人认为，俄罗斯要“作为俄罗斯而不是别的什么进入世界文明”，就必须形成自己的民族国家属性。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有一个“强大的思想”作为支柱。但是，这种新的思想支柱又是什么？

其四，在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方面，俄罗斯应成为“西方大家庭”的一个成员，还是欧亚大陆上新的世界强国，奉行既面向西方，也面向东方的全方位的政策？^②

① 李静杰、郑羽：《俄罗斯与当代世界》，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 年，第 63 页。

② 参见，冯绍雷：“俄罗斯体制转型的路径依赖——从制度变迁与对外关系相关性视角的一项考察”，《俄罗斯研究》，2010 年第 6 期。

其五，在政治的优先次序方面，是集中力量于国内的发展，把经济、生态、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提高到新的水平当做强国之路，还是像沙皇和苏联时期那样，把重点仍然放到外部的强大上，把大国地位作为主要的民族国家属性，而把对人民日常生活的关心置于次要地位呢？

由此可见，所有争论的问题都直接涉及俄罗斯未来发展方向和现在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内外政策。^①

本文认为，“发展道路”始终是俄罗斯转型的核心问题。

其一，发展道路从本质上讲是一种价值取向。俄罗斯的转型是从议行合一苏维埃制度到三权分立宪政制度的转变，从本质上说，向民主制度过渡是俄罗斯发展道路的价值取向。普京团队也从未讳言对民主制度的坚定取向。

其二，发展道路概括了俄罗斯社会发展的本质和目的。俄罗斯宪法规定，俄罗斯联邦是社会国家，其政策旨在创造保障人的正当生活和自由发展的条件。独立以来俄罗斯的国家治理模式在不同阶段尽管不尽相同，但是在确立以人为本的发展本质和目的上从未改变。

其三，发展道路体现了传统与现代、民主化与国情的深刻辩证关系。发展道路的选择从根本上受到本国文化与文明的内在制约。在实现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一个民族国家不可能通过闭关自守实现崛起。在接受和吸纳先进文化的同时，文化的融合与变动是不可避免的。俄罗斯在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也经历了同主导现代化的西方文化的融合。不仅如此，这种融合由于历史上西方派和斯拉夫派的文明论争更具有俄罗斯自己的特色。在同外来文化融合的过程中如何保持本民族文化特性并顺势使本民族文化向更高层次发展也是俄罗斯面临的问题。

其四，发展道路还指实现俄罗斯发展理念的机制保障。例如，就政治机制而言，政治的核心概念是权力和利益，并围绕个人、政府、社会这三者之间的关系，界定权力的来源、使用与监督，从而维持社会的秩序和发展，实现公平正义。由此而言，研究国家权力结构与权威资源的关系以及研究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俄罗斯政治机制两大中心问题，这两大问题实际上也就构成了俄罗斯发展道路的政治机制保障，即从内在机理和外在影响两个层面

① 李静杰：“俄罗斯关于‘文明选择’的争论”，《太平洋学报》，1997年第2期。

如何设计俄罗斯的政治体制，以实现强国富民和促进俄罗斯重新崛起。

总之，对发展道路进行宏观审视和深入剖析，可以抓住俄罗斯问题的整体、本质、内在联系和发展规律，同时可以对俄罗斯政治现象进行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的分析。本文认为，以俄罗斯国情为基础和出发点，坚持历史研究和现实研究的统一，对发展道路问题进行较为系统的分析，可以对俄罗斯政治转型这一复杂现象有总体把握和深层次的透视，有利于形成研究俄罗斯问题的历史思维。而且，发展道路的研究涵盖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文化和国际关系等诸多领域，这需要在跨学科基础上加强综合性研究。所以，为了从更广阔的视野、更多的方位和更深的层次观察和研究发展道路，同时也必须关注俄罗斯的经济、社会问题，以及俄罗斯对于国际形势的判断和自我国际定位，力求结合经济、社会与国际关系等因素，综合研究发展道路问题。综上所述，研究“俄罗斯的发展道路”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诸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与相互影响，尝试把握住影响俄罗斯全局的、长远的、根本性的重大问题，力求形成研究俄罗斯问题的战略思维。

二、发展道路调整的背景及其特点

当前，俄罗斯的发展道路面临调整。普京之所以提出“清除国家发展道路上的障碍，完成政治体制、社会保障和公民保护机制及经济模式的建立”，主要是因为 2012 年总统大选是在俄罗斯政治生态发生了重大变化的背景下进行的，同时又反映了俄罗斯进入了苏联解体后新的发展阶段的时代特点。调整与改革将是未来新的发展时期的主旋律。

第一，“统一俄罗斯”党在国家杜马选举中遭受重挫。2011 年 12 月 9 日，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宣布了国家杜马选举的结果。统一俄罗斯党、俄罗斯共产党、公正俄罗斯党、俄罗斯自由民主党四个政党进入下一届国家杜马。梅德韦杰夫领衔竞选名单的统俄党得票率第一，为 49.32%。俄罗斯共产党得票率第二，为 19.19%。其后是公正俄罗斯党和俄罗斯自由民主党，得票率分别为 13.24%和 11.67%。亚博卢党得票率为 3.43%，正义事业党和

俄罗斯爱国者党得票率均不到 1%。据选举结果，统俄党在下届国家杜马中的席位将从上届的 315 席大幅减少到 238 席。俄共席位则将从 57 席大幅增加到 92 席，公正俄罗斯党和俄罗斯自由民主党的席位也将分别从 38 席和 40 席增加至 64 席和 56 席。

统俄党最终未能取得 2/3 的绝对多数席位，得票率与此前 50% 的民调数据相符。统俄党作为政权党，行政资源得天独厚，并得到梅德韦杰夫总统和普京总理的大力支持，但其得票率却依然不足半数。这一事实表明：金融危机以来民众对俄当前社会状况的不满情绪一直存在。一些民众对当局的态度已发生了一些变化，有些人感到梅普决定了政治高层变动，却没有顾及普通民众的意见。“去普京化”运动在过去四年中有所扩大。社会公正问题困扰执政当局。

第二，俄罗斯民众大规模的抗议活动挑战执政当局的政治权威。2011 年 12 月 10 日和 12 月 24 日，俄罗斯爆发了两次大规模的民众游行示威。这是普京执政以来俄罗斯爆发的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抗议活动。民众并不是要推翻现政府，主要目的是想让执政当局听到他们的意见。这次示威体现了民众三个方面的政治诉求：一是反对政治垄断，认为统俄党一党独大的政治格局不符合俄罗斯发展的需求；二是反对政治腐败，认为官僚集权的政治体制对政治生态和创新发​​展道路都是一种消极负面的因素；三是反对普京团队的稳定结构，认为这会导致政治精英的流动性不强，削弱政治参与的广泛度。12 月 24 日的大规模集会，矛头更是直指普京。抗议者还将目光转向了 2012 年的总统大选。从大选结果来看，执政当局控制住了政局发展趋势。因为反对派阵营并不团结，也没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人，各方主张和要求五花八门。但是如果执政当局不拿回政治主动权，继续漠视相当一部分民众的情绪，反对派的自发活动将具有更加浓厚的政治色彩。^①

第三，全面现代化战略对俄罗斯政治生态产生重要影响。需要强调的是，不是因为这次国家杜马选举后出现了示威游行，普京政府才要调整政策，而是选举结果本身就表明，梅德韦杰夫的全面现代化理念对于俄罗斯政治生态

^① Максим Филимонов. Протесты в Москве повышают для властей риски на выборах президента. <http://ria.ru/analytics/20111224/525417393.html>

已经产生了重要的冲击和影响。因此，观察未来俄罗斯形势发展的关键就是看普京再次当选总统后如何调整内外政策以适应俄罗斯发展道路的要求。也就是说，此次抗议对俄罗斯政治的影响只是一个刺激性因素。未来一个时期俄罗斯政治的调整变化，从根本上来说，是近年来俄罗斯政治形势发展的一个自然结果：梅德韦杰夫上台后，全球性经济危机对俄罗斯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不仅重创了俄罗斯的经济，也比较彻底地暴露了俄政治体制的弊端，从而促使俄反思发展道路。俄罗斯很多政治精英认为，包括政党机制在内的政治制度改革处于停滞的状态。早在 2009 年 6 月 9 日，曾经是普京忠实拥趸的俄罗斯公正党领袖、联邦委员会主席米罗诺夫就公开声称，俄罗斯包括政党体制在内的许多民主机制已经不符合时代的要求。在政权党一党独大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政治系统越来越停滞不前。^①2011 年 11 月 28 日，梅德韦杰夫向俄罗斯小型企业家和统俄党积极分子保证，国家的现代化与经济改革进程将在他卸任后得到延续。2011 年 12 月 22 日，梅德韦杰夫发表总统国情咨文，明确表示：俄罗斯目前处于发展的新阶段，他支持总理普京的提议，建议对政治体系进行全面改革。^②

由于梅德韦杰夫全面现代化战略的深远影响，本来俄罗斯第六届国家杜马选举和总统大选已被视为不同治国理念乃至不同发展道路的竞争。大选前，俄罗斯国内关于发展道路的讨论已经不断升温。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集中在俄罗斯智库出台的研究报告中。由现代发展研究所 2011 年 3 月撰写的《战略 2012》提出了两个重要观点。第一，国家需要制度、经济和技术现代化。第二，为了实现这种现代化，必须对国家政治体制进行重大改革。^③同样在 3 月出台的还有战略研究中心的《俄罗斯的政治危机及可能的发展机制》，该报告总体上同意《战略 2012》的主要思想，但它同时指出俄罗斯政治生态的重要倾向：俄罗斯政权的非合法化进程不断加快，民众对“梅普组合”以及“统一俄罗斯”党的信任度每况愈下。短期内俄罗斯政治转型的目

① Серге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Миронов.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монополизм противопоставлен России//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9 июня 2009г.

② Посла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 22 декабря 2011г. <http://www.kremlin.ru/news/14088>

③ Обретение будущего: Стратегия 2012. Конспект. http://www.riocenter.ru/files/Finding_of_the_Future%20.Summary.pdf

的已经转变为重启信任。如果不能确保延续社会经济改革和经济平稳发展所必需的信任，政治危机有可能深化。而政治危机可能出现的深化趋势很可能长期迟滞俄罗斯迈入发达国家行列的步伐，并削弱在全球竞争中的地位。^①俄罗斯第六届国家杜马和总统选举已经证明了战略研究中心的判断，而且，俄罗斯发展道路也的确面临重大调整。

2000年，当普京以52.5%的得票率第一次当选时，他是俄罗斯政坛的新生力量；2004年，当普京以71.3%的得票率第二次当选时，他是俄罗斯政坛的定海神针。2012年，普京以63.6%的得票率第三次当选。环顾世界政坛，今年10月才满60岁的普京已经是“年轻的老政治家”了。新普京时代的大幕即将拉开——新时代，新阶段，新特点。

第一，时代新背景。从普京执政的特点来看，弄清所处时代的特征，即弄清世界主要政治力量对比、相互关系及其发展规律和趋势，这是普京制定战略和重大政策的依据。可以说，影响俄罗斯发展道路方向的重大理论前提是“时代”概念。“时代”是指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具有一定特点的阶段。过去几年是人类社会自1989年苏东剧变以来国际格局变动和国际形势变化最为剧烈的一个时期。“梅普组合”形成后，普京主要关注经济问题，并没有对时代的特征以及俄罗斯新政治战略等一系列事关俄罗斯发展道路全局的问题作出明确的系统性回应。

为了在2012年大选中占得先机，首先需要阐明对这些问题的观点。普京在《消息报》头版头条发表的第一篇竞选文章《俄罗斯集中精力：我们要应对的各种挑战》中明确提出，当今时代处于“世界发展的新阶段”。这个时代背景的基本特点是：其一，世界遇到了系统性危机，处于全球转型的结构性进程，向新的文化、经济、技术和地缘政治时代过渡。其二，“单极世界”已经没有能力维护全球稳定，而新的实力中心尚未形成。这就是普京对当今时代的基本判断。

第二，发展新阶段。时代背景决定发展阶段。普京认为，在这样一个全球大转型的时代，俄罗斯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普京本人将苏联解体

^①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кризис в России и возможные механизмы его развития. http://www.csr.ru/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307:2011-03-28-16-38-10&catid=52:2010-05-03-17-49-10&Itemid=219&lang=ru

以来俄罗斯发展的前 20 年定义为：“俄罗斯的重建时期”和“俄罗斯发展的后苏联阶段”；把俄罗斯发展的未来 10 年定义为全面发展的新阶段，其核心是在全球大转型的时代背景下建立国家新基础和新素质。俄罗斯必须依靠自身的文明模式、历史地理及文化基因发挥应有的作用，实行新经济，制定大规模社会保障计划。大选期间普京围绕上述思想撰写了 7 篇文献进行了充分论证。

客观地看，苏联解体后俄罗斯 20 年的发展进程可以分为三个特点鲜明的阶段：叶利钦时期是大破、大立和大动荡的时期；普京前八年是调整、恢复和实现稳定的时期；“梅普组合”时期是应对经济危机、开启全面现代化进程的时期。现在，俄罗斯面临新的发展阶段。新的发展阶段与时代背景紧密相联。

第三，政治新特点。明确新发展阶段的政治效果，是回应了俄罗斯社会政治改革的呼声。政权是执政者的命脉。政治领导人首先关心自己执政的根基是否稳定。没有政权稳定，执政者的一切改革设想均无从谈起。因此，普京要想当选总统，首先需要对这样的社会情绪作出回应。同时普京本人也是俄罗斯坚定务实的改革派，而不是所谓的保守派，因而普京的治国理念与时俱进，能够随着俄罗斯发展阶段的变化而进行调整。概括起来说，选举前出现的变动与梅德韦杰夫全面现代化理念对于俄罗斯政治生态的影响紧密相连，选举后即将出现的变化与俄罗斯发展阶段的新特点和新要求互为影响。

苏联解体后的二十年来，俄罗斯已经建立了民主共和的政治制度和市场经济的经济制度。虽然是不完善的，但却是不可逆转的。俄罗斯就经济结构、人口状况、管理效率、技术装备、腐败治理等指标来看，还存在严重的困难和潜在的危机。普京曾经用手动挡和自动挡来比喻集权和分权治理的特点。在普京前八年重建国家权威、实现国家统一的政治和法律空间阶段，俄罗斯的确需要集中优化政治资源。但是，当前俄罗斯的形势发生了变化，俄罗斯的发展道路进入了新的阶段，需要新的调整。新阶段的调整方向是：提高政治竞争性，重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打破别斯兰人质事件后俄罗斯业已形成的政治单一性结构，为实现创新经济的强国战略奠定坚实的机制基础。

三、当前发展道路问题的实质

在政治转型的基本路径方面，是选择以国家为中心还是选择以社会为中心，普京在前十二年已经作出了回答。从大选前发表的七篇竞选文献看，未来普京会继续坚持以国家为中心的政治转型路径。也就是说，从目前来看，权威主义政治依然是未来一个时期俄罗斯的主要政治形态。俄罗斯历史上发展的常态是利用强有力的国家机构和行政手段，推动国家的发展与进步。国家及其领导人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政治阶层通过强力来维持对国内的控制，本来就是俄国历史上政治演变的常态。这是俄罗斯政治转型的一种路径依赖。但是，当前这种政治体系的官僚集权特征，因为缺乏现代化改革的动力，必将严重制约俄罗斯现代化的有序进行。所以，在坚持以国家为中心的转型路径的基础上，在新阶段，普京治国理念调整的重点在于：只有政治改革取得成效才能促进政党现代化取得进展。同时，统一俄罗斯党以及其他代表不同阶层的政治团队真正实现了政党现代化，俄罗斯才能够把社会的各个部分、各民族的公民、各种不同的团体以及享有广泛权限的各地区都团结为一个政治整体，普京的强国梦才能实现。

从这个角度来看，加强政治竞争性是新阶段的新特点，其实质是俄罗斯新权威主义政体的改革问题。如何界定俄罗斯的政体，历来众说纷纭。俄罗斯学者布宁认为，俄国内对发展道路的认识分为保守派和现代派。前者主张普京的方针不能变，政治稳定仍然是第一位的；后者则强调应当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引入竞争，以便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要稳定还是求发展？保守派主张固化所推行的普京方针，必须确保其不变性。这一派的立场很明确：俄罗斯需要实行动员模式，有意识地限制政治竞争，在对外政策上保持强硬姿态。这有利于把政治风险降低到最低程度。保守派的逻辑认为，最重要成果是稳定。但目前俄罗斯已到了维持原状可能阻碍现代化发展的时期。现代派是现代化的积极倡导者。他们认为，国家各领域的成功发展，同国家管理、政治和经济体制发展能否上升到一个崭新的水平息息相关。现代化需要更加富有

竞争力的政治和经济空间，只有这样才能更大地推动经济的发展。^①从普京的竞选过程看，普京既强调了政治稳定，又突出了政策变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围绕国家发展道路的讨论表现出两大原则性的思想立场。在政治领域形成了两大阵营：激进自由派和温和保守派。激进改革阵营的发起者是梅德韦杰夫团队的德沃尔科维奇和现代发展研究所所长尤尔根斯。激进派的主张很简单：现代化应触及俄罗斯社会的方方面面，重点是为个人的创造性自我实现提供一切机会。他们认为，达到这一目标的途径是推行大规模的政治改革，为政治和经济竞争创造条件，实现绝对的媒体自由，而这将会成为清除官僚主义壁垒和限制垄断者的有效手段。温和保守派则一直没有停止对倒退回 90 年代的危险发出警告。他们的旗手被认为是苏尔科夫和索比亚宁。保守派的主张更为简单：革新应当一步步来，以避免可能发生的国家崩溃。代替激进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应当是点状、逐步地改变政治体制。2011 年 11 月 27 日，统一俄罗斯党正式提名普京为参选总统候选人。普京在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说，应本着改良、谨慎和负责任的原则发展国家政治体系。他说：“对于俄罗斯及其动荡和革命的历史来说，这极为重要。当然，这是基于民主原则的。因此对我们来说，任何政治变革都极其需要渐进性、稳定性和延续性。”^②

新权威主义的主要含义，是指国家经济中的市场关系和政治民主应在主张全面现代化的强有力的政权的鼓励下逐步成熟起来。新权威主义同旧权威主义具有本质的区别。旧权威主义是一种在封闭循环下运营的政体。在这种政体下，强有力的政权将被经济和社会中日益增长的矛盾所破坏和摧毁，随之而产生的骚动和混乱又将被新的强有力的政权平定。新权威主义的目标不是追求自身的永垂不朽，而是统筹社会发展，最终为社会民主的、但是和平的渐进的改革创造条件。实现新权威主义的中心思想，即在国家权力的调节下发展市场关系和自由主义经济，这具有决定性的意义。^③根据这一概念性

① Игорь Бунин. От «ручн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 к развитым институтам. <http://www.Polit.com.ru/6462.html>

② Анклавная модернизация-Российские консерваторы, кажется, берут верх//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26 мая 2010г.

③ Кузык Б.Н., Титаренко М.Л. Китай-Россия 2050: стратегия соразвития. М., 2006.С.33.

的判断,结合俄罗斯政治转轨的历史进程,尤其是普京执政以来的执政理念,可以认为,俄罗斯的政体是新权威主义下的宪政民主体制。

新权威主义政体是介于民主政治和专制体制之间的一种较为温和的过渡形式。作为后发展国家现代化初级阶段的政治选择,新权威主义的要旨在于通过强制性的政治整合维持社会秩序,以达到发展经济、促进社会进步的目的。作为一种政治实践,新权威主义的优势在于它提供了一种社会变迁过程的可控性,其特点是实行经济发展优先战略,以民族主义聚合社会共识;低度政治参与,以精英主义的行政权力结构作为权威统治的基础;强调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其合法性基础立足于经济绩效。在低度政治参与条件下,新权威主义政体的政治稳定,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对大众传媒、集会、结社等公共领域的控制,以及执政党对各级政权、选举过程的有效掌控来实现的。这种低参与度的体制有助于保证改革启动期所需要的政治稳定,然而却也无法避免权力配置封闭性所造成的政治腐败和权力失范。新权威主义政体无疑对这些内生性矛盾缺乏自我调节能力。社会结构深层次矛盾如果持续积累,就会极大地削弱大众对社会体制的政治认同,从而造成转型时期的政治合法性危机。^①

布宁认为,由于制度的不稳定性上升,只对方针稍做修正继续沿着原有发展道路前进的可能越来越小。^②俄罗斯今后一个时期必须恢复民众对政治体系的信任,缓和社会冲突和政治对立,通过推行经济改革和负责任的经济政策确保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推动建立充满活力和竞争性的政治模式。^③俄罗斯经济具有寻租特性,同时总统权力过大,在缺乏足够的制约和平衡的情况下,这会导致行政体系的腐败。如果这一体制保持不变,将不利于民众恢复对当局的信任。因此,必须加强制衡,总统和议会的职能需要重新分配。首先要采取措施,恢复俄罗斯不同政治机构之间的权力平衡,有意识地加强议会和政府的作用,对总统的权力加以限制。这并不是说要大规模修改宪法,

① 李炳烁:“新权威主义、立宪政体与东亚法治转型”,《法制与社会发展》,2009年第2期。

② Игорь Бунин. Кризис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социаль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измерение. <http://www.politcom.ru/7573.html>

③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кризис в России и возможные механизмы его развития.

将俄罗斯变成一个议会制共和国，而是要采取一些起码但却坚定的举措，来减少总统和总统办公厅对政府的政治干预，同时加强政府对议会的责任。比如可以将议会多数派组阁的原则确定下来，并且限制总统对组阁过程的干涉。^①

加强政治竞争性的具体方向已经在 2011 年 12 月 22 日的总统国情咨文中得到了体现。执政当局明确提出了全面实行政治体系改革的建议，其内容主要包括直选各地区行政长官、简化政党注册手续以及降低总统选举候选人登记门槛、改变国家杜马组成原则等。12 月 23 日，梅德韦杰夫就向国家杜马提交了有关政党登记和总统候选人提名的两项法律草案，其中包括将组建政党的最低人数要求由目前的 4.5 万人降低至 500 人，取消关于政党各地区分部的成员最低人数限制以及至少在半数联邦主体拥有分部的要求。另外，政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和独立参选人的征集签名的数量大幅度减少，独立候选人为 30 万人，议会外政党候选人为 10 万人，同时取消政党需要征集签名才能参加国家杜马选举的规定。2012 年 1 月 16 日，梅德韦杰夫又提交了地方直选的法案。该法案草案规定，地方行政长官直选的途径之一是政党推选候选人。没有规定必须是进入地方议会的政党才有权推选，只要在司法部注册的政党都可以，但政党候选人需要和总统协商。途经二是自我推举，但签名人数和程序需要地方法律规范。而且，总统认为其渎职或不能解决利益冲突就可以解除其职务。

上述举措涉及政治运行机制，其政治效果是增强了政治活力，加强了政治竞争性。但是也要看到，普京治国理念的两个基本点没有变化。第一，国家主义没有变。普京依然坚持以国家为中心的发展模式。第二，国家权力结构没有变。只要不从宪法上根本改变立法机构与行政机构的权限划分，那么俄罗斯基本的宪政制度不会出现实质性变化，依然是威权主义政体，强总统弱议会的特点没有变。

在民主国家中，自由公正的选举、有效的政治参与、严密的制衡监督和完善的竞争机制是政府合法性的来源。既然政府的合法性建立在这些机制之上，那么，政治危机、社会危机乃至经济危机就可以通过民意政治的表达来

^①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кризис в России и возможные механизмы его развития.

舒缓，通过政府的更迭来解决。但是，这些危机只是对政府合法性的挑战，不存在对宪政制度政体的挑战。民主国家的政体不担心利益多元化和政治多样性。所谓政府危机不会转化为宪政制度的危机。政府首脑可以走马灯式地轮流换，但对政体无碍。而在后发国家中，在民主化的初期阶段，一般采取威权主义政体，信奉国家主义。这种政体以及其政府的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政绩上。一旦出现危机，其合法性就受到挑战，而且民意政治的矛头直指其宪政制度本身。俄罗斯就是一个例子。反普京的体制内和体制外力量矛头直指国家权力体制本身，认为其制衡机制形同虚设，政治参与固化僵化。普京道路和普京模式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其实质是公民社会对威权主义国家的反抗，因为宪政制度与政府合法性是两个概念。所以，普京再次执政后，变革与调整是需要的，而且是必需的，尤其在宪政体制方面。未来普京难以继续延续集中优化政治资源以实现经济发展的老路。不改变还会出现反抗。而且，宪政体制本身的改革，会引起所有权和政权关系的调整，经济领域积重难返的一些问题会得到解决，如离岸经济等。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是互为影响，互为作用的。

然而，宪政制度的改革必然面临权力与资本的关系问题。随着叶利钦时代俄罗斯商界寡头们的衰败，普京时代的“政府”寡头们崭露头角。原因之一，普京在努力重树政府影响力时喜欢重用他信赖的熟人或前克格勃同事。普京奉行的政策是：利用国有企业重新确立克里姆林宫对战略资产的控制。正如 90 年代寡头的崛起一样，国有企业及其董事发挥的影响越来越大。普京推行的新经济模式是在更大程度上受政府指导的资本主义。大多数分析人士一致认为，普京扫除 90 年代寡头的影响是正确的，这些寡头扭曲了竞争，破坏了俄罗斯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普京没有通过稳定的法治体系将政治利益与商业利益分开，却缔造了一个政治关系广泛的新商人阶层。俄罗斯有可能陷入财产重新分配和寡头阶层不断变化的恶性循环。^①而且，普京如何处理体制内强力派和自由派之间的利益关系也需要平衡。自由派人士与强力部门并非不能共存，其利益并不是零和博弈。如果说自由派将巩固自上

^① Neil Buckley, Arkady Ostrovsky, “Back in business: how Putin’s allies are turning Russia into a corporate state”, *Financial Times*, June 19, 2006.

而下的联邦体制视为推行市场改革的手段，那么强力派更倾向于绝对化的行政手段，他们在强国富民的目标上可以找到共同的利益。但是，国家治理的一个关键性命题是：要想提高行政效率，就必须变革行政系统的运作规则。普京团队内的各派政治力量是否还能在发展道路的新阶段达成一致，值得观察。就这个层面而言，可以说，由于受限于自己的政治哲学观和战略观，普京本人不仅成了俄罗斯官僚体系的人质，而且还在实际上成了这一体系的维护者。离开比留下还难，是普京始终在位的真实写照。既得利益集团的官僚阶层根本不可能允许普京离开。

四、发展道路面临的挑战

第一，是否改变国家资本主义模式。普京坚持控制战略资产的理念没有变。和梅德韦杰夫的主张有区别，普京认为国家集团公司不能半途而废。^① 每个国家集团公司都有一部专门的联邦法律，通过立法的形式予以建立，号称是对所有权制度的重大创新。国家集团公司是普京第二任期的大手笔，得意之作。原来的设想是很好的：既可以把盈利的石油资本转化为科技创新的资本，又可以担负起一定的社会功能，起到调节社会政策的作用。它被联邦法律赋予既可以不接受税务检查，又可以不上缴利润的权利。国家集团公司在实际运行中出现了很多问题。就像梅德韦杰夫所说的，在国家公司，起作用的不是市场法则，而是人为的管理原则，造成效率低下等问题，经营和投资的积极性都不高，最终可能使整个俄罗斯经济失去竞争力。所以，可以这样认为：国家集团公司之所以引起广泛关注，归根到底还是因为它体现了俄罗斯研究中的基础性问题——如何处理所有权和政权的关系问题，如何处理政权体系与创新经济的关系问题，本质上是俄罗斯发展道路的问题。

普京没有承认过国家资本主义。上次大选前，2007年12月，普京在会见工商会人士时就明确表示过，俄罗斯不会实行国家资本主义。2011年6月，梅德韦杰夫在圣彼得堡经济论坛上也表示，俄罗斯不会建立国家资本主

^① Нам нужна новая экономика. http://www.vedomosti.ru/politics/news/1488145/o_nashih_ekonomicheskikh_zadachah

义，加强国家在经济中作用的发展阶段已成为过去，这条路已走到了尽头。梅德韦杰夫刚讲完，正在法国访问的普京马上在巴黎的记者招待会上附和，表示这是梅普两人的共识。说归说，做归做。听其言，观其行。普京实际上还是认可国家资本主义的，并在经济政策上坚持这一理念。换句话说，普京是一个坚定的国家主义者。国家主义相信国家干预是解决政治问题与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为恰当的手段。这一观点为一种深层次和不容置疑的信念所支撑，即认为国家是能够组织集体行动和实现共同目标的机制。国家主义最明显地反映在对经济生活的管制与控制方面。新的发展阶段，俄罗斯的国家资本主义会向社会资本主义转变吗？

第二，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如何协调。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俄罗斯一直致力于解决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如何协调的问题，探索什么样的国有经济结构符合俄罗斯的战略任务。国家、市场与企业三者关系是构成经济发展道路和模式的首要问题。如何安排、协调和优化三者关系，是经济制度和经济调控机制的核心。

普京一方面表示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毋庸置疑，另一方面却表示，需要减少国家在经济中的存在，俄罗斯不会发展国家资本主义。那么，这是不是说明在俄罗斯经济模式中，国家、市场与企业三者关系依然没有解决？经济调控机制的核心问题解决不了，又如何实现新经济？进一步看，普京提出的“新经济”和梅德韦杰夫提倡的“经济现代化”之间的区别，实际上反映了不同发展道路的选择。梅德韦杰夫是把经济发展与政治改革紧密相联，认为不实现社会思想多样性及利益多元化，创新发展还是行不通。而普京仅指出商业环境的恶化及系统性腐败的问题，更多的是纠结于经济政策本身，包括如何吸引外资，如何实现技术创新等。

俄罗斯国内学者认为，国家与市场关系的协调有三种方案。第一种是集中管理方案：像现在一样，保持国家对经济进程的主导作用。这指的是国家直接扶持企业和采取贸易保护政策，希望借以限制危机造成的消极社会影响。但这种方案将维持危机前那种缺乏效率的经济体制，摆脱危机将变得长期而缓慢。第二种方案是完全放开经济。国家应该放弃对其调控，放弃支持某些企业和公司并降低税率。这样做将在摆脱危机时建立起一个更有竞争力

的经济体，并减少腐败的发生。但这种选择的危险也很大——可能会导致企业大规模破产、失业人口增加和失去整个行业。第三种方案结合了集中管理和自由放开两种模式——国家扶持和国家局部调控并存，向企业提供更多自由。在管理和自由分配得当的情况下，这种方法可以维持生产和就业水平，但它要求国家监管者具有高超的管理水平。^①新普京时代俄罗斯会选择哪种治理方案呢？

第三，统一俄罗斯党的政党现代化如何实现。普京治国理念中有一个基本点：一个强大的政党对于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稳定和发展至关重要。本来，2008 年以来历次代表大会上，普京都表达了统一俄罗斯党要肩负起实行有效的社会制度变革、建立一个支撑社会现代化变迁的制度框架的历史重任。但是，在国家杜马选举中，统一俄罗斯党遭受重创。

实际上，对于俄罗斯政治而言，总统集权制与政党制度的成熟存在一定的矛盾。俄罗斯当前这种总统制为核心的管理模式，需要一个政权党，但这个政权党可以不是统俄党。国家杜马选举后，针对社会主要政治力量对统一俄罗斯党的指责，普京积极参加全俄人民阵线的活动，有意拉开与统一俄罗斯党的距离。超政党机制——全俄人民阵线与政权党统一俄罗斯党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呢？普京表示，全俄人民阵线将属于不同政治力量和社会组织的精英组织起来共同参与决策，以实现精英团队的稳定。这对统俄党的影响是什么呢？

从某种意义上看，俄罗斯反腐与发展道路之间的关系陷入了一种囚徒困境的两难境地。创新型发展模式已经被普京团队提升到事关俄罗斯民族生死存亡的战略高度，俄罗斯的发展前景舍此无他。然而，这种发展模式需要建立相应的政治治理体制。延续俄罗斯现有的官僚集团政治体制，反腐就治标不治本，创新型发展模式也难以实现；建立一种公开透明的新的公共管理的治理模式，创新型发展前景光明，反腐也可触及实质，但对现有政治体系是一种本质转变，官僚利益集团将会本能地反抗，俄罗斯政治局势就有可能出现动荡。而政权恰恰是执政者首要的核心利益，普京团队很难冒此政治风险。

^① Андрей Долгих. Что советуют президенту-Ведущие экономисты разработали три сценария выхода из кризиса. <http://www.newizv.ru/economics/2009-02-10/105460-что-советуют-президенту.html>

第四，如何实现行政管理模式的改变。在本次国家杜马选举之后，统俄党一党主导的政党格局得以改变。应该看到，这是政治转型中很正常的进程。普京执政当局和统俄党的根本应对之策就是顺应这种发展。俄罗斯社会在稳定期过后，分散权力的倾向将会加剧。集权管理模式将逐步转变为更加温和并富有弹性的管理方式，这将导致政治体系的复杂化。

社会发展的需要和社会情绪的变化，将导致未来十年内俄罗斯反对党逐步壮大和政治竞争逐渐增强。这实际上为俄罗斯的政治发展提供了一个契机，就是只要俄罗斯的分权举措依靠相应的成熟机制，即便由反对党上台执政，俄罗斯政治体制的变化是调整性的而不会发生灾难性的变化。完成俄罗斯这一分权任务和政治妥协文化中联盟文化的建设，既是普京执政当局和统俄党的任务，也是俄罗斯政治发展的需要。

梅德韦杰夫已经指出，社会多样性是个人、团体和民族发展的关键因素，已开始影响民主国家的发展。在社会多样化的时代，国家不应当是直线型的，而应当是多样化和复杂的。它应当有各种分支体系，能够与各社会阶层、各社会集团，包括与很小的团体进行交流。国家应当使自己适应现代生活，保护和发展社会的多样性。^①2012年3月1日，有效政策基金会主席帕夫洛夫斯基认为，在总统选举结束以后，俄罗斯的一切都将同过去10年来大不一样。过去10年，俄罗斯实行的是一种建立在个人超凡性基础上的独特的君主政体。现在需要进行某种自我限制，组建某种同盟或联盟，否则将难以管理。^②从戈尔巴乔夫时期起，俄罗斯实行的主要是一种领袖型民主机制。现在普京想超越这种机制。这样，俄罗斯就会逐渐出现一个新的体制模式，总统权力会被分开。因为普京意识到，领袖型民主的缺陷在于，领袖必须依靠一个利益集团，而形成某种利益集团显然不利于长期战略的发展。普京虽然想建立新的模式，但是在目前条件下又要依靠新官僚集团，因此很困难，只好提出建立在依靠人民基础上的长期战略。俄罗斯政权发展的趋势是：从领袖型民主过渡到权力制衡的制度，从解决实际问题 and 短期问题过渡到实现长

① Дмитрий Медведев выступил на пленарном заседании Мировог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форума. 8 сентября 2011 года, 15:00 Ярославль. <http://www.kremlin.ru/transcripts/12612>

② Павловский: Путин придет во власть без прежней харизмы. <http://www.mk.ru/politics/news/2012/02/29/676784-pavlovskiy-putin-pridet-vo-vlast-bez-prezhney-harizmyi.html>

期发展战略。

第五，如何应对民意政治的新挑战。虽然繁荣和自由之间没有明确的关联，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出现一个稳定的要求拥有更大发言权的中产阶层后，民主程度通常会随之加深。这一观点对于俄罗斯当前现状来说也是适用的。

首先，俄罗斯政治生活要避免出现“乌克兰化”，即政治反对派利用经济平民主义来获取广泛支持，而这种方法会对国家经济产生毁灭性的打击。事态发展很可能是，伴随着政治体系稳定性的降低，在经济和政治生活中将经常不断地出现危机。如今在俄罗斯，贫困人口的比例已下降到不足 15%，在莫斯科已不足 10%。莫斯科和其他大城市形成了庞大的中产阶级，他们的消费标准接近西欧。平民主义的再分配政策不符合他们的利益。俄罗斯社会正在向后工业社会迈进，虽然这一进程并不平顺。在后工业社会，人数众多的中产阶级是稳定的民主体制的基石。不过，后工业社会的中产阶级远不像当前俄罗斯社会那样认同旨在重新分配财富的民粹主义，因为民粹主义会降低自由竞争的政治体系的稳定性及其确保经济发展的能力。^①

其次，照顾大城市中产阶级的利益。据俄罗斯战略研究中心估计，中产阶级在莫斯科占到总人口的 40%，在其他城市大约占 30%。这是一个相当大的选民群体。这一群体在权力机构中实际上没有自己的代表。中产阶级不仅人数相当多，而且是俄罗斯社会中素质最高的一个阶层。中产阶级与当局的全面对立面体现为一方面不参加选举，另一方面又非常积极地投身于反对当局的宣传战之中。这种对立充分表明，国家当前的政治方针是不正确的，占据领导地位的政治力量需要更新换代。近 10 年来中产阶级的观点被公然忽视，这是俄罗斯当权者的一个重大政治错误。^②

第三，除了中产阶层崛起的因素之外，梳理这几年的社会发展历程，2010 年 7—8 月，俄罗斯发生森林大火事件有重要的社会影响。当时政府救援不力，但数以万计的老百姓自发组织起来参与救火。主要不是依靠政府人员，而主要靠老百姓自己救火成功。这让民众意识到：我们自己可以实现自我管

①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кризис в России и возможные механизмы его развития.

② Там же.

理。公民社会的意识觉醒了。这几年类似的社会事件对于国民心态的影响潜移默化。2011年9月24日，梅普两人的“王车易位”一下子成了导火索，反而点燃了俄罗斯民众的热情。俄罗斯老百姓对于密室约定不陌生，失望的情绪在俄罗斯民众中弥漫。求新求变的一代已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经济和政治的明显退化，使得人们越来越不满。于是，民众对执政当局的态度有了质的改变。^①

第六，如何兑现社会承诺。俄罗斯要在2012年将赤字削减至2.9%，并在2015年达到预算平衡，看起来，普京似乎是要采取紧缩财政的政策了。但现在宣布了雄心勃勃的社会保障计划。本来2020年前23万亿卢布更新军备的计划已经让预算不堪重负，加上社保计划，可以说实际上采取的是大规模财政扩张政策。应该采取的方针与实际执行的政策是不是有矛盾？

选举期间，普京的竞选团队一再表示普京守信用，从来不会给出任何没有具体资源支撑的轻率诺言。那么普京要实行的国防和社会领域的改革，有没有可能导致库德林所担心的预算风险？会不会波及整个国家经济？一头是大选，是选票，是义务，一头是应该采取的谨慎财政政策，再加上近年来激增的内债问题，普京该怎么办？

此外，俄罗斯政治转型与石油资源之间存在着特殊的联动关系。很多研究表明，在俄罗斯，变革和油价之间相互作用。当油价下跌时，人们希望国家在政治上走向开放以促进发展，至少政府应立即出台鼓励俄罗斯将目光投向石油业之外、实现多领域创收的政策。而当油价上升时，变革的压力就有所缓解。一项坐等此次衰退结束的经济战略又开始成形。这成了一个走不出的政治怪圈。甚至有学者开始从转型的角度来研究资源民族主义与民主化之间的关系，指出民主在过去三十年取得了长足进步，然而，这一时期新生的民主政府几乎都是那些贫油国，这些国家实现民主的概率远高于盛产石油的国家。石油财富导致极权主义、经济动荡、腐败和暴力冲突。

第七，国际战略的调整。在2011年10月3日的文章《欧亚大陆新一体化计划》中，普京对俄罗斯的国家定位已经明确：第一，与欧盟、美国、中国、亚太经合组织一起，俄罗斯要成为当代世界多极中的一极；第二，俄

^① Дмитрий Камышев. Дуэт и толпа. <http://kommersant.ru/doc/1610632>

斯的这一极要发挥欧洲与亚太地区有效的纽带作用。如何实现这一国家定位呢？在 2007 年的《对外政策概论》和 2008 年的《对外政策构想》中都明确指出，俄罗斯外交的优先次序为：独联体地区、欧洲、美加、亚太、中东与北非、拉美与加勒比。2011 年 10 月关于欧亚联盟的文献谈到对独联体的政策，表明与独联体国家发展多边合作，从来都是俄罗斯外交政策的优先方向。而市场原则则是处理独联体地区政策的一个重要条件，在这种条件下发展平等的相互关系，并作为推动和巩固新的一体化的客观前提。

从 2012 年 2 月 27 日普京第 7 篇竞选文献“俄罗斯与不断变化的世界”来看，所提的一系列热点问题，如阿富汗、伊朗、阿拉伯之春等，都与俄罗斯南部安全问题有关。其次谈到了与东方尤其是与中国的合作。最后谈到了与西方即欧洲和美国的关系。论述次序有所变化。经济外交单列则一直未变。近期的拉脱维亚俄语地位问题放在了外交的人道主义方向中进行论述。文化一文明的资源在俄罗斯外交战略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

当然，普京不是反西方派。普京不亲美，但也不是反美。普京是个现实主义者。普京也从来没有掩饰过对美国政治结构的喜爱。政治多样性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在选举前的这段时间里，反西方可以视为是政治斗争的工具。希望与美国建立全面的合作关系，则是俄罗斯对美政策不变的基本理念。

五、关于发展道路的思考

第一，如何看待俄罗斯的民主。首先，俄罗斯不是有无民主的问题。民主进程在俄罗斯已经不可逆转。其次，俄罗斯民主的问题可以从观念与制度两个层面来看。国民心态的改变、民意政治的发展、传统文化基因与现代性的结合等，这是观念层面。参与机制、竞争机制、制衡机制与法治机制，这是民主制度的四大基石，俄罗斯必须调整与改革，这是制度层面。政党制度、选举制度和国家杜马制度的改革都属于宪政制度的范畴。恰恰由于宪法在制度设计上的缺陷造成了普京式威权主义游走在宪法边缘。再次，民主作为政治价值已经得到普遍承认，民主化是世界潮流。

梅德韦杰夫认为，俄罗斯民主发展有三大困难：一是经济方面的困难，二是上世纪 90 年代的政治问题，三是公民对个人责任和政治制度固有的“疾

患”尚未做好准备。叶利钦改革时期，人们混淆了民主和幸福的概念。民主带着负面标签存在了几十年，直到现在情况才开始好转。^①按照梅德韦杰夫的观点，俄罗斯长达千年处于非民主发展时期。民主总共只有 20 年，而且还存在特定的一些根本性问题。一是在转型初期，大多数公民不具有在市场条件下生活的素养，谋生为主，民主仅限于投票；二是精英学会了选举民主，建立了保障掌握政权的机制，一旦出现缺陷，且威权主义抬头；三是最大的困难是民众总体上还没有准备好接受完整意义上的民主，没有准备好参与政治进程；四是受历史传统的影响。

第二，如何看待发展道路的间断性。理解俄罗斯，认识俄罗斯的发展道路，这是分析俄罗斯问题的前提。当然，这不等于说我们作为局外人就认这条发展道路。对俄罗斯发展道路的理解和评价是两个问题。即便是理解，这种理解也可以称之为“同情之理解”。因为俄罗斯越走上它所熟悉的发展轨道，就越有可能再次出现俄罗斯历史上的钟摆式发展的兴衰规律。

间断性是俄罗斯历史的特点。比如，俄国历史上亚历山大一世自由化改革的努力功亏一篑。尼古拉一世时代踏着十二月党人的鲜血开始，俄国再次错过了思想启蒙的历史时机。乌瓦罗夫提出“东正教、专制制度、人民性”三位一体的“官方人民性”理论，其中专制制度是核心，东正教是它的精神支柱，人民性是指笃信上帝、忠于沙皇、服从地主。控制性，一直是俄罗斯政权的主要特色。但是当前调整与变革成为普京团队的唯一选择，那么未来俄罗斯还会重复别尔嘉耶夫说的间断性吗？有没有可能再次出现俄罗斯历史上钟摆式发展的兴衰规律？

从更深层次看，俄罗斯的发展道路究竟有没有目标？2008 年 4 月 29 日，梅德韦杰夫说：“我们仍然站在十字路口，不知道往西走还是往东走。作为幅员如此辽阔和重要的大国，我们可以采取务实和自给的立场，即选择俄罗斯自己的发展道路。”^②在 1991 年的“天鹅绒革命”之后，为何俄罗斯的政

① Алексей Калабанов. Модернизация поручена бесстрашному народу. <http://www.utro.ru/articles/2010/09/10/921450.shtml>

② «Мы продолжаем стоять на распутье», За неделю до инаугурации Дмитрий Медведев рассказал о своих планах, 30 Апреля 2008 г. <http://www.newizv.ru/politics/2008-04-30/89547-my-prodolzhaem-stojat-na-raspute.html>

治进程与中东欧国家有所不同？原因在于，在波兰、匈牙利、捷克以及其他国家中，“摆脱苏联”的效应一开始就在发挥作用。虽然这种效应在遭遇了市场经济的严酷现实后很快消失，但却足以支撑国家渡过开始阶段最痛苦的“过渡时期”。例如，虽然波兰社会对莱谢克·巴尔采罗维奇的“休克疗法”并无多大热情，但最终还是同意接受。而假如是一个共产党政府采取类似的措施，必将引发大规模的抗议行动。而在俄罗斯，这种效应更加短暂，作为俄罗斯帝国地缘政治继承者的苏联刚一解体，这种效应就结束了。俄罗斯与中东欧国家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区别——俄罗斯没有欧洲这样一个未来的目标，而欧洲正是中东欧国家的一个共同理想。^①

俄罗斯在发展道路上面临的困惑，说到底还是反映了如何把民主的价值观同俄罗斯的国情有机结合的问题。这实际上触及到俄罗斯发展的很多战略性问题：现代化是俄罗斯崛起的必要过程还是权宜之计？要解决的问题是历史的还是现实的？俄罗斯为什么始终落后于西方？俄罗斯赶超西方、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历史教训是什么？现代化在俄罗斯历史上的意义是什么？如何应对现代化，怎样实现现代化，这是认识和理解俄罗斯的一条线索。

第三，如何在俄国历史中理解历史俄国。金刚石和石墨，分子结构一样，但是因为排列组合不同，导致其质地有天壤之别。是不是应该准确细致地研究一下俄罗斯的斯拉夫文化？它为什么在不同时期会出现帝俄文明、苏维埃文明？它们也是同素异形体，但究竟由哪些因子构成？分别可以起什么作用？当代俄罗斯政治又是其中哪些因子在起作用？

从 862 年开始，俄国只经历了两个王朝：留里克王朝和罗曼诺夫王朝。留里克王朝还是因为 1598 年最后一位沙皇死后绝嗣，无人承继大统才导致王朝变更，而在罗曼诺夫王朝之前还出现过伪沙皇。从 862 年到 1917 年，一千多年间俄罗斯总共经历了两个王朝，这对俄罗斯政治文化和传统有什么影响？

罗斯受洗以后，法兰克帝国和拜占庭帝国一直在争夺在斯拉夫国家中间的影响。斯拉夫国家从两个不同的文化中心，即拉丁西方和拜占庭东方接受基督教，才出现了彼此间不同的文化差异。1054 年随着东西教会的分裂，

^① Алексей Макаркин. Август-91: 20 лет спустя. <http://www.politcom.ru/12416.html>

斯拉夫文明自然而然地被分为两个文明区——西方天主教文明区和拜占庭东正教文明区。鞑靼蒙古的入侵，只是给罗斯带来了亚洲文化，但是罗斯文化的主流仍然是拜占庭文化，而且由于斯拉夫文明属于自然分裂，才导致罗斯文明的传统一直是反西方的。东北罗斯统一于莫斯科后，继续这一逻辑，自己拒绝了西方文化的影响，这样，稍后 16 世纪的文艺复兴便未能影响俄罗斯。这对俄罗斯政治文化和传统的影响又是什么？对俄罗斯的国家身份认定有何影响？

斯拉夫国家接受基督教的顺序和方式不同，比如大摩拉维亚国是从法兰克帝国接受基督教，而罗斯受洗是 988 年从拜占庭帝国接受基督教。这直接导致后来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等成为拉丁西方文化区，而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等成为拜占庭东方文化区。拉丁西方文化区的国家成为斯拉夫天主教国家，始终倾向于加强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因此，它们从历史上就一直在进行西方化的过程。而拜占庭东方文化区的国家成为斯拉夫东正教国家，拜占庭化的过程是与反西方化相辅相成的。因为欧洲基督教分裂为西方和拜占庭两个文明区后本来就互相争斗，斯拉夫国家分别受这两个文化区影响，自然也就在文化上分裂了。16 世纪以后，欧洲的国际秩序和近代性取代了东方的朝贡秩序和传统性。欧洲开始出现构建民族国家的要素。最终，主权概念形成于 17 世纪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欧洲民族国家正式形成。俄罗斯是否与这一进程同步？俄国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形成于何时？是形成于伊凡四世吗？灭掉喀山汗国是标志性事件吗？这种不同步对俄罗斯文明的影响又是什么？

六、发展道路的前景

如何看待俄罗斯的发展前景。我们可以理解俄罗斯的大节，却难以猜透俄罗斯的细节。就对俄罗斯未来展望而言，俄罗斯的问题非常复杂，尤其细节问题很难用理智来分析，未来俄罗斯一切皆有可能。

其一，政治体制的前景。就内部因素而言，按照普京的说法，俄罗斯 10 年来已建立起西方所谓的中产阶级。中产阶级是有能力选择政策的人。

中产阶级已开始切实表达自己在各个方面的诉求。1998 年中产阶级不到苏联后期人口的 5%-10%。现在, 据各种估计, 中产阶级已占人口的 20%-30%。这些人的收入是 1990 年平均工资的 3 倍。中产阶级还应继续壮大, 变成俄罗斯社会的大多数。^①

在中产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 公民意识已经觉醒的社会背景下, 未来俄罗斯能否形成一种制度活力, 形成有效的纠错机制, 对于避免社会动荡乃至社会危机至关重要。这种活力体现在: 当俄罗斯社会矛盾尖锐化到一定程度时, 俄罗斯政治体制调整乏力时, 体制外各种力量能否很顺利地直接参与, 推动更加根本性的改革。但是, 从目前来看, 普京依然坚持以国家为中心的发展路径。政治稳定度越高, 自由度越少; 经济发展越追求政府主导的高速度, 经济质量反而越来越低。只追求政权效应, 不考虑所有权效应, 会不会让这条发展道路潜力越来越小?

其二, 对外战略的前景。当前在大国关系中, 俄美关系要好于中美关系, 中美矛盾超越俄美矛盾。俄罗斯的国际环境比中国要好。同时, 美国外交分为内向型和外向型, 轮换交替。内向型时期内美国集中力量解决国内的社会问题, 一般延续 21 年, 被视为历史规律。如果这一规律成立, 美国现处于外交内向型的周期。^②这一时期美国对外战略的外向性会降低。俄罗斯不失时机地提出了“欧亚联盟”的思想。

与欧亚联盟的思想密切相关, 精英阶层关于俄罗斯是“欧洲太平洋国家”的身份认定也出现了。

在金融危机最困难之时, 全社会反思发展模式, 俄精英们依然坚定表示: 俄仍属于一流国家, 仍符合世界强国水平。俄精英和许多知识分子习惯于被看做大国公民。因此, 对他们来说, 大国地位的衰落是一种痛苦的经历。他们与其说关心生活水平的低下, 不如说更关注实力和影响力的丧失。2010 年 7 月梅德韦杰夫总统就表示必须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地位, 2011 年普京抓住国际局势变化的时机又提出欧亚联盟。现在俄罗斯还是继续加大对亚太地区的关注, 很大程度上是觉得东部的压力是中美之间的矛盾。俄罗斯觉

① Россия сосредотачивается---вызовы, на которые мы должны ответить.

② Frank L. Klingberg, “The Historical Alternation of Moods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http://www.manatee.k12.fl.us/sites/highschool/southeast/klingberg.pdf>

得现在可以躲在中国后面。欧洲太平洋国家的定位出台了。现在，对于很多俄罗斯精英来说，俄罗斯不仅仅要成为欧亚国家，而且还应成为欧洲太平洋国家。“虽然俄罗斯非常热衷于维护自身的战略独立性，但它不应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兼跨欧亚的国家，一种位于东西方之间的平衡力量，或是横跨两头的桥梁。其实，俄罗斯应当重新把自己确定为一个欧洲太平洋国家，应当不仅仅把眼光投向河对岸的中国，而且要越过大海放眼日韩，乃至越过大洋眺望北美洲与澳大利亚。”^①

普京提出“欧亚联盟”，这是俄罗斯高层重大的战略决策。能否实现暂且不论，但这一思想提出的本身就反映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精英从未放弃对于重新控制原苏联地区战略空间的目标。欧亚联盟表面孜孜以求的经济利益后面隐藏着强烈的政治企图：整合独联体，以区域性帝国方式实现重新崛起。这是俄罗斯文明挥之不去的发展路径。

按照陈乐民先生的看法，“欧洲”作为一个整体的观念在中世纪已经存在。虽然近代欧洲有民族国家兴起的时代，似乎欧洲在“分”，但欧洲还是作为一个整体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欧盟之所以能够形成并且发展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基因。宗教（基督教）、制度（罗马教会）、语言（拉丁文）等文化功能在中世纪的欧洲达到了一元性，万物归宗，基督教是这个三位一体的核心。基督教在中世纪成为欧洲的集体认同后一直深深影响欧洲。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民族国家兴起被认为是中古基督教的近代化，是广义层面的欧洲共同经历与趋势。文艺复兴并不否定宗教，而是促进了宗教的人文化；民族国家也不否定宗教，而是使宗教民族化了。欧洲民族国家的民族认同并没有消除欧洲观念认同。基督教普世主义等思想深深扎根欧洲。欧洲问题有统一的文明视角。

但是，欧洲哲学的轨迹在俄国从来没被俄精英复制或者内在化。在俄国作家们一次又一次谈论俄罗斯性格与俄罗斯灵魂中，俄国自我形象的中心预设被不断强化：俄罗斯缺乏防御能力，对外扩张不是一种殖民主义。俄罗斯的国家身份认定，或者说俄罗斯的自我国际定位，从历史上就与帝国意识紧

^① Dmitri Trenin, “China, Russia and the US - a shifting geopolitical balance”, <http://www.Publicserviceeurope.com/article/1583/china-russia-and-the-us-a-shifting-geopolitical-balance>

紧捆绑。这种自我意识在本质上缺乏对他者文化的尊重。这是当今俄罗斯如何融入世界的关键问题。

其三，民族精神的前景。俄罗斯历史上的民族主义既是扩张性的又是防御性的。扩张性旨在把自己的民族身份强加给其他民族，防御性是获取自己的民族身份。在俄国人谋求与欧美强国平起平坐的后面隐藏着对中欧弱小民族有意识地视而不见。与欧亚联盟的战略企图紧密相联，当前俄罗斯精英阶层表现出一种“新民族主义”倾向。这种意识不同于俄历史上的民族主义：既不具扩张性也不具防御性。它突出强调俄历史上的伟大及其对现实的影响。本质上想把新民族主义对内打造成一种精神和新的意识形态，对外成为一种软实力，服务于俄快速的整体发展和强国战略。但是，这会是帝国意识的现代版吗？索洛维约夫早就指出，俄国注定要进行文明的选择，并由此而产生社会历史不稳定性这种危险。为了克服这种不稳定性，俄国往往需要超强的整合机制，它们要么以意识形态形式出现，要么以帝国的形式出现，目的都是为了战胜离心作用力。现在俄罗斯的新民族主义与欧亚联盟的结合，是俄罗斯发展前景中值得关注的趋势。

俄罗斯，一个跌宕起伏的大国，其历史与现实包含着太多的斯芬克斯之谜。站在新普京时代的门槛，俄罗斯向何处去，俄罗斯究竟需要一条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再次成为俄罗斯式的时代之谜。我们拭目以待。

【Abstract】 Essentially, the development path is sort of value orientation, including the essence and aim of Russian social development. It embodies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between democratization and national situation. And it also demands establishing a mechanism to guarantee the realization of the ideal of Russian development. The adjustment and improvement of Russian development path is main agenda of the sixth State Duma election and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Currently, Russia has entered a new stage of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To strengthen political competition is a new feature of the new phase, with essence in reforming the new authoritarian regime of Russia. The adjustment of Russia's development path

faces challenges, mainly including prospects of state capitalism model, coordination of state and market relations, modernization of the “United Russia” Party, changes of administration mode, challenges from public opinions, implementation of social policies, as well as adjustment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ies. What national identities does Russia exactly have, how should democracy of Russia be regarded, how should the discontinuity of Russian development path be treated, how should Russia be understood in Russian history? All of these are basic issues to explore Russian development path. Historically speaking, Russian national identity is closely linked with its empire consciousness. This self-consciousness essentially lacks respect towards other cultures. This is a key issue of current Russia to integrate into the world. It is a note worthy trend for Russian prospect that the elites’ identification of Russia as a “Euro-Pacific country”, the neo-nationalism and the “Eurasian Union” strategy are closely affecting each other.

【Key Words】 Russia, Development Path, Presidential Election, Modernization, Transition

【Аннотация】 Путь развития, по существу, — ценностные ориентации, включающие в себя характер и цели социаль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и, отражающие глубокую диалектическую связь между традицией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ю, демократизацией и национальными особенностями, и призывающие к созданию механизма, способного гарантировать российскую концепцию развития. Корректировка и улучшение пути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и является основной повесткой дня на выборах 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ую Думу шестого созыва и президентских выборах.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Россия вступила в новый этап всестороннего развития. Усиление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конкуренции — это новая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а новой фазы развития, и суть её — вопросы ре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авторитарного режима в России. Корректировка пути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и сталкивается с вызовами, в основном это касается перспектив модел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капитализма, согласован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и рыноч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модернизации партии «Единая Россия», изменения режима администрирования, вызовов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мнения, реализации соци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и, а также 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стратегии и иных вопросов. Какими именно национальными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ами обладает Россия, как относиться к демократии в России, как относиться к прерывности её пути развития, как понимать историческую Россию в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и — это всё базовые вопросы изучения пути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и.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России исторически тесно связана с имперским сознанием. Это самосознание, в сущности, характеризуется отсутствием уважения к другим культурам. Это ключевой вопрос вхождения сегодняшней России в мировое сообщество. Элита рассматривает Россию как «Европей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ую страну», а идеи нового национализма склонны к тенденции «Евразийского союза», эти два направления влияют друг на друга, что является достойной внимания тенденцией в перспективах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и.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Россия, путь развития, президентские выборы, модернизация,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я

(责任编辑 封帅)

俄罗斯发展战略演变的理论逻辑*

侯铁建**

【内容提要】俄罗斯社会经济发展战略演变包括两个内容：调整的历史和内在的逻辑。俄罗斯经济结构的继承性是分析问题的历史起点，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是经济发展战略调整要遵循的理论逻辑。作为经济现代化的基础性制度保障，相对于技术工艺层面的创新，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更加重要，这不仅带来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同时提出了保障市场经济体制有效运行的市场强化型政府的要求，由此更推动了国家的全面现代化。

【关键词】创新型发展 现代化 民主化

【中图分类号】D73/77.0(511.2)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2)02-0084-(17)

俄罗斯独立以来，对国家发展道路的探索一直没有停止，从不缺少战略高度和视野的俄罗斯精英阶层，更是从现代化的视角对俄罗斯发展历史进行回顾，对现实问题进行解读，对未来道路进行设计。尽管观点各异，方案有别，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对历史的反思和对强国地位的追求。在这个过程中，体现为国家意志的提法包括后工业社会目标、创新型发展战略和经济现代化战略。不同的提法反映了俄罗斯对于自身的认识，对于未来发展趋势的

* 本文受到2009年度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俄罗斯创新型发展战略及对中俄经贸关系的影响问题研究”（项目批准号：09SJD790061）、2011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规划基金）“俄罗斯经济现代化与中俄经贸发展趋势研究”（项目批准号：11YJAGJW005）的资助。

** 侯铁建，江苏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判断,也反映了俄罗斯对于世界经济政治格局演变规律的自身理解,从当前的现实判断,俄罗斯战略家对自身的问题有着清醒的认识,对未来的发展战略也有着务实的规划。基于俄罗斯国家地位和独特历史,其社会经济发展战略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在现有的经验性归纳和对策性工作基础上,有必要对俄罗斯战略演变问题进行历史的分析和理论的开掘。

本文结构如下:首先,对研究现状进行简要综述,提出研究的意义所在;其次,在对独立后的俄罗斯发展战略调整过程进行简要回顾的基础上,结合不同时期战略的不同侧重点,探究俄罗斯社会经济发展战略演变所遵循的理论逻辑;第三,基于俄罗斯和其他先发国家的经验,从整体的现代化内涵入手,关注战略制定和实施的约束问题;最后,得出若干结论。

文献综述

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针对工业化国家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提出了后工业社会概念,前苏联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进行了批驳。但独立后的俄罗斯已经接受了这个理念,1993年,俄罗斯科学院的学者提出了后工业化的发展目标,在《哲学问题》编辑部的组织下,俄罗斯学者就对俄罗斯的现代化历程、经验、教训和前景进行了研讨。其中,俄罗斯科学院世经所历史学博士B·Г·霍罗斯指出,“有人把它分成早期工业化阶段,晚期工业化阶段和后工业化阶段。后工业化阶段实际上已经超出了现代化的范围,因为在后工业化社会里,正开始形成崭新的特征,如信息革命,个人消费,精神刺激高于物质刺激,创造性在劳动中的作用提高。今天的发达国家正处在这个阶段的初期。”“在全世界的现代化过程这一背景下,今天俄国面临的任務有哪些,这一点是基本清楚的:完成工业化阶段(即向大众消费的市场社会过渡),利用已有的高工艺产品,向后工业化结构发展”。^①

普京执政前后的俄罗斯,Л·阿巴尔金(Л.И. Аборзин)^②、B·伊纳泽

① 李凤歧,李骆:“俄罗斯的现代化:问题与前景(会议记录)”,《世界哲学》,1994年第2期。

② Аборзин Л.И. Россия---проект оптимизма до2015г. М.:Москва,1999.

姆采夫(В.Л.Иноземцев)^①、В·马乌(В.А.Мау)^②和Е·盖达尔(Е.Т.Гайдар)^③等都對俄羅斯的後工業化發展(постиндустриальное развитие)和追趕型發展(догоняющее развитие)問題進行了各自的思考。俄羅斯學者在研究中表現出了國際視野和歷史維度,其中,伊納澤姆采夫的研究最具理論價值,是俄羅斯發展問題研究中必讀的文獻。

2000年之後,中國學者對俄羅斯發展戰略的跟蹤一直沒有間斷,國內對俄羅斯學者的工作進行了譯介的同時,也從旁觀者的角度對俄羅斯發展問題進行了自己的思考,如中國社會科學院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許新、許志新和董曉陽,其中許新教授對俄羅斯經濟發展問題的全面分析尤其深刻,許志新和董曉陽在關注經濟問題的基礎上,同時關注了政治和外交對俄羅斯長期發展的影響。^④而程偉教授“普京‘經濟翻番’評析”,對普京的強國戰略進行了富有前瞻性的分析,所給出的相對樂觀的預測最終得到證實^⑤。值得一提的成果還有姜睿、蘇舟的“現代化與俄羅斯轉型”^⑥,在現代化視野下對俄羅斯的社會經濟發展道路進行梳理,對於繼續研究具有基礎性的意義。

梅普組合確立之後,2008年,俄羅斯《經濟問題》雜誌(Вопросы экономики)第一期到第四期以“Коалиции для Будущего и Стратегии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и”(俄羅斯發展戰略與前景:結盟合作的意義)為主題,連續四期展開密集的討論,涉及俄羅斯長期發展戰略中的生產潛力的利用、新型要素的培育和保障制度的構建,以及政府在其中的作用,俄羅斯諸多知名學者都有參與,該刊對這一問題的關注延續至今。國內學者林治華教授進行了及時的跟蹤^⑦。其中,В·巴爾杰洛維奇(В. М. Полтерович)在“Стратегии

① Иноземцев В.Л. Пределы “догоняющего” развития. М.:Москва, 2000.

② Мау В.А. Пост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Россия в постиндустриальном мире: проблемы догоняющего развития// Вопросы Экономики. 2002.№7. С.4-11.

③ Гайдар Е.Т. Современны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рост и догоняющее развитие// Миров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2003.№8.С.32.

④ 許新:《重塑超級大國:俄羅斯經濟改革和發展道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4年;許志新:《重新崛起之路——俄羅斯發展的機遇與挑戰》,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5年;董曉陽:《走進二十一世紀的俄羅斯》,北京:當代世界出版社,2003年。

⑤ 程偉:“普京‘經濟翻番’評析”,《國際經濟評論》,2004年第1期。

⑥ 姜睿,蘇舟:“現代化與俄羅斯轉型”,《俄羅斯研究》,2006年第1期。

⑦ 林治華:“俄羅斯現代化構想刍議”,《俄羅斯中亞東歐研究》,2009年第1期。

модернизации, институты и коалиции”(现代化战略、制度和结盟)一文中关注了长期发展战略中不同利益集团的损益关系,即制度的共识性或如何形成长期发展的合力^①。经济危机的爆发和深入恰恰验证了长期以来俄罗斯学者对创新和现代化问题关注的必要性和前瞻性。

在国内,戚文海、郭晓琼和赵传君关注了俄罗斯创新型发展问题^②,其中戚文海研究员做了非常全面的经验性总结,并将研究对象扩展到其他的转型经济体。在对俄罗斯现代化的研究成果中,不同的学者侧重点不同。庞大鹏关注俄罗斯政治现代化问题,认为俄罗斯不打破现有的政治垄断,难以实现国家的长期稳定发展^③;关雪凌和李中海关注经济现代化问题,对俄罗斯经济现代化的约束条件和发展前景分别进行了分析,所持有的观点都很谨慎。^④吴大辉、李靖宇和王海运关注俄罗斯经济现代化与对外政策的关系^⑤,其中,吴大辉和李靖宇关注现代化战略的实施对中俄关系的影响,而王海运关注的是对俄美关系的影响。

综上所述,与俄罗斯学者相比,对策研究和中国视角是国内学者对俄罗斯问题研究的共同点,实质是以邻为鉴,服务中国,这和两国学者的立场和出发点不同有关。如果能够深入到问题的内在理论逻辑中,则可以在中国视角和俄罗斯视角之间确定通约之处,更有利于厘清某些见仁见智的问题,使我们能够更接近问题的实质。

① Полтерович В. Стратегии модернизации. институты и коалиции// Вопросы экономики. 2008. № 4.

② 戚文海:“从资源型经济走向创新型经济:俄罗斯未来经济发展模式的必然选择”,《俄罗斯研究》,2008年第3期;郭晓琼:“俄罗斯创新型经济发展及政策评述”,《黑龙江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赵传君:“俄罗斯离创新经济有多远”,《俄罗斯东欧中亚市场》,2011年第1期。

③ 庞大鹏:“俄罗斯的政治现代化”,《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1年第3期。

④ 关雪凌,刘可佳:“俄罗斯经济现代化:背景、布局与困境”,《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1年第1期;李中海:“2010年俄罗斯经济:艰难复苏与现代化战略”,《和平与发展》,2011年第1期。

⑤ 吴大辉:“俄罗斯寻求现代化联盟以及对中俄战略协作关系的影响”,《俄罗斯学刊》,2011年第3期;王海运:“俄罗斯全面现代化战略的实施及其对俄美关系的影响”,《俄罗斯学刊》,2011年第1期;李靖宇等:“俄罗斯国家现代化与中俄两国战略协作前景”,《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俄罗斯现代化目标的提出和发展战略的演变

上个世纪 90 年代以来，在经济转轨的背景下，基于大国地位的诉求和计划经济实践的历史路径依赖，俄罗斯政府继续出台短、中和长期的经济发展纲要，其中蕴含的发展理念也在变化。从 1999 年普京发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便提出了富民强国的理念，对俄罗斯国家发展道路进行了总结反思，承认自己是一个实现了工业化的大国，具有与东亚国家的追赶型发展不同的特点，确定了后工业社会的发展目标，俄罗斯所面临的后工业化的追赶任务是俄罗斯社会长期发展的关键性问题，也是团结全社会精英和各个利益集团的中心思想。经过 8 年的发展，得益于稳定的国内政治局势和外部良好的经济环境，俄罗斯的经济实力得到了一定的恢复。

2008 年 2 月 6 日，即将卸任总统的普京发表了《俄罗斯 2020 年国家发展战略》的演说，随后俄罗斯政府根据其内容制定了具体的实施纲要。归纳起来，这个战略的核心是创新型发展，实质是后工业发展目标的实现手段的改进。尽管不期而至的金融危机对俄罗斯的经济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但这也说明俄罗斯的创新型发展战略的制定，是对危机的一种未雨绸缪，恰恰证明了创新型发展战略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反映了俄对自身问题的清醒认识。

面对危机，俄罗斯出台了有针对性的反危机政策，2009 年 8 月成立了由梅德维杰夫领导的国家现代化委员会；9 月梅德维杰夫发表《俄罗斯，前进！》的讲话，对发展思路做了相应的调整，明确提出了经济现代化的目标，2009 年 11 月 12 日发表国情咨文，梅德维杰夫对俄罗斯未来的发展方向、目标以及实现途径进行了系统表述。梅普组合的特殊政治安排，保证了战略和政策的连续性，也遵守了既有的宪政秩序安排，同时，也为俄罗斯国家治理带来新的气息。尤其是危机当前，梅德韦杰夫提出了经济现代化的目标，更是面对新形势对原有道路的微调和俄罗斯发展条件的再认识。

不同的提法背后，实际是对俄罗斯发展现状的认识的不断深入和务实理解。后工业化社会的目标更乐观更长远，创新型发展认识到了后工业社会的技术基础并不扎实，经济现代化则是从经济领域的差距入手，试图从更广泛的领域推进国家的发展。后工业社会目标始终如一，创新发展和经济现代化

不是目标的倒退，而是实现目标的阶段性的手段变化而已。

尽管后工业社会的概念并不能够涵盖未来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全景，也没有提及现代化问题，但是和后工业化密不可分的工业化却是经典现代化理论中主要内容，并且，从前工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发展过程，本身就是现代化的经济过程。^①从这个角度看，俄罗斯提出的后工业化发展目标依旧是一个实现国家现代化的目标。尽管现代化是一个社会学的概念，但从经济领域的现代化入手，劳动生产率的高低是现代化水平的直接体现，由此我们确定了分析的经济视角，以厘清发展战略调整所遵循的理论逻辑。

俄罗斯发展战略调整的理论逻辑

经济理论必须面对现实，经济政策也必须以理论逻辑为依归。^②从《千年之交的俄罗斯》到2008年2月8日的《2020年前俄罗斯发展纲要》，以及梅德维杰夫所表述的治国理念，俄经济发展的目标一直确定为从工业化向后工业化社会的转型，即以以后工业社会为目标的工业化经济结构调整过程。

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丹尼尔·贝尔指出，后工业社会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可以用五个方面的特征来加以说明：1、从产品生产经济转变为服务性经济；2、专业与技术人员阶级处于主导地位；3、理论知识处于中心地位，它是社会革新与制定政策的源泉；4、控制技术发展，对技术进行鉴定；5、创造新的“智能技术”。^③

俄罗斯学界对此理解为：首先，后工业社会大部分成员的物质需求在今天已经只靠一部分时间就能够得到充分的满足。其次，科学知识成为了直接的生产力，其拥有者是一个民族实力的象征，而同教育和智力活动相互联系的价值是新一代人生活中的主要目标。第三，消费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于这一变化，创造和创造力成了生产获得成功的最重要的条件。只有

① 侯铁建：“俄罗斯经济追赶与制度变迁的历史轨迹”，《俄罗斯研究》，2007年第4期。

② 王跃生：“在理论与现实之间”，《读书》，2003年第12期。

③ [美]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北京：新华出版社，1997年，第14页。

在具备这样一些物质和智力的前提条件下，创造力才能成为社会进步的主要因素之一。^①

而普京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中对后工业社会特征归纳如下：“物质生产比重逐渐下降，而再生产和第三产业的比重不断增长。先进技术的不断更新和迅速推广，知识密集型产品生产的增加；信息和电视事业的蓬勃发展。首先注重的是管理，注重完善社会生活各部门的组织和管理体制。此外，人处在领先地位。正是人，人的高度教育水平、职业素养、业务和社会积极性在成为社会发展和前进的主要动力”。

综上所述，对后工业社会的认识存在着一些差异，但也有共识。这就是后工业化社会的产业结构完全不同于工业社会，但也有工业社会的内容。从丹尼尔·贝尔的定义到俄罗斯学者和政治家的理解，后工业社会的经济内涵有两个共识：服务型社会和知识经济。实际是“配第一克拉克定理”所表述的含义：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第一产业国民收入和劳动力的相对比重逐渐下降；第二产业国民收入和劳动力的相对比重上升，经济进一步发展，第三产业国民收入和劳动力的相对比重也开始上升。这个规律不以意识形态和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为转移，无论是市场经济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下，这种态势都已经出现了，这是社会劳动分工深化的必然结果。

这里有一点需要指出，现代社会被称作“服务型社会”并不是强调物质生产比重明显下降这个特征。当谈到物质因素的作用和意义在降低时，我们指的是占越来越大比重的社会财富，其本身所体现的不是生产的物质条件和劳动，而是成为任何一种形式的现代生产的主要资源的知识和信息^②。而知识产品和信息产品的重要性也在提升。丹尼尔·贝尔指出：

“如果资本与劳动是工业社会的主要结构特征，那么信息和知识则是后工业社会的主要结构特征，因此，后工业部门的社会组织和工业部门的社会组织是有很大的不同的，我们可以从对比两者的经济特征中看到这一点。工业商品是由分开的、可辨认的单位来生产、交换、销售、消

① [俄]B·И·伊纳泽姆采夫：《后工业社会与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安启念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0页。

② 同上，第43页。

费和耗尽的……信息和知识并不能消费或‘耗尽’。知识是一种社会产品，它的成本、价格或价值的问题大大不同于工业产品的有关问题”^①。

这段话可以理解为：工业社会的要素和产品都具有私人产品的属性，而后工业社会的要素和产品具有准公共产品属性，信息和知识产品的生产和经营需要一种不同以往的创新模式。

后工业社会的目标要求后工业的生产结构，这种结构的主要投入要素是知识资产，由此可见，超越工业社会的生产结构的要素投入是前提，工业社会生产结构是标准化产品和规模化生产，基于自然禀赋优势的生产要素。后工业的生产结构是差异化和小规模定制生产，基于后天禀赋优势的生产要素，这就是知识资源。从动态比较优势理论看，创新国家的比较优势就是知识和技术投入方面的比较优势。从经验归纳来看，这些创新国家往往是典型的后工业生产结构。可见，创新是实现后工业社会目标或现代化的重要手段。

俄罗斯自由派学者叶夫根尼·亚辛（Е. Г. Ясин）认为，创新往往意味着已有市场的失去，不需要企业的关闭，过时职业的消失，资金的转向^②。这实质是熊彼特（J.A.Schumpeter）“创造性毁灭”的提法。俄罗斯总统办公厅第一副主任，现代化委员会副主席弗拉季斯拉夫·苏尔科夫（В.Ю.Сурков）认为，“创新不是复制已有的样本，而是创造独一无二的新技术。他们或是实质性改善某种有益事物，或是改变基础领域，创造新的市场，新的生产文化，新的生活方式，新的商品和服务类型”。“这是一种事实上的新的文明的趋势”。这个工作非常复杂，“因为我们的社会暂时还不是创新的客户……国内实业界还不能够理解，主要竞争优势是独一无二的知识和技术”。^③

作为最有价值的竞争手段，创新包括“新商品、新技术、新供应来源、新组织形式（如巨大规模的控制机构）的竞争，也就是占有成本上或质量上决定性优势的竞争，这种竞争打击的不是现有企业的利润边际和产量，而是它们的基础和它们的生命”^④。这不仅仅是生产技术创新（technological

① [美]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北京：新华出版社，1997年，第9-10页。

② Инновации без драйва. <http://www.ippnou.ru/article.php?idarticle=007971>

③ Итоги: Обновляйтесь, господа! <http://www.politrussia.ru/life/56817.html>

④ [美]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49页。

innovation), 也是制度创新。

熊彼特做了很形象的表述：“创新就是生产函数的变动，而这种函数是不能分解为无限小的步骤的。你可以把许许多多的邮车加起来，加到你想要加到的地步；但这样做，你仍将永远得不到一条铁路”^①。即技术变化不涉及要素投入变化的因素。

马克思说过：“假如必须等待积累去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么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②由此，我们看到了在熊彼特身后所矗立的马克思的高大身影。

考察俄罗斯的现代化进程，创新的作用一直得到重视，并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前苏联和当代俄罗斯的科技水平是有目共睹的，但经济发展绩效方面并没有一个合意的表现，俄罗斯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成绩已经说明了这一点。问题在哪里呢？

在熊彼特看来，技术的因素相对于经济活动是独立的，他专门区分了“技术生产”和“经济生产”，即需要区分工程意义的发明和经济意义的创新，工程意义的发明“只是为所需要的货物去发展生产的方法”，^③追求的是“使生产工具臻于完善所带来的半艺术性的快乐”。^④而后者在于满足市场需求和成本最小收益最大的经济恰当性。作为一种最有价值的竞争手段，这种创新“不但在它存在时起作用，而且在它还仅仅是一种永远存在的威胁时也起作用……在许多情况下（虽不是全部），从长期看来这种情形会迫使企业的行为变得十分类似完全竞争的模式”。^⑤由此，我们归纳出创新的条件，姑且称之为“熊彼特条件”：要素供给、有效需求和充分竞争。^⑥这三个条件的制度基础是市场经济体制，前苏联的创新活动不是建立在一个市场机制基础之上，于是，前苏联的创新更多体现在工程意义层面，而不是充分满足经济恰

① [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290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688页。

③ 同上，第18页。

④ 同上，第17页。

⑤ [美]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第149页。

⑥ 同上，第14-15页。

当性，并且缺乏一个市场竞争的动力。

从历史逻辑来看，各个国家的现代化和工业化的进程都是并行不悖的，这是一个公理性的事实。^①从现代化的内涵来看，工业化是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但工业化基础的构建需要相应的资源配置机制——市场、计划或者混合体制——作为保证。早期的原发现代化的产业基础是轻工业，进入壁垒相对不高，作为资源配置手段，市场发挥了基础性的作用。后发国家追赶型现代化的产业基础是重化工业，具有要素集中和规模经济显著的特点，在快速动员资源的能力方面，政府计划手段的优势更为明显，但市场机制也同时发挥作用。通过政府计划对市场的完全替代，前苏联的工业化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但在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非市场体制下的社会经济结构转型困难重重，这从另一方面证实了市场机制的不可或缺性、有效性和内在的体制弹性。基于此，成功的经济现代化应该包括两个内容：工业化的物质基础和市场化制度保证。

回顾历史，俄罗斯并不缺少工业化的物质技术基础，问题在于现代化的体制基础——市场化——相对不够。竞争性的市场机制是创新的基础，市场的内在逻辑必然要求分工交换突破民族国家的空间限制，经济全球化扩大了民族国家资源配置范围，提升市场竞争水平，推动企业进行持续的创新活动。微观主体在竞争的推动下，进行着提升劳动生产率和差异化产品的创新，获取相对于同类厂商的供给成本优势和相对于消费者的供给垄断优势，即同质商品的价格最低，同价商品的质量最好，以此种优势取得市场竞争的胜利。叶夫根尼·亚辛认为，建设福利国家将会削弱经济现代化发展的动力，^②其实质是为了强调竞争的重要性。

综上所述，俄罗斯的现代化目标从未改变，受制于国内外环境的变化，作为目标实现手段的战略调整成为必然。而社会分工深化和市场规模扩大之间的相互促进，最终推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这就是俄罗斯发展战略调整所遵循的理论逻辑——即经济学的斯密传统。

尽管我们强调市场对分工、专业化和创新的重要性，强调市场的不可替

① 侯铁建：“俄罗斯经济追赶与制度变迁的历史轨迹”，《俄罗斯研究》，2007年第4期。

② Инновации без драйва.<http://www.ipnou.ru/article.php?idarticle=007971>

代性。但是，不可能出现一种“脱嵌”的、完全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市场必须“嵌入”在社会之中，“通往自由市场之路的打开和保持畅通，有赖于持续的、由中央组织调控的干预主义的巨大增长”^①。国家必须在市场经济中扮演积极的角色。

一个延伸分析：关于强化市场型政府问题

理论逻辑与经济现实之间的反差决定了政府的任务——即维护市场的有效性。分工的专业化利益和贸易的交换利益，有赖于契约的可实施来实现，手持天平和利剑的公正女神忒弥斯（Themis）形象，说明了霍布斯（Thomas Hobbes）表达的“没有武力，信约便只是一纸空文”^②的观点，即曼瑟·奥尔森（Mancur Olson）所说的“繁荣的经济需要强化市场型政府的存在”^③。如何做到呢？

奥尔森认为，市场可以分为自我实施型市场和非自我实施型市场（社会规划型市场）^④。其中，自我实施型市场的收益是显著的，但是，这种市场在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上制约着交易的实现，限制着市场规模的扩大，不利于更大繁荣的实现。要想获得更大的发展和更广泛的利益，有必要突破交易的空间和时间约束，必须有一种更复杂的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即非自我实施的市场机制，如技术、资本和服务等市场要依赖于来自政府的支撑，而不是自我实施市场。

但是，非自我实施的市场或社会规划型市场需要政府的推动，这个时候存在着政府僭越的可能性，是不是需要一种安排，限制政府这个“利维坦”呢？奥尔森提出，对于非自我实施型市场（社会规划型市场），政府需要做的只是：一、明确界定的个人财产权利和公正的执行契约权利；二、不存在

① [英]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钢，刘阳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20页。

② [英]托马斯·霍布斯：《利维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28页。

③ [美]曼瑟·奥尔森：《权力与繁荣》，苏长和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页。

④ 同上，第135页。

任何形式的强取豪夺^①。奥尔森认为，这种形式的政府往往是民主化国家中出现，或者说，民主政治体制才是强化市场型政府的前提。这里涉及一个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关系问题，俄罗斯是否需要先构建一个符合奥尔森标准的民主政治体制呢？抑或是没有这个奥尔森所言的民主政治体制，强化市场型政府就不可能产生呢？

查尔斯·林德布洛姆(C.E. Lindblom)指出，市场交换环境使人产生一种内在的要求，即对自由的渴求，而民主的历史主要来源于对自由的追求^②。市场交易是一种自愿的互惠行为，这种行为是以参加交易的个人能够自由地处置人们自身以及归自己所有的财富和物品为前提的。所以说，政治自由是从贸易自由中生长出来的一种必然的政治要求，而作为自由的根本保障体系的宪法实际上是从市场中生长出来的契约精神的升华。正是这些，支撑了民主制度的存在和发展^③。

民主政治也体现了对效率的追求。通过对公共决策发挥纠错功能、对参与公共事务发挥激励功能和对公共决策执行发挥监督功能，民主政治可以起到提升效率的作用。因此，民主政治是与市场经济相互关联和互补的一个政治制度安排。

观察原发现代化的英国，市场的完善和民主的发展不是一蹴而成的。经历了航海法的制定、金本位制的确定、谷物法的废除和科布登条约的签订，从重商主义到自由贸易经历了两百年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英国经历了光荣革命，1832年的议会改革，宪章运动，直到1884年男性普选权实现，而这并没有惠及女性群体。英国的经验提醒我们，市场的发展往往先于民主的推进，随着市场经济秩序的扩展，体现多元化利益诉求的相容利益的形成功推动了民主的不断完善，从而解决了19世纪英国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脱节的问题。可见，市场经济对于民主政治具有基础性的意义，这包括多元化利益格局和竞争精神培育出民主化的共识。因此，民主还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

① [美]曼瑟·奥尔森：《权力与繁荣》，第151-152页。

② [美]查尔斯·林德布洛姆：《政治与市场——世界政治经济制度》，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第236页。

③ 沈友军：“民主化解释：向一种新框架发展”，《天津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第53页。

个漫长的制度演化过程。完善的宪法文本固然重要，但扎根于民众的心中的民主共识更重要，而这是在民主的实践中逐渐养成的。不难理解，为什么后发展国家的民主化移植后更多体现为社会失序和经济落后的恶性循环。所以，民主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即民主体制的建构要建立在演进的规律基础之上。

由此，我们发现，既然俄罗斯确立了现代化目标，那么，作为政治现代化内容的民主政治发展正是其题中之意，俄罗斯国内从政界到学界，对民主政治的态度都是很积极的，从普京到梅德维杰夫^①等的言论都有体现。政治家的言论最多体现其愿望，关键在于政治家行为的约束条件是什么。在一系列竞选文章中，普京对俄罗斯社会发展的新变化和新要求做出了回应，尤其是俄罗斯民主政治问题。但是，从青木昌彦^②的观点来看，即使只考虑经济域和政治域的关联和互补，从时间维度上观察，民主也是一个建构和演化的复合进程。仅从俄罗斯经济基础来看，俄罗斯的民主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首先，俄罗斯产业结构中资源性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所占比重高的问题依旧存在。^③其次，俄罗斯市场结构的竞争性程度弱，市场垄断程度很高。俄罗斯联邦政府反垄断部公布的行业集中度（CR_n）和赫希曼指数（HHI）的统计数据都支持这个结论。于是，一方面，“资源诅咒”导致了新兴产业发展所需的资源不足，另一方面，市场竞争程度不够导致微观主体更多参与租金的竞争性分配，寻租行为普遍化，而不是财富的创造性努力。俄罗斯“不仅在经济上，同时在心态上也是一个原料国家”^④。

经济现代化涉及结构调整过程中的成本分担和收益分配，不同利益集团的作为能力的差异导致不同的认知和行为，“现存制度化关联下的租金可能成为既得利益者抵制那些因技术创新和知识进步从而威胁其租金机会的新

① 2011年3月3日，纪念农奴制改革150周年国际会议上，梅德维杰夫发表演讲，对亚历山大一世在俄罗斯现代化和民主化过程中的贡献给予了高度的评价。Дмитрий Медведев выступил на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Великие реформы и модернизация России». <http://www.kremlin.ru/news/10506>

② [日]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周黎安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第211页、249页。

③ [日]久保庭真彰：“俄罗斯经济的转折点与‘俄罗斯病’”，《俄罗斯研究》，2012年第1期。

④ Итоги: Обновляйтесь, господа! <http://www.politrussia.ru/life/56817.html>

的关联方式”^①。鉴于俄罗斯的资源型产业结构和垄断型市场结构，如果任由市场本身去发挥作用，经济结构的转型难以进行。对此，俄罗斯政府通过国有化等一系列方式^②，实现了国家对资源性产业的深度介入和对垄断行业的有效规制，既避免了自然资源的租金耗散，又使得超额利润能够集中到国家层面。作为一种规制手段，这种方式有其合理性。考虑到俄罗斯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和政府拥有的配置资源的巨大权力，因此，俄罗斯现阶段的相对集权的政治体制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民主的成长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民主的实现有着不同的途径，不同国家的民主实现形式是多样化的。受制于自身条件，一个普适性的民主信念在俄罗斯的结果自然就会带有俄罗斯的特色，这就是青木昌彦所说的制度变迁的“多重均衡”结果，刚刚结束的大选对此做出了很好的注释。

至于市场扩张或非自我实施市场扩张的政治基础，即强化市场型政府的建立，应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待。难道一定要在一个所谓“普世”的民主体制下才会有强化市场型政府的建立，才会有市场秩序的扩展吗？其实，奥尔森并未否认强化市场型政府也可以产生在一个非民主体制下^③，政权合法性基础的获得和巩固同样会带来构建强化市场型政府的激励。民主体制下选票的分配结构体现了合法性基础，这一基础同样反映为民众对经济发展绩效的满意度。因为，公共选择并不是在所谓“民主体制”下才能发挥作用，有时也可以通过一种非常规的方式发挥作用。由此，合法性基础的巩固带来统治阶层和被统治阶层的“相容利益”，19世纪的俄罗斯社会经济发展中“官房派集权思想和自由放任主义思想的这种实际折衷，也许确是加速俄国社会现代化的实际途径”^④，可以作为佐证。

① [日]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第211页。

② 梅德韦杰夫在其国情咨文中并不讳言俄罗斯政府对工业和金融业所采取的国有化措施。http://www.kremlin.ru/appears/2008/11/05/1349_type63372_type63374_type63381_type82634_208749.shtml

③ [美]曼瑟·奥尔森：《权力与繁荣》，第5-9页。

④ [美]马克·拉伊夫：《独裁下的嬗变与危机》，蒋学祯，王端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年，第87-88页。

2010年3月亚历山大·绍欣(А.Н.Шохин)关于现代化和创新的言论^①,更是在学界、商界和政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实质上,绍欣表达了俄罗斯企业家阶层的利益诉求,无论是私人企业,还是国有企业。著名的自由派人士叶夫根尼·亚辛、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Е.М.Примаков)和鲍里斯·季托夫(Б.Ю.Титов)等也持有类似的观点。对于现代化的不同解读,反映了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诉求,进而影响新制度构建的共识性和有效性。从这个角度看,需要一个合适的机制进行这样一种妥协,使得利益集团和国家的长期发展目标达到激励相容这样一种状态。作为自由主义学者的叶夫根尼·亚辛说,这种变革和调整的共识经常是在一场危机之后达成的^②。

所以说,在熊彼特的意义上理解俄罗斯民主更有现实意义,即“民主是一种政治方法,即,为达到政治——立法与行政的——决定而做出的某种形式的制度安排……所以它同其他任何方法一样,其本身不能是目的”^③。作为手段,解决国内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协调问题,达成制度安排的共识性,提升制度安排的自适应性,促成“强化市场型政府”的形成,这是一个建构性的过程。

结 论

综上所述,我们得出如下结论:

首先,俄罗斯发展战略的不同的提法背后,实际是对俄罗斯对自身发展现状认识的不断深入过程。后工业化更宏观,更乐观,创新发展认识到了后工业化的基础并不扎实,经济现代化则是从经济领域的差距入手,所有这些认知都是从“用”的层面去理解,而没有深入到体的层面去观察,我们需要一个更宏大的视角:这就是现代化。

其次,创新不仅仅是人、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之间的关系变化,更主要

① 绍欣认为,俄罗斯陈旧的工业基础难以支撑创新型发展,应该首先实现俄罗斯现有工业体系的现代化,他提出的现代化实际是俄罗斯的再工业化或工业体系的改造。见 Президент РСПП А.Н.Шохин. Еще раз об инновациях и модернизации. <http://www.izvestia.ru/comment/article3139951/>

② Инновации без драйва.<http://www.ippnou.ru/article.php?idarticle=007971>

③ [美]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第359页。

的是一种人和人的社会关系变化，只有这种制度上的创新才能使得制作活动的技术创新成为经济意义上的创新。经济的逻辑要胜过技术的逻辑，这就是从创新型发展战略到经济现代化战略转变的内在逻辑。

最后，作为政体意义上的民主，其发展是一个建构和演化相互影响的过程。短期内，俄罗斯的民主化水平适应当前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但随着经济现代化的推进，民主化水平的提升是可以预期的^①，因为市场经济的运行将会内生出民主成长的支持因素，并推动民主的发展，当然政府也要发挥作用，即塞缪尔·亨廷顿所说：经济发展使得民主成为可能；政治领导使得民主成为现实。^②

这三条结论得自俄罗斯的经验，但对于后发展国家具有普遍的意义。

【Abstract】 The evolution of Russia's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y consists of two aspects, namely, the history of adjustment and inherent logic. Succession of Russia's economic structure is the historical starting point to analyze problems while on the other hand the inherent rul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theoretical logic for adjust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s fundamental institutional protection for economic modernization, the improvement of market economy system is more important than innovation in technology and techniques. It not only enhances efficiency in resource allocation but also puts forward requirements for a market-augmenting government in ensuring efficient functioning of market economic system. As a result, the country's overall modernization has been promoted.

【Key Words】 Economic Crisis, Social Policy, Economic Development

【Аннотация】 Эволюция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стратегии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и состоит из двух элементов: истории 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я и внутренней логики. Преимуществ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структуры России —

① 俄罗斯学者 В. Полтерович 也持有同样的观点，见 Стратегии модернизации, институты и коалиции // Вопросы экономики. 2008. № 4. С. 24.

② [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 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 年，第 380 页。

это анализ отправной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точки вопроса, внутренние законы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 это теоретическая логика, которой должна следовать корректировка стратеги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Являясь базовой защитой системы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модернизации, по сравнению с технологическими инновациями, совершенствование рыночной экономики является более важным направлением, что не только способствует повышению эффективности распределения ресурсов, но и выдвигает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нные требования по укреплению рынка для защиты эффективного функционирования рыночной экономики, это в свою очередь способствуют общей модернизации страны.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Innovative Development, Modernization, Democratization

(责任编辑 姜睿)

俄罗斯选举·地区篇

支配型政党的统制界限？ ——统一俄罗斯党与地方领导人

大串敦*

【内容提要】当前，俄罗斯地方领导人的任命方式演变为统一俄罗斯党主导下的推荐制。于是，曾是地方政治核心人物的地方领导人职位，就被编入统一俄罗斯党主导下的猎取官职的一部分。作为协作型支配政党，统一俄罗斯党既想把地方精英拉拢进政党内部，又要他们恪守纪律，当然是困难重重。然而，支配政党能够抑制潜在反对派的观点，在俄罗斯得到了印证。支配政党主导下的独裁体制，也表现出优于其他独裁方式的强劲的可持续性。不过，协作型支配政党本质上是保守的，容易出现维持现状的倾向，结果造成统一俄罗斯党动员能力下滑的问题。2012年选举后的混乱、地方领导人公选制的再度复活备受诟病等现象，都可以在这一脉络中得到解释。

【关键词】支配政党 统一俄罗斯党 地方领导人 统制界限

【中图分类号】D73/77.64(511.2)**【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12)02-0101-(21)

引言

一种政治体制的长期存续，毋庸赘言，皆是缘于其自身行之有效的机能。民主体制也好，形形色色的独裁统治也罢，只要有切实有效的机能就可以存

* 大串敦（Ogushi Atsushi），大阪经济法科大学法律系，副教授。

续。本文拟考察的是：俄罗斯的混合体制是以怎样的一种组织结构存在着；以及当前这一体制是否还能延续下去。其中，想通过全国性的普遍状况和两个地方事例来明晰支配政党所起的作用^①。强调政党在维持统治稳定方面的作用并非是全新的议题，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等人的观点早已有之。因而本文拟将焦点放在（至少是特定形态的）支配政党的统制是否存在某种限度这一问题上。

本文结构如下：首先，简要概述理论性的论述——支配政党主导下的威权主义体制为何容易存在，并探讨其是否也适用于俄罗斯。其次，参照现在的支配政党统一俄罗斯党的成立，厘清由政党推荐、梅德韦杰夫总统任命政策形成之前的地方领导人曾经在俄罗斯是怎样的一种存在。接着，是概述梅德韦杰夫的地方领导人任命政策。在这里或可一目了然地看出，这样一种政党参与地方领导人任命的获取官职的方式，对于中央政府的地方统制而言是一把双刃剑。最后，通过两件地方事例的研究更具体地说明这一点。或许这还能为如何解读统一俄罗斯党在2011年12月举行的俄罗斯杜马选举中仅获得不足5成得票率的结果提供重要的视点。

一、支配政党下的非民主制^②

戈德斯（Barbara Geddes）通过计量分析，提出政党独裁比军事独裁或个人独裁具有更强的可持续性的主张之后，又陆续推出了许多有关这一现象理由的解读^③。其论据大致可分为如下四点：

第一，参加的制度化。这一古典主义的论调可追溯到亨廷顿，但是最近

① 这里的“支配政党”（dominant party）一词，按德贝尔杰的习惯，采用的是“在时代的某一段时期内，凌驾于反对党之上的政党”的解释。见莫尔斯·德贝尔杰《政党社会学——现代政党的组织与活动》，潮出版社1970年版，332-333页。

② 有关俄罗斯的支配政党与统治的稳定性，笔者将在下一篇拙作中进行详细论述。见大串敦：『『統治の形態』か、それとも『統治の程度』か？—ポスト共産主義ロシアの政治変容—』法学新報第117巻第11・12号、707-736頁。

③ Barbara Geddes, “What Do We Know about Democratization after Twenty Year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2, June 1999, pp.115-144.后面提到的列维茨基和韦伊的近著是集大成之作。Steven Levitsky and Lucan A. Way,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 Hybrid Regimes After the Cold Wa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戈德斯也提出，政党能给社会广泛阶层提供上升的机会^①。统一俄罗斯党（虽说党员未必都是积极活动分子，）毕竟是一个已拥有 200 万党员的政党。

第二，与其他独裁方式相比，支配政党能够把利益分配推行到更广泛的层面^②。统一俄罗斯党会在全社会推行利益分配到何种程度姑且不论，但至少能给政治精英们提供议会内的委员会席位，并在党内设置众多的要职，进行职位上的分配。

第三，在独裁者权力交替之际能够有效地防止精英们的分裂，这一点也足以说明支配政党领导下的威权主义体制的可持续性^③。统一俄罗斯党虽然不能提供总统的继任者，但是在普京将总统宝座移交给梅德韦杰夫之时，还是起到了防止精英队伍分裂的大作用。

第四，党能够抑制潜在的反对派的脱离，防止精英的分裂^④。如果把地方领导人视作反对派的话，统一俄罗斯党已将地方领导人悉数收归麾下，不必忧虑再发生类似 1999 年地方大佬联手与中央分庭抗礼的事情。笔者认为，以上四点虽程度各异，但都表明，统一俄罗斯党在稳定现有体制的同时，也在进一步强化着其支配政党的作用。另外，无论是在稳定内阁僚人事安排，还是控制议会、协调立法的过程中，统一俄罗斯党都在努力使统治趋于稳定^⑤。

作为帮助统一俄罗斯党提高统治效率的“支配政党”这一角色究竟是由怎样的组织结构来支撑的呢？一般认为，支配政党存在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中央集权式的支配政党。不用说，苏联共产党当属此类。这样的政党在登上支配政党高位的过程中，往往要经历诸如革命或内战之类的激烈斗争。史密斯（Benjamin Smith）、列维茨基（Levitsky）

① Samuel P. 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Barbara Geddes, “What Do We Know”, p. 134.

② Geddes, “What Do We Know”, pp. 133-134; Kenneth F. Green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uthoritarian Single-Party Dominance”,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43, No.7, July 2010, pp.807-834. 他主张说，支配政党的运作能力是得以继续统治的原因。

③ Geddes, “What Do We Know”, p.131.

④ Geddes, “What Do We Know”, pp.129-130; Levitsky and Way,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 pp.61-62.

⑤ 威权主义体制下的议会在 Jennifer Gandhi and Adam Przeworski, “Authoritarian Institutions and the Survival of Autocrat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40, No.11, November 2007, pp.1279-1301 中受到重视。

和韦伊（Way）都曾论及说，经历过内战等激烈斗争的支配政党具有更强的可持续性^①。第二种类型是协作型（patronage）政党。在这里，意识形态不再发挥重要作用，而是精英们自动聚合在支配政党可能带来的利益之下。显而易见，这是一种理念形态。当然也有像苏联共产党那样，随着时间的推移，意识形态日益淡化，共同协作即而发挥主要作用的情况。反之，因利益统合起来的政党，久而久之也许也会用意识形态来强化身份认同。

关于它们的特性，我会在下一节做出论述。总而言之，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统一俄罗斯党毫无疑问更趋近于协作型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与苏联共产党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她不是根植于牢不可破的意识形态的支配政党，也未经革命与内战的洗礼。那么，协作型政党的局限在哪儿呢？本文的观点如下：支配政党主导下的威权主义体制是一种混合体制，或者说是容许一定程度竞争的“竞争型威权主义体制”。选举在维护其政治体制正统性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且，保证支配政党能够在选举中获得连胜成为至关重要的头等大事。在这样的政治体制之下，协作型支配政党在选战中作动员时，就不得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赖地方精英势力。因此，容许地方精英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就成了体制存续的关键。反过来说，一边想把地方精英拉拢进政党内部，一边又要他们恪守严格的纪律，本来就是困难重重的。这也正是协作型支配政党统制的局限。本文试图通过梳理俄罗斯的地方领导人与统一俄罗斯党的关系来论证上述观点。

在与本文观点直接相关的先行研究当中，油本真理（Mari Aburamoto）、斯莱德（Darrell Slider）、彼得洛夫（Nikolay Petrov）以及摩西斯（Joel C. Moses）等人最具代表性。油本曾经通过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的事例，指出统一俄罗斯党的集权化存在局限^②。比如，尽管边疆区领导人违背中央的意图，使得现金化优惠政策沦为一大堆废纸，中央也只能默认地方领导人的判断。

① Benjamin Smith, “Life of the Party: The Origin of Regime Breakdown and Persistence under Single-Party Rule”, *World Politics*, Vol.57, No.3, April 2005, pp.421-451; Levitsky and Way,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 p. 65.

② Mari Aburamoto, “Who Takes Care of the Residents? United Russia and the Regions Facing the Monetization of *L'goty*”, *Acta Slavica Iaponica*, No.28, 2010, pp.101-115.

斯莱德的论文则更广泛地考察了多个地区的相同状况^①。彼得洛夫和摩西斯的论文从宏观上考察了竭力突破这一道显然存在的界限、谋求集权化的中央政策以及由此导致的地方上的混乱^②。本文主要是彼得洛夫和摩西斯研究的延长线上的成果。与油本和斯莱德的研究结论认为中央无法深度侵蚀地方的自主性不同，本文与彼得洛夫和摩西斯一样，希望通过找出中央利用更换领导人的方式实际上已经深度侵蚀了地方自立性的事例，继续进行深度的考察。略有不同的是，彼得洛夫或摩西斯的论文虽有宏观考察的优点，但是在对州等个别事例的研读上仅停留在笼统的叙述，而本文则重在弥补这一缺点。另外，我还想预先指出，除油本之外，以上的先行研究并没有充分依靠支配政党体制的理论性研究。本文还试图通过分析统一俄罗斯党的事例，对围绕支配政党体制进行的理论性探讨作出些许贡献。

二、叶利钦时代和普京时代的地方领导人与政党

在进入本论之前，我想先梳理一下，在俄罗斯，地方领导人是一种怎样的存在。俄罗斯联邦现在是由 83 个（曾经是 89 个）联邦主体（共和国、边疆区（krai）、州、自治州、民族自治区以及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两个直辖市。在本文中将它们统称为“地方”。其下级行政单位为市）组成，这些联邦主体的长官通常称作地方领导人。可以说，这些地方领导人是俄罗斯地方政治舞台的核心人物。特别是在 1990 年代，他们能够独占所谓的“行政性资源”。对居民生活而言至关重要的事务，诸如冬季的供暖、自来水、热水供给等等，这些与社会性基础设施相关的责任大多都是由地方政府来承担的。另外，在经济危机中，能够给当地重要企业以有力支持的也是地方政府。在选举期间，这些都成为地方政府动员能力的决胜手段。通过利用地方政府的资源（地方

① Darrell Slider, “How United is United Russia? Regional Sources of Intra-party Conflict”, *The Journal of Communist Studies and Transition Politics*, Vol.26, No.2, June 2010, pp. 257-275.

② Nikolay Petrov, “Regional Governors under the Dual Power of Medvedev and Putin”, *The Journal of Communist Studies and Transition Politics*, Vol.26, No.2, June 2010, pp. 276-305; Joel C. Moses, “Russian Local Politics in the Putin-Medvedev Era”, *Europe-Asia Studies*, Vol. 62, No.9, November 2010, pp. 1487-1452.

媒体、资金、车辆等物资、集会场所等等）开展宣传活动，明确表明地方政府支持谁，以此给选民施加非正式的压力^①。譬如，他们会背地里施压，暗示该候选人得票率远低于其他选区的地区，来年的冬季供暖将会遭遇麻烦等等。而在那些以企业为中心的中小城市，企业与政府的结合牢不可破，非正式的压力显得尤为有效。另外，地方领导人辖下的下级精英们，为了向长官表忠心，也会不遗余力地保障票源。前苏联解体后，叶利钦曾经暂时采用了任命制，之后即过渡为公选制。而经过公选出来的地方领导人却在自己的辖区，像封建领主一样，构筑起根深蒂固的势力范围^②。

就这样，地方领导人在当地的统治已坚如磐石，那么，全国政党制度化的可能性势必变得微乎其微。1990年代，全国性的政党鲜有能成功渗透入地方议会的例子，而全国政治也成了多数的独立派议员、或者地方政党和集团指手画脚的舞台。正如黑尔（Henry E. Hale）或戈洛索夫（Grigorii V. Golosov）所指出的那样，地方领导人的行政性资源俨然成了“政党的代替物”，提供了本该由政党提供的功能，政党遂无法形成制度化^③。

促使这种状况发生某种程度变化的是普京政权。认识到全国性政党必要性的普京总统（当时）通过制定“政党法”，将全国性组织变为满足“政党”要素的必要条件，推行地方选举制度改革（在地方议会选举中，比例代表必须占有一半的议席），更在2007年的杜马选举中推行用比例代表选定所有议席的方式。另外，中央明确表示支持统一俄罗斯党，决不会像此前的“权力党”那样轻易地舍弃统一俄罗斯党。并且，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统一管理。2000年，导入了与军管区相一致的七个联邦管区。进而又推行了上院的改

① 有关“行政性资源”详见 Jessica Allina-Pisano, “Social contracts and authoritarian projects in post-Soviet space: The use of administrative resource”,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Vol.43, No.4, December 2010, pp.373-382; Айгуль Болатовна Воронцова и Владимир Борисович Звоновский. Административный ресурс как феномен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избирательного процесса// Полис.№ 6.2003.С.114-124.

② Vladimir Shlapentokh, “Early Feudalism: The Best Parallel for Contemporary Russia”, *Europe-Asia Studies*, Vol.48, No.3, 1996, pp. 393-411. 有关“初期领导人选举”详见 Steven L. Solnick, “Gubernatorial Elections in Russia, 1996-1997”, *Post-Soviet Affairs*, Vol.14, No.1, January-March 1998, pp. 48-80.

③ Grigorii V. Golosov, *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Regions of Russia: Democracy Unclaimed*,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4; Henry E. Hale, *Why Not Parties in Russia? Democracy, Federalism, and the Stat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革，用地方政府和议会代表替换了原来的地方领导人和地方议会议长。2003年，普京从联邦法中获得了对存有异心的地方领导人的罢免权以及地方议会的解散权。进而在2004年，将地方领导人的职位变更为事实上的总统直接任命制（需要经过地方议会承认）^①。在这样一种势必要形成全国政党的压力、决不放弃统一俄罗斯党的明确信号，以及地方领导人任命制所代表的中央集权化等的共同作用下，地方领导人急速向统一俄罗斯党的方向合流^②。最终，在俄罗斯成功地诞生了一个超级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

因此，这个超级执政党，是一个在中央的领导下，团结了地方领导人的组织。换言之，它具有双重性：统一俄罗斯党对中央而言是统制地方的工具，与此同时，在这层外衣之下，地方领导人在各自地方确保了自主性。比如说，在选举之际，中央能够对地方领导人施加压力，让他们支持统一俄罗斯党；然而，在实际的动员活动中，又不得不继续依赖地方领导人手中紧握的“行政性资源”。正因为如此，尽管普京已经导入了中央集权化政策，地方精英仍旧能够保持一定程度的自主性。这一结果，表现在普京时代的地方领导人直接任命制的开展过程中。这个看似是中央集权化达到顶点的政策，也能够使禁止地方领导人参选的规定化为一纸空文，所以，如果能够获得再次任命的話，对地方领导人而言也是极有好处的政策^③。事实上，大多数的地方领导人，特别是大佬级的地方领导人都能够获得再次任命^④。在全部82名的任命当中，有54名（65.8%）是再次任命。新任命的为28名，其中有2名还

① 大串敦：「政府党体制の制度化—『統一ロシア』党の発展—」横手慎二、上野俊彦編『ロシアの市民意識と政治』慶応義塾大学出版会、2008年、67-68頁。

② 油本真理：「ポスト共産主義ロシアにおける『与党』の起源—『権力党』概念を手がかりとして—」『国家学会雑誌』121巻11-12号、2008年12月、197-263頁；Ora John Reuter and Thomas F. Remington, “Dominant Party Regimes and the Commitment Problem: The Case of United Russia”,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42, No.4, April 2009, pp. 501-526; Ora John Reuter, “The Politics of Dominant Party Formation: United Russia and Russia’s Governors”, *Europe-Asia Studies*, Vol.62, No.2, March 2010, pp. 293-327.

③ J. Paul Goode, “The Puzzle of Putin’s Gubernatorial Appointments”, *Europe-Asia Studies*, Vol.59, No.3, May 2007, pp. 365-399.

④ 長尾広視：「地方首長の三選禁止問題のその後—連邦政府による『地方首長権力規制の試み?』を巡る考察—」林忠行、大串敦編『体制転換後のロシア内政の展開』21世紀COEプログラム「スラブ・ユーラシア学の構築」研究報告集22号、2007年、37-43頁。

是因为原任已死亡，所以真正意义上的新任命者为 26 名（32%）^①。正如油本引哈巴罗夫斯克州的例子所指出的那样，拥有坚不可摧的势力地盘的地方领导人是克里姆林宫也无法撼动的^②。因此，我们可以断言，依靠中央与地方的互酬关系建立起来的统一俄罗斯党不是意识形态支配政党，而是协作型支配政党。

但是，梅德韦杰夫当选总统后，对地方领导人进行了重大调整，在统一俄罗斯党内造成了倾斜。对此，我们另用一节加以探讨。

三、梅德韦杰夫政权时代的地方领导人与政党

人们往往认为，梅德韦杰夫政权是普京的傀儡，其政策也不过是普京时代的延续而已。然而，我们必须承认，他至少在对地方领导人的政策上做了巨大改变^③。

首先值得指出的，是地方领导人的大规模调整。梅德韦杰夫就任总统后，在 2011 年 12 月 4 日的杜马选举之前，任命了 65 名地方领导人。其中，再次任命的仅为 26 名（占 40%）。也就是说，有 39 名（60%）地方领导人被更换，任命了新人。在被更换的领导人当中，包括外界普遍认为中央也无法撼动的超级大佬：莫斯科市长尤里·卢日科夫（Юрий Лужков）、鞑靼斯坦共和国（Республика Татарстан）总统明季梅尔·沙伊米耶夫（Минтимер Шаймиев）、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Республика Башкортостан）总统穆尔塔扎·拉希莫夫（Муртаза Рахимов）。特别是卢日科夫，他刚一表明与中央处于对立状态就遭到了撤换。

第二，在这 39 名新任命的领导人当中，还包括 14 名“外来者”。换言之，在中央的干预下，一些在当地完全没有政治和社会经验基础的人被安排

① Helge Blakkisrud, “Medvedev’s New Governors”, *Europe-Asia Studies*, Vol.63, No.3, May 2011, p.369.

② Mari Aburamoto, “Who Takes Care of the Residents?”

③ 有关 2010 年 5 月之前的梅德韦杰夫政权下的地方领导人，详见 Blakkisrud, “Medvedev’s New Governors”。本节中出现的有关地方领导人的数据均是笔者自行从独立选举研究所网站（<http://www.vibory.ru/index.htm>），地方政府网站以及其他网络资源中收集整理。

走上了领导人的岗位。这类显著的例子，在随后将加以详述的摩尔曼斯克州等地亦可见一斑。在这些地方，正因为是没有当地根基的人做了领导人，往往给当地政治带来了混乱。原本，地方领导人能够独占行政性资源，正是由于他们能够确保与下级政治与经济精英们的牢固联系，能够理解掌握并操纵他们之间的力量关系，而“外来者”的走马上任极有可能破坏地方精英的力量平衡。

第三，梅德韦杰夫于 2009 年变更了地方领导人的任命方式。梅德韦杰夫总统在 2008 年的国情咨文中提议，将地方领导人的任命方式变更为，由地方议会第一大党推荐，总统进行任命^①。该提案随后被法制化，并于 2009 年 4 月 5 日正式公布。如此一来，就演变成了由地方议会第一大党的指导组织（即党的中央组织）来推荐^②。而现在，几乎所有的地方议会都是由统一俄罗斯党稳坐头把交椅^③，实际上这是一种统一俄罗斯党主导下的推荐制。归根结底，实际上是党的中央组织和地方派系通过协商，来选定、推荐地方领导人的人选。这样一来，曾经是地方政治核心人物的地方领导人的职位，就被编入了统一俄罗斯党主导下的猎取官职的一部分。

统一俄罗斯党主导下的猎取官职似乎可看出对任命“外来者”倾向的某种修正。新方式是从 2009 年 11 月对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Свердловская область）州长亚历山大·米沙林（Александр Мишарин）的任命开始实行的。采用这一方式之后，“外来者”的任命显著减少。2009 年 11 以后新任命的 22 名领导人当中，能称得上“外来者”的，仅为 5 名。这其中，汉特曼西斯克民族自治区（Ханты-Мансийский автономный округ）区长纳塔丽娅·科马罗娃（Наталья Комарова）在汉特曼西斯克的近邻亚马尔-涅涅茨民族自治区有着丰富的行政经验，所以可以说是一个几乎等同于“自己人”的“外来者”。在这种意味上，新的任命方式或许也反映出统一俄罗斯党的双重性——中央集权化的工具和在这外衣下的地方分权。

尽管如此，在统一俄罗斯党主导下的地方领导人猎取官职制确立以后，

① 俄罗斯总统府网站，<http://archive.kremlin.ru/text/appears/2008/11/208749.shtml>

② Federal Law, No.41-f3, 5 April 2009.

③ 有关地方议会、政党见：Cameron Ross, “The Rise and Fall of Political Parties in Russia’s Regional Assemblies”, *Europe-Asia Studies*, Vol.63, No.3, May 2011, pp.429-448.

地方领导人大量更迭的倾向没有出现大的变化。2009年11月以后被任命的领导人一共是48名，其中25名是新领导人。这一史无前例的领导人大调整，被认为是统一俄罗斯党有效发挥中央调控地方功能的证据之一。正因为如此，像莫斯科的卢日科夫这样曾经不可一世的地方领导人也被清扫出局了。然而，其反作用力就是，大调整伤及地方领导人的威信，使得其动员能力锐减。这也表现在最近的地方选举的动向当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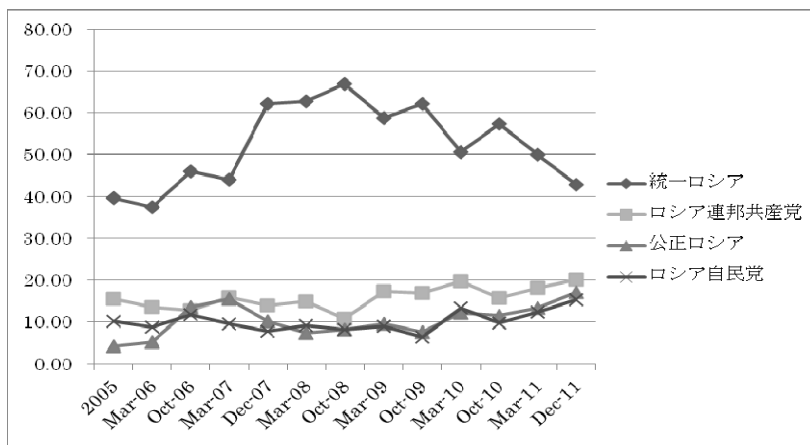


图1 俄罗斯地方选举比例区结果（2005—2011年3月）

说明：图表纵轴为百分比数字；图标自上而下为：统一俄罗斯党、俄罗斯共产党、公正俄罗斯党、俄罗斯自由民主党。

资料来源：笔者依据独立选举研究所网站（<http://www.vibory.ru/index.htm>）以及中央选举委员会网站（<http://www.cikrf.ru/>）自行制作。

图1统计了2005年以后的地方选举的比例区的结果。虽然统一俄罗斯党依旧在所有的地方议会选举中确保了第一大党的地位，但是整体的得票率开始下滑。在2007年12月同时举行的杜马选举和地方选举中其所获得的支持率突飞猛进（此次的突飞猛进，毋庸赘言，是普京出任统一俄罗斯党党首之后将“普京效应”成功带入杜马选举的反映）之后，一直到2009年，都大致维持在6成以上的得票率。然而最近，特别是在2010年3月和2011年3月的选举中，仅勉强保住了5成的得票率。这其中，既有像鞑靼斯坦共和国那样，仍旧维持住65%以上得票率的地方，也出现了下滑至3成得票率的地方。2010年3月的地方选举中，统一俄罗斯党的得票率低于5成的4个

地方中，就有梅德韦杰夫任命了新领导人的哈巴罗夫斯克和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两个地方。另外，2011年3月地方选举中，统一俄罗斯党的得票率不足5成的7个地方，有4个是梅德韦杰夫任命了新领导人的地方（加里宁格勒、基洛夫、奥伦堡和汉特—曼西）。更有甚者，2011年12月，在同时举行的杜马选举和地方选举中，其得票率跌落至平均43%。

如此一来，我们似乎可以得出结论，支配政党用猎取官职的方式调控地方，对中央而言是一把双刃剑。下一节，我将通过滨海边疆区和摩尔曼斯克州的事例，来考察政党主导的中央集权化及其局限。

四、在摩尔曼斯克州的发展进程

摩尔曼斯克州（Мурманская область）位于俄罗斯的西北边陲，与挪威、芬兰接壤，也是战略要冲。海运、渔业以及磷灰石和镍的开采是当地的主要产业，不仅有俄罗斯屈指可数的大企业诺里尔斯克镍业（Norilsk Nickel）的子公司，而且，近年来，世界上最大的国营天然气公司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Gazprom）也在此地进行气田开发。^①

作为摩尔曼斯克州的当家人，曾经长期当权的是前州长尤里·叶夫多基莫夫（Юрий Евдокимов）^②。他1946年出生于乌克兰的罗夫诺州，在扎波罗热州（Запорізька область）度过了童年和青年时期；他所接受的教育和最初所从事的职业都是建筑与技术类。1974年起定居摩尔曼斯克州，叶夫多基莫夫成为建设托拉斯的工人领袖；1974年10月起在摩尔曼斯克州基洛夫市共产党委员会（生产和运输部）工作；1983年，当选为基洛夫市党委第二书记；1984年从列宁格勒党校结业，同年升任摩尔曼斯克州党委建设部长。随后一路青云直上，1986年至1990年间，担任摩尔曼斯克州党委书记一职，统领州党组织的社会与经济发展问题委员会；1990年，当选为摩尔

① Под ред. Николая Петрова и Алексея Титкова. Власть, бизнес, общество в регионах: неправильный треугольник. Москва: Московский Центр Карнеги. РОССПЭН, 2010. С.30-31.

② 叶夫多基莫夫的经历，见 Зенькович Н. А. Губернаторы новой России: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карьер. Москва: ОЛМА Медиа Групп, 2007. С.133-136.

姆斯克州苏维埃代表，直至 1993 年苏维埃解散；1994 年至 1996 年，从事民间工作，期间还出任了州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主席一职。从以上的任职经历当中可以看出，叶夫多基莫夫虽然长期担任共产党内的职务，但是其出人头地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其技术专家的身份，以及拥有产业经营的能力。

叶夫多基莫夫与摩尔曼斯克州的经济团体有着紧密的联系，而且这种联系在他从事民间工作期间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这些都将帮助他在州政治舞台上东山再起。1996 年 12 月，他在决选投票中击败当时的领导人，当选为州长。虽然这一次是在势均力敌的鏖战中险胜，但是在其后的 2000 年、2004 年，他都以 86.6%、77.1% 的绝对压倒性票数获得连任。从他在前苏联时期有在州共产党组织内长期工作的经历，以及其后在州长任上获得强有力的支持来看，不难看出叶夫多基莫夫曾经是多么“强势”的领导人。2006 年，他加入了统一俄罗斯党，2007 年 2 月，又通过总统任命方式被普京再次任命为州长。

莫斯科此后开始了清除叶夫多基莫夫的动作。其理由虽莫衷一是，但大致可推测出如下若干个原因：

第一种说法是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要求扫除叶夫多基莫夫^①。矛盾源头来自摩尔曼斯克州附近海域的什托克曼天然气田的开发。曾有传言报道称，叶夫多基莫夫是为了美国的利益^②。通常，围绕天然气的开发带来的管线铺设以及与此相关的配套基础设施的建设，往往会造成中央大企业与地方企业的尖锐对立。或许叶夫多基莫夫正好卷入了这样的利害冲突当中，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才向克里姆林施加影响，欲除之而后快。实际上，摩尔曼斯克州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有关基础设施的协定恰好是在叶夫多基莫夫被解职后不久，于 2009 年 10 月 15 日签订的（协定的具体内容不详）^③。

第二个原因是州长与州府所在地的市长不和。这种对立情况在其他各州

① Под ред. Николая Петрова и Алексея Титкова. Власть, бизнес, общество в регионах: неправильный треугольник. С.156.

②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6 марта 2009; “Murmansk’s governor Falls”, *RFE/ Radio Liberty*, 23 March 2009.

③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 (Gazprom), 新闻发布, <http://www.gazprom.ru/press/news/2009/october/article69323/>

比比皆是，摩尔曼斯克也未能幸免。当时的摩尔曼斯克市长是米哈伊尔·萨夫琴科（Михаил Савченко）^①。他 1954 年出生，有理工科教育背景，当过技术人员，后来参加党的工作。1988 年至 1991 年间任佩尔沃玛依斯克地区执行委员会（Первомайский райисполком）副主席。1991 年 11 月起，任摩尔曼斯克市副市长，主管全市产业，经年累月地在副市长任上奋斗了若干年。2004 年 12 月，当选为摩尔曼斯克市长。这番经历不难看出，萨夫琴科在市内拥有相当稳固的势力地盘。这样的市长对于州长而言往往是难以驾驭的角色。后来，叶夫多基莫夫一直批评萨夫琴科是个腐败的政治家^②。

在此背景下，2009 年 3 月举行了摩尔曼斯克市市长的选举。统一俄罗斯党的摩尔曼斯克党组织决定推举萨夫琴科竞选连任。但是，身为党员的叶夫多基莫夫拒绝支持萨夫琴科，针锋相对地力荐副州长谢尔盖·苏博京（Сергей Субботин）为候选人。此次的市长选举，出现了有影响力的地方精英的分裂，上演了一出当时俄罗斯选举中难得一见的争夺战。在 3 月 1 日的第一轮投票中，萨夫琴科与苏博京的得票率分别为 31.22% 和 24.28%，致使选战进入决选投票环节。在 15 日举行的决选投票中，苏博京得到 60.75% 的选票，萨夫琴科为 35.15%。苏博京成功胜出，而统一俄罗斯党则遭遇到了屈辱性的败北^③。

叶夫多基莫夫成功地炫耀了他的动员能力。然而，遭遇到屈辱性败北的莫斯科和统一俄罗斯党迅速做出了反应。他们当即宣布，开除叶夫多基莫夫的党籍，并开始酝酿解除其州长职务^④。2009 年 3 月 21 日，叶夫多基莫夫被逼“辞职”（事实上是免职）^⑤。几乎同时，摩尔曼斯克的国营电视广播公司董事长德米特里·佩列杰里（Дмитрий Передерий）（1996 年起任现职，是叶夫多基莫夫的盟友）也挂冠而去。此事表明，叶夫多基莫夫一直对该州

① 萨夫琴科的经历可参照，Lobbying.ru, <http://lobbying.ru/persons.php?id=1561>

② “Murmansk’s ‘Dinosaur’ Speaks”, *RFE/Radio Liberty*, 20 March 2009.

③ Коммерсант, 21 марта 2009. 选举结果来源于中央选举委员会网站, <http://www.cikrf.ru/>

④ Коммерсант. 17 марта. 2009.

⑤ 俄罗斯总统府网站, <http://news.kremlin.ru/news/3505>; 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РФ. 21 марта 2009. N.302.

媒体之独立于莫斯科具有巨大的影响力^①。接替叶夫多基莫夫上台的是当时渔业厅副厅长德米特里·德米特里延科（Дмитрий Дмитриенко）^②。他于3月25日以25票赞成、4票反对在州议会获得通过^③。

新州长的走马上任并未让该州的动荡政局迅速恢复正常。德米特里延科的履历中找不出与摩尔曼斯克州牢固的纽带关系^④。换言之，他是中央空降地方的“外来者”。“外来者”的就任在州内政治舞台上掀起了波澜。首当其冲被置于困境的，正是依靠叶夫多基莫夫的强大后盾登上摩尔曼斯克市市长宝座的苏博京。随着叶夫多基莫夫的下台，失去靠山的他陷入了与市议会议长阿列克谢·韦勒（Алексей Веллер）的对峙。2010年6月3日，由于在住宅及公共服务领域出台错误决定、拒不履行市议会的决议等原因，苏博京遭到了议会的罢免。此时，已有动向表明即将采用两种新的方式，即市长公选制改为市议会推选制的方式，以及市长由议会议长兼任、另由议会再选出一名“城市运营官”（该职务名称借用了英语“city manager”一词）的方式^⑤。就在大多数人猜想韦勒将顺理成章地就任下届市长的时候，统一俄罗斯党的支部临阵要求议会推出韦勒以外的候选人，8月，议会以18票对9票选出的新市长（兼市议会议长）是市议会议员斯捷潘·塔纳内金（Степан Тананыкин）^⑥。塔纳内金与韦勒的关系再次陷入紧张。2010年11月18日，在市议会议员安德烈·瑟索耶夫（Андрей Сысоев）当选为新设立的城市运营官一职后不久，塔纳内金即提出辞呈^⑦。韦勒终于曲折地登上了新议长兼市长的宝座。虽说如此，与城市实际运营密切相关的相当一部分实权，已经拱手移交给了瑟索耶夫。总而言之，即便到了今天，那里的形势仍旧与“稳定”状态相去甚远。其证据之一就是，2010年间统一俄罗斯党的党员人数在全国范围内激增，但是摩尔曼斯克州的统一俄罗斯党组织却逆势下滑，出

① Polit.ru, <http://www.polit.ru/news/2009/03/26/ritired.html>

② 俄罗斯总统府网站, <http://news.kremlin.ru/news/3505>; 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РФ, 21 марта 2009, N 302.

③ 摩尔曼斯克州议会网站, <http://duma.murman.ru/news/25-03-2009.shtml#18:55>

④ 德米特恩科·摩尔曼斯克州领导人网站, <http://www.dmitrienkodv.ru/lichnoe/biografiya/>

⑤ Коммерсант, 4 июня 2010.

⑥ Комсомольская Правда, 5 августа 2010.

⑦ РИА Новости, 18 ноября 2010. <http://rian.ru/politics/20101118/297839476-print.html>; 30 ноября 2010. <http://www.rian.ru/politics/20101130/302611403.html>

现了某种程度的减少^①。更有甚者，在 2011 年 12 月举行的杜马选举中，统一俄罗斯党在摩尔曼斯克州的得票率仅为 32.02%，是全国倒数第四的低得票区。另外，在同日举行的摩尔曼斯克地方议会选举中，统一俄罗斯党的比例区得票率为 33.24%。虽勉强保住了第一大党的座次，但其势力明显衰退^②。

从以上摩尔曼斯克州的政治发展过程，我们或可得出如下的结论：第一，在今天的俄罗斯政局中，无论是什么级别的地方大佬，想与中央势力抗衡都是困难的。譬如，陷入与大企业的纠葛，中央决意要撤换的地方领导人，无论他有多强悍的势力基础，都会像叶夫多基莫夫一样遭到无情的罢免。第二，作为中央向地方施压的杠杆，支配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发挥着颇为有效的机能。它不仅要求身为党员的地方领导人严守党的纪律，还能施加强大的压力，把地方领导人并不满意的候选人送上市长等宝座。但是，第三，这种支配政党主导下的中央集权化未必能给地方政治带来稳定局面。反而会给本由高高在上的地方领导人维系着的、保持着微妙平衡的地方政治带来巨大的混乱。在短短数年间，市长之位数易其主的摩尔曼斯克市的政坛无可争辩地说明了这一问题。而且，第四，这种混乱局面已经削弱了统一俄罗斯党的动员能力。在 2011 年的杜马选举和地方选举中，统一俄罗斯党在摩尔曼斯克遭遇的惨淡局面就是最好的例证。而摩尔曼斯克市的市长选举公选制的改变，或许也是出于担心“会出现不可控的局面”的结果吧。

滨海边疆区（沿海地方）与摩尔曼斯克州有相似的情形，但是同时又出现了若干不同的结果。我们在下一节来进行探讨。

五、在滨海边疆区的发展进程^③

该边疆区位于俄罗斯远东，拥有符拉迪沃斯托克市（Владивосток），是与日本关系最为密切的地方之一。水产业是其支柱产业。边疆区首府符拉迪

① 笔者根据俄罗斯司法部网站资料，<http://www.minjust.ru/nko/gosreg/partii/ER>，统计而成。该网站仅公布最新年度的数据。

② 杜马选举、地方选举的结果均是依据中央选举委员会网站，<http://www.cikrf.ru>/信息。

③ 本节中的信息大多由安达祐子（上智大学）提供，在此谨表谢忱。如内容有误，笔者愿负全责。

沃斯托克市由于是前苏联时代备受重视的军港，曾是非开放城市。随着体制调整，资本主义的浪潮开始席卷符拉迪沃斯托克，由此诞生的商业活动迅速发展起来。与俄罗斯其他地区一样，商业的发展往往都和犯罪活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2001年6月起，谢尔盖·达尔金（Сергей Дарькин）开始担任滨海边疆区区长。达尔金1963年出生，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接受教育，是一家同时经营造船业和水产业的大公司的掌舵人，实力相当雄厚。达尔金是接替提出辞呈的前区长叶夫根尼·纳兹德拉坚科（Евгений Наздрагенко）上台的。有传言说，纳兹德拉坚科的辞任凸显了普京总统（当时）的意愿。2005年1月，地方领导人职务改由总统任命制之后，达尔金成为首位通过任命制上台的领导人。与叶利钦时代的遗老叶夫多基莫夫不同的是，达尔金可谓是普京时代的地方领导人。

梅德韦杰夫就任总统后，莫斯科欲伺机清除掉达尔金，其公开的理由是贪污渎职。实际上，自达尔金上任以来，有关其犯罪和贪腐的传闻就不绝于耳。2008年前后，达尔金身边的人就开始陆续遭到逮捕，其中被视作重大转折点的就是副区长亚历山大·希什金（Александр Шишкин）的被捕。考虑到达尔金在滨海边疆区所拥有的影响力，若没有直接来自中央的授意，根本无法想象希什金会被逮捕。据称，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市当时的市长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夫（Владимир Николаев）被逮捕后，达尔金一直考虑着要把希什金推上市长的宝座。在不断对达尔金周围进行施压的过程中，符拉迪沃斯托克市市长的选举日益临近。

中央已决意要让符拉迪沃斯托克市的市长职位摆脱达尔金的影响。在此形势下，上院议员伊戈尔·普什卡廖夫（Игорь Пушкарёв）（滨海边疆区选出）成为指定人选。普什卡廖夫1974年出生，2004年起担任上院议员，是最年轻的上院议员。2006年，他作为地方议会代表参选上院议员时，曾得到了统一俄罗斯党边疆区组织及当时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市市长尼古拉耶夫的支持，但是达尔金抱持反对态度。达尔金似乎认定普什卡廖夫是莫斯科的鹰爪走卒，自此两人关系交恶，势同水火。对于莫斯科而言，非达尔金阵营的普什卡廖夫是最适合推上符拉迪沃斯托克市市长宝座的不二人选。普什卡

廖夫作为统一俄罗斯党的候选人参加了市长竞选。

一般认为，2004年成为党员的达尔金一直把滨海边疆区的统一俄罗斯党组织置于自己的操控之下。一手遮天的达尔金本打算推选滨海边疆区议会代议员皮埃特尔·萨夫琴科（统一俄罗斯党籍，滨海边疆区政治协商会议书记）为市长候选人，但是屈服于莫斯科的压力，萨夫琴科3月放弃了参选。

市长选举日益迫近，能对普什卡廖夫构成威胁的强劲对手也被一一扫除干净。就在临选前3天，因贪腐嫌疑，达尔金的办公室和住宅遭到了搜查。达尔金本人接受了地方当局的质询，但被获准入院治疗。其后不久，达尔金被安排飞往莫斯科，在莫斯科接受“诊察”。实际上他应该是与莫斯科的高官举行了会晤，达成了某种形式的“和解”。达尔金最终逃过了拘捕。但是，从今往后，他的命运都将牢牢地攥在莫斯科的手掌心里。

在这种异常状态下拉开帷幕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市市长选举，毫无悬念地以普什卡廖夫的胜利告终，得票率为57.03%。但是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紧随其后的是共产党候选人根纳季·图尔莫夫（Геннадий Турмов），得票率为32.84%。该边疆区并非是共产党的票仓，这样的结果也许可以说是遭遇了一场意外的鏖战。另外，从投票率低至23%的程度，亦可看出达尔金对该地区的非凡影响力^①。

正因为这种超凡的影响力，在遭到搜查、莫斯科的频频举动、贪腐证据堆积如山的情况下，达尔金依旧得以幸存下来。2010年2月，本已岌岌可危的达尔金成功获得了地方领导人的连任。当然，若论“在当地拥有非凡影响力”，摩尔曼斯克的叶夫多基莫夫也毫不逊色，不足以成为有绝对说服力的理由。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于，2012年APEC峰会将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召开。为迎接APEC峰会所需的各种各样的配套设施、工程已经大面积延误，扭转这一局面本来也是莫斯科要把普什卡廖夫推上高位的初衷之一，但是普什卡廖夫上任后一直未能充分施展出他的实际业务能力。因此，若撤换达尔金就极有可能给边疆区的政局制造毫无必要的混乱。虽然APEC结束后情势会如何演变依旧成谜，但是，至少到目前为止，这位达尔金依旧在滨海边疆

^① 中央选举委员会网站，<http://www.cikrf.ru/>。投票率是笔者根据选举结果计算的。

区称霸一方，一言九鼎^①。

我们从地方领导人得以幸存的滨海边疆区的事例中，也可以得出与摩尔曼斯克州大致相同的结论。第一，无论多么有影响力的地方领导人，在现阶段都无法对抗来自莫斯科的压力而自由行事。第二，作为中央向地方施压的杠杆，统一俄罗斯党发挥着颇为有效的机能。在排除地方大佬级政治家达尔金的影响力、强行保举莫斯科属意的候选人普什卡廖夫成功上任的过程中，统一俄罗斯党所扮演的工具角色高效有力。第三，正因为利用政党强化起来的中央集权化极有可能给地方政治带来混乱，而且也正因为这种混乱会直接关系到俄罗斯的国际声誉，达尔金才得以幸存下来。第四，符拉迪沃斯托克市市长选举的低投票率和超乎意料之外的势均力敌的鏖战，充分暴露了支配政党主导下的中央集权化的局限。清理掉地方寡头之后，统一俄罗斯党在选战中就会缺乏绝对的号召力。

结 语

支配政党主导下的独裁体制，确实表现出优于其他独裁方式的强劲的可持续性，但是并非所有国家的支配政党的形态都完全相同。容许竞争选举的协作型支配政党体制存在着固有的局限。无论对于中央而言多么碍眼，倘若对在选举中担负动员工作的中、下级精英进行自上而下的清除和调控的话，都会伤及支配政党自身的动员能力。这也就意味着，协作型支配政党本质上是保守的，容易出现维持现状的倾向。

叶利钦时代或普京时代的俄罗斯，每当中央要贯彻自己的意图时，地方领导人往往会集结成一股潜在的抵抗势力。梅德韦杰夫总统上台后对他们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其中甚至包括外界认为无法撼动的超级大佬。在这一过程中，统一俄罗斯党作为中央的工具有效地发挥了其机能。在这种意义上，支配政党能够抑制潜在的反对派的说法，在俄罗斯也得到了印证，是站得住脚的。但是，其结果是，统一俄罗斯党却造成了动员能力滑坡的问题。不问

^① 堀内賢志：「ウラジオストク開発と金融危機の中におけるダリキン知事とプシカリョフ市長の運命」『ERINA Report』96号（2010年11月）、65頁。

意识形态，回避顽固的威权主义化，通过支配政党主导的中央集权化的方式自上而下地推行政策革新究竟是否可能呢？标榜“现代化”，扬言进行改革，最终却毫无改变，梅德韦杰夫总统所面对的两难困境之一就在于此。2012年改选后的混乱，地方领导人的公选制的再度复活招致议论纷纷，都可以在这一脉络中得到解释。

最后，我想总结一下有待继续考察的课题。第一，在本文中，普通选民是作为地方精英们动员的客体出现的。尽管目前在俄罗斯的地方都市中，普通选民在政府动员面前表现得很脆弱，但是，国家杜马选举直接引爆了2012年的混乱局面，因此，他们作为主体参政的可能性并非完全没有。希望以后能进行一些包括普通市民的动向在内的分析。

第二，本文在做考察时完全排除了国际社会的影响力。但是，在列维茨基和韦伊的近著中，有下面这番意味深长的结束语：“竞争性威权主义体制是在美国霸权下确立的，是容易促进民主制的时代的产物。今后，受各种因素影响，国际政治力量平衡发生变化，国际社会或将容忍更专制的形态”^①。普京时代，俄罗斯致力于恢复地区性大国的实力，或许正因为如此，支配政党体制才得以稳定下来。今后，俄罗斯仍能置身于国际性影响力之外吗？本文尚未触及这类国际社会的压力有无的问题。

第三，围绕支配政党主导下的统制及其局限问题，严格区分民主制与非民主制到何种程度才是妥当的标准呢？这是仅限于非民主制中的问题吗？或许可以说，民主制下的一党独大制也是与本文所探讨的俄罗斯的情况相差无几吧。日本的自民党体制就是一例。在自民党体制下推行激进改革的大概要首推小泉，在小泉执政下，许多的自民党议员的动员能力遭到了破坏，此现象颇具启示性。印度的国大党也是如此，导致其失去支持的起因就是地方精英不满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的中央集权化，另起炉灶创建了地方政党。可以看出，民主制下的支配政党体制中，存在着与竞争性威权主义体制下的支配政党体制相同或者更为严重的、与支配政党主导下的中央集权化不相称的组织结构。如此看来，民主制与非民主制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共通性。非民主的体制为何得以持续？这个命题其实已经预设了一个前提，即

^① Levitsky and Way,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 pp.363-364.

在当代，民主制才是“正常”的体制。换句话说，这等于是在设问，为何这些“异常”的体制还能持续存在。但是，正如亨廷顿曾经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所倡议的那样，今后仍旧有必要勇于拆除政治体制类型的框框，对政治体制发挥实效性机能的条件加以认真考察。

(邓青 译)

【Abstract】 At present, the appointment of Russian local leaders has evolved into recommendation system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United Russia Party. As a result, local political positions, which used to be the central figure of local politics, have been incorporated into part of hunting for positions led under the United Russia Party. It is of course difficult for the United Russia Party, as a collaborative dominant party, to both draw local elites into the party and ask them to abide by disciplines. However, it has been proved in Russia that the dominant party can inhibit the potential opposition. The dictatorship by the dominant party has also showed its strong sustainability superior to other autocratic ways. Nevertheless, the collaborative dominant party is essentially conservative and prone to maintain the status quo, resulting in the decline in mobilization capacity of the United Russia Party. Under this context, it can be explained why there have been such much-criticized phenomena as chaos after the 2012 election and resurgence of public electoral system for local leaders.

【Key words】 Dominant Party, the United Russia Party, Local Leaders, Governance Boundaries

【Аннотация】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назначение местных руководителей в России развивается по модели рекомендации партии «Единая Россия».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должности местных руководителей как центральных фигур в местной политике являются частью охоты на должности под руководством «Единой России». Партия «Единая Россия», являясь совместной доминирующе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ей, хочет не только втянуть местные элиты в политическую партию, но и хочет, чтобы местные элиты

соблюдали дисциплину, что конечно, осуществить весьма трудно. Однако доминирующая партия может ограничивать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потенциальной оппозиции, что получило своё подтверждение в России. Диктатура под руководством доминирующей партии в плане устойчивости также демонстрирует превосходство над другими способами самодержавной власти. Тем не менее, совместные доминирующие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артии по существу консервативны и склонны к тенденции сохранения статус-кво, в результате чего снижается мобилизационный потенциал партии «Единая Россия». Хаос после выборов 2012 года, резкая общественная критика повторного возрождения избирательной системы местных руководителей и иные явления могут быть объяснены в этом контексте.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Доминирующая партия, партия «Единая Россия», местные руководители, границы контроля

(责任编辑 韩冬涛)

俄罗斯地区立法机关选举研究

官晓萌*

【内容提要】2011年杜马选举后俄罗斯爆发了大规模的民众抗议。舞弊问题，特别是对于俄罗斯政治缺乏竞争的不满，是民众抗议的主要动因。对俄罗斯地区选举改革的分析，可以发现俄罗斯地区选举制度和政党制度，对于“政权党”存在一定的制度性扶持，这是政治竞争缺乏的重要原因之一。普京在第二任期开始了俄罗斯地区选举改革，目标是加强政党，尤其是联邦型政党在地区政治中的作用，降低地区政治精英的影响，维护联邦的统一和稳定。改革后，一方面政党作用得到大幅提升，国家稳定得到巩固；另一方面，地区选举制度从客观上对于“政权党”更为有利。比例代表制在地区选举中的广泛使用，以及其所涉及的选举名单形式、选举保证金、选举签名、门槛线和席位分配方法等各方面因素，在整个选举过程中为政权党提供了一定的制度性保障。

【关键词】俄罗斯选举 俄罗斯地区立法机关选举 选举制度

【中图分类号】D73/77.24(511.2)**【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12)02-0122-(21)

俄罗斯有三个级别的选举，即：联邦、地区和市级选举（федеральные, региональные, муниципальные выборы）。联邦级选举指以联邦法律为基础，选民直接参与的俄联邦总统选举、俄联邦国家杜马选举以及其他宪法规定的联邦机关选举；地区选举指按照俄联邦各主体法律进行的地区立法及执行机关的选举，具体而言，是指地区立法机关议员选举以及该地区国家权力执行

* 官晓萌，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博士研究生。

机关最高官员的选举；市级选举指城市居民在法定程序内对于地方自治代表和执行机构的选举。本文研究的对象为俄联邦地区立法机关选举。

一、苏联解体前夕及叶利钦时期俄罗斯地区立法机关选举

1988年6月召开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是苏联政治改革的转折点。会议主张对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进行改组，强调人民代表大会应成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1989年春，苏联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与此同时，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通过了《人民代表选举法》（Закон РСФСР «О выборах народных депутатов РСФСР»）及《地方人民代表选举法》（Закон РСФСР «О выборах народных депутатов местных Советов народных депутатов РСФСР»）。后者是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内边疆区、州、自治区、自治州、城市等级别的人民代表选举的法律基础。1990年3月，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进行了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此后，各级地方选举陆续在各地展开。在最初进行的各级选举中，除了苏共以外，没有其他政党参加。各社会团体通过推举独立候选人的方式参与选举。

当代俄罗斯地区立法机关选举的法律基础，是1993年的宪法。1993年12月12日，地区立法机关选举与国家杜马选举和宪法公决一同举行，当天共有10个地区进行了选举。更多地区选举于1994年3月进行。1993年至1995年，共有85个地区进行了地区选举。

1993年宪法确定了俄罗斯“强总统制”的政治特点，因此国家立法机关的作用相对较弱，而地方立法机关的作用在制度上较联邦级立法机关更弱，执行机关在地区层面却拥有较大的影响力。立法机关的弱势还体现在成员数量上。根据1993年大部分立法机关的相关规定，地区立法机关的人数不应超过50人。^①而此前的《地方人民代表选举法》中则规定，边疆区和州人民代表人数最高可达300人，莫斯科市人民代表人数最高可达500人。^②

① Голосов Г. Измерения российских региональных избирательных систем// Полис. №4. 2001.

② Закон РСФСР от 27.10.1989, О выборах народных депутатов местных Советов народных депутатов РСФСР.

按照 2010 年新确定的地区立法机关人数，人口 5 万以下的地区最多可选出 50 位议员，人口超过 200 万的最多可选出 110 位议员^①。

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地区立法机关是在地方行政长官的压力下产生的^②，且从制度上看其影响力不如执行机构，然而，作为经自由选举产生、且参与地方重要法律法规制定的地方政治力量，其地位和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很多在 1991 年到 1993 年与叶利钦斗争的政治力量，都借助这一舞台重新开始与其展开新一轮的斗争。

二、普京时期的俄罗斯地区立法机关选举改革

叶利钦时期，尤其在其第二任期，当局将部分权利让渡给地区以换取州一级行政长官的忠诚，并以此保证在联邦级别的选举中取得胜利。这一做法导致了地区精英的影响力增强，对于联邦统一及政权稳定造成了威胁。普京上台后开始了加强联邦垂直权力的改革。作为改革的一个部分，俄罗斯于 2003 年开始了地区选举改革。改革的目的是帮助当局降低地区政治精英的影响，从而达到维护联邦统一稳定的作用，同时也有增强全国性政党作用的用意。

从政党发展的角度来看，叶利钦时代结束后，民众对于政党的兴趣逐渐减弱，政党在国家层面的作用减小，在地区层面更是被边缘化。2000 至 2003 年，一些地区的政党候选人甚至经常在选举中掩饰自己的政党身份^③，某些地区还出现了大部分立法机关议员都是无党派人士的现象^④。此外，2002 至 2003 年间，大多数地区采用的是多数代表制，在选举中独立候选人的优势

① Решение принято. Число депутатов в региональных думах будет пропорционально числу избирателей. 26.03.2010. <http://www.hs-pr.ru/node/1180>, download: 2012.04.07

② Коляда Е.Ю. Региональные выборы. Анализ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Выборы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й гуманитарно-политологический центр «Стратегия» Институт развития избирательных систем (ИРИС). Под ред. М.Б. Горного.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2002. http://www.democracy.ru/library/practice/media/rfelec_gor. (download 2012.04.07)

③ Александр Кынев. Выборы парламентов российских регионов 2003-2009: Первый цикл внедрения пропорциональной избирательной системы. М.: Центр «Панорама», 2009. С.17.

④ Голосов Г. Измерения российских региональных избирательных систем.

较之政党更大，他们在地区选举中屡屡取胜。这一时期政党的竞争对手通常是独立候选人，而不是其他政党。对于政党来说，与其投入精力于塑造政党品牌，不如思考如何使本党所支持或扶植的候选人取胜。这种现象导致政党在政治生活中作用降低，地区政治由地区精英集团或者家族势力主导。因此，从制度建设的角度来看，实行新的地方选举政策，能使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与此同时，虽然支持当局的政权党在普京第一任期内的联邦层面选举中取得了优异成绩，但是在地区选举中的优势却并不明显。如在 2003 年 12 月 7 日所进行的 7 个地区级立法机关选举中，统一俄罗斯党只在卡巴尔达—巴尔卡尔共和国和卡尔梅克共和国的立法机关中获得超过半数的席位。在其他几个地区优势极低，甚至遭遇了失利，其中在印古什共和国只获得了总席位 34 席中的 7 席。^①普京第一任期虽然已经推动第一轮垂直权力改革，但地区精英仍不急于政党化，且俄共等反对派依然在地区层面拥有很大的市场。因此，当局在 2003 年开始进行的地区选举改革中，也不排除有支持政权党发展、打压反对派的动机。

（一）法律改革

俄罗斯联邦和地区选举的两部基础法律文件，分别是《俄联邦政党法》和《俄联邦公民选举权利及参与全民公投权利基本保障法》。俄罗斯独立后，国内政党数量多但是组织松散，不能发挥政党应有的作用；各派政治力量斗争激烈，地区政治精英各据一方，这些都给俄政局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新政党法的推出，是普京使用法律工具规范政党活动、稳定国内政局的重要举措。《俄联邦公民选举权利及参与全民公投权利基本保障法》规范了俄罗斯各级机关选举的具体法律法规。从此，俄罗斯国内的政党发展和选举活动开始在法制的框架下走向规范化。

《俄联邦政党法》^②于 2001 年通过。这一法律的通过受到了主流民意的支持。经历 10 年动荡的俄罗斯人民希望建立稳定的政党体制，终结混乱无序的政党斗争。与此同时，俄总统普京积极与各党派在这一问题上进行沟通。

① 数据见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网站 <http://www.izbirkom.ru/region/izbirkom>

②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О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партиях» от 11 июля 2001 года N 95-ФЗ// Собрание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ства РФ.2001.N.29.

最终，绝大多数党派支持普京制定政党法。按照该法律，从2003年7月14日开始，政党是联邦和地区选举中的唯一选举联盟。这意味着社会组织和政治运动不能参与联邦和地区级别的选举。《俄联邦公民选举权利及参与全民公投权利基本保障法》于2002年通过^①。该法律第35条16款规定，俄联邦主体及地方自治立法机关的一半席位或者立法机关两院中的一院^②，应该按照比例制原则选举产生。^③这一法规从2003年12月7日开始生效。普京在联邦和地方选举中所进行的改革主要是以上述两部法律文件及修正为基础进行的。这两项法律规定了在地区立法机构选举中，政党是选举活动的唯一主体，并积极推行比例代表制。

随着地区立法机构选举改革的开始，一些法规陆续出台。这些法规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国内政党发展和选举活动，但也使政党间的竞争开始产生一些制度上的不平等。2005年，《俄联邦公民选举权利及参与全民公投权利基本保障法》（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об основных гарантиях избирательных прав и права на участие в референдуме граждан РФ»。）修正案通过。其主要内容包括：取消选举团（Избирательный блок），禁止多个政党以选举团的形式联合参选；将门槛线的最高值限制在7%^④；严格选举人名单和候选人的注册^⑤；加强对选举和推举候选人的行政监管；地区有权自主决定是否取消选票上“反对所有人”这一项；确定选举时间固定为每年的两个“统一选举日”。

2006年1月1日，普京签署了联邦法律《关于联邦主体立法机关和执行机关组织总原则》（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Об общих принципах органи

①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об основных гарантиях избирательных прав и права на участие в референдуме граждан РФ» //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15 июня 2002. №.106(2974).С.7-14.

② 俄罗斯没有规定地区立法机关中必须统一实行一院制。一些立法机构仍然保持两院制。但是2011年底，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立法机构通过联邦主体法案，规定未来该州立法机构将实行一院制。这意味着在地区层面上俄罗斯已经不再有实行两院制的联邦主体。

③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об основных гарантиях избирательных прав и права на участие в референдуме граждан РФ» //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15 июня 2002. №.106(2974).С.7-14.

④ 此前一些地区经常出现过高的门槛线，如莫斯科市杜马2005年12月4日曾进行过门槛线为10%的选举。

⑤ 将签名表问题签名的容忍度由25%降低至10%，增加了由于“不实资料”而拒绝注册的理由。

-зации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ных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ьных) и исполнительных органо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власти субъект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的修正案。该法律修正案规定，在地方议会选举中获胜的政党有权提出联邦主体的行政长官人选。众所周知，2004 年底普京提案修改了俄联邦主体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将直接选举行政长官改为由总统任命。因此，胜选党可以提名地方行政长官这一举措，极大地提升了政党在国家政治体系中的作用。

2006 年夏颁布的新的《俄联邦公民选举权利及参与全民公投权利基本保障法》修正案规定：不允许一个政党在竞选名单中加入其他政党的成员；候选人在当选为议会代表后，不能脱离其参选时所在的党而另投他党；完全取消了选票上“反对所有人”这一选项。2005 年禁止政党组成选举团，2006 年选举立法修正案又禁止政党名单包括其他政党成员。这些法律意味着政党以联合或合作方式参选的途径被彻底取消了。这对于小党尤为不利。一些小党具备一定的影响力，但是政党实力相对来说稍弱，单独参选无法通过门槛线。以往，通过组成联合选举团或加入其他政党名单的方式，它们还可以在议会中拥有自己的代表。现在，这些小党通过联合进入立法机关的道路被彻底封死。一些相对较大的政党，过去在某一地区实力稍弱，还可以通过与其他政党联合选举获得更多的支持率。如 2005 年，右翼力量联盟的成员曾经加入亚博卢选举名单参加莫斯科杜马选举，以期对于政权党的垄断地位提出挑战。但随着立法改革深入，这种政党合作方式也被彻底取消了。

完全取消选票中“反对所有人”的选项在俄罗斯也存在一定争议。这一法规不仅针对地区层面选举，也针对包括总统、国家杜马等国内各级别、各类型选举。在俄罗斯选举中，投“反对所有人”这一选项的选民通常有三类人：无缘由，只是保有这种习惯的选民；保持中立态度，不知道究竟应该选择哪位候选人（政党）的选民；对于选举名单上的候选人（政党）均不满意的选民。在 2005 到 2006 年的地区选举中，投“反对所有人”选项的选民比例普遍接近 10%，在加里宁格勒地区这一比例甚至达到了 16%。^①反对者认为，取消这一选项剥夺了一部分选民的民主选择。这一选项的支持者主要是

① Андрей Ларин. Что ЕДР коварный нам подбросил. 2006-07-05. <http://www.apn.ru/publications/print9962.htm>. 2006.07.09 (download: 2012.04.09)

统一俄罗斯党的成员，他们认为取消这一选项能去除俄罗斯国内的政治虚无主义气氛，使选民更加理智地对待选举。支持者还提出，美、法、等发达国家的选票上也不设这一选项，但是并未影响其选举的民主性。^①俄罗斯许多政治家、评论家均认为，这是统一俄罗斯党保护自身选举优势的手段。这一选项去除后，统一俄罗斯党的总得票比例肯定会在原有基础上增加，这必将增强其在选举中的政治垄断。许多过去带有抗议性质的投票者，只能通过不投票来表明自己的意愿。

2006年11月至12月《俄联邦公民选举权利及参与全民公投权利基本保障法》又进行了新的修正：取消了各级选举中决定选举有效的选民参与指标^②；禁止在公开选举宣传中通过电视节目来批评对手；严格限制那些参与极端主义活动的个人的被选举权。取消选民参与指标，意味着哪怕只要有一个人参加投票，选举也被认为是有效的。取消这一限制，在俄罗斯国内也受到了广泛讨论。反对者担心，以往在选举中，一些选民以不参加投票来表示对政权党的反对。因为如果投票达不到选民参与指标，选举会被宣布无效。在“反对所有人”的选项被取消后，更多反对政权党垄断的政党，有可能通过不参加投票来表明自己的态度。而在取消选民参与指标后，就算只有政权党支持者投票，选举也会被认为是有效的。这在某种程度上显然是更加增加了政权党的胜算。^③

除上述与地区选举相关的法律法规外，普京任期内通过的其他一些联邦法律，也进一步规范了政党的活动。2004年12月22日，普京签署了《俄罗斯政党法》修正案，对于政党注册的数量有了更严格的规定。其中主要规定了全国性政党的党员人数不得低于5万人，在半数以上俄罗斯联邦主体内，建立的地区分部党员人数不得少于500名，在其他地区分部中，每个分部党员不得少于250名。2007年《俄联邦杜马议员选举法》（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 о выборах депутато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Думы»）修正案规定：如果某

① История голосования «Против всех кандидатов»// Газета «Панорама». март. 2008. № 62.

② 指选举有效所需的最低选民参与比例，立法修正案前为20%，即在该选举中必须有超过20%的符合条件的选民投票，选举才被认为有效。

③ «Единая Россия» упрощает жизнь. 2006.11.10. <http://polit.ru/article/2006/11/10/yavka/> (download: 2011.10.09.)

一政党选举得票率低于 3%，其选举活动中免费使用的电视时段和印刷物平台将转为收费，政党需按相应计费结果补缴宣传费用。联邦法律中关于媒体使用的新规定，也对政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比如，由于出现了有偿使用媒体的规定，那些得票率低于 3% 的政党，有可能因为欠债破产而解散。实行新的媒体使用规则后，这些政党需要补交大量的宣传费用。根据中央选举委员会的统计，在 2007 年选举中，所有参选的政党共拖欠电视台和报纸债务，共计 11.32 亿卢布，其中亚博卢集团拖欠 1.7 亿，公民力量和俄罗斯爱国者党拖欠 1.68 亿，农业党和民主党拖欠 1.61 亿，右翼力量联盟拖欠 1.59 亿，社会公平党拖欠 1.46 亿。^①一些著名政党，如农业党、社会公平党、“公民联盟”党（партия «народный союз»）、公民力量（партия гражданской силы）等消亡、改组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无力偿还巨额的欠款。

随着普京任期内对俄罗斯政党和选举立法的改革，国内政党数量大幅度下降：2003 年年底，俄罗斯还有 44 个政党，到 2007 年年底只剩下 15 个。^②而随着各项选举立法的日渐严格，能够在地方选举舞台上继续角逐的政党更加凤毛麟角。在 2007 年 12 月到 2008 年 3 月的大多数地区选举中，只有 4 个杜马党参加角逐。

（二）比例代表制的推广

在联邦和地区选举中，随着改革的进行，政党的作用日益增强。比例代表制的引入使联邦型大党的地位逐渐增强。统一俄罗斯党是受益最大的政党，在大多数地区取得胜选党的地位，且支持率急剧攀升。俄共基本上保持稳定的“第二名”位置，但是得票率大多在 10-15% 上下。

从印古什共和国的例子，可以了解到普京时期俄罗斯地区立法机关选举改革中大幅引入比例代表制的成果。改革后，该地区分别在 2003 年 12 月 7 日和 2008 年 3 月 2 日举行了两次地区选举。2003 年该地区立法机关选举与国家杜马选举同日进行，共选举 34 名议员，其中一半由比例代表制产生，门槛线为 5%。此时该地区最具有竞争力的政治组织是“世界俄罗斯党”（Российская партия мира）选举团。其领导人为前印古什地方行政长官鲁

① Александр Кынев. Выборы парламентов российских регионов 2003-2009. С.12

② Там же. С.11.

斯兰·阿乌什（Руслан Аушин）。此人虽然在联邦中央的压力下辞职，但在该地区仍然保持着相当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因此，2003 年该地区的地区选举，主要在其支持者与地方行政机构的对峙中展开。位列其后较有竞争性的参选者还有俄罗斯生活党（Российская партия Жизни）。

表 1 印古什地区立法机关 2003 年选举结果

印古什地区选举（比例代表制选区）		印古什地区选举（多数代表制选区）	
政党	取得席位数		取得席位数
统一俄罗斯党	7	独立候选人	14
世界俄罗斯党	3	俄罗斯生活党	2
俄罗斯生活党	3	亚博卢	1
亚博卢	2		
俄联邦人民党	2		

资料来源：数据见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网站 <http://www.izbirkom.ru/region/izbirkom>

此次选举后，阿乌什立即宣布选举胜利，加上支持他的独立选举人，其在立法机关中的实力确实很强。相对来说，统一俄罗斯党作为当时的联邦第一大党，在该地区的表现却并不尽如人意。

而 2008 年印古什立法机关选举采取完全的比例选举制，议员席位数减少至 27 席。随着改革深入，地方政治精英的实力逐渐减弱，参选的政党只有联邦型大党：统一俄罗斯党、俄共、自民党和公正俄罗斯党。结果，统一俄罗斯党以 20 席的绝对优势奠定了其在立法机关的主导作用。自民党取得 3 席，俄共和公正俄罗斯各得 2 席。

（三）改革的影响

总体来说，地区选举改革并没有提高俄罗斯民众在地区层面的政治参与度。在 2003 年以后，地区选举选民参与率增加的情况并不多。大多数时候，只有在地区选举与总统、国家杜马选举重合时，选民参与率会有所提高。在其余 77 次地区选举中，只有 16 次选举中选民参与率超过 50%，38 次选举中积极选民数量低于 40%。2006 年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选举的选民参与率只有 27.9%。^① 选民参与率的数据显示，经历地区选举改革后，俄罗斯选民

^① 数据参见 Кынев А.В, Любарев А.Е. Партии и выборы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Эволюция и деволуция. Новое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 Москва, 2011. С.601.

在地区层面的政治参与度并没有显著的提高。

同时，随着各项法规的严格，在政党活动受到规范的同时，俄罗斯地区选举中的政治竞争有减弱之势，统一俄罗斯党的优势地位难以撼动。从下表的数据中可以观察到，参与地区选举的政党（2005年前包括选举团）数量从2007年开始这一数据呈大幅下降。在这一基础上，能够顺利当选的政党数量也越来越少。至2009年，在各地区选举中能够当选的政党平均不足3个。与此同时，从统一俄罗斯党的平均得票率可以看到，其在地区选举中的平均成绩基本一直呈上升之势，且从2007年起一直保持在50%以上。其优势地位已无人能够动摇。

表2 俄罗斯地区选举重要数据列表

时期	选举数量	平均参选政党（选举团）数量		统一俄罗斯党平均结果（%）
		参选数	当选数	
2003年12月7日	7	6.7	3.3	47.1
2004年3月14日	6	7.3	3.8	45.4
2004年秋	11	7.6	5.5	27.9
2005年春	8	6.4	5.1	29.1
2005年秋	12	7.2	4.0	46.5
2006年3月12日	8	8.1	4.5	37.5
2006年秋	10	7.9	3.8	44.9
2007年春	15	6.5	4.3	43.9
2007年12月2日	9	4.8	3.2	64.4
2008年3月2日	11	4.9	3.4	62.6
2008年10月12日	5	5.2	3.4	66.6
2009年3月1日	9	4.3	3.8	58.7
2009年10月11日	3	6.0	2.7	62.1

资料来源：Кынев А.В., Любарев А.Е. Партии и выборы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Эволюция и деволуция. Новое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 Москва, 2011. С.681.

三、梅德韦杰夫时期的俄罗斯地区立法机关选举

进入梅德韦杰夫任期，我们可以观察到他对于政党发展的一些现代化要求。例如，他在2008年的国情咨文（Послание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2008）中就提出了10条与政党发展有关的立法倡议。包括：1.给予小党相应的代表权，得票5%-7%的政党可以在议会中得到

1-2 个席位；2.建议只有在地方选举中获胜的政党有权提出当地行政长官候选人；3.取消各级选举保证金，建议在国家杜马选举中，取得超过 5%得票率以及在三个以上地区建立杜马党团的政党，可以不用为参加国家杜马选举收集签名（此前只有在杜马建立党团的政党可以免于收集签名）；4.只有当选相关联邦主体权力代表机关和地方自治机构的议员，才有资格进入联邦委员会；5.逐步降低注册新党所需的党员最低人数；6.引入政党法修正案，规定党的领导入应定期轮换；7.地方立法机构应加强有效监督，必要时可以撤换地方自治机构行政长官；8.让非政府组织和公众代表参与立法进程；9.应该保障议会政党在国家媒体中宣传自己的工作；10.鼓励媒体，包括互联网的讨论和监督。^①这些倡议基本上都已得到立法落实，其中一些立法不仅在联邦范围内具有影响，也对地区和市级选举具有指导意义。比如在地区议会选举中，得票超过 5%的党可选代表进入地方议会；未进入国家杜马，但在地方议会中有党团的党，不再需要为参加地方选举而征集签名等等。

梅德韦杰夫时代的政党改革，具有更加宽松和注重平等的特点，与普京时代的规范和收紧形成了对比。然而我们分析这些法律的具体内涵可以看出，这些法律实际上并没有改变普京时期既定的大局。落实在地方层面，这些改革并没有对地区选举的立法基础进行大的改动，更没能改变地方选举的既定格局。能够有实力参与选举并最终当选的主要还是 4 个杜马党。其中在一些地区只有 2 至 3 个政党能进入最终的席位分配。统一俄罗斯党依然保持着其在地区选举中的领先优势。虽然由于金融危机等影响，其支持率出现了一定的下降，但仍在 12 个地区的选举中取得了胜利。

四、影响俄罗斯地区立法机关选举的重要因素

2005 年通过的《俄联邦公民选举权利及参与全民公投权利基本保障法》修正案，规定选举联邦级权力机关、联邦主体权力机关、地区机关的周期和上述机关和议员的任期，由宪法、联邦法、联邦各主体和市级法律决定，但

^① Послание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2008. 2008.11.05. http://archive.kremlin.ru/appears/2008/11/05/1349_type63372type63374type63381type82634_208749.shtml(download 2012.04.09)

不能超过 5 年。也就是说，俄联邦各级别的权力机关和立法机关的任期，可以因为该级别法律的具体规定而不同，但是总的来说，不能超过 5 年。该条法律还规定：俄罗斯各地区、市级选举应该在两个“统一选举日”（Единый день голосования）进行。根据该法律第 8 条第 1 款，统一选举日为任期结束当年 3 月或 10 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如果当年的 3 月或 10 月第二个周日为非工作节日、非工作节日前后的某一天，或按照规定程序被定为工作日，则选举日期相应改为 3 月或 10 月的第 1 个星期日。各级别选举日重合时，选民可以同时为四种以上选举投票，其中不包括提前选举、复选以及补充选举。统一选举日的实行极大规范了俄罗斯的选举活动。在此之前，俄罗斯从 90 年代末到 21 世纪初，几乎每个星期日都有某个地区、市级单位在举行不同类型的选举。统一选举日的实行集中了行政资源，也使选民参与选举更为便捷。

按照上述法规，从 2006 年 3 月 12 日起，俄联邦地区及市级立法机关选举时间，按照统一选举日进行。2010 年结束的地区及市级选举于 3 月 14 日和 10 月 10 日举行，2011 年上半年的地区及市级立法机关选举于 3 月 13 日举行，下半年选举于 12 月 4 日举行（与国家杜马选举同日）。

在选举制度方面，俄罗斯地区选举正在积极推行比例选举制。比例代表制的深化，对于俄罗斯地区选举局势造成了深刻的影响。这些影响在选举准备、选举和选后阶段都有体现。

在选举制度中，除了代表制外还包含众多复杂的因素。在比例代表制得到推广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对政党和候选人注册的体系、门槛线以及统计获胜者的方式等因素进行综合分析。

（一）选举名单形式——区域小组

关于选举人名单的形式，俄联邦立法没有规定选举名单是应该实行统一名单还是分成区域小组。俄联邦中央选举委员会只是向地区提出建议，可以采取开放名单制度（Открытые списки）或者将选举名单按区域划分即区域小组（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ые группы партийных список）的形式，但该建议不具有强制性。

开放的选举名单制度指选民不仅为政党投票，还可以在该政党的名单中

选择某位选举人，这一制度没有在俄罗斯的选举中得到推广。

从 2006 年起，俄罗斯许多地区开始实行区域小组的选举名单形式（将选举名单按区域划分为不同的小组）。区域小组可以使候选人更贴近具体区域的利益，但这一方式也会给政党增加额外的压力。区域小组对于每个区域的候选人数量都有要求，因此政党必须推出更多候选人。这关系到政党参选的资格，同时使得政党参选更加复杂。因为每一位候选人注册参选都需要一系列准备文件和资格审查，推出更多的候选人，意味着政党必须付出更多的人力物力。在这些准备工作之后，政党需要面对的问题是，许多推举出来的候选人可能根本没有任何机会当选，很多候选人的提名只是为了单纯达到政党区域小组候选人数量的要求。

政党在区域小组需要面对的风险，在于选举人名单设有最低名额限制，如果其中有候选人被取消资格导致候选人数量不足，整个名单都会被作废。在实际选举中，一些地区选举在比例代表制的部分，最终甚至没有一个政党能够取得席位。比如 2004 年阿尔汉格尔斯克地区的选举，该地区法律规定，选举人名单应划分为不少于 10 个区域小组，地区比例制席位总共有 31 个，最终 31 个席位中只有 15 个是由区域小组产生的。^①

区域小组的选举名单形式，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对于小党和反对党不利。首先，在某一地区选举中，要在不同的区域都提出符合条件的候选人，本身就是很大的工程，一些小党根本无法凑齐合格的选举名单。况且每个候选人的登记，都需要政党投入不少人力、财力和物力，这对于一些小党来讲，更是额外的负担。

（二）选举保证金

选举保证金（избирательные залогов）是指推选候选人所需的资金。在 2009 年选举保证金制度没有取消之前，缴纳选举保证金和收集选民签名是二选一的注册必要条件。在此之前，主要是 2003 至 2008 年期间，地区选举中的保证金一直在持续增长。这是因为随着俄罗斯国内政治的发展，各党派投入选举的选举基金数额一直在增长，而按照《俄罗斯公民选举权与参加全

^① Аркадий Любарев. Разбиение партийного списка на региональные группы: проблемы 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ого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ьства// Журнал о выборах. 2007. №5. С. 37-42.

民公决权保障法》的规定，选举保证金的数额与选举基金（избирательные фонды），即候选人（政党）投入选举的资金数额相关，其数额为选举基金最高支出额度的 10-15%。持续增加的选举保证金门槛显然为政党推出候选人设置了新的障碍。保证金对于财力雄厚的政权党肯定不是问题，但是对于一些小党，甚至一些具备相当实力的反对党来说，能够投入到地区竞选中的财力物力是有限的。

2009 年 3 月 14 日，俄联邦通过《取消选举保证金的联邦立法修正》^①，取消了选举保证金法规。

（三）政党签名

政党签名指政党为了参加选举所应该收集的选民签名。在地区改革进行过程中，政党为了注册参选，应该出示相当于 1%-2%选举地区选民数量的签名。按照《俄罗斯公民选举权与参加全民公决权保障法》，签名数量不足、签名没有通过审查，都可能导致政党名单被拒绝。

法律对于不合格签名设有容忍度，超过容忍度的选举名单被视为无效。2005 年法律把对于不合格签名的容忍度由 25%降至 10%。严苛的规定使得大量选举人名单因不合格签名而被判定为无效。

2005 年开始，法律规定在提交选举人名单资格审查时，缴纳保证金和收集签名可以二选其一，大多数政党都选择缴纳政党保证金。

普京时期严苛的签名审查，一方面有利于规范候选人（政党）参与选举活动，另一方面也为一些政党，尤其是实力稍逊的小党设置了一定的障碍。

梅德韦杰夫 2008 年 11 月在国情咨文中提出了 10 条与政党发展相关的立法，其中包括倡议取消各级选举缴纳保证金和逐步减少参加国家杜马选举所需的选民签名。目前《俄联邦公民选举权利及参与全民公投权利基本保障法》对于地区选举中收集签名下限设为 10 个签名，但是规定上限不超过地区选民数量的 2%。^②

①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О внесении изменений в отдельные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ные акты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 связи с отменой избирательного залога при проведении выборов» 9 февраля 2009 года № 3 ФЗ.

② Пункт а2. Статьи 37.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об основных гарантиях избирательных прав и права на участие в референдуме граждан РФ»// http://www.cikrf.ru/law/federal_law/comment/st37.html

（四）门槛线划定

在地区选举改革的初始阶段，地区有权自己决定是否引入具体的门槛线，并且对于门槛线的设定没有限制。大多数地区决定采用联邦级别选举5%的门槛线。2003年至2006年3月，在俄罗斯一些联邦主体共进行了52次地区立法机关选举，其中5次选举门槛线低于5%，31次选举门槛线等于5%，16次选举门槛线高于5%（大部分地区门槛线为7%左右，其中在卡尔梅克2003年12月的选举和莫斯科2005年下半年的选举中，门槛线曾经高达10%）。^①

2005年联邦立法进行了修改，禁止地区的门槛线超过7%。这一标准从2006年初开始实施，其后各地区不再有高于7%的门槛线。但随着国家杜马门槛线提高至7%，大多数过去采用5%或更低门槛线的地区也将门槛线数值向国家杜马门槛线靠拢。截至2009年，大部分地区采用7%作为地区议会选举的门槛线。

学界通常认为，设置门槛线的主要目的在于确保议会的效率以及代表性。首先，大量小型党团对于议会的工作效率有影响。第二，在选举中有时会出现一种情况，即选民出于偶然情况选择一些政党，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得票率较低的政党可能并不能代表任何群体，它们进入议会并不具有代表性。在上述两种情况下，引入门槛线有助于保证议会的工作效率，避免缺乏代表性的政党出现在议会中。但是过高的门槛线会阻碍一些具有一定选民基础的政党进入议会，使议会缺乏民意的体现。在俄罗斯地区选举中，大部分地区7%的门槛线甚至导致一些杜马党都无法进入地方议会。

（五）席位分配法

除了门槛线以外，席位分配法对于引入比例代表制的地区选举也有重要的影响。席位分配法是指使用数学公式将政党在选举过程中的选票数转化为相应的席位。相比多数代表制来说，比例代表制更倾向于按比例地分配席位。不过，不同的计票公式可能对席位分配产生不同影响，从而使选举的结果产生细微的变化。

^① Александр Кынев. Выборы парламентов российских регионов 2003-2009. С.43.

在俄罗斯联邦，从 1993 年开始，国家杜马选举分配席位所采用的是黑尔基数法^①，这是公认的比例代表性最强的席位分配方法。在地区选举中，大多数选区也都使用黑尔基数法。然而，随着地区选举改革的进行，一些地区开始选择顿特法^②和因姆皮利亚里法^③。这两种方法都会造成获胜政党取得相对于其得票率更多的席位，其中因姆皮利亚里基数法被认为非常严重地破坏了比例代表制，在使用这种席位分配方法后，一些超过门槛线的参选政党最终反而没有获得席位。^④

2003 年，在卡尔梅克立法机关人民呼拉尔选举中，顿特法被首次使用。2006 年圣彼得堡立法机关选举首次采用因姆皮利亚里法。随后，莫斯科、萨马尔和萨拉托夫等地的选举，都使用了顿特法来划分席位。一些地区，如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秋明、萨哈林和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采用了改良型的因姆皮利亚里法。这种方法更加温和，使得每一个超过门槛线的参选政党都能得到席位。

2009 年，越来越多地区开始使用因姆皮利亚里法。2009 年 3 月 11 日，在举行立法机关选举的 9 个地区中，6 个使用了因姆皮利亚里法。其中 3 个地区使用改良的因姆皮利亚里法；3 个地区使用严格的因姆皮利亚里法^⑤。

对于在俄罗斯地方选举中，顿特法和因姆皮利亚里法对选票转换席位的影响，俄罗斯法律学专家阿·柳巴列夫在其文章中专门进行了分析。以下为在秋明地区选举中按黑尔法、顿特法和因姆皮利亚里法计算席位的说明。以表 3 为例，可以清楚地看出，顿特法和因姆皮利亚里法对获胜党即政权党更

① 又称黑尔—尼梅尔法或黑尔商数法，是最大余数法的一种。最大余数法需要计算出一个选举商数，然后各政党以选票除以该选举商数，其整数部分即各党当选席位数，若还有剩余则比较各党余票的多寡，依序分配。黑尔商数法的选举商数产生办法如下：按超过门槛线的选举名单将其所得总选票数（V）除以分配席位数（N），得出“选举商数”（每个席位的选票数配额）（Q），即 $Q=V/N$ 。

② 顿特法的计算方法：将各党所得选票列出，得票最高者先分一席，然后将其所获席位加一（即二），除其得票，比较各党之得数，数字大者再得一席。已分得席位的政党，在下一阶段其除数为已获得之席位数加一，再与其他政党比较得数，以决定该阶段的席位归属，直至所有席位分配完毕为止。

③ 因姆皮利亚里法也是最大余数法的一种，但是选举商数由 $Q=V/N+2$ 的公式取得。

④ Андрей Карелин. Кто отменил «Имперали» для москвы. 2009.01.07. <http://www.Rabkor.ru/?area=articleItem&id=3382> (download: 2010.25.09)

⑤ Александр Кынев. Выборы парламентов российских регионов 2003-2009. С.43.

为有利。如果按照顿特或因姆皮利亚里法，可以使政权党在同样得票数情况下多取得 1 个甚至 2 个席位。对于席位本来就不多的地区或市级立法机关来说，多取得 1 到 2 个席位也是很可观的数字。

表 3 秋明地区选举结果：按照不同席位分配方法计算各政党所得席位

政党	按黑尔法所得席位	按顿特法所的席位	按因姆皮利亚里法所的席位 (实际采用的方法)
统一俄罗斯	12	13	14
自民党	2	2	1
俄罗斯共产党	2	1	1
公正俄罗斯党	1	1	1

资料来源：Аркадий Любарев. Арифметика власт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журнал Архив.№.13-14 (156-157). 2007.

表 4 2007 年 3 月 11 日地区选举结果（按照不同席位分配方法计算各政党所得席位）。表中各地区实际选取的是因姆皮利亚里法。

政党	按黑尔法所得席位	按因姆皮利亚里法所的席位
萨马尔地区		
统一俄罗斯	9	11
俄共	5	5
公正俄罗斯	4	4
自民党	3	3
右翼力量联盟	2	1
绿党	2	1
莫斯科地区		
统一俄罗斯	32	33
俄共	12	12
公正俄罗斯	6	5
圣彼得堡		
统一俄罗斯	22	23
公正俄罗斯	13	13
俄共	9	9
自民党	6	5

资料来源：Аркадий Любарев. Арифметика власт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журнал Архив.№.13-14 (156-157). 2007.

表 4 所展示的是 2007 年 3 月 11 日地区选举结果的席位分配情况。由该图表可见，因姆皮利亚里法不但使获胜的政党取得了更多的席位，同时导致了小党的席位被剥夺。如果按照代表性更强的黑尔法，统一俄罗斯党在撒马

尔地区应得的席位数为 9 个，而按照因姆皮利亚里法，所得的席位数增加了 2 个。而得票率较低的右翼力量联盟和绿党，本来按照黑尔法可以取得 2 个席位，在使用因姆皮利亚里法后，只剩下了 1 个席位。这显示使用特定的计票方法可能使小党部分应得的席位转化为获胜党的席位。

表 5 以 2007 年萨马尔地区立法机关选举为例，将各党所获得的选票数所占比例与最终所得席位占总席位的比例进行比较。通过采用黑尔法和因姆皮利亚里法所得的不同比例可以看出，因姆皮利亚里法的代表性偏差更大一些，尤其是获胜党和小党的偏差更为明显。比如统一俄罗斯党的得票比例为 35.3%，但是通过因姆皮利亚里法计算分配席位后，其席位在立法机关中的比率达到 44%，表现出其得到了比选票应代表的支持率更加多的席位。

反观右翼力量联盟和绿党，它们在立法机关中的席位比率比其在选举中的支持率比例要低。小的政党取得一定的选票本来就十分不易，在此基础上，通过席位分配计算公式，无形中又被剥夺了部分选举成果。

表 5 2007 年萨马尔地区选举结果（按不同席位方法所得席位数占立法机关席位总数比例）。该地区实际采用的是因姆皮利亚里法。

政党（超过门槛线）	得票比例（%）	席位分配比例（%）	
		按黑尔法	按因姆皮利亚里法
统一俄罗斯	35.3	36	44
俄共	20	20	20
公正	15.9	16	16
自民党	12	12	12
右翼力量联盟	8.5	8	4
绿党	8	8	4

资料来源：Аркадий Любарев. Арифметика власти.

由上述分析可以观察到，在一些情况下，选择特定的席位划分法，能够使政权党取得比得票率相对更多的代表席位。

综上所述，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使政党之间的竞争基础有失平等。首先，在推选候选人阶段，对于选举签名收集和政党保证金的严格要求，客观上给一些小党参加地区立法选举造成了障碍。按区域小组提出候选人名单，在一定程度上使政党增加了竞选的成本，这也对小党不利。第二，在选举中普遍较高的门槛线，阻碍了许多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政党，包括杜马党进入地区立

法机关。第三，多数地区选用对政权党更为有利的席位分配方法，导致在实际分配中，政权党总能够取得比得票率更多的政党席位，无形中扩大了政权党的胜选优势。

五、结 语

普京时期的地区选举改革具有其值得肯定的特点。首先，政党在国家中的作用大大提高。比例选举制的大规模推行，使地方政治活动主要以政党为单位。同时，伴随着垂直权力改革，带有离心倾向的地区政治精英能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少，这对于维护联邦统一和稳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从另一方面来看，普京时期确定的地区选举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导致地区层面的政党竞争减弱。政权党在这一过程中受益巨大。从 2006 年起，统一俄罗斯党在地区选举中取得的优势越来越明显。2006-2007 年的地区选举中，统一俄罗斯在除了斯塔夫罗波尔之外的全部地区都取得了胜利。^①2011 年 3 月结束的地方选举中，尽管统一俄罗斯党由于金融危机遭遇了一定的支持率下滑，但仍在 12 个地区的选举中取得了胜利，其中在 5 个地区的得票率更是超过了半数。从上文分析可以发现，这些胜利的取得，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该党的自身发展建设，但是与一定的制度扶持也不无关系。

2011 年杜马选举后，俄罗斯爆发了大规模群众示威游行，抗议统一俄罗斯党在选举中的舞弊行为。实际上，舞弊问题只是民众抗议的原因之一，大部分民众是通过抗议来表达自己对于俄罗斯政治缺乏竞争的不满。

梅德韦杰夫在 2011 年的国情咨文（Послание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2011）中提出了一系列政治领域改革的倡议^②，包括：恢复州长直选；简化政党注册程序；改变国家杜马形成方式；简化推举总统候选人收集签名的规则（由 200 万减少到议会党候选人 30 万，非议会党候选人 10 万）；改变中央选举委员会和地区选举委员会形成方式等。梅德韦杰

① Иванов В.В. Партия Путина. История Единой России. ЗАО ОЛИМА Медиа Групп. Москва, 2008. С.256.

② Послание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2011. 2011.12.22.<http://kremlin.ru/news/14088> (download: 2012.04.05)

夫还提出权力应该去中央化，提出地区应具有自主性，应重新按有利于地区和市级权力的方式划分权力职能和预算资源。

这些倡议看起来与普京时期的紧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然，它们可能是梅普组合针对抗议情绪、为赢得 2012 年总统大选所作出的策略性表态，但应当看到，经历了 2011 年杜马选举后的抗议风波后，俄罗斯政党制度必定会迎来一定程度上的改变。这种改变应该会缓和普京时期留下的紧缩性特征，带有更多的现代化和宽松化特点。

【Abstract】 Protests against 2011 Duma Elections have been spreading across Russia. Election fraud, dissatisfaction against lack of competition in Russian politics in particular, is the main reason behind the mass protection. Through analysis on Russian regional electoral reforms, we find Russian regional electoral system and party system has certain institutional support for the “Party of Power”. This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reasons for lack of competition in Russian politics. During Putin’s second term, he started regional and municipal electoral reforms. The reforms aim at strengthening the role of political parties, especially the role of federal parties in regional politics, reducing influences of regional political elites and maintaining unity as well as stability of the federal. After the reform, on one hand the role of parties has been greatly enhanced and Russian stability has been consolidated. On the other hand, objectively regional electoral system is more beneficial to “Party of Power”. This paper will analyze the widespread use of proportional electoral system in Russian regional and municipal elections, as well as factors including related forms of electoral lists, electoral deposit, electoral signature, threshold and seat distribution method, which has provided certain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for Party of Power during the whole electoral process.

【Key Words】 Russian Election, Russian Regional Legislative Election, Russian Electoral System

【Аннотация】 В 2011 году выборы в Думу вызвали в России

массовые протесты. Вопросы мошенничества, в частности, недовольство отсутствием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конкуренции в России является основной мотивацией протестов. Анализируя реформы избирательной системы в регионах России, можно обнаружить, что избирательная и партийная системы в регионах России оказывают определенную организационную поддержку «партии режима», что является одной из важных причин отсутствия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конкуренции. В свой второй срок Путин стал проводить реформы региональной избирательной системы в России, целью которых являлось укрепление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партий, в частности, усилении роли федеральных партий в регион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и уменьшении влияния региональны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элит, сохранении единства и стабильности федерации. После реформы, с одной стороны, роль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партий существенно увеличилась, укрепилась стабильность в стране, с другой стороны, с объективной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региональная избирательная система стала более благоприятной для «партии режима». Широкое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 системы пропорционального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ьства в региональных выборах, а также связанные с этим формы избирательных списков, избирательные гарантии, подписи, избирательные пороги и методы распределения мест и иные разнообразные факторы обеспечивают определенные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ые гарантии правящей партии на протяжении всего избирательного процесса.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Выборы в России, выборы в местные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ные органы России, избирательная система

(责任编辑 肖辉忠)

2012年俄罗斯总统选举

普京重返克里姆林宫 ——是时候忘记俄罗斯现代化了吗？*

S·赫德兰**

【内容提要】尽管面对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活动以及竞选舞弊的指责，普京还是获得了2012年总统大选的胜利，踏上了重返克里姆林宫之路。本轮大选表现出两个在俄罗斯历史上从未出现的特征：第一，因特网在俄政治生活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尤其是社交媒体在示威活动组织方面表现出强大的动员能力；第二，普京在竞选过程中做出了高额的社会支出承诺，代表着2000年以来的保守性财政政策的终结，但是俄罗斯的财政收入极易受到国际油价波动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过高的联邦预算支出将为俄罗斯未来的经济形势蒙上一层阴影。本轮竞选活动中发生的大规模群众示威活动表现了新兴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商业精英为代表的部分民众的不满，并且对执政者的不满敢于公开表达了，普京未来需要努力与社会达成新的“契约”。国际油价的持续攀升可以保证普京实现其奢侈的开支承诺，但是油价不可能始终保持高位，收回增加退休金、提高教师和医生工资、军队重新装备等开支承诺，不仅会激起人民的反对更会引发利益集团强大的压力。如何保持预算平衡，促进俄罗斯经济稳定发展，普京将面临艰巨的考验。

【关键词】 普京 白色革命 社交媒体 财政政策 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D73/77.24(511.2)**【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12)02-0143-(23)

* 作者授权本刊独家发表，文中观点不代表本刊立场。

** S·赫德兰（Stefan Hedlund），瑞典乌普萨拉大学俄罗斯与欧亚研究中心，教授。

2012年3月进行的俄罗斯总统大选从两个重要的方面来看，对俄罗斯是个新奇的经验。第一个方面是，选民为了自己的偏好利用新兴社交媒体进行斗争。例如 Twitter, Facebook, Live Journal 以及 YouTube 网站促进了市民活动前所未有的活跃形式，推动数以万计的人们走向街头参加示威活动。这不仅要求我们重新考虑早前关于俄罗斯市民社会几近消亡的说法，同时也表明政权必然会有所反应。

另一个新奇的方面是，弗拉基米尔·普京 (Vladimir Putin) 最终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只能参与到重回总统宝座的实际竞选活动中。根据民意测验，普京无疑将赢得总统选举，但他明显惧怕可能与共产党领导人久加诺夫 (Gennady Zyuganov) 进行第二轮决选所带来的耻辱。随着普京的参选，他承诺将空前提高联邦预算支出。这就要求我们反过来重新评估先前所认为的政权固有的力量。尤其表明，财政政策在普京的第三个总统任期内（不连续的）将是保持政权稳定的关键方面。

下面，我们将论述以上两个新奇方面是如何相互交织的。它们是造成“白色革命” (Snow Revolution) 的那些潜在趋势的明显表现。自由主义反对派成员佩戴白色缎带为标识，明显地意在引发俄罗斯版的“橙色革命”。这一信息无疑被接收到了。支持普京的示威群众怒斥“橙色毒虫” (Orange Pest) 的行为表明，在俄罗斯，“橙色革命”是绝不能触碰的痛处。^①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俄罗斯随时会向乌克兰方式进行转变。在俄罗斯，不存在当年亚努科维奇 (Viktor Yanukovich) 与尤先科 (Viktor Yushchenko) 在基辅形成的那种冲突僵局。在2004年乌克兰总统大选中，亚努科维奇被指通过舞弊手段在总统选举中获胜，引发了危机。舞弊行为成为“橙色”反对派攻击的焦点以及行动的决心。在获得了来自国外的广泛支持后，他们通过重新选举实现了革命的成功。俄罗斯的情况与乌克兰没有任何类似之处。与乌克兰的团结正相反，俄罗斯的特征是碎片化。所有人都知道，如果希望普京不再担任总统的要求一旦实现，那么随之而来的就是彻底的混乱。

① “橙色毒虫”的说法出现于2007年，当时由克里姆林组织的亲普京的“欧亚青年联盟”在试图劝说普京谋求违宪的第二次总统连任时曾使用这一说法，<http://www.themoscowtimes.com/news/article/600-youth-vow-to-fight-orange-pest/197875.html>。2011年末，开始针对自由主义反对派进行反动员时，这一说法成为支持普京群众的标准口号。

尽管这样，在距离克里姆林宫很近的莫斯科市中心举行的、要求公正选举以及普京离开的大规模集会仍然很重要。权力的顶峰总是孤独的，我们将要讨论的两个潜在趋势中的第一个，已经为描述这个经典的案例作好了准备工作。当普京开始向独裁倾向发展，并且他的政治顾问开始建立他的硬汉形象之时，普京就已经成了自己成功的人质。

普京可以为其带来生活标准以及工资、退休金提高的经济回暖而沾沾自喜。他可以沐浴在被其他政治领导人艳羡的高支持率的光芒之中。他可以用通常认为不适合总统身份的方式对国内反对派以及外国领导人发表讲话，而侥幸成功。所以，他开始脱离实际也就不足为奇了。虽然种种迹象不断累积，表明普京不再被视为代表未来的力量，而只是过去的残余，但这一信息并未被接收到。显然，普京和他的顾问们已经陷入到他们自己制造的一贯正确与不可触碰的神话中去了。

诸如此类的政治断裂通常是危险的。对于普京来说，2011年9月24日到达了爆点。在卢日尼基体育中心举行的、被人熟知并令人惧怕的普京的“政权党”——统一俄罗斯党的集会上，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Dmitry Medvedev）总统宣布，他将不追求连任总统，^①而是提名普京参加总统竞选。同时，作为回应，普京建议梅德韦杰夫在自己胜选后出任总理一职。这一结果，使自2008年普京决定离开克里姆林宫并利用梅德韦杰夫为他保住总统职位时就开始的，对“两驾马车”统治性质的数年猜测戛然而止。

这一宣告没有必要引起如此大的轰动。即使不是大多数人，也有许多人曾预料到普京确实将重返克里姆林宫。即使2012年“王车易位”这个事实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只是为了应对2008年普京无法连续第三次出任总统的挑战，梅德韦杰夫最坚定的支持者也会支持梅德韦杰夫于2008年出任总统一职。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开始起作用的第二个潜在趋势。在梅德韦杰夫作为“临时代理”总统的4年中，这个国家的统治精英分成了两派。那些一直聚集在梅德韦杰夫身边的人，包括他出任总统之前以及出任总统之后，开始希望将现代化宣言变为实际行动，包括真正的打击腐败运动，将改善俄罗斯极

^① <http://en.rian.ru/russia/20110924/167090260.html>

坏的投资环境作为经济政策的重点。除了这些对国家未来发展的期望以外，两派的成员也肯定期望他们分别支持的人能为他们提供个人利益。

直到最后，梅德韦杰夫的支持者，如伊戈尔·尤尔根斯（Igor Yurgens），仍然坚持梅德韦杰夫有望连任总统的前景，同时表示重大的变化也是有可能的。但那并不会发生。就像结果所表明的，从 2008 年梅德韦杰夫被提名开始，就是为了确保普京能重回总统宝座。他将在四年内出任总统，然后安静地离开。唯一的问题是，他忘了告诉他的支持者这一事实。

在卢日尼基体育中心举行的那场精心策划的表演中，普京接受了党的提名，但是当他说这个决定是两个人早在 2007 年就已经决定的，只是没有公开的时候，普京已经受到伤害的形象再次被损害了。他说：“我想坦率地说：（梅德韦杰夫和我）很久以前，几年之前，已经就未来要做什么，以及谁去做什么达成了协议。”^①这表明，那些所有相信梅德韦杰夫的现代化宣言，希望他继续出任总统的人，被彻底地蒙骗了。这种目空一切的纯粹的傲慢导致太多人突然觉得自己受够了。这个国家的社交媒体开始发挥它的作用，让每一个人都知道，感觉被欺骗的人不止自己一个人。愤怒开始蔓延，人们涌上街头。这一转变可能会对俄罗斯未来的发展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现在来看 2012 年 3 月进行的总统大选给俄罗斯带来的另一个新奇的经验。应该注意到，不断增加的高社会开支加重了前几年财政政策的负担。有人可能将其解释为来自统治者的怜悯，但是更可能的解释是，政权害怕由于下层群众的不满而导致示威运动。

造成这种恐惧的各种原因已经呈现。早期一个有影响的事件就是上文中所提到的，2003 年发生在格鲁吉亚、2004 年发生在乌克兰的“颜色革命”。另一件事，2005 年，由于“福利货币化”而导致大批愤怒的退休者涌上街头。第三件事，俄罗斯出现了一个由鲍里斯·涅姆佐夫（Boris Nemtsov）与盖里·卡斯帕罗夫（Garry Kasparov）领导的半有组织的反对派，并在 2010 年召集了数次集会，要求普京离职。接下来，“阿拉伯之春”展示了社交媒体在组织社会抗议活动时是多么的强有力。

当政权意识到社会不满的强大的动员能力所带来的风险之后，同时从两

①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1/09/24/us-russia-idUSTRE78N0RH20110924>

条路径着手，作出反应。第一条，也是重要的路径，在前两届总统任期内，普京通过谨慎限制利益表达和聚集的舞台，防止公开的政治挑战。众所周知，他重新引入苏联时期的“垂直权力”（вертикаль власти），目的在于使命令与控制体系合理化，这样，权力就可以自克里姆林宫向下流转。这样做可以确保在国家杜马内不会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反对党，联邦地区长官可由克里姆林宫直接任命，媒体也可被政府驯服。

在最近一轮的选举中，被人们所熟知的“可控民主”证明了自己的价值，至少是在正式制度层面。尽管发生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但统一俄罗斯党于2011年11月赢得了国家杜马选举，普京于2012年3月赢得了总统选举。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有待观察。通过正式途径赢得选举，却付出了诸多断言其舞弊的惨痛代价，在某种程度上说是惨胜。过去，表达出希望一个没有普京的未来是不可想象的，现在这种希望的表达开始公开化了。

第二条，也是近期开发的路径，是普京在任总理期间，通过慷慨的联邦预算开支收买下层群众保持沉默。这一支出热潮始自退休金的增加，随后扩大到保证进行医疗改革以及大规模的军队重新装备计划。当普京进入到实际总统竞选活动时，他承诺每个人都会获益，令支出热潮达到了顶点。

下面的内容，将详细研究以上事件可能表现出的含义。我们将从“白色革命”开始，因为它将对新任总统普京如何处理政治以及其他改革的难题产生主要影响。接下来，将着手评估财政政策，详述对下层群众大规模不满表现的恐惧是如何导致联邦预算开支大幅度上升的。我们还将讨论奢侈的竞选承诺对保守性财政政策的终结产生了何种影响，同时评估以假定油价将保持高位（甚至更高）为基础的财政政策所存在的风险。

从未来看，俄罗斯再一次处于重要的十字路口。一条路是继续大规模的开支，这将恢复从国际资本市场借债的热潮。如果普京痛恨叶利钦时期依赖外国债权人所带来的耻辱，那么这种情况将不可能出现。相反的路就是政策收缩，确保削减开支，同时收回近期所作的竞选承诺。坚持保守的财政政策将会为现代化提供保证，但同时也存在着那些感觉自己被骗了的人爆发大规模抗议的风险。

只要油价维持高位或者继续攀升，大规模的财政支出就能有余地继续下

去，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但这是在玩火。调整行动被耽搁的时间越长，油价暴跌将会引发灾难的危险性就越大。同时，调整行动被耽搁的时间越长，俄罗斯希望通过将自身经济融入全球经济体系而成功实现现代化的机会就越渺茫。现代化是克里姆林宫必须要做的事，需要依靠油气收入来实现。但是一旦获得高油气收入，克里姆林就会产生自满情绪，这是很有问题的。下面，让我们来看看“白色革命”。

白色革命

因特网在俄罗斯使用的时间较晚。真正的突破性发展是在 2008 年秋，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因为担心本国的金融安全可能会受到影响，以及对于官方来源的信息缺乏信任，大量的俄罗斯家庭开始转向因特网寻求信息。在过去的几年中，因特网使用的扩张速度很快，截止到选举期间，已有超过 50% 的俄罗斯人使用因特网。^①

因特网使用的快速扩展所产生的政治重要性在于，它为社交媒体的扩展奠定了基础，而这些社交媒体能够在动员新兴中产阶级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通过诸如“Живой Журнал”（俄罗斯版 Live Journal）、ВКонтакте（俄罗斯版 Facebook）等网站，帮助人们建立联系，令他们感觉到存在不满情绪的不只是自己。Twitter 的重要性在于快速传播信息，召集快闪族；YouTube 为嘲弄政权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平台。所有这些社交媒体都有助于动员抗议行为，反对那些所谓的弄虚作假的选举，以及反对普京正在策划的重返克里姆林宫的行动。

直至 2011 年秋，通常认为俄罗斯的市民社会已经消亡。俄罗斯新兴的中产阶级被允许进行自我充实、炫耀性消费以及出国旅游，但是不能参加市

^① 根据 ITU（联合国信息与通信技术机构）的信息，俄罗斯因特网使用者的数量从 2000 年的 310 万人增加到 2010 年的 5970 万人，占总人口的比例分别为 2.1% 与 42.8%，<http://www.internetworldstats.com/euro/ru.htm>。根据俄罗斯电信与大众通讯部部长伊戈尔·谢戈廖夫（Igor Shchegolev）所说，2011 年俄罗斯因特网使用者达到 7000 万人，接近总人口的 50%，<http://www.cdi.org/russia/johnson/russia-seventy-million-internet-users-182.cfm>。市民活动的激增也刺激了使用社交媒体人数的快速增长。

民及政治性活动。少数几个反对派媒体被允许继续活动，如莫斯科回声电台（Эхо Москвы）、俄罗斯新报（Новая Газета），作为知识分子的宣泄口。因为政权有信心，这几个反对派媒体不会造成什么麻烦。

普京高人气的根基在于他成功地实现了经济增长与政治稳定。相较于上世纪 90 年代的混乱局面——掠夺成性的寡头横行无忌，国家处于碎片化的威胁之下，总统成为国际社会的笑柄，普京的成就自然被视为是伟大的。

普京和他的顾问们没有认识到的事实是：过去数年的稳定逐渐被视为停滞，生活水平的提高也随之激发了人们追求市民权力、政治权力和自由的欲望。随着梅德韦杰夫总统反腐运动的展开，高层人物那些惊人的追逐私利的行为被揭示在公众面前，原先对政府的不信任感开始演变成彻底的厌恶。阿列克谢·纳瓦利内（Aleksai Navalnyi），一名律师，后来成为著名的反腐博客作家，将统一俄罗斯党称为“一个骗子与小偷的政党”（партия жуликов и воров），他明显切中了要害。^①这个绰号很快就蔓延开来并被讨论，对煞费苦心建立起来的“政权党”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害。

对于这种麻烦的早期警告，在 2011 年 11 月 21 日就出现了。这一天，普京出席了俄罗斯重量级格斗冠军菲德尔·艾米连科（Fedor Emelianenko）对阵美国挑战者杰夫·蒙森（Jeff Monson）的无限制格斗比赛。考虑到普京是柔道黑带选手，以及他平时的硬汉形象，这里本应是他的主场。然而，当他进入场地，向俄罗斯选手表示祝贺的时候，观众却爆发出很大的嘘声和起哄声。虽然支持普京的发言人试图将嘘声解释为是给美国选手的，或者是预先录制的挑衅行为，但是对普京形象的损害已经形成了。本次事件的片段已经上传到 YouTube，可以自由观看。^②

这件事所发出的信息是，许多过去的恐惧感已经消散了。人们不再是小心谨慎的，而是公开地对领导人表示反对。这一情况在社交媒体上发生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可能最重要的事件要属俄罗斯摇滚乐队“Rabfak”将“投票

① 这个绰号在 2011 年 2 月纳瓦利内参加俄罗斯的一个广播电台“finam.fm”脱口秀节目，与统一俄罗斯党成员费德洛夫（Evgeny Federov）进行辩论时第一次使用。本次辩论可在 YouTube 网站上观看，<http://www.youtube.com/watch?v=ccE-zCR1ej4>（到 2012 年 3 月上旬，浏览量已经接近 100 万次）。

② <http://www.youtube.com/watch?v=QzOhEFU2yFw>

给普京的疯人院”（Наш дурдом голосует за Путина）的音乐录影带上传到 YouTube 了。^①这个视频传播得非常快，加上大规模的讨论，对政权造成了严重的损害。随着 12 月 4 日国家杜马选举的不断临近，整个国家沸腾了。

随着普京个人以及他的名誉不佳的政权党的民意支持率开始下滑，反对派的成员开始宣称，担心即将进行的选举会发生舞弊行为。他们的断言将会被证明是正确的。官方宣布的统计结果显示，统一俄罗斯党赢得了选举。在 2008 年的选举中，普京的政党赢得了宪法规定的多数席位。但这次，它仅赢得了简单多数。然而它终究是赢了，这才是重点。^②

受选举充斥大量舞弊行为报道的刺激，据说莫斯科的舞弊情况尤为严重，激进分子涌上了街头。选举结束的第二天，在凯旋广场（Триумфальная Площадь）举行的未经批准的抗议活动中，发生了抗议群众与警察的暴力冲突。许多示威群众被拘留，据说有 250 人之多，纳瓦利内也在其中。^③

面对反暴力的呼声，政权发现自己正处于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如果镇压过激，就会破坏把已安排好的普京重返克里姆林宫的事实说成是自由、公正选举的结果的任何可能性。为了避免对抗，当局批准将在 12 月 10 日举行的大型集会。地点定于位于莫斯科河畔的波洛特广场（Болотная Площадь）。

数以万计的人出现在 10 日举行的集会中，这是苏联解体以后最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活动。据组织者称，本次活动有 5 万人参加，要求诚实的选举以及没有普京的俄罗斯。据警察所说，人数只有 2 万 5 千人。这是第一次，独立的观察者通过上传到 YouTube 的内容以及其他网络资源对参加活动的人数进行计算，他们认为实际参加的人数比报道的更高。

并不只是参与抗议的绝对人数震动了政权。更重要的是，参与集会的许多人来自莫斯科的文化和商业精英。其中还包括了不少名人。许多人穿着设计好的衣服，所有人都用和平与有秩序的行为方式管理自己。如果允许防暴警察殴打他们从而制造示威群众的混乱，确实可以令情况看起来很糟。但

① <http://www.youtube.com/watch?v=fE91UduvNwo>

② 官方统计结果显示，统一俄罗斯党赢得了 49.3% 的选票，以及 52.9% 的国家杜马席位，统计结果可在以下网站获得，http://www.russiavotes.org/duma/duma_today.php

③ <http://www.dailymail.co.uk/news/article-2070615/Russian-election-protests-Mikhail-Gorbachev-calls-vote-annulled.html>

是双方很明显下定决心保证活动和平与有秩序地进行。情况也确实如此。但是，对政权造成的影响是实质性的。

当普京面对那些在他当政时期获利最多的人现在却转而反对他的事实，他的反应很可能是脸红的。这一点在他 12 月 15 日参加每年一度的电视问答节目时，明确地揭示出来了。在 4 个半小时回应被谨慎筛选过的问题的过程中，普京给了激进分子许多蔑视和嘲笑。普京引用罗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 的小说《森林之书》(*Jungle Book*)，谴责激进分子就像书中受惊的猴人(Bandar Logs)，总是喋喋不休，为丛林中其他的动物所嘲笑。^①

就好像什么东西突然间折断了似的，普京的硬汉形象破碎了。反对派很快证明，普京的嘲笑将成为他们最有力的武器。在俄罗斯非常活跃的社交媒体上，充斥着尖刻讽刺的图片和视频短片。纽约时报的一名专栏作家写道：“俄罗斯YouTube上，一些最强有力的行为，是乐队和表演者将俄罗斯的政治文化中的摇滚、饶舌、拙劣模仿以及讽刺作品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以讽刺、辛辣的幽默方式传递着反政府的信息，”^②

没有人能比上文中提到的在杜马选举第二天(12月5日)在参加抗议集会时被捕的纳瓦利内更好地捕捉到情况的变化。当他随后从莫斯科警察局被释放时对支持他的群众说：“我们15天前在一个国家被捕，今天在另一个国家被释放。”^③作为一个最重要的反对派领导者出现的纳瓦利内，利用自己的个人主页作为加强动员的平台。也许，最重要的事件就是纳瓦利内宣布以10万卢布的价格寻求一首最好的反对“骗子和盗贼政党”的歌曲，并将其上传到YouTube。最终的获奖者是Rabfak乐队和他们的“投票给普京的疯人院”。^④

12月24日，政权放弃了随着时间的流逝抗议活动也会自然失败的希望。一次被批准的示威活动在萨哈罗夫大街(Проспект Сахарова)举行。这次活动吸引了更多的示威群众，他们高喊着同样的口号，高举着同样的标语牌，大加蔑视和嘲笑普京。虽然再一次出现了大批的警察，但示威活动也再一次

① <http://russiaprofile.org/politics/51517.html>

② <http://www.nytimes.com/2012/02/16/opinion/putins-critics-hit-big-with-youtube.html>

③ <http://navalny-en.livejournal.com/3401.html>

④ <http://navalny.livejournal.com/tag/конкурс%20видео%20против%20ПЖиВ>

和平地进行。稍后是俄罗斯的长假，期间没有抗议群众出现。政权再次燃起了抗议活动就这么消亡了的希望，但希望再一次破灭了。二月初，激进分子再次出现在街头，3月进行总统大选的那个周末，大批抗议群众涌上街头，莫斯科中心城区的3至4个区域就像被军事封锁了一样。

在民主的环境中，如此大规模的示威活动简直是灾难性的。而在俄罗斯“可控民主”的环境下，这种示威活动不会对民意支持率产生即时的影响。统一俄罗斯党赢得了国家杜马选举，普京赢得了总统选举。但这并不意味着“白色革命”没有产生任何影响。随着普京已做好准备重返克里姆林宫，他也被严重地伤害了。剩下的问题就是，这对于今后六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来说，意味着什么。

作为回答这个问题的第一步，我们将会探究，之前如此成功的财政政策是如何服从于政治需要，确保普京在民意支持率方面获胜的。

保守财政政策的终结

在普京前两个总统任期内，俄罗斯的经济确实令人印象深刻。经过了叶利钦时代的大萧条，GDP下降40%左右之后，从2000年至2008年9年间，俄罗斯的GDP以每年7%到8%的平均速度增长。经济反弹的主要驱动力来自于1998年8月金融危机发生后卢布的大幅贬值。那些相信是普京将俄罗斯拉出经济衰退的人，应该考虑到1999年第三和第四季度的GDP增长已经达到了两位数，^①而这时，叶利钦仍是总统。

第二个实属幸运的方面与石油部门有关。作为俄罗斯主要出口产品的乌拉尔原油价格在1998年12月跌倒了谷底，只有8.73美元/桶。当普京1999年末被指定为代理总统时，价格也没有超过24.71美元/桶。^②2008年5月梅德韦杰夫担任总统时，价格也只有两个月处于142.94美元/桶的峰值。^③要弄

① 相较于之前数年的同期水平，1999年第三和第四季度的增长率分别为11.4%与12.0%。到2000年第四季度，增长率下滑到8.2%，而2001年第一季度的增长率仅有4.7%。参见<http://www.cbr.ru/eng/archive/>

② <http://large.stanford.edu/publications/coal/references/oilprice/urals/>

③ <http://www.bloomberg.com/quote/EUCRURNW:IND/chart>

清真正的价格暴利之源，我们可能需要将与原油价格上涨同时发生的几个私有石油公司通过提高生产绩效而导致产量大幅提升的因素加以考量。

苏联原油产量于 1987 年达到峰值，俄联邦的产量为 1148 万桶/日。在叶利钦执政的混乱时期，原油产量下降了将近一半，徘徊在 600 万桶/日的水平。经过普京前两个总统任期之后，产量上升了一半以上，2000 年为 654 万桶/日，2008 年上升到 988 万桶/日，到 2009 年继续上升，达到 1004 万桶/日。2009 年沙特原油减产，产量从 1084 万桶/日下降到 989 万桶/日，俄罗斯原油产量超过沙特。2010-2011 年，俄原油产量稳定在 1030 万桶/日。^①

原油价格与产量先后上升所带来的特别影响是，大量石油美元流入俄罗斯。1998 年至 2008 年间，俄罗斯经常账户下累计盈余达到 5874 亿美元。^②

这种突如其来的暴利会引诱任何国家的政府去着手施行大规模的支出计划。就俄罗斯的情况而言，财政部长阿列克谢·库德林（Aleksi Kudrin）因坚持保守的财政政策而得以一直连任。库德林坚持，石油暴利必须用以偿还外债，并且建立预防储备用以缓冲油价突然下跌所带来的影响。2008 年 9 月，因雷曼兄弟倒闭而引发全球性金融危机时，俄罗斯正处于良好状态。

1998 年俄罗斯外债达到历史最高的 1389 亿美元，占 GDP 总量的 68%。而到了 2008 年末，外债仅有 294 亿美元，不足 GDP 总量的 2%。^③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于 2008 年 8 月达到 5966 亿美元的峰值，^④大约相当于上文提到的 1999 年至 2008 年经常账户下盈余的累计总额。2008 年 9 月，预防储备基金也达到了 1426 亿美元的峰值。^⑤

全球性衰退对俄经济造成了严重打击。2008 年，GDP 保持了 5.2% 的增长，联邦预算仍出现盈余，相当于 GDP 总量的 4.1%。而 2009 年，俄罗斯 GDP 总量缩水 7.9%，联邦预算出现赤字，相当于 GDP 总量的 5.9%。^⑥由于多年

① http://www.bp.com/liveassets/bp_internet/globalbp/globalbp_uk_english/reports_and_publications/statistical_energy_review_2011/STAGING/local_assets/pdf/oil_section_2011.pdf

② 详见 http://www.cbr.ru/eng/statistics/credit_statistics/

③ 关于俄罗斯外债详情，参见 http://www.cbr.ru/eng/statistics/credit_statistics/

④ http://www.cbr.ru/eng/hd_base/mrrf/?C_mes=01&C_year=2008&To_mes=04&To_year=2010&x=32&y=6&mode=

⑤ <http://www1.minfin.ru/en/reservefund/statistics/amount/index.php?id4=5817>

⑥ http://www.suomenpankki.fi/bofit_en/seuranta/venajatilastot/Pages/default.aspx

来积累的丰厚储备，政府得以实施反危机措施，就像佩卡·苏特拉（Pekka Sutela）在文章中提到的，俄罗斯的反危机措施获得数个国际组织的称赞，是理所应当的。^①

得益于油价的快速上涨，俄罗斯走出了危机，但好像并未从过去审慎的财政政策中学到任何东西。在准备 2010 年联邦预算案时，普京总理承诺，70%的开支将用于社会层面。^②尽管随后财政部长库德林表示反对将导致赤字增加的支出计划，普京仍表现出将实现承诺的坚定决心。

普京的承诺中，排在第一位的是提高退休金。在 2009 年第四次提高退休金之后，2010 年又提高了近一半。^③2010 年 4 月宣布，将在未来两年内增加 160 亿美元的医疗保健支出，给联邦预算又添加了一项沉重的负担。预算支出增加的部分将通过增加工资税来实现，但是经济学家们认为，这样做将会威胁到经济复苏。对于上述增加财政预算支出的措施，库德林表示“失望”，并希望以上政策能够重新加以考虑。^④

与上述措施同时发生的是，普京决定同样增加给予军队和安全部门的预算分配。相较于 2010 年宣布的至 2020 年总金额达 19.4 万亿卢布（约合 6500 亿美元）的军队重新装备计划，工资的增长就不值一提了。当库德林知道梅德韦杰夫将代替普京成为下届政府总理的时候，于 2011 年 9 月 26 日宣布，他将辞去自 2000 年以来担任的财政部长一职。但是库德林辞职更为特殊的原因在于，他反对未来过高的国防开支。^⑤然而，将会有更多事情发生。

在竞选活动期间，普京表示，他将不参加任何形式的公开辩论，也不会公开出现在任何没有谨慎安排的场合。过去，正是由于他在这两种场合中保持了良好的状态，才得以最后当选总统。本次选举，情况变得非常不同。

在波洛特广场与萨哈罗夫大街举行大型集会的结果是，普京明显被震动了。他开始成为公众嘲笑的目标，他拒绝进行公开辩论已不再被认为是强大

① Sutela, Pekka, “Forecasting the Russian Economy for 2010-2012,” *Russian Analytical Digest*, 2010, no. 88, p. 4, at <http://www.isn.ethz.ch/isn/Digital-Library/Publications/Detail?ots591=0c54e3b3-1e9c-be1e-2c24-a6a8c7060233&lng=en&id=124640>

② *Moscow Times*, July 31, 2009.

③ Sutela, op. cit., p. 3.

④ <http://www.sptimes.ru/story/31273>

⑤ <http://en.rian.ru/russia/20110926/167150605.html>

的表现，而是软弱。如果他参加辩论，将会面对那些被指定的，可能是非常难回答的问题。而公开出现在怀有敌意的人群面前就更不可能了。上文中提到的普京在无差别格斗现场被嘘的情况决不允许第二次发生。

很明显普京不能忽视反对派。他将通过两种方式作出回应，一种是召集他自己的支持者举行大型集会，另一种是通过政治纲领吸引选民。

支持普京的大型集会于 2012 年 2 月 23 日在卢日尼基体育中心举行。卢日尼基体育中心正是普京与梅德韦杰夫共同宣布他们将交换工作的地方，地点的选择可能是有象征意义的。本次集会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根据警方慷慨提供的资料，在一个仅能容纳 78360 人的体育馆内，竟有大约 130000 人参加集会。而独立报告宣称，一些来自远方的参加者乘坐数百辆大巴车来到现场，甚至还有远自乌拉尔地区乘坐有 17 节车厢的专列赶来的。因为担心出现起哄情况，组织者确保只有被邀请者才能参加，“当参加者到达时，就会被询问属于哪个团体，以此为根据被分配到指定区域。进入体育馆时，参加者的姓名需要与名单进行核对。”^①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普京的 8 分钟讲话也只是提供了录音片段，由政府控制的部分媒体进行了播放。

为了作出第二种回应，也就是提出一个政治纲领，普京在俄罗斯不同的报纸上发表了 7 篇文章，内容涵盖了不同的方面，以此作为竞选的纲领。实际的作者目前还不清楚，也可能是拼合成的，但重要的是主题，文章所传达的信息是许多人希望听到的。

作为焦点的有关社会支出的内容刊登在 2012 年 2 月 13 日发表的一篇文章名为《建立公正：俄罗斯的一项社会政策》的文章中。^②文章开篇就声称俄罗斯是一个福利国家，而上世纪 90 年代的俄罗斯显然不是如此。接下来，文章提到在过去 4 年中，社会开支以绝对值计算提高了 50%，从占 GDP 总量的 21% 上涨到 27%。即使在 2008 年至 2009 年金融危机期间，工资、退休金、福利仍保持增长。^③

在对未来前景的乐观估计下，文章指出了一些优先领域。首先是被誉为“公共道德支柱”的教师和医生。国家现有的 100 万教师的工资应与他们所

① *The Moscow News*, 2-5 March, 2012, p. 4.

② 俄语版文章可见于 <http://kp.ru/print/3759/2807793/>

③ <http://rt.com/politics/official-word/putin-building-justice-russia-133/>

在地区的平均工资看齐。医生和大学教师的工资应当是各地区平均工资的两倍。生有第三个孩子的家庭应当获得特殊津贴。退休金和学生补贴都将有所提高。医疗保健系统将会改进，人们将更能负担得起住房。^①总而言之，每个人都能获益。

以上各种社会承诺所需资金的总额约为GDP总量的 1.5%，也就是六年内需要 1610 亿美元。^②这些还不够。普京提供的好处还包括，延缓提高公用事业收费；与能源公司就油价保持不变直至竞选结束之后达成协议；斥资 160 亿卢布购买国家控制的VTB银行的股票，其股票自 2007 年上市以来基本上一直在下跌；还提出了一个不切实际的建议，球迷可以免费乘坐飞机前往乌克兰和波兰观看 2012 年欧洲杯比赛，成本由俄罗斯航空公司与俄罗斯国家航空公司承担，而他们的收益将是获得良好的商誉。^③

以上消息正在传播的时候，许多承诺已经于年初开始施行了。军队工资在 1 月份上涨了一倍，警察工资上涨了一倍多；退休金 1 月份提高了 7%，4 月份又进一步提高了 2.4%；国家给予能源公司保持油价不上涨的补偿达 10 亿美元，等等。以上支出，使联邦预算开支在 1、2 月份增加了 37%，超过了 2011 年同期的水平。^④ 金融市场分析家们正在努力估计将会发生什么。

现在来探究奢侈的竞选承诺对未来的财政政策以及经济发展可能意味着什么，我们需要仔细观察油价与联邦预算开支规模之间的关系。

进行评估

油气出口占俄出口商品总量的三分之二，油气税收收入占联邦预算收入的近一半。基于这些简单的事实，我们可以得出俄罗斯极易受油价波动影响的结论。天然气价格当然也能发挥影响，但由于它一直与油价相关，并且有 6 到 9 个月的滞后期，所以原油市场的波动是主要的，也是最直接的问题。

① <http://rt.com/politics/official-word/putin-building-justice-russia-133/>

② <http://en.rian.ru/business/20120307/171834569-print.html>

③ <http://www.themoscowtimes.com/print/article/putins-election-promises-could-cost-161bln/453759.html>

④ <http://russianeconomicfreedom.org/>

油价的上涨可以带来丰厚的暴利，而油价的下跌也能造成实质性的破坏。

成为普京前两个总统任期标志的保守性财政政策的本质，是联邦预算开支的规划必须建立在对未来油价的保守估计基础之上。除规划的预算开支以外的任何实际收入，均要投入上文中提到的专门的预防基金之中。直到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之前，俄罗斯财政部所起草的联邦预算都保证了稳定的积累。金融危机爆发导致油价暴跌，从 2008 年 7 月的 142.6 美元/桶跌至 12 月的 35.7 美元/桶。这个时候就明显地显示了之前的财政政策是多么的明智。^①

随着油价再次攀升，俄罗斯走出危机，之前的经验也随之被忘记了。就像上文中提到的，在准备 2010 年预算案时，普京总理承诺将财政开支的 70% 用于改变社会面貌。财政政策重点从此转变为满足各种社会需要，也就是说，联邦预算开支将会继续增加。为了避免因为预算开支增加而造成预算赤字激增的糟糕情况，在准备 2011 年联邦预算案时，普京命令将石油预算价格从 58 美元/桶调高至 75 美元/桶。^②这是一次激烈的行动。根据经验，一般假定油价每变动 1 美元，就会导致联邦预算收入 20 亿美元的增减。根据这个估算，石油预算价格提高 17 美元，相当于允许财政开支增加 340 亿美元，而不会对预算赤字造成影响。新方案的内在风险在于保本石油价格，也就是联邦收入能够负担联邦支出的实际石油价格。如果支出增加，那么保本石油价格也要提高。保守的财政政策能够确保能源价格处于高位时的盈余，可以用于弥补市场萧条时的赤字。放弃这一政策等同于担负着巨大的风险。

诚然，在财政紧缩的那些年里开支依旧在增加。以占GDP的比例计算，联邦预算支出在 2000 年增加了 14.1%，2006 年增加 16.0%，2008 年增加 18.2%。^③如果考虑到，开支占GDP比例的稳定上升是发生在GDP同样处于上升的情况下，那么就可以推断出开支上升的实际水平甚至更高。即，联邦预算收入必须跟上开支上升水平，也就意味着保本石油价格也需要大幅度提高。2000 年至 2006 年间，保本石油价格处于 20 美元/桶至 40 美元/桶的范围内。到了 2008 年，已经上涨到 62 美元/桶。^④

① <http://www.bloomberg.com/quote/EUCRURNW:IND/chart>

② <http://uk.reuters.com/article/idUKLDE6511RI20100602>

③ <http://www.eeg.ru/pages/345>

④ <http://www.worldfinancereview.com/may2010/russianeconomyin2010.html>

即使在处于危机之中的 2009 年，以绝对值计算，支出从 2008 年的 7.6 万亿卢布增加到 9.6 万亿卢布，增加幅度超过了 27%。因为收入缩减了 7.9%，支出占GDP总量的比例达到了历史最高的 24.7%，^①保本石油价格也被推到了 99 美元/桶的高位。^②虽然乌拉尔原油价格在 2009 年从 36.2 美元/桶上涨到 76.8 美元/桶，上涨幅度超过一半，但还是不足以实现预算平衡。^③当年财政预算赤字占GDP总量的 5.9%。^④

2010 年，俄罗斯经济趋于稳定。虽然GDP增长率只有 4.3%，^⑤但恢复了增长。受普京增加社会开支承诺的驱动，联邦预算支出继续增加，达到 10.1 万亿卢布，占GDP总量的 22.7%。^⑥虽然乌拉尔原油价格继续上涨，达到 90.4 美元/桶，但仍不能实现预算平衡。^⑦联邦预算收入也提高了，但只有 8.3 万亿卢布，占GDP总量的 18.7%。保本石油价格提高到 105 美元/桶。^⑧2010 年财政预算赤字占GDP总量的 4.1%。^⑨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俄罗斯政府着手努力应对 2011 年联邦预算案。支出 10.7 万亿卢布，收入 8.8 万亿卢布，分别占GDP总量的 21.2%和 17.6%。预计赤字 1.8 万亿卢布，占GDP总量的 3.6%。同时采纳了 2012 年开支增加到 11.2 万亿卢布，收入增加到 9.5 万亿卢布的预算展望。如果GDP的增长率能够达到 3.9%，开支占GDP总量的比例将减为 20.1%，收入为GDP总量的 17%。^⑩

结果显示，2011 年开支保持了 10.9 万亿卢布，而收入显著增长 36%，达到 11.3 万亿卢布。联邦预算最终获得了相当于GDP0.8%的盈余。^⑪

财政情况改善的主要驱动力是油价的不断攀升，2011 年年末达到 105.7

① <http://www.eeg.ru/pages/345>

② <http://www.worldfinancereview.com/may2010/russianeconomyin2010.html>

③ <http://www.bloomberg.com/quote/EUCRURNW:IND/chart>

④ <http://www.eeg.ru/pages/345>

⑤ http://www.suomenpankki.fi/bofit_en/seuranta/venajatilastot/Pages/default.aspx

⑥ <http://www.eeg.ru/pages/373>

⑦ <http://www.bloomberg.com/quote/EUCRURNW:IND/chart>

⑧ <http://www.worldfinancereview.com/may2010/russianeconomyin2010.html>

⑨ <http://www.eeg.ru/pages/373>

⑩ <http://en.rian.ru/infographics/20101126/161511100.html>

⑪ <http://www.eeg.ru/pages/148>

美元/桶。^①当年乌拉尔原油平均价格为 109.3 美元/每桶，实际上涨 40%，远高于保本价格。^②

石油价格动态的重要性可以体现在俄罗斯经常账户下盈余的增长。2009 年盈余 486 亿美元，2010 年盈余 703 亿美元，2011 年盈余 1011 亿美元。^③高油价导致收入膨胀，政府也明显意识到有很大余地实现开支的进一步提高。

政府为 2012 总统竞选年准备的预算案将继续最大限度地救赎未来。2011 年年中时，预计 2011 年全年将实现收支平衡。10 月末，实际数据显示，预算将实现相当于 GDP 3.3% 的盈余。^④为了进一步扩大开支，政府决定将预算石油价格提高到 93 美元/桶。^⑤

之前的预算设想是将预算石油价格由 2011 年的 75 美元/桶调至 2012 年 78 美元/桶。如果坚持之前假设的油价与联邦预算收入之间的关系，那么预算石油价格的提高可为开支增加 300 亿美元的空间，而不会对预计赤字产生任何影响。

梅德韦杰夫总统于 2011 年签署批准了 2012 年财政预算案的最终版本，其中估计 2012 年石油平均价格将继续上涨至 100 美元/桶。根据这一预测，收入预计为 11.8 万亿卢布，支出为 12.6 万亿卢布。预计赤字将保持在 0.8 万亿卢布，占 GDP 总量的 1.4%。预计 2012 年全年 GDP 总额为 58.6 万亿卢布，收入占 GDP 总量的比例将上升到 20.1%，支出占 GDP 总量的 21.5%。^⑥赤字将持续在 2012 年至 2014 年期间出现。

总的来说，只要实际油价保持高位，就不会有直接的危险出现。问题是间接的。如果支出增长水平导致预算石油价格超过 100 美元的界限，那么不仅俄罗斯将不可能回到过去那种谨慎积累储备的政策——这是库德林保守性财政政策的精髓，更糟糕的是，一旦油价下跌——这种情况必然会在某一

① <http://www.bloomberg.com/quote/EUCRURNW:IND/chart>

② <http://www.bloomberg.com/news/2012-01-02/russian-crude-oil-production-rose-to-post-soviet-high-in-2011.html>

③ <http://www.cbr.ru/eng/statistics/?Prtid=svs>

④ <http://www.eeg.ru/pages/172>

⑤ *Moscow Times*, July 7, 2011.

⑥ <http://www.itar-tass.com/en/c154/281911.html>

时刻发生，就需要削减开支。这种企图必定会面临严峻的形势。因此，普京奢侈的竞选承诺就成为任何对俄罗斯未来发展进行评估的关键所在。

未来会发生什么

2012年3月7日，星期三，普京在竞选后第一次举行的内阁会议上，提出了扩大社会开支所存在的问题。在讲话中，他指出宏观经济的稳定仍是第一要务，并责成财政部与经济发展部提交从现在开始的未来数年间削减支出的提案。^①

这里存在两个重要的复杂性。第一个复杂性：寄希望于减少浪费以及反腐措施能够削减开支，这也许有效，但这部分削减的开支当然不能被视为是银行里的钱。第二个复杂性：可以将提高医生和教师工资所导致的支出增加的部分转移到地方预算之中，这将减轻联邦预算的压力，但不能确定地方预算是否能够应对突然增加的新一轮开支。

如此大规模的承诺令许多人开始关心未来将会发生什么。普京自己估计，社会支出的增加部分占GDP总量的1.5%，这其中的三分之二将落入地区预算。其他人认为，这个数字会更高。军队重新装备计划将增加相当于GDP总量3%的开支，提高军队工资和退休金也加重了开支的负担。

到目前为止，最令人担忧的是俄罗斯的退休金系统。2012年退休基金赤字预计将达到1.75万亿卢布，大约是GDP总量的3%。而在2011年，赤字还不足1万亿卢布。快速提高退休金水平将会加重人口统计不良的问题。当前退休人口占总人口数的22%，2020年将超过25%，到2030年将接近30%。^②本领域的专家越来越认为，现有的退休金系统是不可行的，必须寻找其他的融资渠道，退休年龄必须提高。这些问题解决之前，退休基金将持续成为联邦预算一个严重的、并且不断增长的消耗。

① <http://www.themoscowtimes.com/print/article/putins-election-promises-could-cost-161bln/453759.html>

② <http://www.itar-tass.com/en/c39/370605.html>

花旗银行专家建议将未来几年的保本石油价格提高到 150 美元/桶。^① 据他们估计，2012 年石油价格将在 115 美元/桶至 120 美元/桶之间徘徊。这还是没有将一些奢侈的展示活动（如 2012 年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举行 APEC 峰会、2014 年在索契举办冬季奥运会）列入考虑所得到的估值。

另一种明显可以解决财政问题的方案就是着手在国际资本市场大举借债。俄罗斯债务占 GDP 的比例很小，信用评级良好，资本市场会非常愿意向其提供大量借款。问题是，上文中也曾提到的，普京可能不会赞成因债务增加而导致的政治依赖。叶利钦时代因与债权人之间的牵扯而造成的耻辱仍记忆犹新。

更有可能采取的方式可能是收回之前所作的一些承诺，这就会引发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普京是否敢于与人民对抗。他被“白色革命”深深地震动，一旦财政状况恶化，他需要所有他能获得的支持。油价当然可能持续走高，但终有一天会跌落。当油价达到 150 美元/桶的区间时就会引发全球性衰退，这将会给俄罗斯造成巨大的反冲作用。在某个时刻，支出水平必须降低。

收回军队现代化的承诺可以令市场和自由主义反对派平静下来，但这样做也是非常危险的。很可能，许多权力圈内的精英已经在计划如何利用这次通过私有银行账户进行军事采购的巨大支出计划。据俄罗斯军事检察院最高检察长谢尔盖·弗里金斯基 (Sergei Fridinsky) 在接受《俄罗斯报》(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采访时所说，每年至少有 20% 的国防预算通过各种形式被贪污了。^② 如果预计增加的军事开支的五分之一也将会被贪污，我们就可以想象各种对于巨大财富的期望正在形成。一旦违背这些期望，就会引起权力部门中强大利益集团严重的反作用。

如果收回对地方退休人员、医生以及教师的承诺，也会带来危险。普京正是从这些人中获得了支持，从而赢得了 2012 年 3 月的总统大选。不久以后，普京可能会再次需要他们的支持。

剩下能做的，就是大量削减升级那些被忽视的、破旧的基础设施所需的开支，而升级基础设施是俄罗斯成功实现现代化的前提条件。梅德韦杰夫为

① <http://www.themoscowtimes.com/print/article/putins-election-promises-could-cost-161bln/453759.html>

② <http://rt.com/news/prime-time/russia-defense-budget-corruption/>

此承诺了多项措施，令他的支持者燃起了巨大的热情。如果公开地、残忍地明确表示他们是不诚实的，他们所说的只是表演而已，那无疑是对相信梅德韦杰夫现代化宣言的人与涌上街头抗议普京回归的人的公开挑衅。

如果我们仍假设实现俄罗斯经济的现代化是克里姆林宫必须要做的事，如果它不希望沦为原材料殖民地，那么它就必须与自由主义反对派达成某种形式的协议。国外投资者眼中的俄罗斯形象主要是由莫斯科的自由主义知识界塑造的，而它已经在波洛特与萨哈罗夫的示威活动中表明了自己的倾向。同样的，这个国家中很大一部分商业精英也通过参加示威活动来发泄不满。

在总统竞选即将结束之际，反对派领导人弗拉基米尔·雷日科夫（Vladimir Ryzhkov）警告说，如果普京获胜，将会引发人们大批离去。^①虽然这段讲话背后有明显的政治意图，但并不意味着可以简单地反驳。根据联邦审计院（Federal Audit Chamber）2011年2月公布的数据，在过去三年中，有大约125万人俄罗斯人移民国外。^②这其中的许多人都是有希望的年轻企业家，更多的人已经在西方国家拿到了等同于绿卡的身份，也就是说，他们可以在短时间内离开俄罗斯。

总之，俄罗斯无疑正面对一系列将会对未来10年、甚至更长时间经济与全社会发展带来重要影响的决策。当前最紧迫的财政压力可能通过谨慎的借债、小心的削减开支以及增税来缓解。增税让人想起了即使是被隐晦提及、却被普京不断重复的那个悬而未决的“税务策略”。^③如果不能小心平衡，贸然增税会压抑经济增长的前景。这表示需要一个必须谨慎执行的折中方案。

除了紧迫的财政需求之外，还有一个真正的挑战。俄罗斯的未来取决于克里姆林宫能否与人民达成一种新形式的谅解。旧有的那种允许新兴中产阶级致富，但不允许他们参加市民和政治活动的“社会契约”已经不起作用了，在波洛特和萨哈罗夫的示威活动中就消亡了。没有文化和商业精英参与，想实现现代化是不可能成功的。官僚、蓝领工人以及强力集团可能会继续受惠于普京和克里姆林宫，但这些集团不能被指望成为现代化的生力军。

① <http://www.themoscowtimes.com/news/article/opposition-leader-predicts-mass-emigration-after-presidential-vote/453943.html>

② http://www.rferl.org/content/emigration_blues_russias_sixth_brain_drain/2294463.html

③ <http://en.rian.ru/business/20120209/171232785.html>

当普京考虑如何继续前行的时候，他显然有一扇机会之窗。据全俄民意研究中心（VTSIOM）2012年3月的调查显示，自2011年6月以来，表示自己有移民意愿的比例下降了一半，从22%下降到11%，比苏联最后时期的比例还低。^① 纪念理事会^②移民权力部的斯韦特兰娜·冈努西奇娜（Svetlana Gannushkina）^③在《生意人报》（Коммерсантъ）发表评论文章指出，移民意愿比例的下降，说明了反对派成员开始将自己视为与国家未来息息相关的利益攸关者，这种信念给了他们留下来的理由。“人们开始感觉到他们并不孤单，一些事情能够并且必须去做……不管普京是否再次成为总统，这是我们的国家，我们对她有责任。”^④

（韩冬涛 译）

【Abstract】 Despite large-scale protests and accusations of election fraud, Mr. Putin still won the 2012 presidential election and embarked on the road back to the Kremlin. This round of presidential election has showed two unprecedented characteristics of Russian history. First, the internet plays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Russian political life and social media in particular demonstrates a strong capability in protest mobilization. Second, during the campaign, Putin made commitments to high social spending, representing the end of conservative fiscal policies since 2000. However, Russia's fiscal revenue is greatly vulnerable to fluctuations of international oil prices. In this case, too much federal budget expenditures will cast a shadow on Russian economic prospects. During this round of election campaign, the protest has showed dissatisfaction of the emerging middle class, intellectuals and business elites.

① <http://wciom.ru/index.php?id=459&uid=112633>

② 纪念理事会，全名为“历史、教育、人权以及慈善纪念理事会”，是一个在后苏联国家进行活动的历史与人权国际组织，主要功能是记录和出版苏联集权主义时期的历史，以及监督俄罗斯与后苏联国家的人权状况——译者注

③ 斯韦特兰娜·冈努西奇娜，莫斯科大学数学系教授，俄罗斯著名人权活动家，获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纪念理事会成员——译者注

④ <http://www.themoscowtimes.com/print/article/poll-fewer-russians-want-to-emigrate-than-in-1991455523.html>

More importantly, dissatisfaction towards those in power could be expressed openly. In the future, Putin needs to reach a new “contract” with the society. The continuous rising international oil prices can surely guarantee Putin’s commitments for extravagant spending. Nevertheless, oil prices can not always maintain high. Backing off commitments for increasing retirement pensions or wages of doctors and teachers, or re-equipment of forces will not only stir up people’s opposition but also lead to strong pressure against interest groups. Putin will face tough challenges in maintaining balanced budgets in order to promote stable development of Russian economy.

【Key Words】 Putin, Snow Revolution, Social Media, Fiscal Policy, Modernization

【Аннотация】 Несмотря на крупномасштабные протесты и обвинения в фальсификации выборов, г-н Путин получил победу на президентских выборах в 2012 году, и встал на путь возвращения в Кремль. Нынешний тур президентских выборов показал две никогда ранее не встречавшиеся в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и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во-первых, Интернет стал играть всё более важную роль в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жизни России, особенно социальные медиа продемонстрировали сильную способность к мобилизации групп протеста; во-вторых, во время избирательной кампании Путин дал множество серьёзных социальных обязательств, что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собой конец консервативной бюджетной политики, начатой в 2000 году, однако доходы России зависят от колебаний мировых цен на нефть, в такой ситуации слишком высокие расходы федерального бюджета бросают тень на будущую экономическую ситуацию в России. Массовые акции протеста последней избирательной кампании проявились в форме недовольства нарождающегося среднего класса,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и бизнес элиты, как части, представляющей граждан России, к тому же они открыто выразили недовольство властью,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должен работать над достижением нового «договора» с обществом. Продолжающиеся расти мировые цены на

нефть могут гарантировать достижения обязательств, данных Путиным по расходам, однако цены не могут всегда поддерживаться на высоком уровне, обязательства по расходам на повышение пенсий и повышение зарплат учителям и врачам, переоснащение вооруженных сил и др., не только будут содействовать дальнейшему повышению благосостояния народа, но и приведут к сильному давлению со стороны групп интересов. Как сохранить сбалансированный бюджет, каким образом содействовать стабильному развитию экономики России, Путин столкнется с трудной задачей.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Путин, белая революция, социальные медиа, налогово-бюджет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модернизация

(责任编辑 阎德学)

“普京主义”的社会基础与2012年总统选举之后的俄罗斯政治生态发展趋势*

杨成**

【内容提要】“普京主义”是由普京及其侧近政治精英倡导并开创的俄罗斯所特有的“克里斯玛”型政权组织形态的变种，其特征包括但又不限于高度集权的总统制及领袖崇拜、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和主权民主意识形态的交织与融合，而且仍在持续的演化。2012年俄罗斯总统选举的结果标志着俄罗斯梅普组合“双头政治”格局的结束以及始于2000年并可能持续至2024年的“长普京时代”新阶段的开始。以强国、威权为主要特征的“普京主义”或将继续左右俄罗斯的政治生态。“普京主义”不同于经典意义上的“全能主义”和“威权主义”，而是俄罗斯转型时期的产物。普京通过不同于西方自由主义民主的制度安排，克服了叶利钦时期俄罗斯转型的“制度陷阱”，摆脱了国家治理危机，满足了俄罗斯民众对于秩序、稳定和发展的期许，从而在俄罗斯形成了特殊的“普京多数”现象，构成了“普京主义”的社会基础。然而，俄罗斯经济的稳定发展催生了新中产阶级的兴起，选民结构的代际变化，以及互联网和社交网络的勃兴，逐渐消解了“普京主义”的正当性。随着一个与“普京多数”针锋相对的“去普京多数”群体的崛起，普京政权正面临着日趋严峻的挑战，可能出现五种不同的发展前景。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上海合作组织的中长期前景研究”（项目编号：11JJDGJW011）和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俄关系的中长期前景研究”（项目编号：08BGJ003）的阶段性成果。

** 杨成，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俄罗斯研究》副主编，副教授。

【关键词】 普京主义 全能主义 威权主义 普京多数 抗议运动 前景

【中图分类号】D73/77.09(511.2)【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12)02-0166-(25)

导言

俄罗斯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对西方民主制度的“移植”到普京执政以来的“第二次转型”，乃是第四波转型浪潮中的一个典型个案。^①其中，梅普组合在 2008 年的横空出世，当是一个重要的观察视角。尽管在梅德韦杰夫担任总统期间，所有人都意识到普京始终在牢牢把握着俄罗斯的权力之舵，但外界依然持续猜测梅氏的政治定位及 2012 年俄发生政权嬗变的可能性。

对于梅普组合中梅德韦杰夫的角色，俄罗斯国内外政界和学术界在过往四年主要有以下看法：一是梅德韦杰夫将作为“普京的影子”。普京本人仍是俄的实际掌舵人，梅氏仅作为普京路线的操盘手，为普京在适当时候重返总统宝座铺路搭桥。梅德韦杰夫的当选不会改变俄罗斯政治发展的“普京轨道”。二是成为“软版普京”。在不改变普京路线总体框架的前提下，梅德韦杰夫将拥有自己相对自由和温和的治国理政思路。但他不会比普京更容易打交道，两人从本质上看都是坚决捍卫俄国家利益的“爱国者”。三是将成为“戈尔巴乔夫二世”。西方对梅德韦杰夫有关加强自由和公正原则、发展强有力的公民社会、加强新闻自由、维护私有制、加强市场经济等表态极为关注，认为梅德韦杰夫如果能全面掌权，他将成为推动俄民主发展的“最后一

① 有关“第二次转型”问题的讨论可参见 V. Andreff, “Would a Second Transition Stage Prolong the Initial Period of Post-Socialist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to Market Economies”, *Europe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Vol.1, 2004, No.1, pp.7-31; Либман А. «Вторая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я» в постсоветских странах//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науки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3.2007. С.5-17. 另可参阅杨成：“第二次转型与俄罗斯重新崛起”，《俄罗斯研究》，2007 年第 6 期，第 2-6 页；杨成：“第二次转型的理论向度与原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的多样性——以普京时代的俄罗斯制度转型为例”，《俄罗斯研究》，2008 年第 4 期，第 12-26 页。关于第四波转型浪潮的探讨可参见 M. McFaul, “The Fourth Wave of Democracy and Dictatorship: Noncooperative Transitions in the Postcommunist World”, *World Politics*, Vol.54, No.2, pp. 212-244; 封帅：“观念、体制与领袖——阿奇·布朗视野中的俄罗斯转型”，《俄罗斯研究》，2010 年第 3 期，第 93-94 页。

次机会”。预期梅德韦杰夫的内政外交将与戈尔巴乔夫改革前期类似。四是梅德韦杰夫将成为“双重沙皇”机制的一个权力中心，俄将呈现出与历史上“接班政治”路径迥异的新发展道路。由于梅—普二人长期建立的良好合作关系以及私下协商的机制保障，强总统和强总理双强并峙的权力分配模式不会导致俄出现混乱。五是梅氏将成为俄“真正的领袖”。这种情境的前提是承认俄政治文化的一个基本规律是继任者总是否定前任，认为从斯大林推翻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起，到普京背离叶利钦的路线止，权力的“否定之否定”始终在俄政治史上发挥作用。俄罗斯唯一的权力中心只能是克里姆林宫，普京离开了就是永远离开了，俄不可能走回头路。这种猜想假定，即便梅德韦杰夫本人对普京忠心耿耿，其侧近人士也会因新的集团利益而劝进。

在梅德韦杰夫任期过半后，普梅矛盾重重且渐行渐远的“幻相”一度成为预测俄权力转移的主要设定情境。^①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于俄罗斯国内和外部世界而言，2011年9月24日至2012年3月4日绝对是一个颇具重要意义的政治周期。这一周期肇始于俄罗斯总理普京和总统梅德韦杰夫在政权党——“统一俄罗斯党”年会上公开宣布2012年的选举政治安排，即梅德韦杰夫宣布放弃参选连任，支持普京来年竞选总统，而普京宣布一旦自己当选，将任命梅德韦杰夫为总理。最终，在2012年3月4日的总统选举中，普京以63.6%的得票率当选为新一任俄罗斯国家元首。由此，2007年为遵循有关总统不得连任两届以上的宪法规定而推出的梅普组合还原为普京主导的权力格局。普京的“王者归来”使全世界和俄罗斯选民共同体验了一把“俄式民主”的样板戏。

外界此前有关俄罗斯政治未来的种种猜测，特别是西方原本期待的“2012梅普对决”，在去年9月就已注定不可能发生。当今俄罗斯政坛“普京单极”的政治格局似乎将从制度上进一步固化。^②按照修正后的宪法，总

① 参见 Eberhard Schneider, “Split in the Russian Political tandem Putin-Medvedev”, *Caucasia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09, Vol.3(2), pp.219-226; Stephen Blank, “Presidential Succession: The Achilles Heel of Russian Politics”, *Perspective*, 2010, Vol.20, No.3, p.8.

② 有关“普京单极”问题的研究参见冯绍雷、相蓝欣主编：《普京外交》，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30页；另可参见冯绍雷：“普京改革的政治空间”，《俄罗斯研究》，2003年第1期，第11-15页。

统任期为六年，假定 2018 年普京能获得连任，那他就将有望超越勃列日涅夫，成为继斯大林之后执政时间最长的俄罗斯领导人，这也意味着梅普组合短短四年“双头政治”格局的正式终结以及始于 2000 年并可能持续至 2024 年的“长普京时代”新阶段的开始。俄国内外各界的一个基本共识是，从普京选前的种种政治宣言看，其执政的基本理念和逻辑在俄罗斯新的政治周期中仍将保持较为稳定的延续性。^①这意味着以强国、威权为主要特征的“普京主义”（Putinism）将继续左右俄罗斯政治生态，并可能在未来继续积淀、生长乃至日益固化。

与此同时，苏联解体 20 余年来俄罗斯社会结构的变迁，尤其是俄国式中产阶级的兴起，包括因完全成长于后苏联时期的青年选民的加入而导致俄选民结构的代际变化，对“普京主义”已经形成了直接的冲击。2011 年底杜马选举结果公布后复苏、并一直蔓延至此次总统选举期间、并有可能将长期存续的抗议运动，即是这一现象的明证。而其中所展现的各种反对普京当局的力量将成为“普京主义”固化的干扰因子。在涌上街头的示威者看来，此次杜马选举是政府“为了获得政权不择手段”的“肮脏行为”，不具备“合法性”。^②

这场“长普京时代”至今未有的以反“普京主义”为主要内容的社会运动正在越来越多地获得国际学界的关注，这主要是因为过往对普京体制的研究更多是着眼于精英及其思想谱系的考察，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对当代俄国政治的敏感度。人们开始反思一些关键性的问题，比如威权导向辅以民主要素的混合政体究竟会给俄罗斯带来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断进步，还是会导致俄罗斯民主在“历史偏离”之路上渐行渐远；俄罗斯中产阶级是否将因循一般欧美社会中产阶级的发展轨迹而逐步演进，他们具有怎样的政治特征和社会角色，又能否对未来俄罗斯政治的议程设置产生重大影响；在俄罗斯民主发展的路径中，各类相关的范畴在具体给定的社会结构中如何将发生相

① 类似观点较典型的如 Marcin Kaczmarek, “Putin’s programme: No concept of a role for Russia in a changing world”, *Eastweek*, 2012-2-29, <http://www.osw.waw.pl/en/publikacje/east-week/2012-02-29/putins-programme-no-concept-a-role-russia-a-changing-world>

② Henry Hale, “Putin Machine Sputters: First Impressions of 2011 Duma Election Campaign Analysis”, December 23, 2011, <http://www.eurasiareview.com/23122011-putin-machine-sputters-first-impressions-of-2011-duma-election-campaign-analysis/>

互作用：比如，普京政权的宪政安排能否在长远时段内始终与俄国实际发展的需求相匹配并发挥建设性的作用等。

本文试图在上述问题集群中选取普京执政正当性的社会基础作为研究对象，拟探讨的核心问题是，在俄罗斯社会结构和权力体系的张力日趋明显的情境下，俄罗斯政治生态在未来中长期内将呈现怎样的发展趋势。这是一项针对“长普京时代”俄罗斯社会结构变迁与“普京主义”的政经议程之间互动关系而进行的一项初步的实证研究，旨在说明作为执政支柱的“普京多数”^①与普京政权在内政外交方面选项之间存在的相互制约、相互给定的关系。

基于上述研究内容，本文的总体结构如下：第一部分对“普京主义”作简要的文献回顾，并将其与经典意义上的“全能主义”和“威权主义”进行比较；第二部分探讨作为“普京主义”社会基础的“普京多数”现象及其基本特征；第三部分以 2011 年底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和 2012 年总统选举作为背景，比较叶利钦时代与“长普京时代”俄罗斯抗议运动的差异性互联网在其中的作用；第四部分集中讨论俄罗斯未来政治生态可能的发展情境。

一、“普京主义”VS“全能主义”与“威权主义”

自普京 2000 年入主克里姆林宫以来，“普京主义”（Putinism）逐渐成为理解当代俄罗斯政治问题的一个核心概念。从目前已有的文献资料看，美国《纽约时报》当是这一术语的原创者和首倡者。该报早在 2000 年 1 月，即普京被叶利钦在新千禧年前夕出乎意料地宣布为代总统之际，即发表了题为“普京主义浮出水面”的分析文章，根据普京的过往经历和个人特点预告新

① 该术语特指普京支持者在俄罗斯社会结构中占据主体地位这一现象。“普京多数”（Путинское большинство）最早由俄罗斯著名政治学家、选举操盘手巴甫洛夫斯基（Г. Павловский）最早于 1999 年俄国家杜马选举前夕使用，旨在推动国家杜马组建支持普京的多数联合。2000 年总统选举后，该词内涵转变为支持普京的俄罗斯民众的集合体。此后，“普京多数”渐渐演化为标识普京政权合法性和正当性的社会政治现象，因为其拥有多数民众的支持。具体可参见 Моченов В, Никулин С, Ниясов А, Савваитова М. Слова-рф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жаргона российских политиков и журналистов. 2003 г.相关词条。

政权的基本特征。^①此后，“普京主义”逐渐被俄罗斯国内外各界广泛使用，成为描述普京体制的重要词汇。^②而其内涵和外延也随着普京治下的俄罗斯内政外交实践而不断演化。

整体而言，各方对此概念的理解和认知有着较大的差距。相对地，俄罗斯国内和我国学者对“普京主义”的解读更趋正面，多认为这是一种融合斯大林式的领袖崇拜、共产主义、克格勃精神和市场经济及民主政治的意识形态变体。而西方学者则更多持批评立场，强调“普京主义”在相当程度上是斯大林主义在 21 世纪的借尸还魂，认为公民社会的缺失和自上而下的权力运行模式导致俄罗斯政治系统存在极大的危险。^③换言之，俄罗斯国内外的基本共识在于，都意识到“普京主义”是一种迥异于叶利钦时期的政权体制，但对其走向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似乎俄只能在重归“全能主义”体制和具有本土特征的威权体制之间徘徊。

在笔者看来，“普京主义”是一种尚未被政治学充分研究的、由普京及其侧近政治精英倡导并开创的俄罗斯所特有的“克里斯玛”型政权组织形态的变种。尽管它源于旧体制，甚至某些历史痕迹仍顽强地寄生其上，但本质上已经是一种全新的政治形态。其特征包括高度集权的总统制及领袖崇拜、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和主权民主意识形态的交织与融合，而且仍在持续地演化。应该注意到，“普京主义”既不同于经典的“全能主义”，也与一般意义上的“威权主义”体制有着较为明显的差异。

与全能主义模式相比，“普京主义”的特征有诸多不同之处：

第一，没有发挥绝对垄断作用的“党一国”体系及国家对意识形态的全面控制。统俄党既缺乏苏共的治理效率，也不是单纯地重复其功能和设置，而只是为选举而诞生的政治组织而已。^④

① William Safire, “Putinism Looms”, *New-York Times*, January 31, 2000, <http://www.nytimes.com/2000/01/31/opinion/essay-putinism-looms.html>

② 参见 Никонов В. «Путинизм», Современная россий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Курс лекций. Под ред. В.Никонова. М., 2003. С.29; A. Applebaum, “Putinism: Democracy, the Russian Way”, *The Berlin Journal*, 2008, №16, pp.43–47.

③ Arnold Beichman, “The perils of Putinism”, April 1, 2007, <http://www.hoover.org/publications/hoover-digest/article/5890>

④ 张昕：“普京的党，党的普京”，《东方早报》，2011年12月5日。

其二，普京治下的俄罗斯政治体系没有能解释一切的意识形态工具，缺乏共产主义理念的“政治宗教”效用。自叶利钦时期起，俄宪法已经明确规定放弃国家意识形态。即便是对于被外界普遍解读为普京意识形态内核的“主权民主”，普京本人也并非完全认同。^①

第三，尽管普京执政团队的来源多与强力部门及“彼得堡帮”相关，但并未建立起苏联式的干部储备的罗名制（Nonmenclatura）制度。^②通过公务员制度等行政改革，俄罗斯正在试图将科层官僚制内化为本国政治的核心制度。^③

第四，目前，俄罗斯尽管对反对派活动多有限制，在民主权利的保障方面与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相比有较大差距，但已没有大规模的镇压和出于制造恐怖效应的官方宣传。^④以新闻管制为例，普京当局尽管对电视节目的掌控较为严格，但对其他电子及平面媒体较为宽松，尤其是对互联网的监管基本上秉持了“自由优先”的原则。

第五，俄罗斯经济领域已经初步建立起市场经济机制。^⑤即使是普京任

① 冯绍雷：“普京式“威权主义”会否让俄罗斯走向独裁？”，《东方早报》，2012年3月4日。

② 该术语最初是指在苏联各个领导机关之间进行的职能分配。而在进行职能分配时，这些机关必须进行任命的高级职务也被分别作了登记。后来这一制度涵盖了对苏联领导干部的考察、登记造册、任免以及职级待遇等方面。有学者按照音译和意译相结合的原则曾将此概念译为“罗名制”。参见[俄]С·卡拉—穆尔扎：“苏维埃制度崩溃原因的初步分析”，《俄罗斯研究》，2011年第5期，第45页译者注。

③ 有关自叶利钦至普京初期俄罗斯当局对行政改革的认知和实践可参阅杨成：“转型时期俄罗斯行政管理体制的演进”，冯绍雷、相蓝欣主编：《转型理论与俄罗斯政治改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20-230页；杨成：“俄罗斯加速新一轮行政改革”，《俄罗斯研究》，2002年第3期，第3-10页。

④ 关于普京体制总体上反对派活动力求限制在“可控”程度之内，但仍给予抗议运动某些空间的分析可参见 Graeme B. Robertson, *The politics of protest in hybrid regimes: Managing dissent in post-communist Rus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⑤ 参见 Anders Aslund, *How Russia Became a Market Economy*,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95; Андерс Ослунд.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 капитализма: Рыночная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я стран бывшего советского блока. М., 2003. 批评性视角可参阅 Stefan Hedlund, “Such a Beautiful Dream: How Russia did not become a Market Economy”, *Russian Review*, 2008, Vol. 67, No.2. 中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论述可参见冯绍雷、相兰欣主编：《俄罗斯经济转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丁汝俊：“俄罗斯激进经济改革战略——‘休克疗法’再评析”，《俄罗斯研究》，2005年第1期，第65-70页。

内，特别是 2003 年以来在战略行业领域实现了国家的参与、介入乃至控制，但计划经济及与之匹配的国家主导的分配体系已经成为历史^①。

第六，普京治下的俄罗斯社会形态不是完全封闭的，而至多可以被看做是一种半封闭状态。由于普京当局强调维护互联网的自由，尊重宪法赋予个人和公民在获取和使用信息方面的权利和自由，并将这种“互联网自由”视为推进“创新经济”的重要力量源泉和与西方主要大国构建“现代化同盟”关系的重要内容和象征符号，俄罗斯的互联网及社交网络等新媒体获得了蓬勃发展。^②俄公共政治空间正处于形成之中。^③

第七，当代俄罗斯对外政策的主要目的并不在于实现本国核心利益和战略存在的对外扩张，并为此建立起基于缓冲区和势力范围的以宗主国—仆从国差序格局为核心的盟国体系，而更多是致力于构建一种以防御功能为优先的针对外来干涉的“防疫线”。^④

将“普京主义”与“威权主义”作对比相对更为困难一些，主要的原因在于，后者作为概念本身具有比布热津斯基等“苏联学”权威学者所给定的“全能主义”更丰富的种类和内涵。显然，“普京主义”不同于历史上带有专制传统的威权主义，与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等转型时期的威权主义颇有差别，也不同于拉美国家在上个世纪的军人专制体系。

可以说，与经典的威权主义相比，普京政权的特性在于：

① 俄学者多认为，俄罗斯到上个世纪 90 年代末就完成了三个方面的转型任务，其中一项就是制度转型已经基本完成，决定国家经济和政治生活本质特征的原有政治制度和国家所有制在经济生活中的统治地位得到彻底改造。参见[俄]弗拉基米尔·马乌：“转轨与发展：俄罗斯的十年”，《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2 年第 4 期，第 85 页。

② 参见杨成：“美国‘互联网自由’是‘政治神话’”，《文汇报》，2011 年 3 月 5 日。

③ Eugene Gorny, “The Russian Internet: Between Kitchen-Table Talks and the Public Sphere”, <http://www.artmargins.com/index.php/2-articles/145-the-russian-internet-between-kitchen-table-talks-and-the-public-sphere>

④ 西方学者多认为俄基于庞大的空间幅员、久远的帝国传统、独特的文明特征、天然的使命意识，始终孜孜以求将自我塑造为一个国际政治体系中的“核心力量”。历史上看，俄罗斯作为“世界中心”的意识形态为俄的对外政治行为打上深深的烙印。但笔者倾向于认为，与其将普京外交解读为俄再度寻求超级大国地位或所谓“帝国野心”的复活，不如将其视为俄外交战略总体上的守成之势，即俄很可能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从全球战略目标中抽身而出，而将更多精力用于地区目标的达成上。有关“防疫线”的讨论可参见 Россия и «санитарный кордон». Сборник. Сост.: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е агентство REGNUM.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Европа», 2005.

第一，体制的“伪个人化”而非绝对意义上的“个人化”。国际学术界多将“普京主义”描述为一个普京决定一切的权力结构安排，其他精英完全扮演从属和附和角色，而政府仅仅是一个只管执行而无决策权的技术官僚部门。但实际上俄权力体系的功能分配绝非如此简单。普京固然拥有俄罗斯其他政治精英难以企及的政治权威，但它并不能保障普京远离俄罗斯官僚体制的制约。相反，普京本人与其侧近人士乃至整个官僚体系已经形成了相互依赖进而相互制约的关系。^①换言之，如果说戈尔巴乔夫是在帝国和民主之间选择了民主，叶利钦是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中选择了市场，那么普京则是在官僚体系与寡头之间选择了官僚。而官僚体系的强劲扩张，已经将普京深深卷入到俄罗斯权力体系的大网中难以自拔。

第二，回归俄罗斯传统的声音上升，社会思想趋于保守化。但这种倾向更多地体现出对过往历史、文化和宗教等传统要素的话语借用，主要目的是针对俄社会结构变迁背景下的整体精神需求，而不是类似于伊朗等中东国家的“传统主义”。俄罗斯最大宗教东正教和第二大宗教伊斯兰教的政治影响始终被普京当局严格限制，更多是被用于推动反西方价值观、确认本国特殊道路、追溯历史进程中的崇高声望等，而非作为治国理政的核心支柱。

第三，在大规模的腐败急剧飙升的情况下，出于维系和巩固政权的正当性而在政治话语和实践中致力于推进反腐败工程。对于卡扎菲、萨达姆等体制而言，并不需要通过执政精英的定期更替等形式来俘获这种正当性，而俄当局不能不屈从于这种压力并对自身权力作一定程度的自我限制。

二、“普京主义”的正当性与 2000-2008 年的“普京多数”

要考察“普京主义”的社会基础，不能不提到俄罗斯首任总统叶利钦。

^① 目前这仍是笔者的一种推测与假设，尚无足够的证据链来证明它。但似乎种种迹象显示，普京与当代俄罗斯官僚体系互相制约的可能性很高。包括此次普京重新参选总统，背后也不排除既得利益集团出于避免因精英转换而重新分配政治和经济资源的考虑，从而极力推动普京重返克里姆林宫。一个可以参照的旧例是，勃列日涅夫到执政晚期即便已基本上处于神志不清的状态，他本人也向苏共中央提请辞职，但官僚利益集团仍然需要其站在前台，直至终老。

正是在叶利钦的政治和经济遗产基础上，普京带领俄罗斯重新出发。毋庸讳言，叶利钦时代对于俄罗斯整个发展史和俄罗斯民族而言都是悲剧性的，有学者甚至认为“是俄罗斯民族近300年历史中最暗淡的时期之一”。^①

表1 俄罗斯宏观经济基本数据表（1990-1999年）

数据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GDP 比较 (%)										
上一年	97.0	95.0	85.5	91.3	87.3	95.9	96.4	101.4	94.7	106.4
1989年	97.0	92.2	78.8	71.9	62.8	60.2	58.0	58.8	55.7	59.3
工业生产比较 (%)										
上一年	99.9	92.0	82.0	85.9	79.1	96.7	95.5	102.0	94.8	111.0
1989年	99.9	91.9	75.4	64.8	51.3	49.6	47.4	48.3	45.8	50.8
农业比较 (%)										
上一年	96.4	95.5	90.6	95.6	88.0	92.0	94.9	101.5	86.8	104.1
1989年	96.4	92.1	83.4	79.7	70.1	64.5	61.2	62.1	53.9	56.1
投资 (%)										
上一年	100.1	84.5	60.3	88.3	75.7	89.9	81.9	95.0	88.0	105.3
1989年	100.1	84.6	51.0	45.0	34.1	30.6	25.1	23.8	20.9	24.5
零售贸易 (%)										
上一年	112.4	95.3	100.3	101.6	100.2	93.8	100.3	104.9	96.8	94.2
1989年	112.4	107.1	107.4	109.1	109.3	102.5	102.8	107.8	104.1	97.9
消费价格 (%)										
上一年	260.4	260.8	939.9	315.1	—	231.3	121.8	111.0	184.4	136.5
居民实际收入 (%)										
上一年	—	120.9	52.5	116.4	112.9	85.0	100.6	105.8	84.1	87.6
1989年	—	120.9	52.5	61.1	69.0	58.6	58.9	62.4	52.3	45.1

资料来源：Вопросы статистики. 2002. №9. С.55.

政治上，叶利钦时代的标志是激烈的社会冲突、残酷的民族纷争、复杂的权力争夺，整个社会陷入长期动荡。经济上，叶利钦治下的俄罗斯于独立之后直至1998年持续的经济危机是整个20世纪俄历史上最深刻的经济危机之一（具体指数参见表1），一些指标甚至要超过1918-1921年俄国内战争时

^① 潘德礼、许志新主编：《俄罗斯十年：政治、经济、外交》（下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905页。

期。^①外交上，叶利钦时代的一个典型特征是其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一落千丈，沦为一个“地区性大国”。俄罗斯本来希望通过加入西方阵营来实现自身利益，但西方却对它施加了巨大的政治、经济压力，并在地缘政治上不断蚕食、侵吞俄的传统势力范围。^②

毫不夸张地说，俄罗斯在过去两个半世纪以来第一次不是以一个传统的世界大国的身份进入全新的 21 世纪。普京就是在这样一种极为不利的条件下走上俄罗斯权力巅峰的。“他接受的是一个烂摊子”。^③正如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所指出的：“弗拉基米尔·普京是在国家处于非常条件下上台执政的。俄罗斯经济衰弱，国家政治上软弱无力，而且出现联邦解体的危险，这一切汇合成一个危险——似乎很少有什么东西能够使国家复兴，国民已经厌倦了 20 世纪的诸多尝试。这种情况下普京总统和他的班子就负有特殊责任。”^④所以，“普京主义”的正当性在很大意程度上取决于普京对叶利钦时代各项遗产的克服程度。

目前看来，普京任内，尤其是 2000-2008 年两个总统任期内的最大成就，可能是其针对俄民众对秩序、稳定和发展的期许，采取了新的、不同于纯粹西方式的自由主义民主的制度安排。在相对较为有利的国际市场环境下，普京治下的俄罗斯较为轻松地摆脱了国家治理危机，克服了叶利钦时期俄罗斯转型的“制度陷阱”，成功实现了普京时代的“第二次转型”。^⑤

这种为普京长期执政提供重要社会基础的贡献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点：第一，俄罗斯在普京前两个总统任期内消解了俄所面临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危机相互作用的“系统性危机”，告别了苏联解体以来的混乱，在国内发展方面也重新崛起为“受尊重的大国”；第二，提升国民生活水平，使“第二次转型”的经济成果惠及俄罗斯社会的大多数人；第三，为俄的重新崛起创造

① Кузык Б.Н., Яковец Ю.В. Россия 2050. Стратегия инновационного прорыва. М.: Экономика, 2005. С.70.

② Yang Cheng, “The Power of Diplomatic Traditions: Understanding the Logic of Russia’s Foreign Policy in the Post-Soviet Era”, *Eurasian Review*, 2011, Vol.4, p.34.

③ [俄]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临危受命》，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年，第224页。

④ [俄]罗伊·麦德维杰夫：《普京时代》，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14页。

⑤ 杨成：“第二次转型的理论向度与原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的多样性——以普京时代的俄罗斯制度转型为例”，《俄罗斯研究》，2008年第4期，第12-26页。

了必要的经济、政治和心理前提；第四，在复杂的国际和地区格局重组中重振了俄的大国地位，稳固乃至提升了俄在全球和地区事务中的议程设置能力。在此过程中，普京逐渐演变为俄罗斯“稳定”、“秩序”和“发展”的最重要象征符号，这是普京支持率始终居高不下的最关键因素。

也正是在这一时间段内，俄罗斯社会形成了特殊的“普京多数”现象，即普京支持者在俄罗斯社会结构中占据主体地位。一项民意调查显示，从2001年起，“普京多数”对“普京主义”怀有无上敬意并不遗余力地予以支持的基本出发点即是：“现在俄罗斯国内形势正在正常化，这要归功于普京。对我们而言，这意味着可以找到工作并正常度日。”^①当时，几乎所有在此期间就业的青年一代都自动成了“普京主义”的拥趸。

表 2 俄历代领导人功过专家评估表

	治国结果评估（分）		
	与国有功	与国有害	治国得分
尼古拉二世（1894-1917）	14	6	+8
维特（1905-1906）			
斯托雷平（1906-1911）			
克伦斯基（1917）	2	3	-1
列宁（1917-1924）	23	22	+1
斯大林（1924-1953）	19	36	-17
赫鲁晓夫（1953-1964）	11	13	-2
勃列日涅夫（1964-1982）	9	7	+2
安德罗波夫（1982-1984）	20	2	+18
契尔年科（1984-1985）	3	4	-1
戈尔巴乔夫（1985-1991）	9	45	-36
叶利钦（1991-1999）	12	31	-19
普京（2000-）	26	6	+20

资料来源：Федоренко Н. П. Россия на рубеже веков. М.:2003. С. 63.

普京得到社会各阶层如此广泛的支持，是俄罗斯当代政治生活中的一种独特现象。他在大众心目中的形象截然不同于以往的苏联和俄罗斯领导人。他的形象是建立在“我们中的一员”、“和大家一样”这种原则基础上的，而

① Портрет Строника Путина накануне 2008 года.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Европа». 2005. С. 4.

非“超凡脱俗的神”——传统俄罗斯当权者的形象。2000-2008年间，普京在俄罗斯人中的威望可谓“如日中天”，这使他的权力更加稳固。相应地，与他个人名字紧密相关的“普京主义”也受到民众的热烈追捧。俄罗斯独立民调机构列瓦达中心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在俄罗斯过去100年的历任国家领导人中，普京在个人魅力、受尊敬程度和容易亲近程度3项中的总分为76分，成为最受俄罗斯人欢迎的总统。（参见表2）这一时期普京的支持率一直在70%左右，并一度接近80%，这在俄罗斯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可以说，普京借助于“普京主义”的积极效应，在俄罗斯逐步建立起一个以其为中心的单极权力机制。正因为如此，决定普京是否连选连任的“2008问题”到普京第二任期之初即已成为俄国内政治生活的热点话题。俄精英和普罗大众多将此和“普京主义”的延续性和俄罗斯重新崛起的可能性联系在一起。2006年7月20日，俄联邦北奥塞梯共和国“和谐与稳定”运动宣布，酝酿提议将总统连任不得超过两届改为三届。该政治团体声称，到2006年12月15日之前，俄可能就普京连续第三次担任俄总统的问题举行全民公决，并称已有56个联邦主体支持该倡议。^①此时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59%的俄罗斯人支持修改宪法，让普京再次连任总统。如果真的举行全民公决，那么很有可能会出现普京再次“黄袍加身”的结局。但普京并不赞成修宪，并表示不参加2008年的总统选举。面对民众的盛情挽留，他去意已定：“我要感谢俄罗斯人民对我的信任，但是这并不符合我自己内心的意愿。如果我带头违反关于总统任期的法律规定，我还怎么要求其他人遵守国家的法律。”这种尊重宪法的立场赢得了俄罗斯选民的高度认可，也使得在2008年梅普组合出现后普京的政治支持率仍始终居于高位。事实证明，普京最后选择了2006年俄罗斯议会上下两院议长的公开建议，即遵守俄罗斯宪法的规定，普京不是在2008年，而是在2012年再第三次当选俄罗斯总统，在2008年至2012年期间则担任其他重要职务作为过渡。^②

① 依照俄罗斯相关法律，只要一个议案得到40个联邦主体（俄当时有88个联邦主体）的支持，就可举行全民公决。

②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9 июня 2006 г.

三、“去普京多数”：以俄罗斯新抗议运动为中心的观察

如上文所述，“普京主义”迄今为止的主要正当性植根于其治理国家的正面效应：一方面，在普京任内俄罗斯实现了秩序稳定和经济增长，重新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行为体；另一方面，俄在此期间扩大了国际影响力，成为全球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参与者。但就在俄经济实力和国际声望处于冷战结束以来最巅峰的时刻，2008 年全球金融风暴的狂潮给了俄罗斯和“普京主义”狠狠一击。俄不仅没有成为“平静港湾”，反而遭难甚重。这直接影响到俄的经济表现，尤其是对民众生活冲击很大。加上出生于苏联解体之后的新一代年轻人逐渐成为俄罗斯选民的重要组成部分，互联网和社交网络的勃兴都给俄罗斯政治议程增添了新的内容。

“普京主义”开始受到公开挑战始于 2011 年 12 月 10 日。这一天，从俄罗斯最西端的“飞地”加里宁格勒到最东端的太平洋沿岸重镇符拉迪沃斯托克，不约而同地掀起了一场针对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结果的集会示威，其中以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声势最为浩大。可以说，这是一场继 1991 年“8·19”事件之后及 1993 年叶利钦炮轰白宫以来最大规模的群体示威事件。俄罗斯反对派领导人之一、曾担任过前副总理的涅姆佐夫在自己的博客中难以掩饰自己的“开心”，宣称这将被作为俄罗斯公民的美德日和公民社会的再生日载入史册，强调“经历了 10 年冬眠后，莫斯科和整个俄罗斯都苏醒了”。由此日开始，普京治下的俄罗斯开始变得异乎往常，抗议运动一次次在主要城市上演。

表 3 与表 4 的数据可以非常清楚地展示出“普京主义”所受到的冲击，从“普京多数”形成之后，普京和统俄党基本上都保持着 70%左右的民众支持率，“普京主义”在国内的威望几乎从未受到过任何挑战。在普京的支持下，统俄党在 2007 年的杜马选举中，轻松获得了 2/3 以上的议席，而且梅德韦杰夫也能够以 70%以上的得票率轻松赢得总统选举。这一时期，俄罗斯大众对于普京及“普京主义”有一种超乎寻常的认同感，凡是普京支持的，

选民就会支持；凡是普京反对的，民众自当反对。^①

表3 2007、2011年杜马选举与2008、2012年总统选举结果对比

政党	选举年	得票率	杜马议席	总统候选人	选举年	得票率
统俄党	2007	64.3%	315	梅德韦杰夫 普京	2008	70.28%
	2011	49.32%	238		2012	63.6%
俄共	2007	11.57%	57	久加诺夫	2008	17.72%
	2011	19.19%	92		2012	17.18%
公正俄罗斯	2007	7.74%	38	米罗诺夫	2008	/
	2011	13.24%	64		2012	3.85%
自民党	2007	8.14%	40	日里诺夫斯基	2008	9.35%
	2011	11.67%	56		2012	6.22%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俄国家选举委员会公布数据自制

表4 2000-2012年俄罗斯总统选举结果

2000		2004		2008		2012	
候选人	得票率	候选人	得票率	候选人	得票率	候选人	得票率
普京	53.44%	普京	71.3%	梅德韦杰夫	70.28%	普京	63.6%
久加诺夫	24.49%	久加诺夫	13.7%	久加诺夫	17.72%	久加诺夫	17.18%
亚夫林斯基	5.85%	格拉济耶夫	4.1%	日里诺夫斯基	9.35%	普罗霍洛夫	7.98%
图列耶夫	2.98%	袴田	3.8%	波格丹诺夫	1.30%	日里诺夫斯基	6.22%
日里诺夫斯基	2.72%	马雷什欣	2%			米罗诺夫	3.85%
		米罗诺夫	0.7%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俄国家选举委员会公布数据自制

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波及俄罗斯之后，“普京主义”的正当性开始受到冲击。一项民调结果显示，至2010年左右，会参加以及完全可能参加抗议活动的民众比例已经接近50%。^②而在2011年的杜马选举时，即使在普京的直接领导下，统俄党仍然无法避免得票率大幅缩水的局面，并且遭遇了

① 目前旅美的中国学者张昕对此现象，尤其是普京在过往杜马选举中对“统俄党”得票率的拉升作用有过精辟的分析。参见张昕：“普京的党，党的普京”，《东方早报》，2011年12月5日。

② Вестник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мнения. 2011. №.1.С.3.

外界严厉的“操控选举”的指责。在随后的总统选举中，虽然普京的地位暂时依然无法撼动，但他所得到的支持与几年前相比也已大幅下降。“普京多数”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与上个世纪 90 年代不同，2011 底以来的新抗议运动较之叶利钦时代乃至普京 2000-2008 年总统任内都有较大的区别。笔者注意到，叶利钦后期的各类抗议事件远比普京执政期间频繁，规模也相对较大，其主要原因在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全能主义向民主国家双重转型的过程中，俄罗斯社会，特别是俄罗斯选民发生了明显的“极化”转向，左派和右翼力量的对立十分鲜明，政治立场的角力成为民众参与街头政治的关键动力，示威民众具有较强的同质性，与当局的对抗性高度清晰。^①与此同时，俄罗斯地方行政长官多将街头抗议活动视为与叶利钦当局进行权力和利益分配博弈的一种工具。^②在普京第一任期内，俄罗斯的抗议活动频率大幅下降，即便有一些政治性抗争，也往往处于社会关注的边缘。^③而在普京第二任期内，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积极在独联体范围内推动“民主扩展”，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先后爆发了“颜色革命”，这直接影响到了俄国内的政治议程设置。因此，在这一时间段内，俄罗斯抗议运动的主要特征是以亲/反“普京主义”为阵营划分标准。尤其是 2005 年后，俄罗斯当局明显加大了对亲当局的青年政治团体的扶持，以确保其在动员力、影响力等各个指标上均胜过体制外反对派。而这三个阶段的抗争活动的共性，则在于组织形式上居于绝对垄断地位的是自上而下的动员。

2011 年底以来的新抗议运动与此前相比有着迥然不同的特征和成因：

第一，抗议者的政治身份弱化。在这些示威、游行等抗议活动中，俄罗斯民众的政治身份被稀释淡化，左派、中派、右派、民族主义者以及其他对任何政党都不感兴趣的人聚集到一起，他们的运动口号集中在具体选举弊案或追求改变的政治诉求本身，而并不延伸到要求改变政权。准确地说，这不是一场结构化的反对派运动，或者更准确地说，在这些政见相左但感觉到自

① 杨成：“普京面临改善政治生态挑战”，《文汇报》，2011 年 12 月 13 日。

② Graeme B. Robertson, *The politics of protest in hybrid regimes: Managing dissent in post-communist Rus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7.

③ Ibid.

己的政治参与感受到“羞辱”的合法的群众集合中，过往的自上而下的组织方式逐渐被自下而上的政治介入所代替。正如部分俄媒体评论所言，这些大规模示威的参加者不是为了涅姆佐夫之类的反对派而奋斗，而首先是为了自己的合法选择权利而抗争。

第二，抗议者的代际变化明显。俄近年来选民结构日益向 35 岁以下的年轻人漂移，其对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增加。普京在过去 11 年来获得了广泛的支持，其最大的票仓就来自于朝气蓬勃、最有政治参与意愿的年轻一代。2004 年普京连任之际，其支持者群体中 32% 来自于 35 岁以下的年轻人。2000-2004 年间俄选民结构已经更新了 7%，2008 年这一数值攀升至 10%，这一年普京的拥趸中，超过 40% 的年龄在 35 岁以下，近 40% 的年龄在 35-50 岁之间。^①2012 年，这种年轻化的趋势还在继续延续。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苏联解体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俄罗斯公民。他们不是苏联晚期被改革、公开性以及文化多元论弄得神魂颠倒、在政治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60 年代人”，而具有更实用的一面——可能和全世界的年轻一代有一个共性特征，即更在乎挣钱、升迁等个人发展。但除此之外，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一代俄罗斯人是在新的政治环境中伴随着自由、民主的口号声成长起来的，除了秩序和稳定，他们同样重视个人的自由等民主权利的保障程度。对于年轻一代，一个显然的共识在于，经过了全球民主化浪潮洗礼的当代俄罗斯，需要稳定、法律秩序和有效的政府，但并不需要专制或“过度可控民主”。对于他们而言，或许正如苏联晚期那样，重要的不是当局为之做了什么，而是没有做到什么。过去这批年轻人支持普京，首先是因为自身在普京治下找到了合适的社会岗位，以及由此产生的经济和身份回报。俄一些民调机构 2008 年前曾进行过广泛的问卷调查，“普京的多数”中间 56% 的受访者确认满意自己的生活状态，并且对未来充满乐观的期待。而 2008 年金融风暴的袭击，显然给俄罗斯经济本身及民众的生活带来了破坏性后果，这不可能不影响到选民的政治态度和政治立场——“普京主义”的正当性显然正在慢慢消融。

第三，新媒体的作用日益突出。互联网及“脸谱”（Facebook）等社交

^① 参见 Портрет Сторонника Путина накануне 2008 года.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Европа». 2005. С.11-13.

平台的快速发展,赋予了俄罗斯抗议运动新的动员能量和速率。据统计,1997年,俄罗斯互联网用户总数仅为100万,即每1000名俄罗斯人当中,只有5人是互联网用户。自1997年至2001年,网络用户平均增长了79%,高峰期增长率达到200%。俄罗斯信息技术与通讯部的数据显示,到2004年,俄罗斯的国际互联网固定用户已经上升到1850万人。^①截至2005年底,俄罗斯互联网用户达到2180万人,增长19%。^②近年来俄互联网及新媒体发展更为迅速(参见表5),已经在俄政治经济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尤其是在快捷提供信息服务方面已成为官方垄断的电视节目的替代品。^③

表5 2008年以来俄互联网用户数量涨幅表

城市规模	2008.03	2009.10	上升幅度
莫斯科、圣彼得堡	11.3%	18.7%	165%
百万人以上人口城市	2.96%	7.08%	239%
50万-100万人口城市	3.03%	6.76%	223%
20万-50万人口城市	1.84%	2.65%	144%
平均	19.2%	35.3%	184%

资料来源: Алексей Сидоренко. // Вестник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мнения. 2010. №3. С.45.

如前所述,俄罗斯当局对于电视节目的审查制度较为严格,而对于其他媒体,尤其是新媒体,基本上采取了放任自流的自由发展政策,这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俄罗斯政治生态的局部。正如俄罗斯前国家杜马副议长、反对党人民自由党两创始人之一的弗拉基米尔·雷日科夫所指出的,“有反对派思想的互联网资源成倍增长,其中包括在线电视台,如SOTV和 Dozhd TV。未来,随着俄罗斯网民的继续增加,它们注定会对克里姆林宫近乎对电视的垄断产生不利影响”,甚至会推动他竭力谴责的“普京的独裁统治在未来六年内走向灭亡”。^④

这样一来,一个与“普京多数”针锋相对的“去普京多数”(anti-Putin majority)似正在形成过程中,尽管普京赢得2012年总统选举意味着一个始于2000年并将至少延续至2018年的“长普京时代”仍处于其发展进程中。

① 俄新网莫斯科2006年4月7日电。

② 俄新网莫斯科2006年3月20日电。

③ 具体可参见 Graeme B. Robertson, *The politics of protest in hybrid regimes: Managing dissent in post-communist Russia*.

④ Moscow Times, May 4, 2012.

而“普京主义”的典型特征正在于其对稳定和秩序的孜孜以求。但这绝不意味着普京当局在未来 6 年甚至 12 年中可以高枕无忧地发展经济。事实上，自 2011 年杜马选举以来，俄罗斯政治生态已经发生了非同寻常的变化。重返克里姆林宫的普京所要面对的是一个已经与 2000、2004、2008 年截然不同的选民结构和社会期许。俄民众已经不再满足于“以经济发展换取政治支持”的权力公式，而更多追求自身的政治参与和政治权利。^①这种新抗议运动可能将给进入新政治周期的“普京主义”带来越来越大的结构性挑战。

四、“普京主义”路径下的俄罗斯中长期发展前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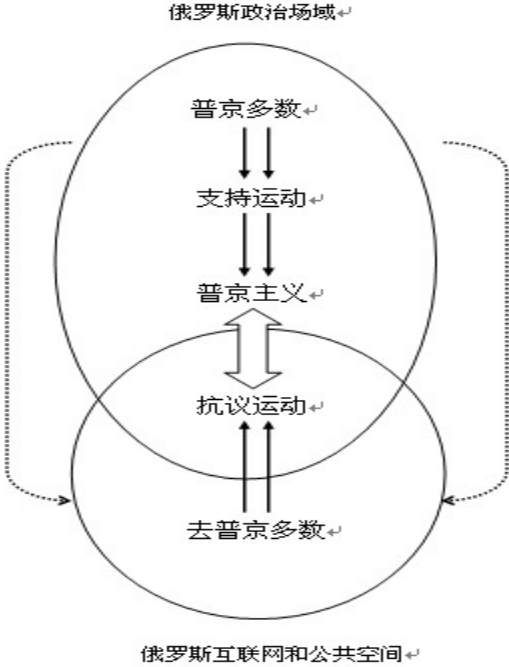


图1 俄罗斯政治生态中长期演化图

“普京主义”诞生在全球化时代的第四波浪潮和俄罗斯“第二次转型”

^① 杨成：“杜马示威：个人自由高于国家认同”，《时代周报》，2011年12月15日。

时期，其发展有着俄国特色的路径依赖，其结果则是催生了两种相互交织、相互制约的社会力量（参见图1）：一个是通过普京当局自上而下的组织动员，经由诸如“纳什”、“青年近卫军”等亲政权的支持运动，在“长普京时代”支持稳定政治秩序和威权治理模式的“普京多数”；另一个则是正在形成中的尚未结构化的“反普京”运动。后者是对“普京主义”的一种逆反，尽管其声势较为微弱。而新媒体的不断发展正在不断放大俄虚拟空间及社交网络平台中庞大的对“普京主义”的不满。因此，俄罗斯政治形势的未来由于“普京多数”和“去普京多数”力量对比的此消彼长而可能呈现出纷繁多变的特点。

在笔者看来，俄罗斯政局的发展可能会在两个基本格局下得以展开：一是普京当局对“普京主义”的主动维系与调整；二是其他政治力量对“普京主义”的挑战与颠覆。而依据修正程度的不同，每一个基本格局框架内又可以分为几种情境。^①当然，这只是勾勒出俄的发展可能，实际上，不排除每一种情境中个别要素以组合的形式在俄政治实践中出现。

显然，第一种基本格局是在“普京主义”致力于维持社会结构的稳定和政权“克里斯玛”类型的正当性的条件下出现的，更多的是以“长普京时代”为基底。在此情况下，俄的发展趋势可能将包含以下设定场景。

第一种情境：“停滞”，类似上个世纪70-80年代勃列日涅夫晚期的苏联。当下的普京体制与彼时的勃列日涅夫政权有一些类似之处：其一，外部经济环境相当，导致进行现代化改革的动力不足。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因秋明等西伯利亚大型油气田的开发固然达到了国力巅峰并与美国进行两极争霸，但同样陷入了“资源诅咒”难以自拔，当时的国际油价同样在70-80美元/桶左右。^②其二，腐败问题突出，进而消解了当局的正当性。苏联时期的特权阶层和普京治下的俄罗斯官僚体系在此问题上并无二致。其三，缺乏创新产业，经济结构问题重重的痼疾未能得到有效解决。无论是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

^① 俄罗斯学者对本国发展的情境分析可参见冯绍雷：“‘王车易位’后的俄罗斯走向及其构想中的对外战略”，《俄罗斯研究》，2011年第5期，第11-12页。

^② 有关石油问题与苏联命运的关联性分析可参见[俄]E·T·盖达尔：《帝国的消亡》，王尊贤译，北京：社会文献出版社，2008年；庞昌伟：“国际油价波动与苏联解体”，《俄罗斯研究》，2011年第6期，第71-84页。

还是当下的俄罗斯，均过于依赖能源资源产业，从而使得本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成为难以保障的难题。^①当然，所谓“停滞”并非说俄罗斯在“长普京时代”将一成不变，更多可能是描述了这种情境下有增长而无发展的突出特点。

第二种情境：“超级可控民主”（over-managed democracy）。这种情况下俄罗斯较类似于上世纪 20 年代的苏联，即在面临内外压力的情况下以寻找外部或内部“敌人”来巩固现政权的正当性。20 年代与目前都是俄在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段的混沌之后进入了较快增长的时期，但同时也是一个矛盾的激化期，具体而言，这种类同性表现为：其一，20 年代旧沙俄时期的资产阶级专家和军事专家加入苏联政府及军队，换言之，精英阶层保持了一定的延续性；其二，以 1922 年“哲学船事件”为标志，强力部门在苏联官僚体系中的作用直线上升；普京时期则通过“尤科斯事件”以及执政初期即已发动的针对古辛斯基等寡头的行动，重建了国家对媒体以及其他战略行业的主导权与控制权，强力部门的作用明显上升；其三，官僚体系内部的矛盾与分化。20 年代有托洛茨基等人，而俄现在的体制外反对派不少源自现政权内部，如卡西亚诺夫、米洛夫等人，此外，库德林的作用还有待观察。其四，20 年代的城乡阶层分化日益严重，而在当前的俄政治生态内部，大城市与中小城市，尤其是边缘贫困地区的分化非常明显。两个时期最大的共性，可能都在于需要用寻找“假想敌”的方式来增加现政权的正当性。斯大林采用了“集体化”的方式解决城乡阶层分化过程中出现的巨大社会矛盾，而普京则用“再国家化”与“第二次私有化”调和。^②

第三种情境：类似于普京第一总统任期内着力推动的“第二次转型”。俄在叶利钦时代直接“植入”西式自由民主制度后，某些利益集团在旧制度解体、新制度尚未养成的“制度真空”时期绑架政府，掠夺财富，使得进一

① 日本学者田畑伸一郎、久保庭真彰等人对此问题有过非常精辟的分析，详见田畑伸一郎：“俄罗斯油气资源依附型经济论析”，《俄罗斯研究》，2010 年第 3 期；久保庭真彰：“俄罗斯经济的转折点与‘俄罗斯病’”，《俄罗斯研究》，2012 年第 1 期。

② Яковлев А. Массовые протесты в Москве сквозь призму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аналогий// Вопросы Экономики. 2012. №2; A. Yakovlev, “Russia protest movement and the lesson of history”, *Russian Analytical Digest*, No.108, 6 February, 2012, pp.6-7.

步的转型无法顺利推行，将俄罗斯逼入“制度陷阱”。^①普京在第一任期开始即启动的“第二次转型”，是一种转型模式的调整，实际上受到了转型过程中制度变迁与制度发展之间的累积因果关系这一普遍规律的支配。当制度变迁矫枉过正，脱离俄的国情和发展现实，从而导致各种混乱的时候，俄势必要反思“第一次转型”的基本制度构建中产生的弊端，并着手构建更加稳健、细致的制度，协调好制度变迁与制度效率之间的关系，从而达成新的效率制度均衡，为本国发展注入更加强大的能量。^②同理，当原先与“普京主义”匹配的社会结构演化到新的发展阶段后，必然要求一种新的制度安排来重新调和二者的关系。这就意味着，如果普京当局能主动因势利导，仍有可能实现在效果上类似的又一个“第二次转型”。

如果说上述情形更多的是以“长普京时代”的“普京主义”永续发展为前提的话，那么当“反普京力量”成长到一定程度之时，甚至成为俄政治“底色”的时候，俄罗斯的政治未来将会可能呈现出一种截然不同于现状和上述三种假定的景象。而这种景象的可以表现出以下两种情境：

第一种情境：“俄式进步主义运动”。此情境预想普京当局在民意的驱动下，尤其是适应中产阶级及后苏联时期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的积极的政治诉求，进行自我修正，出现“俄式进步主义运动”。大约 120 年前美国的进步主义运动开始萌发，当时的主要诉求包括：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惩治贪污腐败，打击价格垄断，保障社会安全，支持学校及邮政等公共事业发展等。值得注意的是，进步主义运动的主题并不是一个同质化的群体，至少包含了前民粹派、内部改革派、大城市中产阶级、城市商人等。进步主义运动针对的是腐败的共和党和民主党，是要“激活积极的少数投票者”，因为大多数人懒得花时间去保护自身利益，无意参加集体行动。进步主义运动在 1920-1930 年代达到巅峰，奠定了美国战后崛起为超级大国的根基之一——有效的行政

① 有关“制度移植”问题的讨论参见李新：“普京时期的俄罗斯经济转型：从制度移植到制度创新”，《俄罗斯研究》，2007年第6期，第22-28页。

② 杨成：“第二次转型的理论向度与原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的多样性——以普京时代的俄罗斯制度转型为例”，第22-26页。

体系。^①俄内部也不乏自由主义导向的技术官僚，如库德林、祖博夫、舒瓦洛夫、格列夫、纳比乌林娜等人。俄通过了反垄断法，建立了反垄断体制，同时，在体制内改革派的推动下而不是在反对派的政治压力下通过了官员财产公示制度。^②然而，“俄国式的进步主义运动”情境实施起来有相当的难度，依赖自上而下的主动推进很难想象，因为官僚体系根深蒂固的追求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第二种情境：“新十二月党人革命”。这一情境意味着“普京主义”与俄罗斯新的社会结构之间的张力将紧张到无法修复的地步，普京的统治正当性将受到从精英到大众的广泛质疑，最终导致一场权力更迭的革命。这是一种最极端的情况。如果发生则说明，“普京主义”本身在实践中催生了自己的掘墓人——新的中产阶级。据俄罗斯战略研究中心的研究，欧式的中产阶级现在已经占到俄罗斯成年人的三分之一，并几乎是大城市人口的 50%，而且其数量在未来数年还将稳步增长。^③考虑到俄罗斯中产阶层自去年底以来倾向于改变政治参与消极立场的新态势，俄罗斯政治生态以革命方式实现自我改变的模式在理论上仍有一定的可能性。

总之，摆在普京当局面前的最大挑战是如何适应“普京主义”的社会支持结构的显著变化，推进更加顺应民心的各项改革，巩固自身的体制安全。而俄罗斯现代化的议程能否在“长普京时代”取得新的进展，则可能主要取决于俄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在普京新的总统任期内实现善治。

【Abstract】 “Putinism” is a variant of “charisma” political organization form unique to Russia advocated and created by Putin and his political elites. Its characteristic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combination of highly centralized presidential system, leader worship, government-led market economy and the ideology of “sovereign democracy”, are still under continuous evolution. The

① 参见资中筠：《20 世纪的美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年，第 53-97 页。

② A. Yakovlev, “Russia protest movement and the lesson of history”, pp.7-8.

③ Moscow Times, May 4, 2012.

result of 2012 Russian Presidential Election marks the end of Russian “double-headed” political pattern and the beginning of a new stage of “Long-Putin Era” which began from 2000 and will probably last until 2024. “Putinism” characterized by strengthening Russian national power and authoritarianism will maybe continue dominate Russia’s political ecology. Different from “totalitarianism” and “authoritarianism” in a classic sense, “Putinism” is a product of Russia’s transition. Through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different from those Western liberal democratic ones, Putin has overcome the “institutional trap” of Russian transition during the Yeltsin period. He has also managed to get rid of the crisis of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to meet the expectations of Russian people for order, stability and development, which in Russia has formed a special “Putin majority” phenomenon, laying a social base for “Putinism”. Nevertheless, the stable development of Russian economy has given birth to the emergence of a new middle class. The generational change in the structure of electors, in addition to the emergence of internet and social network, has gradually dissolves the legitimacy of “Putinism”. With the rise of “anti-Putin majority” which is sharply opposed to “Putin majority”, the Putin regime is facing increasingly tougher challenges and five different development scenarios may appear accordingly.

【Key Words】 Putinism, totalitarianism, authoritarianism, Putin’s Majority, Protest Movement, Scenario

【Аннотация】 «Путинизм» является вариантом уникальной российской «харизматичной» формы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созданной Путиным и ег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элитой, её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и включают в себя, но не ограничиваются, высоко централизованной президентской системой и поклонением лидеру, руководимой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м рыночной экономикой, связанной с и интегрированной в суверенную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ую идеологию, а также продолжающейся эволюцией. Результаты президентских выборов 2012 г. в России продемонстрировали, что ситуация «двуугольног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тандема Путина и Медведева завершилась, и начался новый этап «длительной путинской эпохи», которая началась ещё в 2000 г. и может продолжиться до 2024 г. «Путинизм» с мощной, авторитарной властью в качестве основных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 будет продолжать формировать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ландшафт России. «Путинизм» отличается от «тоталитаризма» и «авторитаризма» в их классическом понимании и является продуктом переходного периода России. Путин отличными от западной либеральной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й системы средствами преодолел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ую ловушку»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 России периода Бориса Ельцина, избавился от кризиса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 оправдал ожидания русского народа, связанные с порядком, стабильностью и развитием,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в России сформировалось особое явление «путинского большинства», составившее социальную базу «путинизма». Однако стабильны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рост в России, приведший к росту нового среднего класса, смене поколений в структуре избирателей, а также появление Интернета и социальных сетей постепенно растворили легитимность «путинизма». С появлением диаметрально противоположного «путинскому большинству» «анти-путинского большинства» режим Путина сталкивается со всё более сложными вызовами, и может быть пять различных сценариев дальнейшего развития.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путинизм, тоталитаризм, авторитаризм, путинское большинство, движение протеста, сценарии

(责任编辑 封帅)

试论欧亚联盟的未来前景

王树春 万青松*

【内容提要】在独联体地区一体化整体形势停滞不前和全球经济危机导致世界形势新变化的大背景下，俄罗斯总理普京于2011年10月3日撰文称，将在俄白哈三国关税同盟和统一经济空间的基础上，遵循平等、主权和自愿的原则，与各成员国共同建立欧亚联盟，将其打造成世界格局中新一极。欧亚联盟的建立，是原苏联地区重新一体化的客观需要。虽然目前建立欧亚联盟已具备了一些条件：俄经济崛起对独联体国家吸引力增强，以新欧亚主义思想为主的理论基础，普京以其魅力、魄力和能力建立起了广泛的社会与政治基础等。但该构想的实现也面临着不利因素的制约：独联体各国社会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各国立场尚未达成完全一致、部分国家态度摇摆不定，以及西方国家外部势力百般阻挠等。因此，欧亚联盟在2015年前最终建成的可能性较小。但从长远来看，不排除在2020年后世界将出现一个与中、美、欧四分天下的新力量中心——欧亚联盟。

【关键词】 欧亚联盟 俄罗斯 前景

【中图分类号】 D813(511.2) **【文章标识】** A **【文章编号】** 1009-721X(2012)02-0191-(19)

2011年10月3日，俄罗斯总理普京(Владимир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Путин)在俄著名的《消息报》(Известия)上发表了有关未来欧亚一体化新方案的署

* 王树春，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国际政治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万青松，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西方语言文化学院俄语系，2010级硕士研究生。

名文章，对未来的欧亚联盟进行了勾画，即以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三国关税同盟以及于 2012 年 1 月 1 日启动的三国统一经济空间为基础建立欧亚经济联盟，随后建立集政治、经济、军事、人文为一体的超国家联合体——欧亚联盟。普京在文章中表示，希望把欧亚联盟打造成世界格局中新一极，发挥其作为欧洲和亚太地区桥梁的作用。^①此文一出，立即引起俄国内外的强烈关注。未来欧亚联盟的其他两个主要成员国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总统也相继对此发表了各自的见解。10 月 17 日，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Александр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Лукашенко)在《消息报》上发表了题为《关于我们的一体化命运》^②的文章；10 月 25 日，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Нурсултан Абишевич Назарбаев)也在《消息报》发表了题为《欧亚联盟：由构想到未来》^③的文章。两位总统在文章中从不同角度表达了对普京欧亚联盟构想的大力支持，并对其未来发展进行了乐观展望。在普京宣布参加 2012 年总统大选之际，他对未来欧亚一体化方案的这番表态背后到底有何真实用意？欧亚联盟的构想从何而来？其发展前景又如何？本文将就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一、普京构建欧亚联盟的背景与欧亚一体化进程

自苏联解体那一刻起，欧亚大陆地区的重新一体化进程就开始了，但时至今日，仍未取得预期效果。在推进欧亚重新一体化进程的初期，由于独联体各成员国间固有的矛盾与利益分歧，以及地区政治、经济局势的不稳固，各国实现共同发展、加快推进一体化的基础较为脆弱，一体化举步维艰。直到 1995 年，时任俄总统的叶利钦(Борис Николаевич Ельцин)表示，“俄在独联体地区的主要目标是建立一个能在国际社会占有相应位置的政治、经济一体化的国家联盟，以巩固俄在原苏联地区的政治经济新体系中的领导地

① Путин В. Новый интеграционный проект для Евразии---будущее, которое рождается сегодня// Известия.5 октября.2011.

② Лукашенко А. О судьбах нашей интеграции// Известия.17 октября. 2011 года.

③ Назарбаев Н. Евразийский Союз: от идеи к истории будущего// Известия.25 октября. 2011 года.

位”^①。自此，俄积极主导欧亚地区一体化事务，花了很多精力，签了很多协议，组织了很多峰会，致力于实现独联体的政治、经济、军事一体化。但是这些努力并没有根本改变地区一体化的不平衡局面。普京执政后，俄改变了叶利钦时期“全面一体化”的独联体发展战略，改为有选择、分阶段地在独联体内推进一体化进程，俄白联盟、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欧亚经济共同体、关税同盟等组织就成为其推进欧亚一体化的重要工具。近几年来，俄逐渐把重心放在实现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下的军事安全一体化和欧亚经济共同体下的经济一体化上面，即发展“小而精”的一体化组织，期望在缓慢的欧亚一体化进程中有所突破。

2008 年全球爆发了自上世纪 30 年代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世界经济发展遭受重创。欧美国家被此次全球经济危机所困扰，经济实力大大衰退，其国际地位也受到极大影响。特别是欧盟部分成员国深陷主权债务危机，欧元区面临解体的风险，欧洲一体化发展面临新考验，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吸引力有所下降。与此同时，俄罗斯作为新兴市场经济体迅速崛起，其经济实力不断增加。虽然俄经济也遭遇经济危机的重创，但由于俄政府及时采取反危机措施，其经济现已走出危机困境，实现了GDP年均约4%的增速。此外，金融危机也使独联体各国经济发展遭受沉重打击。欧美忙于自身经济复苏，无暇顾及独联体地区，于是该地区一些国家开始重新选择投向俄的怀抱。就像俄总理普京所说：“经济危机使得一些国家希望加入一体化进程，以促进本国的经济增长，这对于正在进行的一体化是一个好兆头，为俄进一步推进欧亚一体化提供了难得的机遇。”^②鉴于此，独联体国家对俄的向心力有所增强，俄则抓住这样难得的机遇逐步强化该地区的一体化进程。在俄罗斯的主导下，区域一体化进程在欧亚大地快速推进。也正是在上述背景之下，普京的欧亚联盟方案就应运而生了。

欧亚联盟是欧亚大陆地区国家重新一体化的新方案，是一个拥有共同的政治、经济、军事、海关、人文和文化空间的超国家联合体。欧亚联盟并非

①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й курс России с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участниками СНГ: Утв. Указом Президента РФ № 940 от 14 сент. 1995//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1995. 23 сент.

② Путин В. Новый интеграционный проект для Евразии.

凭空设想。它最早由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于 1994 年 3 月提出。^① 根据最初的设想,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五国首先加入该联盟。亚美尼亚、乌兹别克斯坦和乌克兰可随后加入,甚至阿布哈兹、南奥塞梯等这些有争议的地区也可以加入。根据这一方案,该联盟将设立欧亚联盟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委员会、欧亚联盟国家议会、欧亚联盟国家间执行委员会、欧亚联盟国家通讯处,以及欧亚联盟国家间科教文卫委员会等一系列超国家机关。^②然而方案提出后不久就夭折了,变成一纸空文。直到 2010 年 12 月的欧亚经济共同体峰会上,俄白哈三国才就关税同盟和统一经济空间基础之上建立欧亚联盟达成一致。正如俄总统梅德韦杰夫(Дмитрий Анагольевич Медведев)所说:“与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达成建立欧亚联盟的协议并非一蹴而就,也非轻而易举。”^③

在欧亚一体化进程十分缓慢和艰难的情况下,俄调整了欧亚一体化方针,大致采取了四步走战略:欧亚经济共同体作为俄推进经济一体化的工具,它是构建欧亚联盟的第一步。然后,在欧亚经济共同体框架内建立由各成员国组成的关税同盟(第二步),进而建立统一经济空间(共同市场)(第三步),最后由统一经济空间发展成为欧亚经济联盟,进而建立欧亚联盟(第四步)。这就是独联体地区重新一体化的路线图。

欧亚经济共同体源于 1996 年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四国为促进相互经济合作而创建的关税同盟,2001 年 5 月 31 日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正式宣布成立欧亚经济共同体。2005 年 10 月,乌兹别克斯坦申请加入欧亚经济共同体^④。乌克兰、亚美尼亚和摩尔多瓦是欧亚经济共同体的观察员国。该组织成立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在各成员国的经济一体化。其宗旨是,在关税同盟的基础上建立统一货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进而建立统一经济空间,最后由统一经济空间发展成为欧亚经济联盟,从而为建立欧亚联盟打下基础。主要任务包括:实现区域内贸易自由化及建立统一关

① Назарбаев Н. Евразийский союз: идеи, практика, перспективы, 1994-1997.М. Фонд содействия развитию соц. и полит. Наук, 1997.

② “Евразийский Союз”. Материал из Википедии---свободно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и, <http://ru.wikipedia.org/>

③ Микроблог Дмитрия Медведева. <http://twitter.com/MedvedevRussia>

④ 2008 年 10 月乌兹别克斯坦宣布暂停其在该组织的工作。

税和非关税调解体系，制定商品和服务贸易市场相互准入原则，建立统一的外汇调解和外汇监管机制；建立共同的交通服务市场和统一的交通运输体系，建立共同的能源市场，为相互投资建立平等条件，为企业建立平等的生产经营条件，各国法律制度的协调统一，为共同体成员国公民提供平等的教育和医疗服务等。^①可以说，欧亚经济共同体的建立为欧亚地区重新一体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向一体化的更高层次迈出了重要一步。

2007年10月，俄、白、哈三国签署了新的《关税同盟条约》，两年后签署了《海关法》协定^②，标志着三国关税同盟正式成立。从2010年1月起，三国正式实行统一的关税税率、关税限额使用机制、优惠和特惠体系以及统一的禁止或限制对第三国进出口的商品清单。2010年7月，三国签署的《海关法》开始生效，标志着三国关税同盟正式运行。这样，俄、白、哈三个条件成熟的国家在欧亚经济共同体框架内率先建立了关税同盟，从而形成了一个拥有1.7亿人口、石油储量900亿桶、GDP总量2万亿美元的欧亚次区域经济组织。未来，随着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加盟，关税同盟成员国将扩至整个欧亚经济共同体。它的建立对原苏联地区建立共同市场和统一货币空间起了有力的促进作用，三国由此迈入了建立欧亚联盟的第三步——统一经济空间，为建立欧亚经济联盟打下了基础。

早在1999年2月，欧亚经济共同体成员国就签署了《关于关税同盟和统一经济空间的协议》。^③该协议规定：“统一经济空间是指由签约国构成的统一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实行以市场原则为基础的统一管理机制，有一致的法规和统一的基础设施，实行协商一致的税收政策、货币信贷政策、外汇和金融政策、贸易政策和关税政策，并保障商品、服务、资本和劳动力自由流动”。根据该协议，建立统一经济空间的目的是，“使统一的商品市场、服务市场、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发挥作用，为各国的经济结构改革创造条件，以提高各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发展统一的交通运输、能源和信息体系；建立

① “欧亚经济共同体在地区合作中的作用和发展前景”，中国驻吉尔吉斯共和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网站，<http://kg.mofcom.gov.cn/aarticle/ztdy/200805/20080505538237.html>

② Договор о таможенном кодексе таможенного союза от 27 ноября 2009 <http://www.tsouz.ru/Docs/Pages/mgs4proekt.aspx>

③ 资料来源：欧亚经济共同体网站，Евразийско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сообщество (ЕврАзЭС). <http://www.evrazes.com/about/lin-ks>

统一的国家支持优先经济领域及支持生产和科技合作的措施体系”。^①领导建立关税同盟和统一经济空间的机构是欧亚经济共同体国家间委员会、政府首脑委员会和国家间议会委员会，具体负责机构是欧亚经济共同体一体化委员会。按照时间表，俄白哈三国统一经济空间已于 2012 年 1 月 1 日正式启动。在此之后，三国不仅要实现商品、资本和人员的自由流动，还要建立统一的中央银行，实行统一货币，建立共同能源市场。这样，俄、白、哈关税同盟以及统一经济空间就成为欧亚经济共同体框架内经济一体化的重要的阶段性成果。正如普京在文中所说，“统一经济空间不仅对俄白哈三国，而且对原苏联地区的所有国家来说都是一个历史性的创举和里程碑的事件”。^②目前，俄白哈三国组建的超国家协调机构——欧亚经济委员会，已经正式开始运作，该委员会即将替代目前的关税同盟委员会，作为欧亚一体化的最高协调机关，全面负责关税同盟和统一经济空间的工作，协调各成员国的宏观和微观经济政策。^③完成上述一体化的三个步骤后，成员国就具备了实行统一货币的条件。在实行统一货币的统一经济空间里，成员国间的联合体就可以称为欧亚经济联盟。俄总统梅德韦杰夫在 2011 年度国情咨文中表示，欧亚经济联盟将在 2015 年建成。^④未来，欧亚经济联盟的更高级的一体化形式就是普京在文章中勾画的欧亚联盟。

二、普京的欧亚联盟构想

按照普京在文章中的表述，我们可以归纳出，他所勾画的欧亚联盟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第一，欧亚联盟以各国共同利益和互利共赢为原则，是建立在新的政治、经济以及新的价值观基础之上。关税同盟和统一经济空间是推进欧亚一体化

① 李福川：“俄白哈关税同盟及对上海合作组织的影响”，《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2011 年第 7 期。

② Путин В. Новый интеграционный проект для Евразии.

③ Татьяна Зыкова. Едины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орган России, Белоруссии, Казахстана готовится к работе//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выпуск №.5648 (272).

④ Дмитрий Медведев. Посла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 <http://kremlin.ru/news/14088>

进程的核心，欧亚联盟是最终目标。

普京表示，俄白哈关税同盟是建立在三国共同利益和互利共赢的原则之上的，欧亚联盟也不例外。自 2011 年 7 月 1 日以来，关税同盟成员国边境已取消了商品流通的限制。这为统一经济空间的运行创造了有利条件，届时三国将拥有 1.65 亿消费者的庞大市场，商品、资本、服务和劳动力将能够自由流通，三国居民可以选择任何一个国家居住、生活、工作和接受教育，这些在苏联时期是没有的。最大的获益者将是三国的企业家，一方面可避免企业间的不正当竞争，充分利用三国资源，另一方面可以改善投资环境，完善市场机制，减轻政府的行政干预度。关税同盟和统一经济空间最基本的特点在于它们是超国家结构，可以将行政程序降到最低，给民众带去实惠。他还建议扩大关税同盟委员会的实权，以便该组织能更有效地开展工作。这两个组织的运作将为欧亚经济联盟的成立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未来还将接纳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为正式成员国。“我们不会就此止步，而是向着更高的一体化水平迈进，建立欧亚联盟。”^①

第二，欧亚联盟是一个超国家联合体，未来将成为世界格局中新的一极，同时发挥它作为欧洲和亚太地区之间的桥梁作用。欧亚联盟还将与世界其他主要国家和组织共同维护全球发展的稳定。

普京特别强调，苏联已经成为历史，欧亚联盟不是以某种方式复兴苏联，尝试复兴苏联的行为是极其幼稚的。在普京的构想中，欧亚联盟是一个超国家联合体，它将成为世界格局中的一极，并发挥欧亚联盟作为欧洲和亚太之间的桥梁作用。同时，欧亚联盟还是普京大欧洲构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 2003 年，俄罗斯与欧盟已经达成建立共同的经济空间和协调经济活动的协议。在此过程中，普京建议欧盟同行考虑建立从里斯本到海参崴的大欧洲和谐经济共同体、自由贸易区以及其他一体化的高级形式。按照普京的设想，欧亚联盟建立后，它将直接与欧盟进行谈判，此举将有助于欧亚联盟的每个成员国更快地融入欧洲。此外，欧盟与欧亚联盟在经济领域的平等地位将改变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态势，为经济发展创造广阔的潜能和竞争优势，有助于各成员国融入全球经济与贸易体系，以及参加贸易规则和游戏

^① Путин В.Новый интеграционный проект для Евразии.

规则的制定。为此，关税同盟和统一经济空间需进行更为紧密的经济合作和货币政策合作，从而组建强大的经济联盟。自然资源、资本和劳动力的组合有助于欧亚联盟在世界的工业和技术竞争、吸引外资、创造工作岗位、高科技产品生产等领域更具竞争力。最终欧亚联盟将与世界其他主要国家和组织，比如欧盟、中国、美国、亚太经合组织，共同维护全球发展的稳定。

第三，欧亚联盟是一个开放性的组织，遵循平等、主权和自愿的原则。

普京表示，欢迎所有伙伴国加入欧亚联盟，特别是独联体成员国。他认为，把欧亚联盟与独联体视为一个矛盾体的看法是错误的。欧亚联盟不是独联体的替代品。虽然外界对于独联体效率的评价观点各异，认为独联体内部问题繁多，协议成了一纸空文，但它一直是一个不可取代的机制，这个机制有助于各成员国就关键性问题采取一致立场，给每个成员国都带去了实惠。也正是独联体的经验使得俄有选择地进行分阶段一体化，建立了诸如俄白联盟、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欧亚经济共同体、关税同盟以及统一经济空间。这些组织在原苏联地区都有自己的位置和作用。普京表示，俄愿与所有的伙伴国一起，不断完善独联体机制，加强在能源、交通、高新技术、社会发展、人文、劳动移民等领域的合作。历史上这些国家之间就形成了共同的基础设施、共同的工业生产空间、共同的语言、科技、文化空间，应该共同利用这些遗产为大家谋福利。普京强调，不打算强迫任何一个国家加入，也不会与其对抗。欧亚联盟将按照平等、不干涉成员国内部事务、尊重主权和国界不可侵犯的独一无二的原则建立，欧亚联盟超国家机构应当在共识的基础上顾及每个成员国的利益。

第四，欧亚联盟的最终建立得益于欧盟的发展经验以及各成员国的集体力量。

普京认为，欧盟的最终建立花了 40 年的时间，而建立关税同盟和统一经济空间要比它快得多，原因在于其借鉴了欧盟以及其他区域组织的经验，找出了它们的优点与缺点，这可以避免很多错误。此外，未来只有各成员国共同努力，欧亚联盟才能在 21 世纪这样一个复杂的世界中占据有利地位，才能成为全球经济增长和文明进步的领头羊，从而实现共同的繁荣与富强。

三、建立欧亚联盟的有利条件与制约因素

普京曾经说过：“苏联解体是 20 世纪地缘政治的最大灾难，对俄罗斯人民来说，这是一个悲剧。”^①从他的话中我们可以感觉到普京对于苏联时期的国家实力是很怀念的，而他提出“欧亚联盟”的倡议也完全符合其个人的一贯风格。2012 年 3 月 7 日，俄罗斯联邦中央选举委员会正式公布了总统选举结果，现任总理普京得票率为 63.6%，远远超过胜选所需的 50% 得票率，当选为俄新一届总统，重返克里姆林宫。^②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意味着普京将再领导俄罗斯 6 年甚至 12 年。这样，他就有可能成为俄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掌握国家权柄 20 年的最高领导人。这就应了他的那句名言：“给我 20 年，还你一个奇迹般的俄罗斯。”按照普京的时间表，欧亚联盟将在 2015 年建成。从目前的情况看，普京欧亚联盟构想的实现具备不少有利条件。

首先，经济上崛起的俄罗斯对独联体国家的影响力和吸引力有所增强，俄基本具备了建立欧亚联盟的经济实力。

普京是在俄经历了十年剧烈变革、社会处于极度危机状态的历史关头执掌政权的。在他的任期内，俄结束了长期的政治对抗，社会持续保持稳定，国家政治生活开始向规范化和制度化方向发展。普京通过加强中央权威，维护了国家统一，为俄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内部环境。在他的领导下，一方面，俄经济发展的宏观条件有了较大改善，这主要是指政局较为稳定与确立了把发展经济作为中心任务的政策；另一方面，得益于有利的国际市场行情，能源等原材料产品价格大幅度上涨，俄经济摆脱了严重的危机状态，走向了复苏和经济连续增长，外汇储备不断增多，居民收入水平也有较大幅度的提高。此外，普京实行以寻求最大经济利益为目标的左右逢源的外交政策，也为俄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虽然 2008 年爆发的全球经济危机使俄经济遭受重创，但相比 1998 年的危机，俄经济恢复较快。这些条件使得俄迅速崛起，国力大增，其复兴世界大国的梦想正在一步步走向现实。随

① Послание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25 апреля 2005 года. <http://archive.kremlin.ru/text/appears/2005/04/87049.shtml>

② “俄中选委正式宣布普京当选俄新一届总统”，2012 年 03 月 08 日，人民网-国际频道，<http://bookmark.people.com.cn/toViewBookmark.do?id=208565>

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长，俄罗斯对独联体国家的影响力和吸引力不断增强。2010年7月俄白哈关税同盟的正式运行以及2012年1月三国统一经济空间的启动，就是俄近十年经济迅速崛起的明证。也正是在俄的领导下，独联体地区的一体化进程近年来不断推进。俄借助自己的传统经济优势，确立了其在一体化过程中的核心国地位。这是普京建立欧亚联盟最重要的经济实力基础。

其次，欧亚联盟的建立具有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欧亚联盟构想可以说与一直在俄罗斯思想界占据重要地位的欧亚主义思潮是分不开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苏联的解体以及俄罗斯推行激进的自由主义改革，旧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迅速崩溃，俄罗斯社会经济状况急剧恶化，国际地位大幅度下降，俄罗斯民族自尊心遭到严重打击。俄罗斯的命运问题再次摆到所有关心国家发展前途的人们面前，要求作出回答。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俄罗斯社会又出现了一股回归欧亚主义的思潮，新欧亚主义应运而生。新欧亚主义可以说是对古典欧亚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它主张：俄罗斯应作为东西方之间的均衡因素，应以开放的原则把东西方各种文化的自然因素融合在一起，成为未来保障文化与文明平衡、保留民族与文明多样性的全球文明新秩序的基础；利用横跨欧亚大陆的历史和地理空间，吸收世界各民族文明中的积极因素，创造出“欧亚文明”，进而成为多极世界文明中的一极；通过建立以俄罗斯为核心的欧亚联盟，使俄在21世纪把欧亚两洲连接起来，恢复自己作为世界大国的地位。由此可见，新欧亚主义的主张与普京的欧亚联盟构想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杜金(Александр Гельевич Дугин)是新欧亚主义的主要代表。他认为，普京的这个倡议非常正确，欧亚联盟正是其欧亚主义思想的体现。欧亚联盟的建立只是俄罗斯强国战略中的一步，俄罗斯最终要将欧亚主义思想推广到世界，构建多极化的世界。同时，可以把普京的欧亚联盟构想看成是2012年总统大选后俄罗斯的发展战略。与梅德韦杰夫之前的《俄罗斯，前进!》一文相比，显然梅德韦杰夫更倾向于自由主义和西方主义，而普京更倾向于新欧亚主义。构建多

极世界，巩固俄罗斯的国家性——这正是普京所需要的思想和战略。^①

再次，普京以其魅力、魄力和能力建立起了广泛的社会与政治基础。

欧亚联盟的构想既符合普京的治国观念，也符合俄社会大多数人的愿望，代表了当今俄社会的主流思想。自执掌俄罗斯之时起，普京始终保持着较高的民众支持率。这与普京强悍的性格、非凡的魅力是分不开的。在普京八年总统任期内，俄罗斯经历了由乱到治的历史过程。他在政治、经济、外交等领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得俄罗斯社会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果，人民生活水平得以提高，俄罗斯作为大国重新活跃在国际舞台。普京提出了以传统价值观为基础的治国理念，肯定民主原则和市场经济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观，宣扬以爱国主义、强国意识、国家权威、社会互助精神为核心的新俄罗斯思想。普京的这些治国理念赢得了民众的广泛认同，为俄罗斯实现强国梦提供了巨大的精神动力。在此基础上，继而提出了振兴俄罗斯成为世界强国的宏伟战略。因此，欧亚联盟构想的提出也完全符合普京的治国理念，即抓住因国际金融危机导致世界力量重新调整的契机，组建新的世界力量中心，以期最大限度地获取地缘政治经济利益，实现强国富民的蓝图。此外，“大多数普通民众认为欧亚联盟是一个极佳的方案，是俄重新崛起的象征。”^② 普京的倡议同时还得到了俄议会上下两院的积极响应，议会还为此召开了详细分析实现欧亚联盟构想的专门研讨会，与会人员包括两院代表、俄政界许多重量级执政精英、国际组织代表、俄社会机构代表，甚至还邀请了外国客人。代表们畅所欲言，为欧亚联盟提供“智力”支持。俄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Валентина Ивановна Матвиенко)就表示，愿尽快批准相关法律文件，为实现欧亚一体化提供积极的法律支持。前国家杜马主席格雷兹洛夫(Дмитрий Борисович Грызлов)认为，目前具备建立欧亚联盟的“一切条件和历史依据”。前政府总理普里马科夫(Евгений Максимович Примаков)认为，欧亚联盟有建立的现实性，建议稳步推进欧亚一体化，而不应急于扩员，应吸取当前欧盟的教训。俄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认为，欧亚联盟 20 年来

① Евразиец Дугин увидел в статье Путина о Евразийском союзе отражение своих идей: абсолютно правильно. http://www.gazeta.ru/news/lenta/2011/10/04/n_2037282.shtml

② Чечетов: Путин в статье защищает интересы РФ, а не Украины. <http://www.rosbalt.ru/ukrain/2011/10/04/897185.html>

首次为独联体各国开启了难得的“机遇之窗”。甚至有专家认为，欧亚联盟是俄罗斯民族能够生存下去的重要形式。^①由此可见，欧亚联盟的倡议得到了俄各界的有力支持，这使普京对俄国内的执政精英集团的政治号召力不断增强，欧亚联盟的建立也就有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和广泛的政治基础。

最后，欧亚联盟的建立是原苏联地区重新一体化的客观需要。

在当今世界全球化、区域一体化蓬勃发展的背景下，各国、各地区之间都在追求通过区域一体化的方式来促进本国和本地区的发展。通过特殊的区域安排，加强国家间经济的相互依存，是促进区域一体化的必然选择。欧亚联盟作为新的一体化方案，是符合世界发展潮流的。由于原苏联各国经济融合度和相互依赖度较高，历史上这些国家之间就形成了共同的基础设施、共同的工业生产空间、共同的语言、科技、文化空间，这些有利因素有助于推进一体化进程，为各国在经济、安全、人文等领域开展合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开放的发展空间和长期持续稳定增长的市场。同时，通过合作关系还可避免被边缘化的危险，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拥有发言权和影响力。特别是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各国迫切希望通过加强地区一体化来共同抵御外部风险，摆脱困境，实现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谋求共同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近两年来独联体地区一体化步伐显著加快就是明证。总之，实现区域一体化符合未来欧亚联盟成员国的共同利益和发展目标。

在看到上述有利条件的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欧亚联盟在具体实践过程中仍将面临一系列不利因素的制约。

首先，当前独联体地区各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各国立场尚未达成完全一致，严重制约一体化的推进。

独联体地区各国都属转型中国家，各国在经济规模、政治体制等众多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各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一，大部分国家的经济基础仍然脆弱，市场发育不足，投资环境仍有待改善，且主要是原料型的发展模式，短时间内难以摆脱对原料经济模式的严重依赖。就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而言，独联体国家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工业相对发达、科技水平较高、

^① Таможенный союз обрел реальные очертания, следующий этап---создание Евразийского Союза. http://council.gov.ru/inf_ps/chronicle/2011/11/item18248.html

居民收入水平较高且受到良好教育的国家，这类国家包括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另一类是中亚和外高加索国家，这类国家的社会发展水平属于发展中国家。它们的经济结构以农业原料和矿产原料为主，初级加工部门占有较高比重，居民收入水平相对较低。据俄专家统计，俄占独联体成员国GDP总量的72%。在欧亚经济共同体和关税同盟成员国中，俄的GDP约占90%的比重。俄的经济总量超过吉尔吉斯斯坦、摩尔多瓦、塔吉克斯坦约160-165倍，超过亚美尼亚、格鲁吉亚约100倍。俄居民收入水平高于乌克兰2倍，高于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10-15倍。^①由此可见，俄罗斯具有明显的优势。各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差距非常大，这样的差距会使各国在开展合作的过程中各取所需，导致不可避免的利益分歧，从而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各国在推进一体化进程中的立场协调。

其次，独联体大部分国家持疑虑和观望的态度，给欧亚联盟的建立增添了不少变数。

国家联盟的建立能否取得成功，并非只取决于其中某一个国家。相关国家除了要有加入联盟的意愿外，各国之间还需要不断进行讨价还价，才能最终达成一致。更重要的是，不少独联体国家担心与俄罗斯一体化会损害自身来之不易的国家主权。加入欧亚联盟就意味着各国需要让渡部分国家主权，而各国愿意在多大程度上让渡部分主权，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欧亚联盟的建立。虽然白俄罗斯与哈萨克斯坦总统对普京的倡议作出了积极响应，但却难以在短时间内消除其他国家对于加入一体化可能损害其主权的担忧。按照普京的构想，他希望独联体大部分成员国都能加入欧亚联盟。然而，现在的独联体形势却难以令人乐观，“独多联少”是目前状态相当准确的概括。这主要与俄在独联体实行的政策有关。俄一直在独联体处于主导地位，多年来，习惯靠展示肌肉来维护自身利益，以“胡萝卜”（廉价能源、经济援助）加“大棒”（施加政治压力、“断气”、经济制裁，甚至武力威胁）作为工具，逼迫“小兄弟”们遵从自己的主张。这样的剧本几乎每年都要上演，与乌克兰、白俄罗斯之间的天然气纠纷便是典型案例。在这样的局面下，独联体国家对

^① Чебанов С.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е интересы России на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м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 Миров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No. 8. Августа 2010. С.32-45.

俄可谓畏惧有余，敬重不足，离心倾向始终存在。这样的状况使得独联体的一体化发展前景堪忧。

在这些可能加入欧亚联盟的国家中，最大的问题是乌克兰。乌克兰是独联体内除俄罗斯外的第二大国，历史上两国经济、文化联系就十分紧密。如果乌克兰加入，那么欧亚联盟将实力大增。早在 2003 年，乌克兰就与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三国签署了建立四国统一经济空间的协议，但不久就中止了该项协议。^①“对于俄政治精英来说，乌克兰始终是一块可口的蛋糕，俄是不会轻易拱手让给其他人的。”^②为使乌克兰加入统一经济空间，俄可谓使出了各种各样的招数。2005 年乌前总统尤先科(Виктор Андреевич Ющенко)通过“橙色革命”上台后，奉行亲美的外交路线，俄乌两国关系一度紧张。2010 年 2 月，亚努科维奇(Виктор Федорович Янукович)在总统选举中获胜后，“橙色革命”后一直扮演反俄角色的乌克兰重新与俄接近，同俄签署了允许俄黑海舰队在乌续租基地的协议，而俄方也以零出口关税的天然气供应等回馈乌克兰。但乌当局一直梦想融入欧洲和加入欧盟的优先对外政策并没有让俄乌关系有较大的实质性改变。近来，两国又因天然气价格问题争吵不断。俄总统与总理曾公开表示，乌克兰必须在欧盟与统一经济空间之间作出选择，不允许“脚踏两只船”。而乌高官则多次表示乌不想加入关税同盟，但可以通过其他方式，例如“3+1”的方式，与关税同盟进行合作。事实上，乌克兰国内有相当大一部分势力，特别是企业家和寡头，主张与俄罗斯一体化，因为这会给他们带来更大的利益。很显然，两国正在背后进行激烈的讨价还价。^③

对于普京此次的提议，乌克兰政治家认为，“建立欧亚联盟绝对是普京复兴苏联的战略……对乌是极大的挑战，与乌的国家利益、国家主权、国家独立是相悖的。”^④同时，这也是对“古阿姆”集团的回击。^⑤2011 年底召开

的乌克兰—欧盟峰会上，因乌前总理季莫申科案，欧盟推迟了与乌克兰签署自由贸易协议，从而给乌加入欧盟的谈判蒙上了一层阴影。根据乌克兰国内社会机构的最新调查数据，有 33% 的乌民众希望加入欧盟，而有 45% 的民众主张加入俄主导的一体化方案，与俄建立友好亲善关系。^⑥就目前情况来看，乌克兰仍把融入欧洲、与欧洲实现一体化作为其既定政策，最终作何选择现在很难给出肯定的答案。毫无疑问的是，未来的欧亚联盟若缺少了乌克兰，那么联盟的整体实力将大打折扣。

2011 年 10 月 4 日，俄贸易与工业部部长在向普京通报现阶段关税同盟所取得的成绩时称，自关税同盟正式启动以来，俄白哈三国贸易额已超过 1000 亿美元，而 2009 年三国全年贸易额仅 730 亿美元，2010 年为 880 亿美元。这意味着三国贸易额较之前增长了近 40%。^⑦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绩。按照目前俄白哈关税同盟的运行情况，白俄罗斯是不会打退堂鼓的，哈萨克斯坦也不会动摇。这对于其他有意愿加入欧亚联盟的国家，如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也是一个好消息。这些国家现在处于观望期，态度摇摆不定，一旦时机成熟它们就会马上加入。

最后，外部势力将对欧亚联盟的建立施加不少阻力。

这里的外部势力主要是指以美国和欧盟为首的西方国家对独联体的渗透。外部势力的侵入使得俄与独联体国家的关系出现了日益扩大的分歧，增加了其他国家对于俄罗斯的离心倾向，也极大地妨碍着俄一体化行动的展开与效果。苏联解体后，美国和西方国家通过北约东扩、欧盟东扩、“颜色革

① “Едино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Материал из Википедии.

② Павел Шеремет. Украина как Россия. http://www.pravda.com.ua/rus/columns/2011/10/4/6_639460/

③ Леонид Гусев. В путинской статье есть завуалированное обращение к Украине// Вестник Кавказа. <http://vestikavkaza.ru/interview/politika/43942.html>

④ Анна Сергеева. Статья Путина о Евразийском союзе взбудоражила украинских политиков. http://news.guru.ua/.../Statja_Putina_o_Evrazijskom_sojuze_vzbudorazhila_ukrain_sikh_politikov.html

⑤ Павел Шеремет. Украина как Россия.

⑥ Татьяна Ивженко. Киев может поменять вектор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http://www.ng.ru/courier/2011-12-12/11_vector.html

⑦ Аналитическая программа «Однако» с Михаилом Леонтьевым. <http://www.ltv.ru/news/leontiev/187336>

命”、“大中亚计划”^①、“东部伙伴计划”^②等手段大肆渗入独联体地区，对独联体国家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而独联体各国独立后基本上都采取左右逢源的战略。从上世纪90年代北约东扩开始，美国和西方一直努力进入俄传统势力范围。早在1996年，美国对奉行“亲西疏俄”立场的“古阿姆”不仅给予政治支持，在经济上也提供了巨额资助。2003年格鲁吉亚“玫瑰革命”和2004年乌克兰“橙色革命”成功，两国亲西方政权上台，也被看做是美国和西方进军俄罗斯“后院”的阶段性的胜利的战果。此后，格鲁吉亚和乌克兰更是多次要求加入北约。2008年8月，俄与格鲁吉亚发生武装冲突后，格鲁吉亚退出独联体，乌克兰也一度表示要考虑退出。出于对俄的顾忌，北约在接纳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态度上比较谨慎。但2009年5月，欧盟与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摩尔多瓦、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六国的“东部伙伴关系”计划正式启动。在此计划下，欧盟将与六国逐一建立自由贸易区，简化其公民进入欧盟的签证手续，加强能源和安全方面的合作。与此同时，美国借阿富汗反恐战争之机驻军中亚，不断扩大在该地区的影响，与俄争夺中亚军事安全主导权。例如，2009年美国通过大幅增加租金（将年租金从1740万美元提高到6000万美元）等条件诱使吉尔吉斯斯坦同意保留美军基地。美吉两国最终签署合作协议，将马纳斯基地改名为转运中心，使之继续履行原有职能。^③

上述外部势力对独联体地区的渗透使得该地区成了一个组织结构非常杂乱的区域，愈加变成了一个世界主要力量展开国际竞争的大舞台。虽然俄在该区域仍具有优势，但以往的领导作用被削弱，很多阵地都转移到了那些

① 2005年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克·斯塔尔在美国《外交》杂志第4期发表题为《美国与大中亚：发展与和平伙伴关系》的文章，提出“大中亚”计划的设想。要旨是以阿富汗为中心，主要通过安全、民主、经济、交通和能源等合作，形成一个以美国为主导、以中亚五国和阿富汗为主要成员、有印度、巴基斯坦、土耳其等国参与的新的地区组合，而把中俄两国排除在外。后来该计划为美国政府所接受，从而上升为美国官方的战略构想。

② 2009年5月7日，欧盟与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摩尔多瓦、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六国的“东部伙伴关系”计划正式启动。该计划旨在促进经济一体化和流动性，使欧盟在维护地区安全与解决冲突时拥有更多渠道。欧盟将与这些国家逐一建立自由贸易区、为其公民进入欧盟提供签证便利、加强能源安全、提高财政援助，密切安全与防御问题的磋商。鼓励这些邻国之间开展合作，强化区域合作。

③ 柳丰华：“俄美在俄罗斯周边地区的地缘政治博弈”，《当代世界》，2009年第12期。

区域外的“大玩家”手中。普京重返总统宝座，西方国家担心这会使俄与西方的关系变得紧张。而普京要把欧亚联盟建成世界格局中一极的表示，更加剧了西方的担忧，“也使得俄美关系重启蒙上一层阴影，未来两国关系将充满不确定性。这对世界的发展将产生重要影响。”^①西方分析家认为，欧亚联盟是普京大战略的一部分，原苏联地区重新一体化是普京政策的优先方向，普京建立欧亚联盟就是想复兴苏联，也是在向西方发起挑战。^②“欧亚联盟同时还是普京的地缘政治宣言，他是在不断强化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立场”。^③俄专家更是认为，普京建立欧亚联盟的主要目的是对抗世界秩序，是对西方近 20 年主导世界以及美国霸权主义的回应。如果普京的倡议最终成为现实，那么将导致欧亚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变化……西方对世界统治的结束。^④如今的欧亚地区已经成为世界各大国争夺世界主导权的主要舞台，普京欲借欧亚联盟来阻止欧盟与北约东扩，稳固俄罗斯在欧亚大陆的中心地位。而西方国家绝不会轻易放弃既定的方针政策，因此会千方百计地阻挠欧亚联盟的建立。未来欧亚的争夺战将愈演愈烈，这是制约俄实现欧亚联盟的主要因素。

四、前 景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尽管俄罗斯建立欧亚联盟初步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基础、理论基础和广泛的社会与政治基础，但是该构想的实现仍面临着独联体各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立场尚未达成完全一致、部分国家态度摇摆不定、西方国家等外部势力的百般阻挠等不利因素的制约。因此，欧亚联盟在 2015 年前最终建成的可能性较小。正如普京在文章中提到，首先应建立欧亚经济联盟，实现统一的经济政策和货币政策，最后在此基础上建立欧亚联盟。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俄白哈三国关税同盟运行的时间还不长，

① Станислав Минин. Западные СМИ: Путин хочет навязать Китаю борьбу. http://www.ng.ru/newsng/2011-10-05/100_obzor051011.html

② Обзор ИноСМИ: Евразийскому союзу и ЕС предстоит битва за умы и сердца. <http://www.gia.ru/politics/20111007/451956340.html>

③ Григорий Сысоев. Обзор ИноСМИ: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и будущее России. <http://gia.ru/politics/20111004/449062685.html>

④ Елена Пономарёва. Евразийский проект versus новый мировой порядок. <http://www.fondsk.ru/news/2011/10/07/evrazijskij-proekt-versus-novyy-mirovoj-porjadok.html>

三国统一经济空间则刚刚启动，三国从关税同盟走向共同市场和欧亚经济联盟，还有许多问题亟须解决。这将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但从长远来看，不排除在 2020 年后世界将出现一个与中、美、欧四分天下的新力量中心——欧亚联盟。作为未来欧亚联盟的重要邻国，欧亚联盟的建立对中国将产生哪些有利和不利的影响、中俄关系将何去何从、中国将如何应对，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跟踪研究的问题。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overall stagnation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of the CIS and new changes of global configuration caused by the global economic crisis, the Russian Prime Minister Vladimir Putin wrote an article on October 3, 2011, stating that based on Russia, Belarus, Kazakhstan Customs Union and a unified economic space, according to principles of equality, sovereignty and free will, Russia will contribute to establish the Eurasian Union with each member states, making it a new polar of the worl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Eurasian Union is an objective requirement of the reintegration of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In spite of growing attractiveness of Russia's economic rise for CIS,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neo-Eurasianism and other favourable conditions including a wide range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foundations thanks to Putin's charm, courage and ability, it's still difficult to realize this concept due to adverse factors such as different levels of CIS' economic and social growth, different positions of each CIS member, wavering attitudes of some countries and blocking of Western countries. Therefore, it's not so likely that the Eurasian Union will be established before 2015. However, in the long run, it can not be ruled out that after 2020 a new centre of the Eurasian Union will appear as the fourth power leading the world with the U.S.A., Europe and China.

【Key Words】 the Eurasian Union, Russia, Prospect

【Аннотация】 В контексте новых изменений в мировой ситуации в результате общего положения стагнации региональной интеграции на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 СНГ и мирово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кризиса премьер-министр России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3 октября 2011 года написал, что на основе таможенного союза и едино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 трёх стран — России, Беларуси и Казахстана — на основе принципов уважения равноправия, суверенитета и добровольности с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членами будет создан Евразийский союз с целью создания нового полюса в мире. Создание Евразийского союза является объективной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ью ре-интеграции региона бывшего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Хотя для создания Евразийского союза уже существует ряд благоприятных факторов, таких как, повышение привлекательност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оста России для стран СНГ, новая евразийская идеология в качестве теоретической основы, Путин со своим шармом, мужеством и способностями создал широкую социальную и политическую основу, однако данная идея по-прежнему сталкивается с проблемой разности уровней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стран СНГ, 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позиции разных стран ещё не полностью совпадают, наблюдаются настроения колебания в некоторых странах, блокирование со стороны западных стран и иные неблагоприятные факторы.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вероятность окончательного создания Евразийского союза в 2015 году мала. Однако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долгосрочной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не исключено появление к 2020 году нового центра силы в мире, созданного при участии Китая, США и Европы — Евразийского союза.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Евразийский союз, Россия, перспективы

(责任编辑 孙超)

俄罗斯研究 (双月刊)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RUSSIAN STUDIES

2012 年第 2 期

(总第 174 期)

主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华东师范大学

主编：冯绍雷

出版：《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地址：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华东师范大学理科大楼 A403

邮编：200062

电话：021-62233816；021-62238113

传真：021-62232113

电子信箱：russiastudies@163.net

排版：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电脑室

印刷：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

发行：本刊编辑部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31-1843/D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 1009-721X

网络电子版代理：中国知网

网址：www.cnki.net

· 公开发行 ·

定价：20.00 元